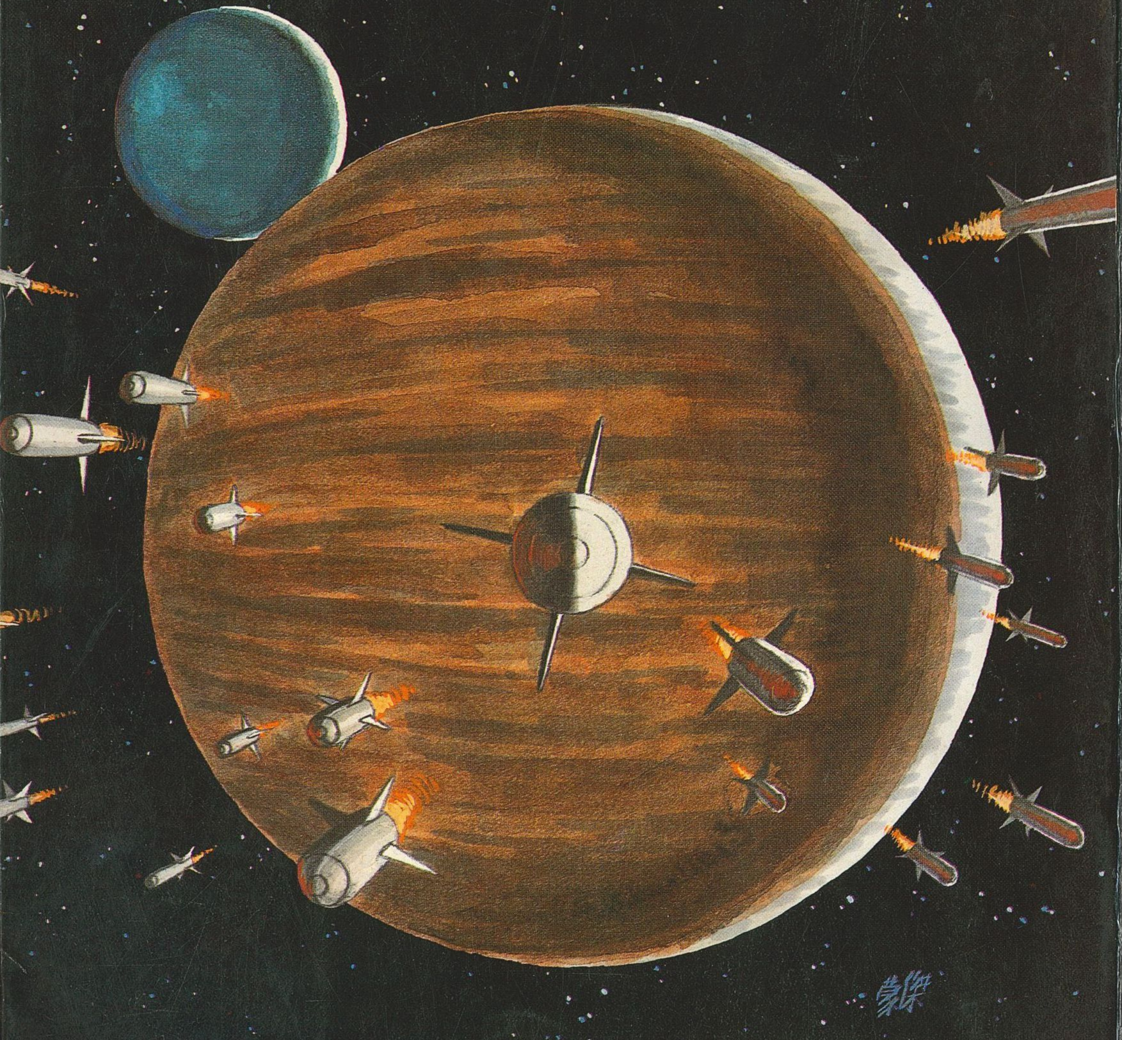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名著

星空奇遇

范佛特著



SF
B01

世界科幻名著

星空奇遇

星際出版社

世界科幻名著

星空奇遇

范佛特　著

　　載著宇宙探險隊的太空船小獵犬號，在無垠的宇宙前進，途中屢遭怪物襲擊。有一種叫夸爾的龐然大物突然出現，騷擾了整艘太空船。牠到底來自何處？在其兇惡行徑的背後隱藏著什麼企圖？……書中主角——一個未來世界的英雄人物克維那，以他異乎常人的獨特人格再加上所精通的「情報綜合學」，在對付怪物、協調全體人員方面發揮了無比的功能！小獵犬號雖然不斷有驚心動魄的遭遇，仍在無垠的宇宙裡，勇敢地前進、前進………………。

1

夸爾一直在追踪獵物。這是個漆黑的夜晚，沒有月亮，星兒稀疏。不知不覺間，夜已盡，一道奇異的粉紅色亮光從左方悄悄射來，是太陽緩緩從地平線爬上來。四野依舊靜悄悄的，粉紅色陽光並沒有帶來暖意，反而引起魅影幢幢，出現惡夢般的景象。

如同鋸齒的黑色岩石，以及漆黑靜默的荒原，終於在四周逐漸顯現。粉紅色的陽光稍稍轉強，並在每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探索著。夸爾追踪那一群原形質生物已經將近一百天了，但是在這瞬間，牠忽然明白自己的獵物已完全失去了踪跡。

對於這個事實，夸爾覺得萬分沮喪。牠緩緩停下脚步，巨大的前肢顯得有點痙攣，剃刀般銳利的爪以弓狀張開，從肩膀上長出來的粗粗的「觸手」，也波浪般地擺動著。牠微微搖動巨貓般的身體，同時將形成兩隻耳朵的捲鬚纖毛劇烈地振動著，愼重地檢查每一陣微風及空間的振動，並一一加以辨別。

然而，牠察覺自己到複雜的神經系統裏沒有絲毫反應。在這荒蕪的行星上，牠唯一的餌——原形質生物的氣息，已無法嗅出來了。夸爾失望地蹲下來，類似巨貓的形態，映襯著地平線暗紅

色的光影，整個看來就像是一幅醜陋的銅版畫，而牠便是虛幻王國裏的黑色老虎。

其實，最使夸爾感到失望的，乃是自己的感覺變鈍。以往，牠的感覺器官可以輕易地察覺到數公里外有原形質生物存在。牠認爲，問題相當嚴重——牠已經有一個晚上無法感覺到獵物的存在了——這表示牠的肉體已經衰弱；一定就是那種死病。夸爾想起自己曾經在這個世紀當中，遇到七隻身體已經無法動彈的虛弱同伴。牠知道，雖然夸爾都有不死的肉體，但是，牠們都會因爲無法克服飢餓而消瘦、虛弱。每次遇到這種處於等待死亡狀態的同伴，牠都毫不猶豫地將對方沒有任何抵抗力的肉體搗毀，吃掉牠們共同藉以維持生命的原形質。

想到原形質生物的味道，夸爾不禁因爲過分興奮而顫抖，而傲然咆哮起來，聲音在靜寂中傳開，迅速地在岩石間迴盪著，同時也刺激著牠的神經。不可否認的，咆哮乃是一種求生本能的表現。

在這瞬間，夸爾的身體忽然僵硬起來。

因爲，牠看到遙遠的地平線上空，有一個小小的光點。光點逐漸接近，迅速地形成爲一個金屬球。最後，牠終於看出那是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就像是一個磨得閃閃發亮的銀色球體。接著，太空船開始降低速度，發出咻咻咻的聲音，飛過夸爾頭頂，越過右方黑色的梯形丘陵，稍微猶豫了一下便靜止下來，隨即緩緩地降落在夸爾視界的那一端。

這時候，夸爾才從驚愕及畏縮的勢態中醒來，立刻如老虎般敏捷地穿過岩石群跑下去，又圓又黑的眼睛散發著狂熱的欲望。雖然牠的體力已經相當衰弱，但是，耳朵的捲鬚却仍然非常靈敏。此刻，捲鬚正告訴牠那艘太空船裏存在著大量的原形質生物，這種訊號强烈而響亮，使得牠幾

乎因爲太興奮而昏厥過去。

桃紅色的太陽，已經上升到紫黑色的高空了。爬上岩山的夸爾，悄悄地從岩石間瞭望著底下的廢墟；在廣漠而腐朽的城市遺骸中央，原本十分巨大的銀色球體霎時顯得非常渺小。這艘太空船本身彌漫著一種經過抑壓的活力，帶着充滿力量的沈默，它的外觀眞具備着鎭服周遭一切的威嚴——雖然它只是漠然地聳立在一片難以親近的荒原中。

夸爾一直凝視著從太空船出現的兩足動物；他們分成許多小隊站在升降梯旁的地面上，升降梯是從三十公尺高的太空船出入口延伸下來的。牠感覺到自己的喉嚨已無法忍受而脹大起來，以牠那虛弱的肉體而又想要立卽襲擊散發著原形質氣息的對方，這衝動讓牠的頭發昏。

但是，一種模糊的記憶阻止了這種衝動；那是來自古老祖先的記憶，亦卽對機械將帶來破壞，以及對牠所無法抵抗的神秘能量的强烈記憶。這種記憶讓牠全身霎時變得虛脫；不過，牠仍然冷靜地看清那些兩足動物都穿戴著能夠反射太陽光的白色裝備。

頓時牠的狡智又恢復了；牠已經明白那些兩足動物來這裏的原因。這是夸爾不曾做過的推斷。牠想：那些兩足動物一定是從其他星球來的科學探險隊；如果那些人眞的是科學家，必定只是來調查而不會從事破壞。那麼，如果牠不攻擊他們，他們必定不會殺牠。想到這裏，夸爾覺得科學家都是傻瓜。

由於飢餓，夸爾大胆地從岩石旁走出去。兩足動物似乎立卽發現了牠，紛紛回頭凝視著牠的擧動。最接近牠的人緩緩退向他的同伴。忽然，其中一個最矮的人從身側所佩帶的鞘中抽出一隻微亮的金屬棒，冷冷地瞄準牠。

夸爾對那個人的動作感到吃驚，但是牠仍然繼續前進，因爲，情勢已不允許牠退縮了。

※　※　※

艾里特·克維那站在同伴後面的升降梯旁。他已經習慣於這種不顯目的存在。他是這艘小獵犬號上唯一的情報綜合學學者。在過去幾個月期間——他受到太空船上其他專家的全然忽視，他們既不知道情報綜合學是什麼，同時也不想知道。這使得他學會了沈默，並非他不想改善這種情況，而是他明白機會尚未到來。

裝置在鋼盔裏的耳機忽然傳來一陣輕笑聲。

「牠看來相當龐大，我認爲不能掉以輕心！」

這個聲音並不陌生，克維那推斷說話人是化學部長葛萊格里·肯特。肯特的個子雖然矮小，但却是個頗有領袖氣概的男人，在太空船上擁有很多朋友及喜愛奉承他的人，很可能會成爲下一任遠征隊隊長的最佳候選人。對於逐漸接近的怪物，只有肯特拔出槍來，而且，那是一隻流線型的特種合金槍。

耳機裏又響起另一個聲音，顯得相當悠閒而低沈，克維那自然知道那是隊長哈爾·莫頓。

「這就是你被選爲這一次遠征隊隊員的理由之一，肯特，你的態度好像一直都很愼重嘛！」

這一句話眞是圓滑，彷彿他對肯特反對他擔任隊長的事實一點也不在乎。當然，這只不過是一種政治手腕，其目的不外是要使單純的旁聽者，產生莫頓隊長對於他的競爭者一點也不拘泥的印象。不容置疑的，莫頓確實是個頗富心機的老狐狸。克維那觀察了他很久，也知道莫頓在某方

面相當誠實，而且具有十分優越的智能，是一個能夠迅速解決大多數問題的領導人。

這時候，莫頓已經走到衆人前面，他那過於結實的身體，彷彿就要使特殊合金製的白色太空衣綳開似的。這位探險隊隊長若有所思地凝視著從黑色岩山走來的如貓怪獸。從鋼盔裏的受訊器中，克維那可以聽到其他部長們的低語聲。

「我最怕在幽暗的街角看到這種動物！」

「別胡說，我想牠是有智慧的，說不定是統治這個星球的種族！」

「根據牠身體的發育情形看來，」這很可能是心理學者薛道爾的聲音：一顯然牠對環境的適應力很强；換言之，牠敢那麼接近我們，已經不是一般動物可能採取的行動，而是能夠了解我們的知性動物的行動。其次，從牠那不大自然的動作看來，牠對我們充滿了警戒心；也就是說，牠認識我們的武器。我很想仔細觀察一下牠那從肩膀長出來的「觸手」尖端；如果那個尖端很細，並且具有像我們的手一樣的附屬器官或吸盤，那麼，牠可能就是這個城市居民的後裔。」停頓了一下，他下結論道：「眞希望能夠和牠溝通，不過，根據我現在的判斷，牠似乎已經退化到原始狀態了！」

夸爾停在距離兩足動物約三公尺的前方，由於對原形質的渴望，牠幾乎快失去理性了；腦海裏一片混亂，牠努力壓抑衝動，以致全身有如泡到粘粘的液體裏，眼前一片模糊。

兩足動物慢慢地走到牠身邊來，夸爾可以感覺到那種赤裸的探索眼光。接著，兩足動物的嘴唇在透明鋼盔裏嚅動著，他們在互相交談——夸爾猜想——那是牠受訊範圍內的頻率，但是，牠聽不出他們在說什麼。爲了表示友好，夸爾也從耳朵的捲鬚將自己的名字發訊出去，同時將另一

邊觸手捲起來指指自己。

這時候，克維那聽到一個陌生的聲音，以極悠閒的語調說道：

「牠振動那種捲毛時，我可以在無線電受訊器裏收到一種電訊。莫頓，說不定牠是——？」

「很可能！」隊長接下對方的話回答：「那麼，這就是你的工作了。瓦里，如果對方是使用電磁波來說話，說不定我們可以做出牠的語言符號來！」

由於莫頓叫出了名字，克維那才知道最初說話的人就是通訊技術部長瓦里。克維那把這個時候的對話全都錄了音；幸好有這隻怪獸的出現，因此，他才能夠將這艘調查船內重要人物的聲音全部錄下來。這麼一來，他遠從出發時就着手的計劃，說不定眞的能達成了。

「哦！」薛道爾說道：「觸手末端果然有吸盤，如果牠的神經系統夠複雜，經過一般訓練，說不定可以讓牠操作所有的機械！」

隊長莫頓說：

「我們到裏面去吃午餐吧，大家可能要忙一陣子。除了要研究這個星球的人在科學上的發展情形外，最重要的是必須探查出他們滅亡的原因。各位都知道，在地球上，亦即銀河文明建立初期，有很多文化逐一達到顚峰後隨即崩潰；不過，在那些文明灰燼當中經常又會有新的文明產生。但是爲什麼這裏沒有呢？我希望各部門就你們專門的範圍內，即刻開始進行調查！」

「這隻野貓怎麼辦？」這句話不知道是誰問的。「看牠那個樣子，好像希望能夠和我們一起進入太空船！」

莫頓噗哧一聲笑了出來，隨即恢復嚴肅的聲音說道：

「有沒有不使用武力卽可將牠捕獲，並帶進船內的辦法？如何，肯特？」

個子矮小的化學家漠然地搖搖頭道：

「這裏的大氣含氣量比氧多好幾倍，雖然事實上兩者的含量都不多。因此，對牠的肺來說，船內的空氣簡直就像炸藥一樣！」

但是，這隻和貓十分類似的怪獸，似乎根本沒有把這樣的危險放在眼裏。在克維那的眼光注視下，怪獸跟著最前面的兩個人走上了升降梯，並緩緩走向太空船巨大的門口。

兩人猶豫了一下，回過頭來向莫頓請示。莫頓搖搖手道：

「先把第二道自動門打開一點，讓牠吸一些氧氣看看，說不定牠會改變心意！」

只一會兒光景，耳機裏就響起莫頓驚訝的聲音：

「啊！眞令人驚訝，牠竟然不在乎，太奇怪了，難道牠沒有肺嗎？或者，牠的肺呼吸並不需要氣？那麼，牠爲什麼不能進入船內呢？史密斯，對生物學者來說，這可是無價之寶哪——只要我們小心點，牠應該不會危害我們。嘿，這種動物的代謝機能一定很奧妙！」

史密斯是一個骨瘦如柴的高個子，一張馬臉顯得十分陰鬱，但是，他的聲音却出人意料地有力：

「過去，我參加過各種遠征隊，但是，也只看到過兩種高等動物而已，牠們不是依靠氣就是依靠氧來生存——也就是說，那是具有助燃作用的兩種元素。甚至我也有過某種生物靠呼吸氣以維持生命的不確切情報，但是我並沒有看到實物……不，我幾乎可以以學者的榮譽斷言，複雜化的生物不可能同時呼吸這兩種氣體，因爲牠的身體無法適應。莫頓，絕不可讓這隻怪貓逃走！」

莫頓朗聲笑了一陣子，然後以嚴肅的聲音說：

「我看，牠根本不想逃走嘛！」

說著，他已經爬上舷梯旁的升降梯，上船去了。看到夸爾和兩個男人一起走進自動門，克維那連忙從後面追上前去，結果正好跟一群大約一打的同伴，走進那個寬大的空間。巨大的門一關閉，咻地一聲，四周便盈滿了空氣。大家都遠遠地圍著怪獸，不敢過分接近。克維那凝視著牠，心裏突然泛起一陣不安；他想到了許多問題，因而很想將自己的想法告訴莫頓。但是，他立刻想到這種希望不可能達成。本來，他也可以直接和莫頓隊長通話的；這種探險調查團有一個原則，就是各部門的主任隨時都能夠接近隊長。克維那是情報綜合學部門的部長——同時也是唯一的成員——當然也有資格適用這個原則。所以，他的太空衣裏應該也有和其他部長們一樣，能夠直接和莫頓通話的通話器才對。但是，事實上他的太空衣裏只裝了一般的受訊器而已，亦卽他只能光榮地旁聽其他人的野外研究討論。如果他想和其他的人談話，或者遇到了危險，就必需轉動開關，經由電訊交換總機，才能和他人聯絡。

在這瞬間，克維那開始懷疑這種原則的普遍價值；他明白，船內將近有一千人在工作，莫頓當然不可能直接和這麼多人談話。

第二道自動門打開了，克維那和同伴們一道走過那扇門。數分鐘後，全體人員都到達通往居住區的升降梯前了。莫頓和史密斯討論了一會兒之後說：

「如果牠想進去，就讓牠獨自先進去吧！」

對於這一點，夸爾似乎沒有異議。隨後，自動升降梯的門便「砰」地一聲關了起來。瞬間，

鐵籠卽迅速地上升。大夥正沈默當中，夸爾忽然發出一聲怒吼，理智瞬卽消失；牠撲向升降梯的門，金屬門立刻因而扭曲。劇痛似乎使牠更加激動，就像是已經落入圈套的困獸一般，牠奮力用前肢敲打金屬門，然後用粗粗的觸手把鎔接的控電板拉開。機械發出抗議的悲鳴聲。被電磁力送上去的升降梯，因爲裂開的金屬板末端碰到了周圍的牆壁，終於發出刺耳的「咔噠咔噠」聲，不停地搖晃著。到達終點，升降梯終於停下來，夸爾把殘餘的金屬門扯壞丟開，喘著氣等待兩足動物拿著武器趕來。

莫頓搖搖頭道：

「我們太愚蠢了，應該事先讓牠看看操縱升降梯的方法！嘿，牠以爲被我們騙了哩！」

說著，莫頓就向夸爾做了一個手勢，同時將旁邊的升降梯的門打開又關閉，反覆做了三次；克維那也注意到了，那隻怪貓黑眼裏的狂暴之火很快地便漸次減弱了。

最後，將這一門課程結束的還是夸爾；牠領先半跑著進入寬大的房間裏。

夸爾躺在舖了地氈的地板上，努力壓制住神經與肌肉的緊强。牠對於自己適才慌張的表現感到非常生氣；原想假裝成不傷人的馴服動物的，這種努力很可能因此報銷了，那些兩足動物對牠驚人的力量一定提高了驚覺。

牠知道，接下來的工作將更難進行了。所謂的「工作」，當然是指奪取這艘太空船的行動。牠想，在那些兩足動物的故鄉星球上，一定有無限的原形質生物等待著牠。

2

夸爾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著兩個男人，從巨大的古建築物的金屬門前面搬動瓦礫。人們吃過午餐以後，就紛紛穿上太空裝到船外工作了。這時候，不論夸爾往那個方向看，都可以看到一人或數人成組的兩足動物。牠想，他們一定是在調查死都。

其實，夸爾此刻只關心食物而已；牠全身細胞都因爲渴望能獲得原形質而難過萬分。這種渴望使得牠的全身肌肉顫抖不止，因而牠很想立刻去追擊單獨走進市街去的人；牠的腦海裏已經愈來愈混亂了。

午餐時，人們給了牠種種食物，但是都沒有價值；他們好像沒有發現這一點。牠的食物必須是活生生的動物。原形質並非單純的物質，而是某種物質的排列組合——只能從有生命的生物組織裏獲取。

數分鐘過去了，夸爾仍然努力抑壓自己的渴望。牠意識到人們注視著自己的眼光，所以一直躺在一塊稍高的岩石上。人們從太空船裏拿出各種金屬機器，那些機器能飄浮在高空中，運到阻擋在建築物門前的岩石塊那裏。雖然强烈的飢餓感煎熬著夸爾，但是牠敏銳的眼光，並沒有忽略

人們的任何動作。看到那些機械的操作方法後，夸爾大大地放下了心。那實在太簡單了。

當白熱的火焰射入堅硬的岩塊時，夸爾已經知道結果會是什麼情形了。但是，他依舊跳了起來，故意露出很害怕的神情吼叫著。

克維那從小小的巡邏艇上觀察夸爾的行動。這個監視夸爾的工作，乃是克維那自己要求的；因爲他沒有其他的事可做——在太空船小獵犬號上，似乎沒有人需要情報綜合學者。

恍惚間，瓦礫已經從夸爾所躺的岩石下方的門口被運走了。莫頓隊長和另一個人走到那邊去，過了門便看不見了。不久，他們的對話才傳到克維那的耳機裏。和莫頓併肩走去的人說道：

「是個戰場哪；一定發生過戰爭！我仔細觀察了使用過的機器，是二次性的，問題在於他們如何控制、應用這些機器。」

莫頓插嘴道：

「我還無法清楚地了解你的意思！」

「這很簡單。根據我所看到的，那些機器只不過是道具而已。不，應該說不知道是道具還是武器！大部分的機器都裝置了變換器，都可以接受能量，藉以改變形態來利用。但是，我不知道動力源是什麼；如果能夠找到圖書館，就會有線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一個文明竟然就這樣滅亡了！」

通話器裏又傳來了第三人的聲音。

「我是薛道爾！培隆斯先生，關於這個問題，一般而言，某個地區的住民會全部消失的理由只有兩個，一是食物缺乏，另一個就是戰爭。」

克維那很感謝薛道爾說出對方的姓名，這麼一來，他的錄音帶裏又可以加入一個名牌了。培隆斯是太空船的機關長。

培隆斯說道：

「但是，心理學家先生，依照他們的科學水準來說，應有能力解決食物的問題——至少可以解決少數人口的食物問題；假使眞的無法解決，他們爲什麼不發展宇宙飛行呢？其他的星球很可能有食物啊！」

「問雷斯達看看！」莫頓插嘴，

「打從降落以前，他好像就在解釋什麼了！」

被指名的天文學者馬上回答：

「我還沒有把所有的資料看完，所以無法肯定。不過，其中一個原因相當特別，而且具有重要的意義，就是這個荒廢的世界，乃是那個看來很慘淡的太陽的唯一行星，其他什麼都沒有——沒有衞星也沒有小行星。同時，其他最近的恒星系統也距離在九百光年以上，這種自然的限界對這個星球的統治者而言，勢必成爲最大的障礙。因爲，他們必須同時解決行星間及恒星間飛行的問題。爲比較起見，請各位反過來想想人類進步的歷史有多麼悠久；先到達月球，接著才設法登陸太陽系裏的各大行星，行星登陸成功後，才能繼續進入下一個階段。如此漸次經過長久的歲月之後，才產生了初次的恒星遠征，然後才發明反加速推進，如此才有可能進行銀河系外星雲的宇宙飛行。從這個事實看來，不論是什麼種類的人，如果沒有前階段的經歷，也許永遠無法完成恒星間的推進航行法。」

其他還有人提出許多意見，可是克維那並沒有再聽下去；因爲當他的視線移到剛才怪貓所躺的地方時，已看不見怪貓的踪影了。對於自己的粗心，克維那忍不住小聲地謾罵著，同時立刻旋轉巡邏艇，趕忙將廢墟附近搜查一遍。但是零亂的瓦礫與混沌的堆積物到處阻碍了他的視線。他焦急地着陸，詢問忙碌工作著的技術家們，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只記得在二十分鐘前還看到牠。由於得不到滿意的答案，克維那只好再度坐上巡邏艇，在都市上空盤旋著。

夸爾迅速地行動著，牠盡量選擇有陰影的地方從忙碌的人們身邊走過去。由於飢餓帶來的焦慮感及噁心，使得牠的行動反而顯得精力充沛。剛才，當一輛小小的車子靠近夸爾，並使用很大的攝影機發出聲音拍攝牠時，巨大的刨岩機也正好在岩山上開始工作。牠漫無目的地看著這一切，心裏只有一個模糊的影像在打轉，那就是去追擊單獨進入市街去的男人。

忽然，牠再也無法忍受因爲飢餓而產生的滿口綠色唾液。當牠感到沒有人在看牠的瞬間，便迅速地一躍跑進岩石堤防的陰影裏，開始拚命地跑。輕巧的寬幅度跳躍持續著。好像被一把消除記憶的魔術刷子刷過一般，牠的腦海裏除了急欲達成的目的外，其他的一切都忘掉了。牠跑過無人的街道，不斷從歲月侵蝕過的道路選擇捷徑。終於在一條已經開始腐朽的廢屋廊道裏，牠突然放低身體，同時減慢前進的速度，因爲，耳朵的捲鬚已經能夠感到原形質生物的振動。

夸爾終於停了下來。牠從落石散亂的陰影裏探望著前方，那個兩足動物正好站在曾經是窗子的旁邊，使用手電筒探索著幽暗的房間內部。咔地一聲，燈光瞬間消失，那個身體結實的男人很細心地環顧一下周圍後，才開始快步離去。他的細心使夸爾感到不悅，預想到對方對於危險有如電光石火般的反應，夸爾體悟到可能會有麻煩。

牠等那個人轉入下一個街角後，便以比對方快的速度離開陰暗處。牠已經計劃好了，於是便有如魅影般沿著後街，越過一列長長的住屋旁邊，並以全速轉向第一個街角，一口氣躍過眼前展開的空間，然後腹部觸地躡足前進，潛入建築物與瓦礫堆之間的幽暗處。從這裏，可以看到前面的道路被崩潰的石頭從兩邊擋住，因而呈山谷狀，其末端則有如瓶頸般狹窄，唯一的出入口，就是夸爾所在的正下方。

但是到了最後關頭，由於過度慌亂，當那個人正要走過牠的下方時，不巧牠腳邊的小石堆竟形成一道小小的河流，不斷往下流竄。那個人立刻機警地往上看，隨即神情扭曲，同時伸手拔出了槍。

夸爾迅速伸直身體，飛快地向閃閃發亮的白色太空衣奮力一擊。只聽到金屬裂開的聲音，血液立即噴灑出來，人頭已經深深地陷入軀體裏了。在這瞬間，人的骨骼及雙腿間的肌肉仍奇蹟性地維持平衡，僵硬了好一會兒才「砰」地一聲崩潰了。

夸爾立即撲向犧牲者的身體，動作有如狂病發作般。流出來的原形質已發生了力場，使得夸爾迫不急待地把金屬衣中的肉體搗碎，然後埋首於溫暖的屍體中，使用如同手工藝品般的小吸盤吸取細胞中的原形質。但是，牠只熱中於這個工作大約三分鐘左右，便發覺視野的角落裏有一道黑影掠過，牠立刻機警地抬頭看，在夕陽的方向，正有一架小小的飛行體逐漸靠近。夸爾畏縮了一會兒，隨即快如閃電般地躲進瓦礫山的黑色陰影裏。

再次抬頭看時，小艇已經浮現在左方的上空，但是却在那裏迴旋，很可能會再度回到這個地方來。由於攝食被阻碍，夸爾憎恨得快發瘋了；但是，牠不得不放棄獵物，開始往太空船的方向

折回。這一刻的夸爾，就像是在逃避危險的野獸般，沒命地拚命跑，直到看見了一群忙碌的工作人員，才把腳步放慢。由於大家都很忙碌，沒有人發現牠的異樣。

※　※　※　※

克維那繼續搜索夸爾，內心愈來愈焦躁。這個城市太大了，塵埃及隱蔽處也比當初所想像的更多。悻悻折回太空船時，意外看到他的對象已安然躺在岩石上晒太陽，他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然後，他便愼重地將巡邏艇停在怪貓背後正好可以俯瞰牠的距離。二十分鐘後，從受訊器裏傳來了可怕的消息：正在勘查城市的某一個部門的人員，發現了化學部門的傑威博士的屍體。

克維那把收到的指示記錄下來，隨卽趕往現場。在這同時，他知道莫頓並沒有到現場來，因爲莫頓在通話器裏以沈痛的聲音說道：「把屍體運到船上來吧！」

傑威的朋友都擁擠在現場，透過太空裝，也能夠感染到那股沈悶而緊張的氣氛。看到那種有如地獄圖般血肉飛散的情景，克維那感到喉嚨被勒緊般難受。沈寂中，只有肯特的聲音傳入耳機：「他爲什麼這麼傻？爲什麼要單獨出來呢？」

這位化學部長的聲音十分沙啞。克維那聽說過肯特和副部長傑威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就在這個時候，很可能是有人使用了化學部專用的頻率問了什麼，只聽到肯特回答道：

「對，必須解剖屍體！」

聽到這句話，克維那知道如果不調整自己的頻率，可能會聽漏大多數的談話，因而趕忙用太空裝去接觸隔壁的人，同時要求道：

「對不起！能讓我旁聽化學部的專用通話線嗎？」

「請吧！」

於是，克維那就用手指輕輕地按著那個男人的手臂，隨即聽到一陣顫抖的聲音傳來：

「最可怕的是，看來好像只是無意義的殺人而已！他的身體被搗碎得像軟凍一樣，但是，並沒有遺失任何東西！」

接著，生物學家史密斯使用公用頻道插嘴。他原本看來就很長的臉，此刻似乎比以往更長更陰沈了。

「兇手可能是想要吃傑威才襲擊他，結果發現他的肉體是異質的，不能吃；就像那隻怪貓一樣，無論我們給牠什麼東西，牠都不吃！」

說到這兒，史密斯便閉起嘴開始沈思。一會兒之後，他才緩慢地說道：

「對，很可能是那隻怪貓，牠的身體龐大，力氣也大，應該可以輕易地做出這種事！」

這時候，莫頓忽然在通話機裏插嘴：

「其他的人可能也有過這種想法，因爲，牠是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發現的唯一生物！但是，我們似乎不能只因爲牠有嫌疑就把牠處刑吧？」

「更何況，」另一個聲音說：「牠始終都在我的眼睛所能看得到的地方！」

克維那正想開口說話，心理學家薛道爾的聲音却及時響了起來：

「莫頓，我已經和好幾個人通過話；他們的反應是，起先大家都覺得那隻怪獸始終沒有離開，但是再追問下去，却又說牠可能只離開幾分鐘。事實上，我的印象也是牠始終都在那附近，但

是，在我的記憶底層搜尋一下，却又覺得牠彷彿曾經離開相當久！」

克維那鬆了一口氣，他不想再說什麼了，因爲，薛道爾已經把他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了。

繼而劃破沈寂的是肯特的聲音，他以激動的口吻說：

「不，不能再冒險了，有嫌疑就很夠了，我們在第二個犧牲者出現以前把牠殺了吧！」

「割田，你也在聽嗎？」

「嗯，我在現場！」

「割田，你不是和克蘭西、凡．朋在進行現場調查嗎？如何？那隻野貓是不是曾經統治這個行星的種族的後裔？」

克維那發覺被稱爲割田的考古學家就站在史密斯的背後，正被同部門的同伴包圍著。

這個高個子的日本人割田，以緩慢而懇切的語調說：

「莫頓隊長，這似乎是個謎；請各位看看那無垠的地平線，再注意看看那些建築物的輪廓線吧！這裏的人類創造了這麼大的城市，充分表明他們是密集地附着在大地上；此外，這些建築物不但充滿了雕飾，甚至可以說，建築物本身也就是裝飾品，簡直能夠和都利亞（Doric）式的圓柱、埃及的金字塔及哥德式的寺院比美，令人感到有一種企望在大地上紮根的誠心和莊嚴的命運。如果我們將這個荒涼的寂寞世界稱爲一切的基石，那麼，這裏的風土一定在住民的心胸及精神上，占有如同暖流般的位置；甚至在這些彎彎曲曲的街道上，也充分呈現了這種效果。再從這些遺留下來的機械來看，顯然他們擅長於數學，不過，也許應該說他們更擅長於藝術，所以才沒有締造出像其他超現代化城市般的幾何性世界。我可以說，這裏的住屋、建築物及街道的線條美，

以及那非數學性的安置，都擁有一種藝術的奔放和深深的喜悅。那是一種對內心信仰的絕對執着，但是，這並不是發了霉的頹廢文明，而是一種充滿了對目的的確認、年輕而又精力充沛的文化！

可是，一切就這樣結束了；到了這個階段，好像有一個類似古代回教文明所產生的都爾之役爲轉機。或者瓦解的速度非常快，文明突然就崩潰了，其調整期間有如一口氣跳躍過幾個世紀的時光，而急速地進入戰國時代？

但是，在這個大宇宙的任何一個角落裏，都找不到一個文明像這樣積極飛躍的例子。通常，文明都是緩慢發展的，終而進入一個地獄階段，那就是對以往不可動搖的一切的懷疑。接著，內在的絕對性就消失了，當以往沒有懷疑過的信念，在科學及精神分析的手術刀前面瓦解，懷疑論者便成了最高的存在。

依我推想，這裏的文化會在其最頂盛期突然瓦解，乃是這種悲慘的局面所引起的社會學性結果；亦即由於道德的頹廢，以及理想喪失所帶來的獸性犯罪，致使人們對死亡也產生了慢性化的冷淡。如果這隻野貓就是那些種族的子孫，必定是萬分猙獰而又兇猛的野獸，很可能是那種爲了私欲，而把自己的胞兄弟殺死的冷血兇手！」

「好了，我知道了！」肯特突然說：「隊長，由我來當死刑的執刑人好不好？」

史密斯激動地插嘴：

「我反對，莫頓！請聽我說，即使牠是兇手也不能殺牠，因爲牠是生物學的寶山！」

肯特很激動地和史密斯互瞪了一會兒，然後史密斯才緩緩地說：

「喏，肯特，我並不是不了解化學部門想趕快把那隻怪貓裝入蒸餾器裏，以便從牠的血和肉裏分析出化合物。但是，這麼做太衝動，生物部門最需要的就是活生生的肉體，而不是屍體。此外，我相信物理部門也一定渴望能研究活生生的牠。因此，很遺憾貴部門必須割愛；至少要一年之後，相信不會更早，才會輪到貴部門。所以，請你死了這條心吧！」

肯特以沙啞的聲音說：

「我並不是以科學的觀點來看這隻怪貓！」

「這是錯誤的想法，即使你爲傑威報了仇，他也不會再復活了！」

「但是，除了科學，我也是人啊！」肯特很不高興地辯護。

「你以爲以感情爲由，就可以把珍貴的標本搗毀嗎？」

「我要殺那隻怪貓的原因，在於牠的危險是未知的；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我們的同伴還有被殺的可能性存在吧！」

莫頓若有所思地插嘴勸解兩人的爭論：

「割田，我想以你剛才所說的理論作爲行動前提。但是，我有一個疑問，即這個行星上的文明，是否有可能比我們所移民的銀河系一帶的文明，發生得更遲？」

「很可能！」割田答道：「依我推斷，應該相當於銀河系世界的第十個文明中期；至於我們的文明，在現在我們所能了解的範圍內，則相當於發生在地球上的第八文明末期！當然，這十個文明都是建立在前文明的廢墟之上的！」

「那麼，對怪貓而言，牠也許無從發覺我們已經知道牠是兇手，是否有這可能？」

「可能，對牠而言，那將是一種魔術！」

通話器裏傳出莫頓陰鬱的笑聲：

「史密斯，就依照你的希望讓怪貓活著吧！我們已經知道牠的眞面目，下次再有意外發生，就是你們自己不謹愼了！當然，也可能是我們誤解了牠；我和薛道爾一樣，印象中怪貓始終都在我眼前，說不定牠是寃枉的，也說不定在這個行星上還有其他的危險生物！」頓了一下又接著說：「肯特，你打算如何處理傑威的屍體？」

「我不想馬上把他埋葬。那隻怪貓一定從屍體上取走了什麼。從外表上看來，的確好像一切都存在；但是，一定有什麼遺失了。我要查出遺失的是什麼，以證明牠就是兇手，讓大家不得不相信！」

3

回到船上後，艾里特．克維那就走到自己的部門去。門牌上寫著「情報綜合學部」的字樣，辦公室的面積是十五×三十公尺，共隔成五個房間。由於情報綜合學研究財團向政府申請的裝備及儀器，都獲得批准，所以辦公室的空間顯得非常狹窄，不過，克維那仍然很喜歡它，因爲一旦從門口進入，這裏就成了他的王國。

克維那走向自己的辦公桌，開始撰寫一份給莫頓隊長的報告。首先寫的是他如何從這麼寒冷而又荒廢的行星環境裏，類推出那種貓的身體構造。根據這個分析，絕不可將那隻頑強而又健壯的怪貓視爲單純的「生物學寶山」；因爲，這樣的處置會使人們忘記：這種怪獸具有由非人性的身體構造所引起的特殊衝動和欲求。

「從以上的資料，」克維那對錄音機口述：「本人提出有關情報綜合學的『詳細對策計劃書』！」

他花了幾個小時完成這一份報告書；隨後就把錄音帶送到速記課，請他們立刻印刷。由於他是部長，所以可以這麼要求。兩個小時後，他就把報告書送到莫頓的辦公室，同時從事務官手中

拿回一張收條。他已經盡了義務，這麼想著，便到餐廳裏去吃晚餐。由於大家都吃過了，他便向在場的服務生詢問怪貓在那裏，對方表示不太清楚，可能是在圖書室裏。

於是，克維那就到圖書室去觀察了夸爾一個多小時。在那當中，怪貓始終躺在厚厚的地氈上，動也不動。一個小時快過去時，門突然被打開，兩個男人捧著一個很大的盆子進來，肯特也跟在後面，看來好像患了熱病一樣，三人在房間中間停下來，接著，肯特就以略帶粗魯的語調開口，聲音怪怪地：

「來吧，各位，詳細看看這個吧！」

他的口氣好像是向室內的全體人員說話，事實上，他只把那些坐在特別席角落裏的首腦科學家放在眼裏。克維那站起身來，發現兩個男人捧來的盆子裏，裝的是褐色的網狀液體。

生物學家史密斯也站了起來。

「稍微等一等，肯特！如果是在其他的場合，我不會干涉你的行動，但是，我看你現在很像是個病人，大概過分疲勞了；請問，這個實驗是否得到了莫頓的許可？」

肯特緩緩地回頭。這時候，克維那已經坐下來了，他覺得史密斯的態度還相當客氣，因爲，肯特的眼眶發黑，一臉憔悴。他回答：

「我邀請過莫頓來看我的實驗，但是他拒絕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只要沒有危險，我可以放手去做！」

史密斯說：

「你帶來了什麼？盆裏裝的是什麼？」

「我終於找出遺失的元素來了，那是鉀，在傑威的屍體上，只剩下正常量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鉀而已！各位可能也知道，鉀和巨大的蛋白質分子有極爲密切的關係，存在於人體的細胞內；此種結合爲細胞的電荷的基礎，乃是生命的基本。通常人死後，細胞內的鉀會進入血液內，使血液含有毒性；但是我檢查的結果，傑威的屍體確實失去了若干的鉀，沒有進入血液內。這個事實的詳細意義我還沒有研究出來，但是，這也只是遲早的問題！」

「那麼，盆子裏的食物是什麼？」有人插嘴問。顯然這件事已引起其他人的興趣，因而都把手中的雜誌覆蓋在桌子上。

「這是人造的含鉀活細胞懸浮液！說不定牠午餐時不肯吃我們給牠的食物，就是因爲食物中所含的鉀，不是牠能夠利用的狀態。以我的想法，牠能夠使用嗅覺，或者某種可以代替嗅覺的器官——」

「我想，牠能夠感覺到生物的固有振動！」瓦里以極悠閒的口吻插嘴：「有時牠振動捲鬚時，我的儀器上可記錄到極爲强烈的雜音電波。可是，有的時候又完全沒有反應，這很可能是我的受訊帶頻率太高或太低，也可能是牠能夠自由地調節頻率。但是，我認爲牠那捲鬚本身的運動，不會發生那樣的電磁波！」

肯特似乎等得很焦急，瓦里一說完他馬上就說：

「好，即使我們假設牠能夠感覺到生物固有的振動，因而引起某種反應，但是，這又能證明什麼呢？我看，我們還是等牠有所反應時再做決定吧！」隨後，他改以較溫和的語調問：「史密斯，你認爲如何？」

「你的計劃有三個錯誤！」生物學家回答：「第一，你認爲對方只是普通的動物，因而假設——牠把傑威視爲餌；其次，你忽略了牠可能已經吃飽了；再者，你也未免太肯定對方不會有警戒心了吧？不過……算了，你就把盆子放下來試試吧，說不定我們眞的能夠從牠的反應中了解一些事情！」

克維那暗自分析，如果不考慮肯特想進行實驗的眞正目的，任何人都會認爲史密斯說得有理；因爲，大家都知道怪貓對於突然而來的刺激，會有十分激烈的反應；譬如牠在升降梯裏的表現，就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夸爾雙眼眨也不眨地凝視著兩個男人把盆子放在自己面前，他們隨即迅速地後退，唯有肯特反而更加接近。夸爾記得這個矮小的男人，他就是早上唯一拿出武器瞄準自己的人。牠凝視著眼前的兩足生物一會兒之後，才把視線移到盆子裏。耳朵的捲鬚隨即查覺盆子裏的東西，那是使牠興奮的原形質，但是含量太微弱了，沒有集中注意力可能無法發覺。而且，是以對牠無甚用處的形態保存的。但是，只要有這種振動，牠便明白這件事背後所隱藏的眞正目的了。牠呻吟一聲，立刻起身以彎曲的觸手前端的吸盤，抓起一把盆子裏的東西，潑向眼前兩足動物的臉上。肯特叫了一聲，立即往後退。

由於太激動，夸爾把盆子甩向一旁，隨即以如同繩子般的觸手捲起正在謾罵牠的兩足動物的腰部；牠並不擔心肯特腰間所繫的手槍，因爲牠直覺到那只是一把超音波槍而已——雖然使用了核能，但是，並非原子崩解槍。直到把掙扎的兩足動物甩落在角落裏，夸爾才發覺自己做得不對，應該先搶他的武器才對。到了這個地步，牠就不得不發揮自己的防禦能力了。

肯特很生氣地伸手把臉上的粘液擦掉，另一隻手同時拔出武器，槍口向上，一道白色閃光立卽奔向夸爾巨大的頭部。夸爾耳朵的捲鬚嗡地一響，便自動將能量中和了；同時牠那又圓又黑的眼睛，爲掌握拿著超音波槍的兩足動物的動態，已瞇成一條細縫。

站在門邊的克維那，忽然以激厲的聲音喊叫：

「住手！不要待會兒再因爲此刻失去理智而後悔！」

肯特立刻把槍的保險鍵扣好，隨卽旋轉上半身，以狐疑的眼光看著克維那。夸爾蹲著，一直瞪著那些使牠不得不發揮防禦力的人們；此刻，牠只能提高警覺來等待結果了，除此別無他法。

肯特凝視著克維那的眼光非常冷峻，他問道：

「你以爲你是誰？竟然敢對我發號施令？」

克維那並沒有回答，因爲他在這個事件中的任務已經結束。由於他的第六感發覺了危機，所以才適時使用高壓的口氣，企圖給予這個危險所需要的阻力。而當時服從他命令的人們，這時候才懷疑他發出這種命令的資格；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

事實上，克維那所做的事跟夸爾是否有罪無關，同時，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介入會產生何種效果，他只知道這隻怪貓的處置方法，應該由公認的執權者來裁定，不應由個人去判斷。

「肯特，」薛道爾冷漠地開口：「眞難相信你也會失去理智，你明明知道隊長下過命令要那隻怪貓活著，但是你却故意設法殺死牠。我想提出報告，要求隊長處置你；你應該知道規則吧，那將會剝奪你的部長權限，同時喪失重要職位的競賽資格！」

人群中有人發出抗議及喧嘩聲，克維那看了一眼那些人，猜想可能是些肯特的跟班。肯特也

抗議：「不，不，這樣的行爲似乎太幼稚了吧？」

有一個人以更難聽的口氣說：

「你別忘了還有辯護的證人！」

肯特不悅地環顧四周的人說：

「正如割田所說的，我們很可能正是文明熟爛期的人類；這實在太無聊了，」他以略帶熱情的語調說：「實在太過分了，難道沒有一個人了解事態有多可怕嗎？傑威在幾個小時前過世，但是，這隻大家都認爲有罪的怪貓，却悠閒地躺在這裏，而沒有用鐵鍊鎖起來，致使牠有機會去計劃再殺死下一個人。我警告你們，犧牲者很可能就是現在在這個房間裏的某個人，那麼，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是傻瓜或者是只會嘲諷他人的人？甚或是食屍鬼呢？也許，我們的文明太偏向於理性了，以致於人們都用同情的眼光去看兇犯？」肯特直視著夸爾繼續說：「如莫頓所說，牠並不是普通的野獸；牠是來自這個被遺忘行星上十八層地獄的惡魔！」

「你不要再演鬧劇了！」薛道爾說：「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你的分析是不合理的，因爲我們既不是食屍鬼，也不是愛嘲諷人的人，我們是科學家，而這隻怪貓則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再說，既然我們已經有警戒，牠便不可能再有襲擊任何一個人的機會，何況是一千比一，牠不可能獲勝的！」然後，他回頭看看大家：「現在，莫頓不在這裏，所以我們可以表決一下；各位讚成我的意見嗎？」

「薛道爾，我有異議！」史密斯對面露驚訝之色的薛道爾說：「可能是因爲剛才大家太激動的緣故，好像沒有人發覺，當肯特發射超音波槍時，光束曾經命中怪貓的頭部，但是，牠似乎一

點也不在乎！」

薛道爾顯得很驚愕，視線從史密斯移向夸爾，頓一下又移向史密斯臉上。

「眞的命中了嗎？對，當時我也很慌張——因爲貓沒有受傷，所以我以爲並沒有射中！」

「我敢確定命中了臉部。」史密斯說：「人被超音波槍命中也不會馬上死去，不過會受傷，可是，怪貓却顯得一點也不在乎；我們並不能說這是決定性的證據，但是，既然有這種懷疑——」

薛道爾有點茫然失措地說道：

「說不定牠的皮膚是絕緣體，不怕熱或熱能！」

「也許，但是既然有這種懷疑，我們就應該向莫頓申請變更命令，把牠關在鐵欄裏！」

薛道爾皺眉沈思當中，肯特開口道：

「史密斯，你終於也懂事了！」

薛道爾馬上接著說：

「那麼，肯特，你也同意把牠關在籠子裏囉？」

想了一想，肯特才不大甘願地回答：

「好吧，如果連四吋厚的濃縮鋼都關不住牠，到那個時候，這艘船就得給牠了！」

在這段期間內，一直站在後面的克維那並沒有說什麼，有關夸爾的監禁問題，在給莫頓的報告書裏已經檢討過了；他知道主要是鎖的構造問題，用鐵欄來監禁是不恰當的。

薛道爾默默地走到牆邊的傳眞裝置去，不知道和誰在低聲談話，過了一會兒才又走回原來的

位置。

「隊長的意見是，如果能夠不使用暴力將牠監禁，就設法將牠監禁起來；要不然，就把現在怪貓所在的房間上鎖。各位認爲呢？」

「用鐵欄！」大約有二十個人如此說。

克維那等聲音靜下來後才說：

「今天晚上暫時把牠放到外面去吧，我想牠不會逃走！」

多數人都漠視他。肯特瞄了他一眼，不悅地說：

「到底你是屬於那一邊的？嗯？一會兒要救牠的命，一會兒又認爲牠有危險了？」

「是牠救了自己一條命的！」克維那回答。

肯特聳聳肩，默默地把臉側開。

「還是關在鐵牢裏吧，那才是適合兇手的地方！」

薛道爾說。

「就這麼決定；可是，要怎麼關牠呢？」

克維那道：

「你們都要把牠關在鐵牢裏嗎？」

他並不期待有人回答；事實上也沒有人回答。於是，克維那就走上前去，伸手去摸摸夸爾最前面的觸手尖端。

對方稍微恐懼地向後退。克維那再次壯起胆子，緊緊握住牠的觸手，同時用另一隻手指著門

。野貓猶疑了一會兒，隨即乖乖地走出房間。

克維那邊走邊喊叫：

「這是間不容髮的事，快準備！」

一分鐘後，夸爾半跑地跟著克維那走過一道門；那是一間金屬製的方形房間，裏面有第二道門。克維那迅速地走過那道門，夸爾正想追上他的瞬間，門突然在牠的眼前關閉起來，同時，背後也傳來一聲「咔噠」的金屬聲。夸爾迅速地轉身，才知道第一道門也被關掉了。然後，牠聽到電鎖「咔喳」一聲卡住，隨即通上了電流。在這瞬間，牠才明白那是圈套。由於憎恨，牠的嘴唇扭曲；但是，除此之外牠並沒有什麼表現。牠清楚地了解上次被放進鐵籠子裏的情形與現在不同，因而牠的反應也不同。在過去的數百年期間，牠腦海裏所想到的問題就只有食物。此刻，流逝了將近一千年的記憶，已漸次回到牠的腦海中了。在牠的肉體裏，那種從不知何時便已經忘了要去使用的力量依舊存在。當牠回想著那種力量時，思緒便自動地開始搜尋，如何才能使牠那種超能力適應現在的狀況。

過了一會兒，夸爾便起身坐在地板上，然後用耳朵的捲鬚調查周圍的熱能容量。結束之後，牠的眼睛裏便閃亮著侮蔑之光。牠想，他們實在太笨了！

發覺鐵牢的控制機關旁有人——史密斯——的氣息，已經是大約一個小時後的事情。夸爾吃驚地跳起來，同時也察覺自己可能低估了他們；意識到自己可能會在這裏被殺死，牠不禁期待對方有猶豫的時間，這樣，牠就可能按照計劃獲取成功了！

由於危險與害怕，牠的頭腦裏一片混亂。忽然，牠感覺到在遙遠的可視水平下方有放射線，

於是，牠讓全身的神經系統都緊張地等待可能面臨的危機！不過，也只經過數秒鐘的時間，牠就知道那是有人在拍攝牠身體內部的構造。

一會兒後，那個人就離去了。接著，牠聽到兩足動物不知道在稍遠的地方做什麼的聲音。過了一陣子，那種聲音也消失了。夸爾耐心地等待著，直到整艘船都靜寂下來。同時，牠也想起在太古時代，當夸爾族尚未獲得不死的性質時，夜晚也是要睡覺的。中午，當夸爾看到人們在圖書館裏午睡時，牠就回想起夸爾以前所有的習慣了。

只有一種聲音沒有消失。當整艘太空船上的人都睡得沈寂時，只有兩個人的腳步聲一直響著，它們有韻律地通過鐵牢門前，走到相當距離時又返回來。最麻煩的一點是，那兩個監視人並不在一起，起先是一個人的腳步聲通過，相隔大約十公尺的距離，就是第二個人的腳步聲所在。

夸爾聽他們來回走了好幾次，同時測定他們每次經過所需的時間——這個目的很快便達到了。牠又等他們巡迴了一次，隨後在他們走過鐵牢前的剎那，以比人類肉體所發生的振動更大範圍的波長，改變感覺器官的集中。然後，機關室裏的原子爐强烈的脈搏，便和藹地開始對牠說故事了。只聽見發電機以陰沈的聲音，哼著純粹是熱能的歌；接著，夸爾便感到熱能流的囁嚅聲，沿著被埋在鐵牢牆壁裏的導線，通達到房門的電鎖。牠壓抑著由於太興奮而發抖的身體，努力把自己的頻律調整到和熱能風暴的齒輪摩擦聲一樣。霎時，耳朵的捲鬚便配合著合音，開始有韻律地顫動了。

聽到咔咔的金屬相碰聲，夸爾以一隻觸手輕輕地把門打開，走出走廊。在那瞬間，適才的侮蔑感又恢復了，對於那些企圖與夸爾族鬥智的膚淺生物們，內心不覺泛起一陣優越感，這使得牠

全身發燙。霎時，牠突然想起在這個行星上還殘留著少數夸爾，這是種奇妙而又出乎牠意料的認識，因爲，過去牠非常憎恨同伴們，時常積極地與牠們鬥爭。直到現在，牠才體悟到這個卽將滅亡的小集團，乃是自己的同胞。如果能給予牠們繁殖的機會——不只這些兩足動物——相信一切的生物都將不是牠們的對手！

想到這種可能性，夸爾忽然覺得心情沈重；因爲，牠發覺自己的力量有限，不覺懷念起其他的同伴。現在，孤獨的自己——將以大宇宙爲賭注，那是一對一千的戰爭。牠覺得，鑲著無數星星的大宇宙，彷彿也在鼓勵牠貪婪而又奔放的野心。因爲，一旦失敗了，很可能不會再有第二次的機會；因爲，在沒有食物的世界裏，永遠沒有解開宇宙飛行之謎的希望；更因爲，卽使是這個城市的創建者，也始終無法走出這個行星。

夸爾躡手躡腳地走過寬廣的大廳，走過連接的走廊，終於來到了第一間寢室的門前。這個門也上了電鎖，但是，牠仍然無聲無息地把它打開，一躍而入，飛快地將睡在牀上的男人喉嚨敲碎。失去生命的頭顱滾動著，身體也只痙攣一次而已。原形質的散發使得夸爾有點恍惚，但是，牠將它抑壓住了，同時迅速地向前走去。

七間寢室，七具屍首。然後，牠又悄悄地走回鐵牢，從裏面把門鎖鎖上。牠所選擇的時間接近完美且高明。不久，監視的人便匆匆來到，探視了音波鏡裏的夸爾一眼，隨卽離去。於是，夸爾又開始第二次的襲擊，也只幾分鐘光景，牠就把四間寢室的人殺死了。接著，牠來到了睡著二十四個人的大房間，一面正確地計算著返回鐵牢的時間，一面展開迅雷不及掩耳般的殺戮。但是，這種殺戮却使牠失去了理智。雖然將近一千年來，牠也是一看到活的餌卽置之於死地，但是，

長久以來，牠頂多也只是一個星期才能逮到一隻原形質生物，當然也從未想到要保留到以後才吃。只見牠有如巨貓般橫掃過這個大房間，霎時房間裏已橫屍遍地，而牠也才從血液殷紅的喜悅中清醒。

這瞬間，牠才發覺自己留在這個房間太久了。對於這麼嚴重的失誤，牠先是感到畏縮；因爲牠原本計劃殺戮整個晚上，以正確的時間分割做波狀的攻擊，當監視人在一定的時間內返回來探視牠時，牠必須回到鐵牢裏去。但是，牠企圖在人們睡眠期間占領這艘巨船的希望，却因爲自己的疏忽而消逝了。

此時，夸爾只期望著即將再度消失的理智能保持下去。牠不再躡手躡脚，而是拚命地衝過大廳，緊張萬分地跑向通往鐵牢的走廊，腦中則想像著可能會遭遇到牠無法抗拒的强烈熱能噴射。

兩個監視人並肩站在那裏，可能是剛剛發覺鐵牢的門被打開。在這同時，兩人猛然抬頭，便看到如同惡夢般的爪和觸手，以及猙獰兇猛的貓頭和眼睛，霎時全身僵硬。其中一人想伸手拔出腰間的熱線槍，但是，另一個人在發現已經無法逃避死亡的瞬間，便再也無法動彈了。他發出一聲尖銳的恐怖哀鳴，聲音沿著走廊迴盪出令人害怕的回聲，致使牆壁上極其敏感的傳眞裝置立即發動。就這樣，全船的人都醒來了。同時，鐵牢前的哀鳴也斷滅了。夸爾一口氣把兩具屍體甩向走廊的末端；牠不希望屍體是在鐵牢前被找到的，雖然這只是一厘的希望之火而已。

意識到可怕的失敗，夸爾整個心都亂了。此刻，牠已經沒有辦法理智地思想。牠茫然跑進鐵牢裏，門在背後默默地關閉，電流立刻流進電鎖裏。牠躺下來，假裝睡着了。過了一會兒，牠就聽到雜亂的脚步聲迅速地向這裏移動，以及人們激動的談話聲。接著，有人打開鐵牢的波音鏡探

視裏面的情形。牠想，最危險的時刻，應該是其他的屍首被發現的時候吧！

夸爾徐緩地準備著。牠想，也許自己一生當中最大的鬥爭就要開始了。

4

「西柏也被殺死了！」克維那聽到莫頓的聲音傳來，顯然有點茫然失措：「沒有西柏，我們該怎麼辦呢？布雷根里奇也死了，怎麼辦？柯達也死了，太可怕啦！」

走廊下已經擁擠得無法動彈了。由於從很遠的地方跑來，克維那只能站在最後面；有兩次想擠開人群，但是，結果却反而被連頭也不回的人們用背部擋開，阻塞在前面的人根本不管他是誰；最後，他只好放棄徒然的努力。然後，他發覺莫頓正準備說話；莫頓以陰鬱的神情環顧大家，方形的下顎看來比平常更顯得突出。

「不論是誰，把所想到的事情都說出來吧！」

「一定是宇宙瘋幹的！」

這種答覆使得克維那感到焦慮。那是個歷經悠長的宇宙時代，但是却不會衰退而又無意義的名稱；指的是由於長期處於漫無止境的空間裏，終因孤獨、恐怖及緊張而發瘋的人；但是，也並非什麼特殊的疾病。在這種長期的航行裏，某種感情上的危險確實會存在。但是，在這樣的危境當中，該也不可能會產生因孤獨而發狂的人才對。

莫頓猶豫不決；不過，顯然他也認爲這句話是無意義的。但是，在這種場面的氣氛下，他很難討論較激烈的論點；因爲每個人都既緊張又害怕，他們所要的是行動及安全的保障，和採取了適當對策的安全感。在這種情形下，不論是探險隊長、總司令官或其他的指揮官等，都很可能因而喪失部下的信賴。克維那認爲莫頓也發覺了這一點，因爲，莫頓接著所講的話，可以說每一句都是愼重選擇出來的。

「這一點我也想過，艾嘉特醫生和他的助手們將會診查全體人員，現在，他們正在檢查那些屍首！」

一個如雷般的男中音，馬上在克維那耳邊響起：

「我在這裏，莫頓，能否請大家讓路給我進去？」

克維那一回頭，立刻和艾嘉特醫生面對面。在這同時，人們開始推來推去設法讓路。艾嘉特立卽衝進去，瞬間，克維那也掌握機會跟著進去。不出所料，大家都以爲他是艾嘉特醫生的助手而讓他通過。來到莫頓身邊，艾嘉特卽刻說道：

「隊長，我聽到了剛才你所說的話，其實，宇宙瘋的說法根本不可能，因爲，死亡的人都是被巨大的力量敲碎喉嚨的，所以，可能根本沒有機會發出聲音來！」

隔了一會兒之後，艾嘉特才神情嚴肅地問：

「莫頓，那隻怪貓如何呢？」

莫頓搖搖頭道：

「醫生，貓在鐵牢裏，一直在那裏徘徊，不信你可以聽聽專家們的意見！各位，你們認爲牠

有嫌疑嗎？這間鐵牢，是我們想像有牠四、五倍大的野獸而建造的，所以，我無法相信那隻怪貓有罪，除非在這個行星上，還有我們無法想像的新科學存在！」

史密斯以若有所思的聲音說道：

「莫頓，需要的證據都齊全了。我不想這麼說，各位知道，我也想讓那隻怪貓活下去；但是，剛才我用X射線螢光攝影機拍攝牠的身體內部，結果照出來的相片却是一片空白！各位還記得瓦里所說的話嗎？他說過，任何頻率的振動都能夠受訊和發訊。現在，大家再仔細想想，就能明白牠不怕肯特的熱能槍的原因——那便是牠具有干擾熱能的特殊能力。」

另有一人沈吟道：

「爲什麼我們會給自己帶來這麼嚴重的問題？如果牠能夠將熱能改變爲任何一種頻率，那麼，我們豈不是很容易就會被殺死？」

「牠沒有那麼做的原因是，」莫頓道：「顯然牠並非不死之軀，要不然，牠早就那麼做了！」

說著，莫頓便以鎭定的步伐靠近監牢的控制機械。

「難道你要把門打開？」肯特喘著氣說，手立刻握住槍。

「我不會打開；按下這個鍵，鐵牢裏的地板就會通上電流，使裏面的動物觸電死亡。爲了愼重起見，標本用的監牢都有這種裝置！」

說完，莫頓就打開電極死刑的安全鍵，用力地將開關按下去。瞬間便輸入最大的電能，使得整個鐵牢的金屬部分亮起藍色的火焰，但是，莫頓頭上的保險絲盤子，却也同時被燒得焦黑。莫

頓伸手把一段保險絲抽出來查看。「奇怪，保險絲怎麼會斷掉呢？」他搖搖頭繼續說：「這麼一來，就無法看見欄子裏的情形了，因爲音波鏡也無法使用了！」

史密斯道：

「牠眞厲害，可以打開電鎖開門出來！也許牠早就預料到危險的可能性，所以在你按鍵時，已經事先準備好阻碍了！」

「也就是說，牠必須把强大的電流改變成對自己無害的東西，這豈不證明了牠也怕我們的熱能，並非絕對的不死之身？」莫頓的聲音冷冷地：「現在最重要的是必須把牠關在四吋厚的電阻金屬裏，如果情形更壞，就得把門打開，使用輕便型的熱線炮來射擊了。不過，在這以前，我們可以考慮使用X光攝影機用的動力線，在鐵牢裏通上電流試試！」

鐵牢裏傳來的聲音阻止莫頓繼續說下去——可能是那隻怪物激動地撞上牆壁，接著，便聽到許多小小的物體崩潰在地板上的聲音。克維那覺得，好像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斷層地震。

「牠可能知道我們的計劃，」史密斯向莫頓說：「那隻怪貓一定覺得很懊悔，爲什麼牠還要回到鐵欄裏去呢？太笨了，也許牠現在也這麼發覺了！」

人們緊張的情緒終於開始慢慢地鬆懈，紛紛露出神經質的微笑，偶爾還可聽到低低的笑聲，這可能是因爲想到史密斯剛才所說的怪貓自找困擾的情況吧！克維那微側著頭，心裏有點不安，他很介意剛才的聲音——沒比聽覺更容易令人誤解的事了；只聽到聲音，並不能判斷牢裏發生了什麼事，或者即將發生什麼事。

「無論如何！」機關長培隆斯忽然說：「牠發生那個聲音時，爲什麼X光攝影機的電流計會

上升到最高點呢？剛剛我看到這種情形，就一直在猜想原因！」

鐵牢內外一陣寂靜。史密斯背後忽然傳來一陣騷動，人群紛紛往兩旁擠，讓出一條路來，原來是船長李斯上校，和兩個穿著制服的軍官出現在走廊上。

體格結實，年約五十歲的船長很快便開口道：

「把這個事件的指揮權讓給我如何？你們這些科學家不是爲了是否要殺死那隻怪貓，而弄得意見分歧嗎？」

莫頓搖搖頭道：

「不，對立已經結束，現在，全體人員都認爲必須處刑了！」

李斯船長點點頭道：

「我也這麼打算。船上的安全一旦有問題，就應該是屬於我的權限了！」隨後他把聲音稍微提高：「好，你們往後退，讓路吧！」

經過幾分鐘後，走廊裏的混亂才稍稍緩和下來。正因爲如此，克維那才鬆了一口氣。假如在前面的人無法退後，怪貓跑出來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犧牲者——當然也並不是說現在就沒有危險了。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人喊道：

「奇怪，我覺得船好像動了一下！」

在那瞬間，克維那也感到一陣好像在試驗推進裝置的動搖，船彷彿要解除緊張狀態地搖動它巨大的軀體，隨即又穩定下來。

李斯船長以尖銳的語調問：

「培隆斯，誰在機關室？」

機關長臉色蒼白地回答：

「是副機關士和助手。可是，船長爲什麼這樣問？——」

又是一陣衝擊，巨大的船身好像要側倒般傾斜。克維那被狠狠地甩在地板上，稍微昏迷一陣，又愕然醒來。周圍的人們也相疊倒在地上，並發出痛苦的呻吟。莫頓隊長好像在喊叫什麼，可是克維那聽不清楚；只見李斯船長搖晃著站起來，口中不斷粗魯地謾罵著：

「是那個笨蛋？爲什麼開動引擎？」

接著是可怕的加速，至少有五G（重力加速度的記號）或六G，那是非常强的重力。克維那推斷自己的體力尚可忍受，便咬著牙站起來，在黑暗中尋找最靠近的牆上傳眞裝備，按下機關室的號碼。其實他並不期望能夠接通，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哇」地叫了一聲，克維那吃驚地急忙回頭看，才發現是莫頓隊長正從自己的肩膀處，探頭看著傳眞銀幕。

「果眞是那隻怪貓，牠在機關室裏，現在船正航向宇宙中……」

莫頓還沒有說完，銀幕已經一片空白。但是，加速度的壓力仍然持續著。克維那蹣跚地走過招待室的門，又越過大廳，來到走廊上，他準備到太空衣的保管室去。來到保管室門邊，他立刻看到先一步到達的李斯船長，已經在換穿太空衣。克維那走近時，他已經穿好衣服，開始操縱太空衣的加速緩衝裝置了。

然後，他又迅速地幫助克維那穿上太空衣。一分鐘後，把太空衣裏的重力強度降到一G時，

克維那才鬆了一口氣，他們兩人已經準備好了。接著，其他的人也一個個陸續來到，以致於保管室裏的太空衣在幾分鐘之內就被穿完了。於是，他們就跑到下面的倉庫去把其他的太空衣搬上來。當數十個船員完成準備狀態時，李斯船長早已消失了蹤影。克維那推想了一下，便隨即趕回剛才監禁怪貓的鐵牢。這時候，已經有大約二十名左右的科學家，站在可能是剛被打開的門旁了。

克維那擠進去，穿過站在前面的人的肩膀往下看。鐵牢的那一面牆壁被撞了一個大洞，那是大約五個人可以同時穿過的大洞，旁邊的金屬都扭曲成鋸齒狀，洞的另一邊是走廊。

「眞令人無法想像，」培隆斯把太空衣的鋼盔掀起來，喃喃說道：「即使用工作室裏的十噸重鐵錘敲它一下，也只能使四吋厚的濃縮鋼柱微凹陷而已，而那個聲音我們只聽到一次；再說，如果使用核子炮，至少也要射擊一分鐘左右，並且還會使附近一帶至少被放射線污染數星期。隊長，牠眞是一隻超級生物！」

莫頓並沒有回答。克維那看到史密斯正在觀察牆壁上的鋸齒狀裂縫，他忽然抬頭說道：

「假使布雷根里奇還活著就好了。沒有冶金學家來說明，我實在看不懂。大家看這個吧！」

說著，史密斯便伸手摸摸裂縫的邊，只見他用手指頭輕輕一捏，一小塊鋼壁就變成了細粉，掉落在地板上。克維那擠開人群。

「我稍微研究過冶金學！」他說。

好幾個人反射性地開始讓路，不久，他就站在史密斯旁邊了。對方凝視著他一會兒。

「你是布雷根里奇的助手嗎？」史密斯忽然衝口問道。

克維那裝著沒有聽到，蹲下來從太空衣裏伸手摸摸堆積在地板上的粉末，隨即站起來說道：

「這並不是奇蹟！各位都知道，像這樣的鐵牢是以電磁鑄造的，原料乃是細微的金屬粉，也就是說，那隻怪貓使用某種特殊的能力，破壞了金屬粉的結合力。培隆斯先生所發現的攝影用動力線在剎那間流出大量電能，就足以解釋這個原因了；亦即怪物先把自己的身體變換爲能量，然後再用其電力衝破鋼牆，沿著走廊潛入機關室！」

意外地，大家都很細心聽他分析。不過，這可能是因爲他們以爲克維那是已死的布雷根里奇的助手之故。這是在任何一艘大船上最容易發生的誤解，因爲大家都沒有時間記住下級技術人員的臉孔。

「事情已演變到這種地步，隊長！」肯特鎭定地開口：「現在，那隻超級生物已經控制了我們的船；牠已經占領了機關室和幾乎是無限的動力，同時，也控制了機械工作室的主要部分！」

這是最簡捷的現狀說明。同時，克維那也能感覺到這段話所帶來的打擊，何況人們的臉上已明顯地露出不安。

一位士官說：

「肯特先生的看法並不正確；怪貓並沒有完全控制住機關室，我們還掌握著司令塔。也就是說，我們能夠對一切機械做總控制。各位是一般乘客，可能對這艘太空船的構造了解得不大詳細；當然，那隻怪物遲早都能切斷這種連接，但是，現在我們仍然能夠在這裏將整個機關室的開關切斷！」

「那麼，到底——」有人喊叫：「爲什麼不馬上動手切斷？而讓一千多個人穿上太空衣呢？」

士官以硬邦邦的口吻回答：

「李斯船長認爲，我們還是在太空衣的力場裏較安全。怪貓可能沒有經歷過五至六G的壓力；倘若果眞如此，只因爲太慌張而把我們各種有利的條件放棄，不是太愚蠢了嗎？」

「哦，其他還有什麼有利的條件？」

莫頓忽然開口道：

「這個由我來回答吧！也就是說，我們認識敵人！不過，我很想立刻對李斯上校所提的假設進行一個實驗！」他回頭望著剛才那位士官說：「很抱歉，能否拜託船長允許我做一個實驗？」

「你自己和他談談如何？可以用船內的傳眞設備連絡；船長在司令塔。」

莫頓很快就回來了。

「培隆斯，我剛才請教李斯船長的結果，他要船內士官兼機關長的你，作爲實驗進行的負責人！」

克維那覺得莫頓的聲音有點焦躁；顯然船長剛才宣佈將由他自己指揮一切的話是當眞的——可能船長又向他重述了一次指揮權的分配問題。有關權限的分配問題，始終都有明確的規定，尤其是在大太空船上；但是，顯然其立案者也無法預知一切的偶發事件。結果，個人的性格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在以往，這艘太空船上的全體人員——包括軍人、幹部及各級工作人員等，全都細心地盡了自己在這艘船上的義務，並甘心成爲這次大調查旅行的背後工作人。但是，不知什麼緣故，軍人始終不大相信科學家的事實；從過去很多太空船上所發生的事故看來，早已成爲一種被公然默認的現象。這種潛在的敵意，往往都在一瞬間表現出來。說實在的，由莫頓擔任他自己所

提議的實驗負責人，應該沒有什麼不當的理由。

培隆斯道：

「隊長，現在我沒有時間聽你詳細說明，請你下命令吧。如果有我無法同意的事，我們再商量吧！」

他很婉轉地放棄了權利。這也難怪，機關長培隆斯本身就是一位第一流的科學家。

莫頓並沒有浪費時間。

「培隆斯先生，」他直截了當地說：「請在通往機關室的四條通道上，各配置五名技術人員；由我負責第一班，肯特負責第二班，史密斯負責第三班，第四班當然是由培隆斯先生負責。我決定使用熱線炮，請你們把各自負責的通道上的門燒掉，根據我剛才所看到的，那些門已全部關閉——牠把自己關在裏面。薛林斯基，你到司令塔去，把推進引擎之外的開關全部連接在主開關上，然後一口氣切斷。此外，加速裝置維持全開，絕對不能使船反加速，知道嗎？」

「我了解！」駕駛薛林斯基敬完禮，就轉身跑向走廊。

莫頓又叫住他：

「如果有任何一種機關又開始發動，請以傳眞裝置向我報告！」

被四位指揮官選擇出來的班員，全部都是戰鬥要員。克維那和其餘數人，則在距離他們約六、七十公尺的地方觀戰。他看著他們把熱線炮搬來，並配置了布幕。在焦慮的等待中，他感覺到一種災難將臨的茫然虛無感；並非他不承認即將開始攻擊的意圖及力量，相反地，他甚至能夠想像到成功時的光景；但是，那是孤注一擲的作法，根本不能預想它會成功。其次則是人員與其知

識的編成問題；由於是以人員的編成爲前提來處理這個事件，致使他只能成爲一個焦慮的旁觀者，只能作消極的批評而已。

耳機傳來莫頓的聲音：

「剛才我已經說過，這只是試驗性的攻擊，並以怪貓走入機關室後，還沒有計劃要做什麼的時間爲前提；趁牠還沒有準備要還擊以前，利用機會殺死牠！不過，除了能夠馬上殺死牠以外，我還有一種假設，那就是機關室的門很牢固，能夠耐得住任何爆炸事故，所以我們至少要花費十五分鐘的時間，才能將那些門燒壞。在這十五分鐘內，我們不能讓怪貓掌握動力。薛林斯基會立刻切斷動力，當然不會切斷推動引擎，因爲它是使用核能爲動力的——我預料牠不敢去動這個。等一會兒，各位就能了解我的意思了，如果順利——」

莫頓突然把聲音提高：

「薛林斯基，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切斷主開關！」

霎時，走廊——可能全太空船都變成一片漆黑。克維那立刻點燃太空衣裏的燈光，其餘的人也跟著點燃。在微弱的燈光反射中，每個人的臉孔看來都既蒼白又緊張。

「發射！」莫頓嚴肅的命令在通話器裏響起。

熱線炮開始振動。從炮口噴出來的熱是使用核能發電的；但是，發射出來的並不是核能熱。那些熱線都噴入硬金屬裏。克維那立刻看到最初的熔融滴拖著長長的尾巴滴下來，然後，其他的

金屬滴也跟著滴下來，終於有大約一打左右的滴流，好像不大情願地流到熱能的通路之外。透明的遮蔽幕漸漸地朦朧，不久，就再也無法看清那些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是偶爾透過模糊的遮蔽幕，可以瞥見門由於本身的熱而發光。火焰呈現地獄的光景，隨著熱線緩緩侵入金屬裏，門彷彿珠寶般閃亮。

經過一段時間，好像再也無法忍受似地，莫頓沙啞著聲音問：

「薛林斯基！」

「還沒有變化！」

莫頓自言自語道：

「唔，牠一定有什麼企圖，絕不會像被貓追到的老鼠一樣，一直呆在那裏——薛林斯基？」

「沒有變化！」

七分、十分……經過了十二分鐘。

「隊長，」薛林斯基的聲音很緊張：「牠發動了發電機！」

克維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肯特的聲音同時在通話器裏響起：

「莫頓，火不能再侵入了；這就是你所預料的嗎？」

莫頓抬頭從銀幕上方看看門的方向；從那個距離，已可以看出金屬門並沒有像剛才那麼白熱化，漸漸地，金屬門變成了紅色，最後又變成冷冷的黑色。

莫頓歎了一口氣。

「暫時就在這裏告一段落。各班人員仍然留在現場警戒通路，熱線炮就讓它放在那裏吧！——各部長請到司令塔集合！」

克維那明白，實驗已經結束了。

5

克維那把資格證明遞給站在司令塔門口的警衛，那個人以懷疑的態度查看一番之後才說：

「可以！不過，這是第一次有四十歲以下的人走到裏面去！請問，你是屬於哪個階級的？」

克維那笑笑說道：

「新科學的一樓房客！」

警衛再度看看證明，還給他時還問：

「情報綜合學？是什麼意思？」

「就是應用整合學！」克維那說著，就從門口走進去。

回頭看看警衛，發覺他還傻傻地目送著自己，克維那不覺莞爾一笑。不過，這個問題很快就從他的腦海中消失。初次進入司令塔的驚訝和興奮，立刻就吸引了他；他仔細地觀察周圍，發覺構造都非常簡潔，重點在龐大的階梯形管制盤；每一層金屬孤線都有六、七十公尺長，由下而上的階梯很陡，除了可以在一樓操作各種裝置外，也可以在一個操作抬上操作，這個操作枱附着於從天花板吊下來的動力起重機前端的接點上。

塔的最下層是排列了大約一百張椅子的禮堂。椅子非常寬大，可容納穿著太空衣的人坐下來。此刻，就有大約二十個人穿著太空衣坐在那裏。克維那選擇了一個不大顯目的位置坐下來。隔了一會兒，莫頓和李斯船長就從司令塔隔壁的船長室走進來了。船長坐下來後，莫頓沒有開場白便立刻進入主題：

「在機關室的機械當中，對那隻怪物最重要的就是發電機；牠可能在我們企圖突破門以前，一直拼命地設法發動它。關於這一點，你們有沒有意見？」

培隆斯道：

「請說明牠是用什麼方法使我們無法突破那些門的？」

克維那回答：

「各位都了解，使用某種電子工程的操作，可以短暫性地使金屬極度强化（變硬），但是，那需要幾噸重的特殊裝置，本船並沒有那種設備！」

肯特回頭看了他一眼，不耐煩地說：

「知道使用何種方法又有什麼用呢？既然使用核子炮也無法突破那些門，不是都完了嗎？只能任憑牠隨心所欲地宰割我們了！」

莫頓搖搖頭道：

「一定有某種方法，所以我才請各位到這裏集合！」隨後即提高聲音叫：「薛林斯基！」

被呼喚的駕駛從吊在空中的操作席探身往下看。他的突然出現使克維那嚇了一跳，他沒有發現操作席上有人。

「有什麼交代？」薛林斯基問。

「開動全部機械！」

薛林斯基立刻巧妙地將操作席移動到主開關的方向，隨後卽愼重地將很大的操縱桿壓下來。

船晃動了一下，發出「嗡——」的聲響，地板也振動了一會兒。等到太空船恢復穩定，機械已進入正常運轉狀態時，雜音也逐漸減弱，地板才變成了微振。

莫頓好像在等待這個時刻。

「從現在開始，請各部門的專家提議處理那隻怪貓的方法！此刻，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專家之間的意見一致；當然，我們並不拒絕可能性的理論，但是，大家應該清楚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現實的對策！」

克維那失望地想，這麼一來，就不需要情報綜合學家了。本不該是這樣，莫頓所需要的是分科科學的一體化，這正是情報綜合學的目的。但是，克維那知道，莫頓可能徵求對策的專家當中一定沒有自己。事實果然如此，他的預料絲毫不差。

兩個小時後，莫頓以略爲茫然的語調說道：

「休息三十分鐘吃午餐吧。還有很重要的工作等著我們，我們必須保持精力！」

克維那回到自己的房間，此刻他不想吃也不想休息；他現在三十一歲，偶爾一餐不吃或一夜不睡也沒有關係。無論如何，在這三十分鐘當中，他必須獲得如何處置目前正主宰著這艘太空船的怪貓的方法。

在科學家們剛才所獲得的決議裏，克維那始終有一種不夠徹底的缺憾感；幾個專家都只說出

一些皮毛的知識而已，只是對一些無法聯想各種概念背後所隱藏的豐富事實的聽衆，表現出他們的專門知識罷了。當然，攻擊計劃並沒有一致性。

克維那忽然感到不安；很可能在這艘船上，唯有年僅三十一歲的自己發現這次的計劃有缺點。自從六個月前坐上這艘船以來，這是頭一次，克維那深深體悟到自從自己服務於情報綜合學研究財團以後，到底產生了多大的變化；他覺得這並不是誇張，過去的教育制度的確都落伍了。不過，他並不以自己所接受的訓練感到驕傲，因爲，創造那種訓練制度的並不是他。無論如何，他成了該財團的畢業生，同時也帶著特殊的任務，成了小獵犬號太空船的一份子；因此，他應該採取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尋找出決定性的解決方策，接著便使用一切手段，促使各部門首腦了解他所提出的方案的優點。

問題是，他還有情報不足的困擾。於是，克維那決定採取最簡捷的方法，使用船內的傳眞設備，請各情報部門負責人供給情報。

接電話的大部分是各部門的職員，每次克維那自我介紹時，都先說自己是部長，這個事實發揮了很大的效果；下級科學家們都能坦誠地接受他的地位，同時採取協助的態度。不過，當然也有例外的，那就是「沒有得到上司的許可，恕我無法奉告！」其中也有一人——就是史密斯部長親自跟他通話，並提供他所需要的專門情報。此外，也有一位部長很誠懇地拒絕了他，並表示等怪貓的事件處理完畢後，才能提供情報。克維那最後聯絡的是化學部門，他暗地希望不是部長本身來接電話——同時，他也想像著代理部長的人會說：「那麼你把所需要的資料告訴我好了！」

但是，出乎意料的，電話的那一端竟然立刻傳來肯特的聲音。

化學部長以不耐煩的態度聽完克維那所說的話，突然插口道：

「你所需要的資料請依照正式的手續向本部門申請；不過，有關那隻怪貓的調查結果，可能還要好幾個月以後才能送到你那裏，因爲資料還沒有審核結束！」

克維那堅持道：

「肯特先生，能否請你開例，現在馬上告訴我有關這個行星大氣定量分析的報告？這一點跟剛才開會所決定的計劃有極密切的關係，很抱歉我無法在這裏詳細說明，不過，無論如何——」

肯特沒有聽他說完。

「你知道嗎？」聲音裏有嘲諷的意味。「紙上談兵的階段已經過去了，你好像還沒有清楚認識我們所面臨的危險；如果弄得不好，你我的生命都有危險，這不是訓練腦筋的問題。好了，如果你聽懂了，希望你在十年內不要再來打擾我！」

聽到肯特切斷通話「咔」的聲音，克維那被侮辱得臉都漲紅了。楞了一會兒，他才難過地微微一笑，繼續未完的工作。

他要做的是或然性圖表。他在圖表裏用各種記號把資料表示出來；例如這個行星的火山灰含有量、從各種種子的調查中所獲得的植物生活環、以植物爲主食的動物們所需要的消化器官種類、以及以吃某種植物爲主食的動物身體構造種類等。

爲了爭取時間，克維那只在圖表上作記號，因而很快就完成了。那是一份很複雜的圖表，對於情報綜合學的門外漢來說，可能十分困難，但是，克維那却一目了然。在緊急狀態下，這種圖表最足以表示出不應忽視的可能性及解決方法來，至少，克維那本人如此認爲。最後，在綜合性

的勸告欄下面，克維那如此記載：

「無論採取何種解決途徑，都必須設置安全瓣！」

他將圖表拷貝了四份，便逕自走到數學部去。跟平常不一樣，門口設了警衞，這可能是爲了預防怪貓的襲擊所採取的對策。他要求會見莫頓，但是被拒絕了，於是，克維那就要求和秘書見面。終於有一位年輕的男人從另一個房間出現，他很懇切地接過圖表，說道：「我會盡可能讓莫頓隊長過目！」

克維那不悅地說：

「你所說的話我以前就聽過了，假如莫頓沒有看到這個圖表，我會要求開個查問委員會！我很懷疑上次送到這個辦公室的報告書的處理方法，假如這一次也和上次一樣，我絕不會罷休！」

那位秘書的年紀大概比克維那大五歲，雖然很冷靜，但是態度似乎過於冷漠了。他向克維那鞠躬，露出冷冷的笑容。

「隊長非常忙碌，每個部門都爭先提供意見來，也有一些部門老是炫耀他們悠久的歷史和不勝枚舉的業績，所以，歷史比較短的新科學或——」他有點難以啟齒地說：「——年輕人的立場較不利！」接著又聳聳肩道：「不過，無論如何，我會向隊長提起你的圖表，請放心！」

克維那說：

「那麼，就讓他看看『勸告項』好了，占據他太多的時間也不好！」

「我會轉告他的！」

接著，克維那走向李斯船長的房間。船長禮貌地請他進去，一直聽完他的說明才看看圖表，

然後搖搖頭道：

「我們軍人，」語調相當嚴肅：「行政方針和你們有點不同，那就是我們會冒著某種程度的危險去達成目的，和你認爲最後還是釋放那隻怪貓的賢明提案是相對立的。因爲，我們無法默許有智慧的生物對武裝的太空船採取敵對的行動；以我的信條來說，敵人採取這樣的行動，就應該先預想到後果！」船長臉上浮現冷漠的微笑：「那就是死亡！」

克維那心想，只怕他所謂的死亡，就是這些對異常危險無法採取通融態度的執拗者的命運。他還想辯說自己並非眞的要讓怪貓逃走，但是，在他還沒有開口以前，船長已經先站起來了。

「那麼，請你回去吧！」說著，就把一位士官叫進來：「送克維那先生回去！」

克維那難過地悶聲道：「不必了，我知道出口在哪裏！」

當走廊裏只剩下他孤單一人時，克維那看看手錶，再過五分鐘就要做最後的衝刺了。

他心情鬱悶地走向司令塔。當他坐下來時，大部分的人都已經就座。一分鐘後，莫頓和李斯併肩進入，會議又開始了。

莫頓神情緊張地在衆人面前來回走動。平時梳得十分光潔的頭髮，此刻已經散亂；稜線分明的臉龐有點蒼白；原本就顯得意志堅强的下顎，這時候看來似乎格外清晰。他忽然停下來，開始以清晰而嚴肅的聲音說話：

「爲了要確認這次計劃能夠保持緊密的聯絡，請各位按照順序說明各人在制服怪貓行動中的任務——從培隆斯先生開始吧！」

培隆斯站了起來。他並不是大個子，但是看來相當魁梧，這可能是由於他的態度充滿自信的

緣故。他和別人一樣，只具有專門知識而已，而且，因爲工作性質的關係，可能比這個房間裏的任何人都不需要情報綜合學，但他的確是有關引擎和引擎歷史的權威。根據履歷上的資料——克維那已經仔細調查過——培隆斯曾經在十個以上的行星上，研究過機械發展史，對於有關工程的基本問題，可能沒有不知道的事。因此，只要給他一個此類的話題，他可能說一千個小時都說不完。

培隆斯說道：

「我在司令塔設置了繼動器，使一切引擎都能週期性地開動和停止，擋器掣子每秒約以一百公尺的比例活動，結果，當然有可能會產生多種類的振動。由於這種振動，說不定會有一個或者更多的機械分解，這就跟軍隊步伐整齊地過橋所造成的情形原理相同。各位應該能了解！不過，我個人深信絕不會因此而發生任何故障，因爲我們的目的很簡單，只是要阻止怪物的妨碍，突破那些門！」

「接著請瓦里先生——」莫頓說。

瓦里慢慢地站起來，一副好像對於這種陳述方式感到很無聊而快要睡着的樣子。但是，根據克維那的判斷，他的目的只是要讓別人以爲他笨笨的，其實是故意裝的。瓦里是通訊技術部長，在他的人事資料裏，記載著他研修過一切有關專門範圍的學問；假如他的學位能證明他的博學，那麼，他將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更具有正統派的學歷。他終於開口，像往常一樣，口氣極爲悠閒。克維那發覺，瓦里的悠閒語氣具有鬆懈神經緊張的作用；只一會兒光景，衆人不安的神情便消失了，紛紛背靠在椅子上聽他說話。

瓦里說：

「我的部門負責組合電磁波遮蔽幕，這是應用反射原理，打算在我們進入機關室後，就使用遮蔽幕把怪貓送出來的電磁波反射回去，同時使用移動式的放射杯，利用多餘的能量來攻擊對方。我相信，即使怪貓的神經是絕緣體，其對於能量的受容量也有限界！」

「薛林斯基！」莫頓說。

主任駕駛在克維那把視線移到他身上之前，就已經站起來了，好像早就預料到莫頓會叫他似的，動作敏捷。克維那好奇地觀察薛林斯基，發覺他的眼睛令人驚訝地藍，而且炯炯有神，個子瘦瘦地，面孔細長，但是身材精悍。根據資料所載，薛林斯基的學歷不高，但是具有能夠充分補充不足的鎮定、快如閃電般的反射神經，以及正確作業的持久力。

「對於這一次計劃，我的印象是必須累積攻擊，直到怪貓已經無法忍受時，仍然以持續的攻擊更讓牠覺得困擾、混亂，等到這種混亂到達頂點時，我就按下反加速開關。根據隊長及天文學部長的意見，那隻怪貓可能完全沒有反加速控制的知識，因爲那是恒星間飛行的科學所產生的，不可能經由其他的過程發展出來；怪貓可能會受到最初的反加速效果——各位可能還記得初次經驗時，彷彿被拖進洞裏的感覺吧——我想，牠一定會不知所措！」

莫頓說道：

「接著是割田！」

「現在，我只能做一點激勵各位的工作！」考古學家誠懇地說：「根據我的假設，那隻怪貓具有文明初期型罪犯的一切特質。史密斯認爲牠的科學知識程度是無法理解的；這也意味著我們

的攻擊對象，並不是那個死城居民的後裔，而是這個行星目前的居民。我們並且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怪貓可能是不死的。這一點可以從牠能同時呼吸氧及氯，甚至兩者都不需要的現象來證明——從牠的能力也可以得到部份的證明。不過，這種不死本身並不值得害怕，我猜想牠可能在該行星文明的某一個時期出生，但是後來却急劇地退化，因此，牠的大部分觀念，也只限於那個時代的記憶而已。牠具有控制能量的能力，但是却在初次上船時，就在升降梯裏喪失了自制力；肯特給牠食物時，牠再度動了感情，因而不得不暴露牠有防禦超音波槍的能力；在數小時前的大屠殺裏，牠却打了個很大的敗仗。根據上述各種紀錄所顯示，那隻怪貓必定是極度自我中心的原始性低級狡智動物，而且，很可能對於自己的肉體機能幾乎無法從科學上去了解；同時，對於面臨巨大的組織性敵人，也沒有多少認識。

假如怪貓是古代的日爾曼士兵，而且情勢是一對一，對於年老的羅馬學者，牠可能擁有優越感，但是，不可否認的，羅馬偉大的文明，仍然使得當時的日爾曼人害怕。這也就是說，我們的對象是原始人，當原始人離開他原來的居住環境，進入一個很遠的宇宙空間時，我認爲唯有積極的攻擊才能獲勝。」

莫頓站起來，嚴肅的表情裏浸透著一種不自然的笑容：

「我原本預定以割田剛才的鼓勵爲動機，立刻着手攻擊。後來，在剛才的休息時間裏，我接到了一位青年的意見資料；對於這位青年所代表的科學部門，我也不大清楚。不過，從他能夠被選爲本船乘客的事實看來，我認爲他的意見應該值得遵重；他確信對這個問題有解決方案，因而不但來找我，也拜訪了李斯船長。船長和我商量的結果，決定給予那位青年——克維那先生幾分

鐘的時間發言，說明他的解決方法，讓各位做個公平的判斷！」

克維那站起來，他覺得自己的雙腿有點發抖：

「我在情報綜合學研究財團裏學習過，在任何一門科學的較深入層面裏，經常都可以看到其背面所隱藏的和其他各科學問的複雜關係；當然這並不是新的觀念，不過，只是口頭說出某種想法，和實際應用的差距確實很大。對各位而言，放置在我的學部室裏的設備，可能都是新奇而又優秀的教育機器，只可惜我現在沒有時間多做說明。現在我要說的是，一個受過那些機器及各種技術教育的人，將如何解決怪貓的問題。

起先，我認爲各位所說的一切提案，其實都只限於事實的皮毛；如果我們需要的是理論，那麼確實已經很充足了，但是它並不徹底。現在，我們對於怪貓的背景已有充分的資料，可以相當正確地想像出牠是什麼樣的動物。依我所想，在一千八百年前，這個行星上的耐寒性植物所接受的陽光，忽然開始在某個頻率帶裏衰減，原因是大氣中突然飄浮著大量的火山灰之故。結果，很可能只是一個晚上的時間，大部分的植物就枯死了。昨天，到「死都」周圍一百公里附近空中探查的小艇，曾經發現和地球上的鹿相同大小、但是智能可能較高的動物；由於牠們非常胆怯，無法擄獲，不得已只好將牠們射殺，交由生物學部門進行分析工作；結果，發現屍體裏的含鉀量，幾乎是以與人體相似的生化狀態存在。此外就沒有再發現其他的動物了。根據推測，這些動物很可能就是怪貓的鉀源之一。在這些動物屍首的胃裏，我們找到了各個消化階段中的植物碎片，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推想出由植物、草食動物及肉食動物形成的生活環；很可能在植物枯死的同時，以植物爲主食的動物也以相同的比例餓死了；也就是說，在一個晚上當中，那種怪貓的食物來

源就滅絕了。」

克維那瞄了一眼聽衆，除了一個人以外，大家都熱心地看著他；那個人就是肯特，他正以焦慮不安的神情坐著，彷佛在想其他的事情。

克維那迅速地接下去說：

「在銀河系裏，某種生物完全依賴一種食物的例子很多，不過，支配一個行星的高等生物會這麼偏食的例子，我倒是初次看到。我想，這種怪貓似乎不曾想到食物的栽培或繁殖問題，牠們缺乏這種洞察力的事實太令人無法相信了，而沒有將這個因素計算在內的說明，當然也無法滿足我們！」

克維那停頓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沒有看任何的推論資料，因爲這些需要各負責部門再度詳細的審核，而所需的時間太長了；情況不允許他等待下去。以他的立場來說，沒有根據的資料當然不能寫在圖表上。爲節省時間，克維那很快地下結論：

「我們無法逃避的事實是，那隻野貓並非那個『死都』的建造者或後裔；事實上，牠和牠的同類只不過是建造者的實驗物而已。

那麼，那些建造者到底怎麼了呢？關於這一點，我們目前只能臆測，很可能是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一個核子戰爭中完全滅亡，整個城市因而大部分崩潰；同時使得此後的一千數百年間，整個行星的大氣層中，都彌漫著足以遮蔽太陽光的大量火山灰。這個事實的意義十分深刻，因爲我們人類也曾經感情用事，差一點就做出相同的蠢事。所以，我們也沒有資格批判這個行星的統治者。不過，這個事實又帶來了什麼呢？」

克維那再度深呼吸，並迅速地接下去說：

「假如那隻怪貓是死都的建造者，我們可能已經完全掌握有關牠的能力的全部證據，完全了解敵人的眞面目。但是，牠並不是建造者，因此，我們現在就如同是和一個連自己的能力也不甚了解的敵人決鬥；敵人在被迫或受到强大的壓力時，很可能反而會因此促使牠發現本身一直潛藏著的破壞能力，或者是控制機械的能力——所以，我們必須給予牠逃亡的機會；只要能夠把牠趕到太空船外，我們就能夠毫無拘束地對付牠了！完畢，謝謝各位聆聽！」

莫頓環顧大家一會兒，問道：

「那麼，各位認爲如何呢？」

肯特立刻很不高興地說：

「我眞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明，什麼可能性囉，預測啦，簡直就像是在說夢話一樣！假如這就是所謂的情報綜合學，我實在一點都不感興趣！」

史密斯的聲音較沈重：

「除非能夠調查那隻怪貓的身體構造，否則我無法接受這樣的說明！」

物理學部長豐・克羅森說：

「我認爲卽使調查了那隻怪貓的身體構造，也不見得就能夠證明牠是實驗動物；克維那先生的分析相當特殊，但是似乎沒有什麼用處！」

割田的態度比較愼重：

「如果能夠繼續調查那個死都，也許眞的能證明克維那先生的理論。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

否定他的循環史觀，只是，我認爲實驗性的動物智能，確實容易反映敎育該動物的實驗者的心理狀態和信仰！」

機關長培隆斯道：

「目前，下面的機械工作室裏還有一艘救生艇，已經拆除了一半，但是也因此一直占據了一個船塢。我認爲爲了要給予那隻怪貓一艘救生艇所花的時間，很可能和計劃中的總攻擊所需要的時間一樣；當然，假如攻擊失敗，我們可以考慮犧牲一艘救生艇。此外，機關室裏沒有自動門，怪貓要如何把救生艇帶出船外呢？」

莫頓轉身望著克維那。

「對於這一點，你能夠回答嗎？」

克維那回答：

「機關室旁邊的走廊一端有一扇自動門，我們可以使怪貓接近那扇門！」

李斯船長站起來說：

「剛才我也向克維那先生說過，我們軍人會以更大胆的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當然，我們也了解可能會有死傷。我相信培隆斯會讚同我的意見；其餘的策略，等這一次的攻擊失敗後再考慮。克維那先生，我很感謝你的分析，不過，現在得先行動！」

這是命令，在場的人全部都站了起來。

6

在機關室隔壁的巨大機械工作室裏，夸爾正聚精會神地工作著；工作室的照明輝煌。大部分記憶已經恢復，那是建造者們教牠的技術，包括適應新型機械和特殊狀況的能力。

現在，夸爾迅速地修理著救生艇，牠已經發現了逃離這艘太空船的重要性。這麼一來，牠就可以回到故鄉的行星上找尋同族的夸爾，將自己所想出來的技術敎給同伴；如此，宇宙間將再也無人能抵擋牠們，牠們必定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牠已經這樣決定，但是，仍然有點捨不得離開這艘太空船，因爲，牠不相信自己留在這裏會有危險。牠已經調查過機械工作室的動力源，並回憶出過去所發生的事，所以無法相信兩足動物擁有能勝過牠的武器或裝備。

牠在矛盾中繼續工作。好不容易完成時，牠才鬆了一口氣。看看整艘救生艇，牠才發覺自己完成了規模龐大的修理工程，只需要再把想運回故鄉行星的工具及儀器搬上救生艇就行了。然後呢？——要離開這裏？或者繼續挑戰？聽到人們逐漸接近的聲音，夸爾心裏非常不安。然後，牠感覺到引擎轟轟的聲音突然發生變化，變成有韻律而且斷斷續續的噪音，頻率較原來不斷跳動的聲音更高。這種聲音尖銳刺激夸爾的神經，使牠全身失去力氣。於是，牠努力集中意志，想要使

自己的身體適應那種音波的頻率。在即將成功的刹那，新的變化又阻碍了牠。那是兩足動物在攻擊機關室的門，從熱線炮的炮口射出熱線時，會產生驚人的咆哮聲。在這一刻令夸爾感到困擾的是，應該向熱線炮挑戰？或者繼續抵抗引擎的頻率？牠心裏明白，自己無法同時對付兩者。

然後，牠決定專心致力於逃亡。牠動員全身的肌肉，將所需的工具、機器及儀器一一抬起來，放進救生艇的空餘地方。搬運工作結束後，牠就站在救生艇門口，開始進行最後第二項工作。牠知道，每一道門都集中了六台熱線炮，熱線正逐漸而確實地侵入數公分厚的門內，門不久就會崩潰。夸爾猶豫了一會兒，決定將自己抵抗熱能的力量全部收回，然後將精神集中於全長十五公尺的救生艇前方的太空船壁。從發電機流進牠體內的電流激增，使得牠的身體稍稍畏縮，然後，牠使用耳朵捲鬚的振動，將體內驚人的熱能送回船壁。彷彿被拷打般，夸爾突然全身發抖，牠想，可能已經到達自己處理熱能的能力限界了。

經過一番努力，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太空船壁絲毫沒有破損的現象。那是非常堅硬的金屬，夸爾從未見過那麼頑強的東西，雖然同樣是由一個原子所形成的分子，却呈現異常的排列方式——可能是使用不同密度的原則，使之發揮特殊的凝聚效果。

聽到機關室的門「砰」地一聲崩潰，走廊裏立刻響起一陣歡呼聲。熱線炮的車輪繼續前進，熱能立刻毫無阻碍地射出去。機關室的地板發出咻咻的悲鳴。接著，那種強烈而又可怕的聲音便逐漸逼近。夸爾知道，大約再經過一分鐘，兩足動物便會燒掉隔著機關室和機械工作室的薄門。

然而，在那瞬間，夸爾還是勝利了；牠感到始終頑强抵抗著牠的合金已產生變化，整個船壁已失去以往堅固的凝聚力；外觀雖然還維持原狀，但是實質上已完全崩潰；因爲，從牠體內流出

的熱能已能完全沒有阻碍地穿透船壁。牠繼續凝神片刻後，便滿足地發出一聲勝利的吼叫，隨即跳進修好的救生艇，迅速操作門桿，將救生艇的門關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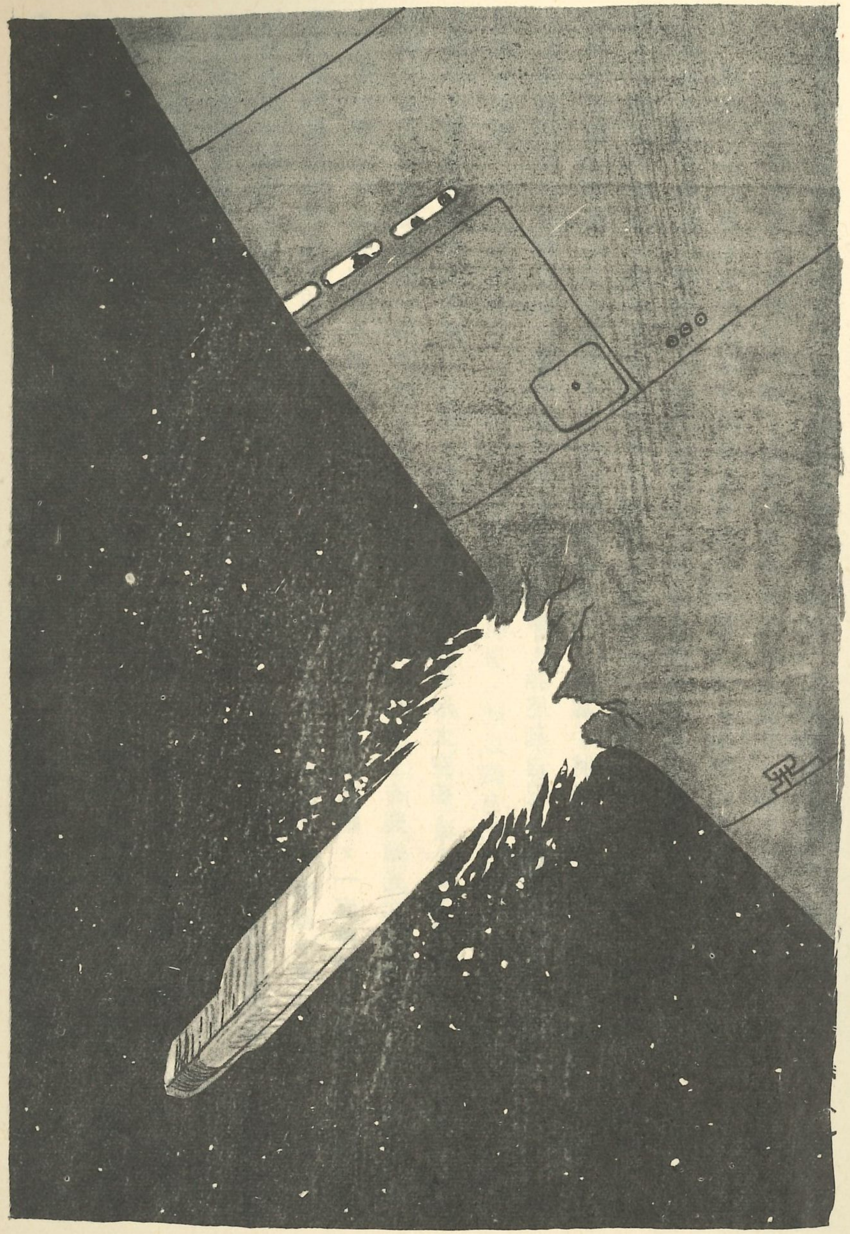
帶著官能上的喜悅，夸爾輕輕地以觸手握著推進裝置，引擎立刻發動。然後，救生艇便向厚厚的船壁衝去。艇首碰到船壁的瞬間，船壁卽變成閃亮的粉末，如雨般散落。接著，夸爾感到一陣由小小的阻礙所產生的動搖，那是爲了排開金屬粉末的重量，致使艇速稍減的結果。突破這一切之後，救生艇便毫無阻碍地奔出宇宙空間了。

經過幾秒鐘，夸爾突然發覺自己的脫離方向與太空船的行駛方向正好成直角，亦卽太空船還在旁邊，牠仍然可以看到那個剛剛脫離的凹凸不平的洞，以及擁擠在那裏穿著太空衣的兩足動物。漸漸地，那些以極明亮的照明爲背景的黑影，也隨著船身的逐漸變小，終而模糊、消失，只剩下從太空船側的幾個窗戶透出來的閃光點點。

夸爾決定儘快脫離，便將管制盤轉向九十度，同時加到全速，如此大約經過一分鐘後，牠的航行方向便和太空船在過去數小時內的航行方向相反了。

牠看看背後，巨大的球形太空船正迅速地收縮，一個個明亮的船窗已無法辨別。相反的，夸爾很快就發現正前方有一個小而朦朧的光球——那是故鄉的太陽。不久，牠將要和同伴一起在那裏完成行星間的太空船，然後去尋找居住在各行星上的生物們。想到這裏，夸爾因爲責任重大而感到有點害怕。再度回頭看看背後，球形的太空船已變成龐大宇宙空間裏的一個小小光點。突然，光點閃動了一下便熄滅了。

那一瞬間，夸爾吃了一驚，因爲，牠感到光點在消失之前好像振動了一下。可是，牠什麼都



沒有看見。牠不安地想著，太空船很可能是熄掉了燈光，在黑暗中跟踪自己，因而在降落之前，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在焦慮不安中，牠再度看看前面的觀測銀幕。此刻，夸爾狼狽萬分，原來應該愈來愈靠近的太陽，反而愈來愈小了，並且在牠的凝視中，迅速地變成黑暗虛空中的一個針頭，然後消失掉。

淒冷的恐怖感瞬即貫穿夸爾全身。牠呆呆觀望著眼前的空間，在幾分鐘內，內心只有一個深切的渴望，渴望適才那唯一的目標會再度出現。然而，這兒看到的只有遙遠的星光，以及鑲在無邊無際的黑色天鵝絨上的小小光點。

不，等一等，其中有一個光點逐漸大起來了。夸爾睜大了眼睛，一直凝視著那個愈來愈大的光點；光點在遠方變成一個光球，並續續擴大。忽然，光球上有幾道光在閃動，夸爾終於看清那是從許多船窗射出來的光線；不錯，就是那艘巨大的球形太空船——也就是在數分鐘前消失於背後的太空船。

在那瞬間，夸爾已無法體會自己發生了什麼事；牠感到自己的心如車輪般不斷旋轉著，幻滅的痛苦使牠如怒獸般目眥盡裂；牠發狂般地跳起來，用觸手將堆積在狹窄的艇內的珍貴儀器抓起來，又奮力扔出去，然後用前肢把救生艇的外殼搗碎。瞬間的理智之光告訴牠，牠已無法逃至安全圈外，核子炮的攻擊將在下一刻毀滅牠，而那是牠所無法抵抗的。

然後，自己身上的主要器官將輕易地發生細胞分解，迅速地放出所有的原形質。

夸爾傲慢地發出最後的吼聲，這個吼聲使得牠唇齒扭曲，觸手也強烈地晃動起來。隨後，牠感到自己的戰鬥力已完全消失，整個身體突然砰地一聲崩倒在地板上。就這樣，長久以來始終兇

暴不渝的一生便結束了，死神已悄悄來訪。

※ ※ ※

李斯船長並沒有冒險，炮擊一結束，太空船立刻接近救生艇的殘骸。搜索隊所能看到的，僅只是到處飄浮著的金屬塊碎片，以及曾經是夸爾身體的殘骸而已。

「可憐的怪貓！」莫頓說：「當牠發現自己的太陽消失，而我們却出現在牠的眼前時，牠有什麼感想呢？那隻怪貓完全不了解反加速裝置，當然也不知道普通要費四個小時的減速我們却可以完全省略，而在瞬間停止於太空中。牠更不會知道，牠以爲自己的救生艇在逐漸往自己的行星接近，其實是反而愈來愈遠，因而當我們突然停止時，牠的救生艇便已經追過了我們，其後，我們才跟踪牠，一直到接近射程距離。牠一定無法想像我們是如何代替牠的太陽的；牠可能會認爲，整個宇宙太空都顛倒了！」

克維那以極複雜的心情聽完這段話，覺得一切的事情突然都變得朦朧，失去了形態，融入黑暗中。已經沒有人能正確記起那瞬間的感覺；他們剛才所遭遇的危險，彷彿已經是遠古時候所發生的事了。

「不要再同情對方了！」肯特說：「我們還有工作——就是將那個令人厭惡的世界中，所有的怪貓全部殺死！」

割田喃喃開口，他的聲音顯得格外鎮定：

「那很簡單，終究牠們只是原始人而已！我們一降落，牠們就會集中，想要使我們上當！」

然後割田轉向克維那，以親熱的語調說：「我已經能夠了解這位年輕人的『野獸觀』，而且到現在我仍然相信它，怎麼樣？克維那先生？」

「我想把那種想法再推進一步，」克維那說：「我認為身為歷史家的你也會同意，任何企圖絕滅某個種族的嘗試，始終沒有成功的前例！我個人認為，我們不應忘記的問題是，怪貓襲擊我們的原因，是由於飢餓引起的；很顯然的，那個行星上已經沒有那個種族賴以生存下去的資源。其次，怪貓的同胞們並不認識我們，所以並不可怕，那麼，我們又何必耗費時間去攻擊牠們呢？讓牠們自己餓死，不是挺好的嗎？」

7

演講與討論

什麼叫做情報綜合學？

那是

將一個領域的知識，和其他領域的知識，

正確而有秩序地連接的科學。

那是

加速吸收知識的過程，

並提供有效活用學習過的知識之技術。

期待您的出席。

演講人　艾里特・克維那

地點　情報綜合學部室

日期　第一年七月九日一五五〇時（註）

（註）在小獵犬號太空船上，採用一小時爲一百分鐘，一天爲二十小時的星際時間；一週十天，三十天一個月，三百六十天爲一年。沒有星期幾的稱呼，日期是以出發的那一刻開始算的數字來表示。

※　※　※

克維那將這張海報掛在大致已經貼滿了各式海報的佈告板上，隨即退後兩步來欣賞自己的傑作。佈告欄上還有八種演講、三部電影、四部幻燈片、九個討論會及幾種運動比賽的海報，競賽十分激烈。而可能有很多人喜愛在自己的房間裏讀書，或者幾個較談得來的朋友聚集在一起；此外，還有六個酒吧及餐廳——這些活動，全部計劃着有客滿的參加者。

不過，克維那仍然確信自己的海報能吸引人；他的海報和其他的不同，那是大約一公分厚的紙板，文字是使用影子的效果，由裏層向表面射出來的。還有使用光電池所做的薄如紙般的色彩圓盤，由於利用了磁力使之旋轉，因而能夠放出七彩的光源。此外，不但每一個文字或每一次出現的文字都有色彩變化，放射出來的彩光頻率，也由於磁力的因素，隨時都有微妙的變化，不會有同樣的色彩出現。

在四個幽暗的海報當中，他的海報就像是霓虹燈一樣顯目，的確非常引人注目。克維那愉快地走向大餐廳，在進入餐廳前，一個站在門旁的人遞給他一張卡片。由於好奇，克維那看了一下。

選肯特當隊長！

葛萊格里・肯特是船內最大科學部門的代表人，同時也是其他部門最好的協助者。能夠了解科學同伴們的問題，並且擁有一顆溫暖的心的就是肯特。您應該記得，目前統帥這艘太空船——統帥者一百八十名軍人和八百零四名科學家的人，乃是在我們出發之前，由於行政上的方便選出來的。我們必須改善這種狀況，因爲，我們有權利擁有眞正的民主代表。

政見發表會

第一年七月九日一五〇〇時開始

選肯特當隊長

※　※　※

克維那把卡片塞進口袋裏，大步走進燈火明亮的餐廳。心裏一面想著，像肯特那種感情用事的人，似乎根本沒有考慮到，將一個集團分裂成兩個相對立的派別，在長期間後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在以往兩百年間的恒星間遠征隊當中，所以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沒有回去，其原由也只能從返回的宇宙船中所發生的事情來類推，此外別無他法。而根據這種類推所得的記錄，主要的原因是隊員間不和睦；由於對目的地意見的强烈衝突，導致分派的結果，而這種情形大部分都隨著遠征時間的比例愈趨嚴重。選舉制度就是針對這種情形所做的一大嘗試及改革，因爲人們不喜歡被上級指派的指揮官所束縛，因而不允許採用選舉制度來緩衝。終究，太空船並非一個小國家

，一旦出發後，就再也無法補充死傷者的缺額；面臨各種危機時，人力的支援也有限。

克維那不禁爲可能發生的危險皺皺眉，同時，也因爲肯特的政見發表會和自己的演講時間衝突，覺得很不愉快。他走到自己的餐桌去，餐廳裏十分擁擠，這個星期分配到和他同桌的三人已經都開始吃飯了，他們分別是從各部門來的年輕科學家。

他一坐下來，其中一人立刻主動地向他搭訕：

「如何？今天要提出何人作爲女性裁判？」

克維那直爽地笑笑，但是立刻發現對方並不完全是在開玩笑。船上年輕人的交談，最後的話題都一樣，不是女人就是性。在這個完全是男性的遠征隊裏，有關性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在主食裏滲些藥物，利用化學的方式來解決。但是，解決了肉體上的欲求，情緒方面的問題却始終不得解決。

沒有人回答剛才的問題。化學部的部員卡爾·雷尼遜皺著眉看看剛才說話的人，然後轉向克維那問道：

「克維那，有關這一次的選擧，你如何決定？」

「我會投出神聖的一票！」克維那回答：「不過，今天早上亞里生所提的有關金髮的問題——」

雷尼遜立刻執拗地插嘴：

「到底，你要投肯特的票嗎？」

克維那滿臉笑容地回答：

「我還沒有考慮好，大概還有兩個月的時間，不是嗎？莫頓到底哪裏不好？」

「他是政府任命的人！」

「是嗎？你我也都是呀！」

「莫頓只不過是一位數學家，並不是眞正的科學家！」

「哦，那我就不清楚了，我一直妄想著數學家就是科學家！」

「的確如此，表面上的類似會產生妄想！」雷尼遜一副硬要將自己的想法推銷出來的姿態。他是個身體結實而稍嫌呆板的人，由於以爲已經能夠說服對方，因而自信地將身體向前傾。「我們科學家必須要團結。想想看，船上有那麼多的科學家，他們却將一個專門玩弄抽象概念的人强迫推銷給我們，那個沒有接受過處理現實問題訓練的人！」

「那就怪了，我一直以爲莫頓很巧妙地處理各學術部門的問題！」

「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也能解決！」雷尼遜不悅地說。

剛剛坐下來時，克維那便按下了所選的食物按鈕。這時候，他所點的食物已經從餐桌中央的垂直輸送帶出現了。他抽動鼻子並說道：

「哦，是化學部直接送來的木屑牛排，味道眞香。問題在於他們是否像選擧活動一樣，努力將那些從怪貓所居住的行星上帶來的灌木屑，做成像地球上所生產的眞正牛排那樣營養豐富！」克維那稍稍抬手，堵住對方卽將說出來的話。「不，你不必回答。我並不想對肯特先生的部門產生幻滅感，雖然我不大喜歡該部門部屬的言行擧動。其實，我曾經如同卡片上所提及的特點，要求他的協助，可是，他的回答却是要求我十年後再去，你們說，好不好笑？當時，他大概把選擧

的事情搞忘了。這一次，他又故意在我想要演講的晚上，提出政見發表會，不是有意跟我過不去嗎？」說完要說的話，克維那便低頭開始進食。

「比起政見發表會，你的演講根本就微不足道！我們討論的是政治問題，和這艘太空船上的全體人員都有密切的關係，包括你在內！」雷尼遜一副怒不可遏的神情繼續說：「克維那，你不了解他，就不應該隨便批評他；肯特絕對不會忘記朋友！」

「是啊，他只是不理會他不喜歡的人而已！」克維那聽夠了似地聳聳肩道：「卡爾・雷尼遜，我認爲肯特一個人便足以代表現代文明的破壞要素。根據割田先生的循環史觀，我們現在正處於文明的多季階段，有機會，我眞想請他說明得更詳細些……不過，無論如何，我都可以向你保證，肯特的民主化運動必定是這個多季階段的最壞病例！」

如果可能，克維那很想告訴對方，他所以搭乘這艘太空船，爲的就是要防止這種不幸事件發生。當然他並沒有說出來。因爲在以往的遠征裏，有很多莫名的災難就是由於部員之間的反目招致的。因此，探險船上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情報綜合學者的實驗對象，包括選舉、指揮權的分立及若干小小的改革等，以期盡可能減少人類在宇宙空間裏進出的犧牲者。

雷尼遜露出了冷笑。

「你們聽到這位年輕哲學家所說的話沒有？」他以極冷酷的語氣說道：「我警告你，克維那先生，如果你稍稍顧慮到自己的安全問題，我勸你最好投肯特的票！」

克維那抑壓著憤怒說道：

「那是什麼意思？——想要減少我的木屑量？那麼，我也來競選隊長好了；只要能夠得到三

十歲上下的人支持就夠啦，不論是三比一或四比一的比例，反正都比老年人的票數多；既然稱呼爲民主主義，就應該按照比例來裁定當選人！」

雷尼遜已稍微恢復了冷靜。

「你犯了很大錯誤，克維那先生，要不了多久你就會明白！」

之後，大家都沈默地進食。

※　※　※

第二天晚上，到了一五〇〇時的前五分鐘，克維那才體悟到自己的宣傳海報可能徒勞無功。他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猜測著可能是肯特命令自己的黨羽，不要去參加不支持自己的人發表演講。可是，即使化學部長眞的擁有多數票，也應該有二、三百個無關的人啊！克維那不禁想起在小獵犬號出發前夕，那位敎過他情報綜合學的政府高級長官向他說的話：

「你要留在小獵犬號並不容易。情報綜合學是強調在學習和觀念上都必須常做新的嘗試。年紀較長的人可能會本能地向你挑戰，同時，接受傳統式教育的年輕人也會反對你，因爲你就像是在向他們宣告，他們辛辛苦苦學會的技術已經落伍了。雖然你也只是初次將學習過的理論拿出來實際應用，但是，如果你能將『改變觀念』視爲訓練的一部分來接受，這就是你和別人不同的地方……無論如何，你必須擁有讓別人認爲你的意見經常都是正確的實績之後，一旦遇到問題，人們才會聽你的話，這一點你千萬要記住！」

到了一五〇〇時，克維那才到兩個社交室和中央走廊去，將自己海報上的演講時間改爲一七

〇〇時。到了一七〇〇時，再改爲一七五〇時，然後再改爲一八〇〇時。「應該快來了吧！」他這樣對自己說：「政見發表會總有結束的時候，其餘的演講，也頂多兩個小時就會結束了！」

到了一八〇〇時的前五分鐘，走廊裏終於傳來有人緩緩走近的脚步聲。脚步聲來到門口却突然停頓，然後，克維那聽到有一個人說：

「是在這裏，不會錯的！」

不知道有什麼好笑的，兩個人在那裏吃吃地笑著，過了一會兒才走進房門。克維那也猶豫了一會兒，才輕輕地向兩人點了個頭。打從遠征的第一天開始，克維那就開始記住船內一切人的臉孔、聲音及名字——將一切能了解的事都記起來。可惜，由於對象太多，他的這個工作尚未結束。不過，他記得這兩個人都是化學部的部員。

克維那機警地凝視著那兩個人；他們一面往裏走，一面參觀排列整齊的教學儀器，好像心裏有什麼企圖，顯得非常愉快。好不容易，他們終於坐上了椅子，其中一人還故意很有禮貌地問：

「什麼時候開始演講？克維那先生。」

克維那看看手錶才回答：「再過五分鐘左右吧！」

然後，又有八個人走了進來。這對於因爲聽衆遲遲不來而覺得不快的克維那，確是相當的鼓勵；尤其是其中還有一人是地質學的部長唐納多·馬江，更使得克維那興奮萬分。也因此，對於聽衆當中有四名是化學部門的人這個問題也不再介意了。

克維那高興地開始演講。他從有關巴伏洛夫時代的條件反射講起，一直講到形成情報綜合學的基石及其發展經過。

演講結束後，馬江向克維那說：

「我發覺你的部門也使用睡眠教學裝置，也就是一面睡覺一面記憶的學習方法！」馬江笑著說。「我還記得一位以前教過我的老師所說的話；據說，要學習所有有關科學的已知知識，至少要花費一千年左右的時間；我想，你大概不會承認那種限界吧？」

克維那發現對方狡黠的灰色眼睛裏孕含著好感，所以也笑著回答：

「那種限界是在沒有經過預備訓練，便直接使用機器的舊方式所產生的。現在，情報綜合學研究財團已經能夠應用催眠法及精神療法，排除最初的抵抗了。譬如我的最初測驗，使用睡眠教學裝置的標準受容能力，就是每兩個小時五分鐘。」

「是不是受容能力太低了？」馬江接著問：「我是每半個小時三分鐘！」

「眞可惜，你在那個程度就滿足了？」克維那問：「是不是？」

「你呢？」

克維那微笑著回答：

「我並沒有做什麼，只是在接受種種方式的心理訓練期中，可以戴著裝置睡眠八個小時而已；不過，這當中當然還有其他幾種技術的配合。」

地質學家忽略了克維那的最後一句話。

「八個小時沒有間斷？」

他顯得很吃驚的樣子。

「沒有間斷！」克維那點點頭道。

馬江側頭沈思了一會兒，又說：

「不過，即使按照那樣的方法做，頂多也只能將我剛才說的一千年縮成三分之一而已；再說，沒有經過心理訓練，每十五分鐘只能夠忍受五分鐘的睡眠學習裝置的人相當多。」

克維那一面觀察對方的表情，一面回答：

「不過，在那種情形下，仍然必須數次反覆播放教學資料，對不對？」看到馬江愕然的表情，克維那知道自己猜中了。他繼續說：「你一定也有這樣的經驗，某些只是見聞一次的事情却始終無法忘懷，可是，某些應該印象深刻的事情，等到他人提出該話題時，却仍然無法記起來。這種情形都是有理由的，情報綜合學研究財團已經發現其因由了。」

馬江沈默了下來。克維那穿過他的肩膀，看到那四個從化學部來的人，正聚集在走廊上的門旁低聲說話。他瞄了他們一會兒之後，繼續向地質學家說：

「最初，我也因爲無法忍受那種壓力而感到不安；可能你也知道，從訓練的實際容量來說，睡眠裝置的效果，只不過是我們全部記憶的十分之一而已。」

這段話似乎使得馬江莫名其妙。

「只聽到這個數字就令我想昏倒，照這麼說，在教學效果上最大比例的是那種小小的影片嘍？那種在幾分之一秒內一閃卽逝的畫像？」

克維那點點頭。

「若是瞬間曝光的底片，一天大約可以使用三個小時左右；不過，訓練量仍然只有大約百分之四十五——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速度和反覆！」

「一次學會一種學科嗎？」馬江喊道：「這就是你們所謂的綜合學習？」

「那只不過是某些方面而已，我們透過一切的感官去學習，連指頭、眼睛、耳朵和味覺都加以利用。」

馬江又皺起了眉頭。克維那看著那些化學部員走出去，隨卽聽到走廊裏傳來低低的笑聲。聽到笑聲，馬江立刻從默想中回到現實，他伸出右手說道：

「如果不麻煩，有空請到我的部門來玩，說不定我們可以找到將你的綜合學，和我的實地調查加以組合的方法，以便在下一次降落時嘗試看看。」

克維那一面吹著口哨，一面走向通往寢室的走廊，初次獲勝的愉悅感使他覺得全身舒暢。

8

第二天早上，克維那來到學部附近，發現自己的研究室房門被打開，覺得很意外。室內耀眼的照明射在走廊上，在地板上映出清楚的門影。看到這種情形，他立刻加快脚步走向門口，然後突然停下來。

他看到房間裏除了昨晚參加演講會的兩名化學部員之外，另外還有十三名化學部的技術人員，他的研究室兼辦公室裏堆滿了各種機器，還有幾個大型的實驗槽、加熱裝備、以及將藥物送到實驗槽裏的整套管子。

克維那立刻想起昨晚那四名化學部員來參加演講時的態度，他馬上想好了應付對方企圖的對策，同時也料到了自己的工具及機器裝置的下場，不由得沈鬱地走進房間。以往，他是把入口的第一個房間當作雜用，隨便放置一些機器，雖然這個房間原本是設計爲團體講習室用的；至於重要的特殊設備，他都安置在其餘的四個房間。

看到攝影錄影棚的門也被打開，克維那知道它被化學部占領了。由於心理的打擊，他連話也不想說，也不理會侵入者，逕自走進房間裏，一一調查四個特別室。總共有三個特別室被占領，

那是攝影錄影棚、實驗室和工具室。剩餘的技術室和旁邊的倉庫並非逃過了一刼，而是全都被當做倉庫，用來堆放原來放在其他三個房間的機械、儀器及可以移動的傢俱。四個特別室後面有一扇門可通向小走廊，克維那咬了咬牙想，從今以後，那扇後門大概就要變成自己的唯一出入口了。

不過他仍然抑壓著憤怒，盡力去推想這種情況所代表的意義；對方可能早就預料到他會去向莫頓抗議，或許，肯特還有意使得這個事件變成對選舉有利的資料。對方可能有某種勝算，雖然他身爲被害者，却依舊無法了解這件事對肯特的競選活動有何助益。

克維那慢慢走向前面的空間——講習室。在那裏，他才發覺實驗槽就是糧食製造機。這是運用智慧的侵略。對方會說，他們只是利用以往很少使用的空間而已；從旁觀者的立場看來，也會認爲對方只是更有效、更有意義地利用太空船上的空間而已。這種巧妙的侵略方式，反而加深了克維那的敵意。

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不容置疑，肯特是討厭自己的；而自己也清楚地說過不會把票投給肯特——這件事一定會被報告上去，結果必定使得肯特更不高興。但是，身爲一位化學部部長，竟然敢做出這種沒有公德、且令人厭惡的事情來，難道他不怕克維那利用這件事爲藉口來攻擊他？

無論如何，他都必須讓肯特知道，這種侵略行爲是無法得逞的。

克維那走到其中一名化學部員旁邊去。

「抱歉，麻煩你向大家這樣傳達好嗎？我很高興能給予化學部的各位教育的機會；我想，也

許各位會喜歡一面工作一面學習！」

說完，克維那根本不給對方回答的時間，立刻離開，隨後才回頭看看，只見那個人傻傻地站在原地目送著自己，使他差一點就忍不住笑了出來。帶著稍稍釋懷的滿足感，克維那走入技術室，心想準備了很久的一部分研修方法，似乎有實地應用的機會了。

由於在不太寬大的空間裏，增添了許多移動櫃和其他的儀器裝置，爲了找出催眠瓦斯，克維那便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他在瓦斯筒口裝置了阻碍板，以免在放出濃縮瓦斯的時候，發出咻咻的聲音。一切就緒後，克維那就把瓦斯筒搬到前面的房間，放進固定在那裏的櫃子裏，然後把開關打開。接著，他又悄悄將風窗關掉。

過了一會兒，室內便可聞到輕微的香水味夾雜着實驗槽裏的藥品臭味。

克維那愉快地吹著口哨，正想從房間走出去，一名化學部員叫住了他；克維那認識對方也是昨晚出席演講會中的一人，很可能正是侵略隊的隊長。

「你到底在幹什麼？」

克維那溫和地回答：

「你們馬上就不會介意了，這是對你們施行的教育節目之一！」

「誰要你來教育我們的？」

克維那故意露出意外的神情反問：

「那就怪了，摩東先生，你們到我這裏的目的，不就是爲了這個嗎？」他隨卽又露出笑容道：「我是開玩笑的，請別介意，那是脫臭劑，我不希望這個房間裏有奇怪的氣味！」

然後也不等對方回答，便轉身走開，到另一個角落觀察催眠瓦斯的效果。三個房間裏總共有十五名侵入者，從或然率來說，應該有五個人會呈現明顯的完全反應，另五個人可能會有部分的反應。

仔細觀察數分鐘後，克維那走到前面去，在其中一名化學部員身邊停下來，用低而清晰的聲音說：

「五分鐘後請到盥洗室來，我有東西給你！好，把我現在所說的話忘掉！」

他退到攝影錄影棚門口，再轉回頭，正好看到摩東走到剛才那名化學部員旁問話，那名化學部員好像很吃驚地搖搖頭。

摩東的聲音裏有驚愕和憤怒。

「什麼？他沒有向你說話？可是我親眼看到——」

對方也顯得很生氣地回答：

「我沒有聽到什麼，我只能這麼說！」

假如他們要繼續吵下去，克維那也無能爲力。就在這個時候，他的眼尾瞥見隔壁的房間裏，有一名年輕的化學部員已經開始出現他所期待的反應，便和剛才所做的一樣，裝做若無其事的靠近對方，說出剛才向頭一個部員所說的話——只有一個地方改變，那就是把五分鐘後改爲十分鐘後。

結果有六個人呈現出克維那的計劃所需要的强烈反應，其餘的九人當中，包括摩東在內，有三個人呈現出較弱的反應。克維那並沒有接近那三個人，因爲此刻他需要的是絕對的確實性，所

以他打算以後再以不同的方法來嘗試其他的人。

第一個被催眠的人來到盥洗室時，克維那已經在裏面等待了。他微笑着問：

「你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東西？」

他拿出一個很小的耳栓，小小的沿邊正好能夠密接在耳朵內側。

對方把袖珍耳機接過去，端詳了一會兒，方才困惑地抬頭問：

「這是什麼？」

克維那低聲命令道：

「轉向這邊，我替你裝在耳朵裏！」對方很聽話地順從。克維那繼續以充滿信心的口氣說：

「我想你已經知道這個東西的外表是膚色的，沒有仔細調查是看不出來的；萬一有人發現了，你就告訴他，這是助聽器！」

克維那爲對方裝好了以後，便向後退開兩步。

「大約經過一分鐘左右，你就會習慣，不會再覺得難受了！」

對方露出很感興趣的神情。

「我已經完全沒有感覺了，請問這東西有什麼用？」

「這是收音機！」克維那緩慢地一句一句說明：「不過，從裏面播放出來的內容，會直接進入你的意識，亦即語言透過耳機，會直接侵入潛意識。你仍然可以聽到大家說話的聲音，也能夠自然地和大家談話。不僅如此，你也不會有什麼違和感，依然可和往常一樣繼續工作。好，把現在所發生的事完全忘記吧！」

「哦，這實在令人驚訝！」對方說。

那名化學部員若有所思地走出去後，過了幾分鐘，第二個人便走了進來。接著，其餘四個呈現深睡反應的人也依照順序走了進來，克維那都一一爲他們把不顯目的耳機安裝上去。

然後，克維那便一面哼著歌，一面設法找出其他的催眠瓦斯，並裝在適當的容器裏，然後搬出來和原來放在櫃子裏的瓦斯筒掉換。這一次是摩東和另外四名技術人員表現出强烈的反應，其餘有兩人呈現微弱的反應。另外的兩人當中，有一人好像已從剛才輕度的反應當中覺醒，另一人則完全沒有被催眠的現象。

由於十五人當中有十一人呈强烈的催眠反應，克維那覺得很滿意。要不了多久，肯特就會因爲他的部員當中，接二連三地出現化學天才而感到驚訝與不愉快。

不過，這樣仍然距離決定性的勝利很遠，爲了要獲得最後的決定性勝利，他決定直接攻擊肯特本人。

克維那馬上開始製作耳機實驗用的轉播錄音；一切就緒後，讓原音重現，他便走進侵入者之間去觀察反應的情形。有四個人露出困惑的表情，克維那走到其中一名正拼命搖著頭的人身邊去。

「你怎麼了？」

對方難爲情地笑了笑。

「好像聽到了什麼聲音；應該不會有這種事情！」

「聲音很大嗎？」克維那熱心地問。

「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不過，聲音已經愈來愈小了——」

「很快就會消失掉！」克維那安慰道：「有時候我們興奮過度，也會覺得好像聽到了什麼聲音！我向你保證，聲音很快就會消失掉，你只要像這樣和別人說話，不要去關心它就好了！」

那個人又側耳沈思了一會兒，隨即搖搖頭道：

「好像完全消失了！」隨後伸了個懶腰，吁一口氣道：「害我嚇了一跳！」

其餘三人當中，有兩個人很快就擺平了，但是，另一個人即使在克維那刻意的追加暗示下，却仍然訴苦說還會聽到聲音。不得已，克維那只好把對方帶到一個角落，假裝要看看他的耳朵，然後爲他把小型耳機拿掉。他想，這麼多人當中，可能只有這個人還需要訓練。

分別和每一個化學部員交談了兩、三句話後，克維那對於所得的結果非常滿意，便回到技術室裏，安置了幾捲錄音帶，使之每隔十五分鐘各播放三分鐘，然後又走到前面的房間觀察了一下。並沒有什麼異常。

這樣，就可以安心讓這些人留在自已的部室裏了。他走出走廊去搭升降梯。

幾分鐘後，他走進數學部的門口要求和莫頓隊長見面，意外地，他的要求竟然馬上受理。

※　　※　　※　　※

被帶進一個房間裏，克維那看到莫頓悠閒地坐在一張很大的桌子後面。對方指了指椅子，他便不客氣地坐了下來。

這是克維那初次拜訪莫頓的辦公室，因而很好奇地觀察了一下四周。寬大的房間裏，觀測用

銀幕便占領了一整面牆壁。這時候，銀幕上正好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圓盤形銀河系，許多太陽就像是微塵般閃爍著。銀幕上所浮現的角度，是可以從一端看到另一個末端的角落。雖然如此，却還能夠清楚地辨別每一顆星球，彷彿能夠看到整個銀河系如霧般的情景，同時也能從一個光輝的頂點，往下鳥瞰到遙遠的每一顆星球。

在整個銀幕的視野中，還可以看到其他幾個星雲，它們都在眼前的銀河系外圍，但是却和這個銀河系一起環繞於宇宙空間中。看到這種情景，克維那知道小獵犬號正在通過那些小星雲當中的一個。

經過普通的寒暄之後，克維那問：

「是不是已經有了結論，決定要到這些星雲中的某一個恒星系統去？」

莫頓點點頭：

「結論是大家都反對在這裏逗留，我也一樣！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另一個島宇宙，由於旅途遙遠，所以不能在途中逗留。」

莫頓探身從桌子上拿起一份文件，然後再次靠躺在椅子上。突然說：

「有些食客跑進你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克維那苦笑著。他可以想像探險隊中有一部分人一定會爲此事幸災樂禍。同船的人們才開始認識他的存在，也開始感覺到情報綜合學的力量，因而有點畏懼，那些人——不支持肯特派的人也相當多——可能也反對莫頓隊長干涉這件事。

克維那當然了解這一點，因此，他決定試試看莫頓是否能夠了解這件事的必然結果。他簡單

地將情況告訴莫頓，最後說：「莫頓先生，請你命令肯特停止這種侵略行爲！」其實，他心裏並不眞的希望莫頓發出這個命令，他只是想要知道莫頓是否了解這件事的危險性。

隊長搖搖頭，以極溫和的語調回答：

「無論如何，你獨自一個人占住太寬大的空間也是事實，難道，你不願意和他們共享一個空間？」

對於這樣的答覆，克維那確實無話可說，但是他必須堅持立場，於是他毅然說：

「這麼說，在本船上是容許未獲他人的應允，便侵入別部房間裏去的行爲嘍？」

莫頓並沒有立刻回答，他只是露出苦笑，玩弄了一會兒手中的筆才開口：

「你好像誤解了我在船上的立場；事實上，要決定有關某一部門與部長有關的事情時，我並不能自作主張，必須經過部長會議！」他頓了頓，望著天花板說：「假如我爲這件事召開部長會議，結果大家決議將你的部室讓給化學部使用，那豈不是變成了公然且永久性的占領？」他以愼重的口氣下結論：「以目前的情形看來，我認爲你不能不接受這樣的結論！」然後，莫頓露出了微笑。

通過小小的試探，克維那也報以微笑。

「在這個事件裏，我很榮幸能得到你的支持；那麼，能夠請你不允許肯特提出這件事來召開部長會議嗎？」

對於克維那態度的突然改變，莫頓並沒有露出驚訝的神情，反而以很滿意的口吻回答：

「我只能選擇協議事項，這是我唯一能自行決定的程度。協議事項可以在我的辦公室裏決定

，同時也由我提出來。至於在下一次的會議上，是否要決定肯特所提出來的申請事項，則需要部長們投票決定。不過，這件事不能列入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會議裏！」

「這麼說，肯特已經提出了有關如何使用我的部門的四個房間的申請書了？」

莫頓點點頭，隨卽將適才拿在手上的文件放下去，然後拿起錶來，若有所思地凝視著：

「下一次的會議要在兩天後才開始。如果我沒有延期，例行會議是每週舉行一次。可能，」——如自言自語般——「現在到十二天後的會議，我可以輕易地取消掉！」把錶放下去後，莫頓突然有力地站起來。「那麼，你就有二十二天的時間，可以想出防衞的策略了！」

克維那慢慢地站起來，並不對期限的問題做任何表現。在這刹那，他知道莫頓給他的時間已經很充分了；不過，如果他這麼表現，就可能會使對方覺得他太傲慢。在那個期限到來以前，他知道自已一定能夠肯定是否能收復失地。

他只是開口這麼說：

「不瞞你說，我另外還有一件事想要求隊長，我認爲穿著太空衣的時候，我也應該擁有能夠和其他部長直接通話的權利！」

莫頓露出微笑。

「那一定是弄錯了，我會馬上修正！」

然後兩人握手道別。克維那一面走回自己的辦公室，一面想著情報綜合學雖然是極爲迂迴的步驟，但是也逐漸被接受了。

走進第一個部室的克維那覺得很驚訝，他看到薛道爾正在一個角落裏觀察化學部部員們的工作

情況。這位心理學著一看到克維那，立刻搖搖頭走到他身邊來。

「這麼做，是否有點違背道義？」

薛道爾已經查出他對這些人做了什麼事——這種推測使得克維那感到有點失望，但是他仍然裝蒜地馬上接腔：

「嗯，確實沒有道義，假如你對自己房間的權利不被尊重而被侵占了，就可能嘗到現在我所嘗到的滋味！」

克維那在心裏暗想，爲什麼薛道爾會來這裏？是肯特拜託他來調查的？

薛道爾擧起手擦擦額頭。他是個身體結實，一雙黑眼睛靈活而有神的人。

「我指的不是那個！」對方緩緩地說：「可是，你似乎認爲這是十分正當的行爲！」

克維那決定改變戰術。

「哦，你是指我現在正在給他們實驗的教學方法嗎？」

他並不覺得有良心的苛責。不論薛道爾來這裏的目的是什麼，能夠的話，他希望利用這個機會改變對方，使之產生心理的迷惑，然後在他與肯特的鬥爭之中，採取中立的立場，或者是對他有利的立場。

薛道爾略微帶刺地回答：

「不錯！我是接受肯特的邀請，來調查幾位他認爲行動怪異的部員。同時，向他報告調查的結果，也是我的義務！」

「爲什麼？」克維那嚴肅地問：「薛道爾先生，我的部室被某一個人侵略了，只因爲我公開

表明不選擧那個人，那人便懷恨在心；再說，既然他採取了蔑視這艘太空船規律的行動，我應該也擁有使用一切手段加以自衛的權力啊！所以，能否請你在這場私人的鬥爭中採取中立？」

薛道爾聳聳肩道：

「不，我是以心理學者的立場來看這件事的，你沒有得到被施行催眠術者的同意，便逕自爲這些人施行催眠術。這種行爲是違背道義的，你以爲我會支持你這樣的行爲？這實在令人覺得驚訝！」

克維那答道：

「我不是要抬槓，不過，我相信自己對道德的看法也和你一樣嚴肅。我確實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就爲他們催眠，可是，我絕無惡意，也沒有傷害他們，使他們感到困惑之意。我認爲，你沒有理由以這樣的事情來袒護肯特！」

薛道爾皺皺眉道：

「這是你和肯特之間的私鬥——你想這麼說嗎？」

「實質上確實如此。」

克維那已經能夠猜測出對方要說什麼。

「可是……」薛道爾說：「你施行催眠術的對象不是肯特，而是一些與你們無關的第三者！」

克維那回憶起那兩個化學部員在演講時所採取的態度，心想，至少不能說他們和這件事無關吧！

「我們不要再爲這件事爭論了。我只能這麼說，從開始以來，大多數的人就不願意去研究事情背後的動機，只是盲從於領導者的命令，結果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現在，我們暫時不談這個問題，我有一件事要問你！」

「什麼事？」

「你剛才有沒有進入技術室？」

薛道爾默默地點點頭。

「你有沒有看到錄音帶？」克維那繼續問。

「看到了！」

「你沒有發現那些錄音帶的內容嗎？」

「都是有關化學的知識！」

「我只讓他們聽那些而已！」克維那說：「以後，我也打算一直讓他們聽這些錄音帶。我認爲我的部門是一個教學中心，只要是進入這裏的人，我不管他肯不肯，都要他接受學習！」

「我由衷地告訴你！」薛道爾說：「我完全不知道你那麼做是否能將他們趕走，不過，我很樂意將你的作法告訴肯特先生，對他而言，部員接受補習應該也是一件好事才對！」

克維那並沒有回答。他能夠推想在不久的將來，當肯特發現自己的部下都學會了不遜於自己的專門知識時，會有什麼樣的感想。

然後，克維那便以抑鬱的心情看著薛道爾消失於走廊的末端。薛道爾可能會對肯特做十分詳盡的報告，那麼，他就必須想個新的計劃才行了。他站在那裏想了很久，直到獲得結論；要採取

强烈的防衛手段還嫌太早，如果繼續進行積極的行動，很可能會促使小獵犬號發生他極想預防的事態。終究，他並非無條件地信任循環史觀，雖然他記得文明確實是按照誕生、成長、衰老而死的循環進行的。在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以前，他決定還是先和割田商量一下，以免自己在無意識當中，邁向自己的陷阱。

克維那在與情報綜合學部同樓的B圖書室裏，找到了考古學家割田。割田正好要離開圖書室，於是克維那就跟他一起走。沒有寒暄，克維那就把自己的問題大綱告訴他。

割田沒有馬上回答。當兩人走到走廊的盡頭時，個子很高的考古學家才以懷疑的口氣開口：

「你是特地來找我的？我想，你應該了解要以一般論來解決特定的問題有多麼困難，在實質上，循環史觀所能提供的，也只是這種程度而已。」

「可是——」克維那說：「如果能夠給我一些類似的例子，那將可作爲很好的參考；有關這個主題，在我所讀過的書上，都寫著人類已到達文明的末期，也就是冬季。換言之，現在我們都犯了導致文明衰退的錯誤。對於這個問題，我也有二、三個想法，可是，我認爲還不夠充分！」

割田聳聳肩。

「那麼，我就簡單扼要地說明吧！」他想了一會兒之後，才開始說：「在文明的冬季裏所能看到的顯著共同因子，是一般大衆對於事情的結構，已逐漸擴大了瞭解的範圍。人們對於自己的精神、肉體及周圍世界的動態，已無法滿足單純的迷信性或超自然的詮釋。由於知識漸次累積，甚至是腦筋十分單純的人，也都擁有了能夠觀察出眞相的雙眼，並有意識地拒絕少數人所主張的世襲性優越感，然後，開始爲了和平而進行激烈的戰爭！」

割田停頓了一會兒，又繼續說：

「這種以擴張私人權利爲目的的廣泛鬥爭，從有史以來，便是可以在一切文明的冬季裏看到的最重要的共同點。暫且不論這種鬥爭的好壞，一般來說，這種鬥爭最容易發生於由少數地位安定的人統治的法治體系內。同時，新興階段的人也往往在自己尚未完全了解鬥爭的動機時，便盲目地參加了這種權利鬥爭，結果，便形成了未成熟智能的亂鬥。被敵意和利欲所驅使的人們，會盲目地跟隨與自己一樣盲目的領導者，其結果所發生的無秩序，按照以往的情形看來，經過一定的階段之後，往往會招致最後靜態的『末期農民』狀態！

起初，必定是由一個黨派掌握統治權，該黨派一旦獲得政權後，領導者們便會使用令民衆害怕、畏懼的殘虐流血方式來恢復秩序，接著，權利集團便採取限制行動的策略。既然是要組織社會，當然需要一個被承認的制度，以及種種限制手段。可是，這種手段往往會變成彈壓和獨裁的工具，於是，私人的新興事業便愈來愈難經營，接著便變成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經過急速的進化階段，便演進爲大家都熟悉的身份階級制度，或者是人們比較不熟悉的，但是却變成同樣膠着的社會。例如與紀元三百年後的羅馬帝國同樣的制度，個人在出生的同時，他的社會階級便被限制了，再也不能升級……怎麼樣？我這麼說是否對你有點帮助？」

克維那鎮靜地回答：

「剛才我也說過，我不希望肯特先生所造成的問題，先導致你剛才所說明的，文明末期人類的自我中心這樣的失策狀態，然後再來加以解決；我想知道，如果不使現在發生在小獵犬號上的對立關係惡化，我是否能夠從肯特先生的侵略行爲中保護自己？」

割田苦笑說：

「如果你能夠成功，那必定是個特殊的勝利。以團體基準的立場來說，根據以往的歷史事實，那種問題從未被解決過；不過，我會支持你！」

那個事件，就是在這一瞬間發生的！

9

這時，兩人正站在同一樓上的一個玻璃屋前面。不過，那並不是眞的玻璃；嚴格地說，也不是一間房子，那只是設置在沿著太空船外牆走廊的壁龕。所謂的玻璃，其實是使用某種强力金屬結晶體做的彎曲板，由於這種金屬板非常透明，所以往往會令人感覺它是不存在的。壁龕外面，就是一片漆黑且眞空的宇宙空間。

克維那模糊地意識到，太空船小獵犬號已快要橫越過上一個小星團了；在那個星團的五千多個太陽當中，可以看到的已經寥寥無幾。他正想開口說：「有空的時候再來請教你，割田先生！」

可是，他沒有足夠的時間說出來，一個戴著羽毛裝飾帽子的朦朧的女人雙重影像，突然浮現在正前方的玻璃上。那個影像在晃動，而且閃閃發亮。克維那感到眼肌異常緊張，頓時腦海裏一片空白，接著，他聽到一種强烈的聲音，並感到一陣閃光及尖銳的疼痛。是催眠幻覺！他立刻如觸電般這麼意識到。

這種意識拯救了他。由於受過心理訓練，他能夠迅速地宛如閃電般將機械的暗示排除掉。然

後，他飛快地轉身對著壁上的傳眞裝置喊叫：

「不要看那個影像，那是催眠術！我們遭到攻擊了！」

又回頭的瞬間，他踢到了昏迷的割田的身體。克維那立刻跪下來，以尖銳的聲音說：

「割田，你聽得見我的聲音嗎？」

「嗯！」

「從現在起，只准聽我所說的話！」

「嗯！」

「你已經鬆懈下來，開始忘掉那種聲音，心情也穩定了下來，影像的效果完全消失了，知道嗎？完全消失了！」

「消失了！」

「你不會再次受到影響！不但如此，每次看到那種影像，你就回想在故鄉時的快樂情景，好嗎？」

「好！」

「很好，你快醒來了！我數到三，你就醒來吧！一……二……三！」

割田睜開了眼睛。

「發生了什麼事？」割田以驚訝的口氣問。

克維那迅速地說明後，才說：

「現在，我們得趕快離開這裏！因爲，即使我繼續對你做相反的暗示，你的眼睛仍然會被那種光的圖案所吸引！」

他不斷催促著茫然失措的割田，快步從走廊走到情報綜合學部的部室去。在轉彎的地方，兩人碰到一個人倒臥在地上。

克維那不客氣地踢了那個人一下，目的是要引起衝擊性的反應。

「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嗎？」克維那問。

男人動了一下身體說：

「聽得見！」

「那麼你繼續聽，那種幻像效果已經消失了，你趕快起來！」

那個人慢慢地爬起來，突然揮動拳頭撲向克維那。克維那立刻閃開，對方便搖晃著身體往前衝去。克維那命令那個人停下來，可是對方却頭也不回地繼續前進。克維那只好挽著割田的手臂說：

「大概無可挽救了，太慢了！」

割田還是茫然地搖搖頭，而且雙眼一直凝視著牆壁，口中還說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話；顯然克維那的暗示並沒有效果，或者是效果愈來愈弱了。

「可是，那是什麼呢？」

「你不能看那個！」

其實，克維那也知道很難控制不去看牆壁上的影像。爲了要摧毀牆上的影像，以及繼續送來的閃光圖案，克維那只好不斷地爲割田催眠。起初，他感覺到四處都有那種影像，可是仔細一看

，才知道那種很像女人的影像——有的以奇妙的方式重疊，有的單獨顯現，而且，只有完全透明或半透明的牆壁才有那種影像。克維那想，顯然太空船上具有那種成爲銀幕作用的牆壁有好幾百面，但是，至少那是一種限制。

又看到了倒下去的人。犧牲者都以不規則的間隔躺在走廊下。他們有兩次碰到還有意識的人，其中一人失神地站在通道上，雖然克維那和割田從他身邊跑過去，他仍然動也不動，連頭也不回一下。另一人突然大喊一聲，拔出超音波槍便向克維那發射。拖著光的光束在克維那身邊的牆壁散開成一片閃光；爲了避開閃光，克維那只好撲向那個人，將之壓倒在地上。那個人——肯特派的黨羽——以憎恨的眼光瞪著克維那，粗魯地罵道：

「你這個間諜，遲早我會收拾你！」

克維那並沒有猶豫，也不想探究對方言行怪異的理由，只是帶著割田跑向情報綜合學部。來到門口，克維那還是覺得一陣緊張；他想到，如果由於剛才的刺激，那些占領了他的房間的十五名化學部員突然向他攻擊，他應該如何應付呢？

打開房門，克維那鬆了一口氣。十五名化學部員全部進入昏迷狀態。他趕忙找出兩副墨鏡，給自己和割田戴上，然後用閃光燈照射牆壁和天花板，霎時，影像便在强光下消失了。

克維那走入技術室，向適才被他施行催眠術的化學部員作播送解除拘束的命令，然後觀察昏倒在門邊兩個人的反應。經過了五分鐘，他們並沒有任何微小的反應出現；克維那想，可能敵人的催眠圖案已突破了原先存在的被暗示狀態，或者，原來的被暗示狀態反而被加以利用，致使他所使用的暗示力失敗。他可以想像得到，過一會兒，這十五個人便會自動醒來，然後攻擊自己。

於是，克維那便請割田幫助，將那十五個人拖到盥洗室去，然後把門鎖起來。他已經明白一個事實，要不是他及時採取迅速的行動，可能連他自己也無法獲救。那是一種極厲害的物理性、視覺性催眠術，而且，那種幻影能透過兩眼的視覺刺激腦部，企圖控制被催眠者。克維那看過這一類的書，因而對這種領域的催眠術也頗有研究，所以，他能夠了解襲擊者們可能還不知道的事實——據說，如果異星人企圖控制地球人類的神經系統，就必須要有腦波修正裝置，或者與之相當的裝置才可以——

他從差一點就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推測，整個太空船上的人必定不是陷入深沈的昏睡狀態中，便是因爲幻覺而無法採取理智的行動。

現在，首先必須做的工作是到司令塔去，發動太空船內的電磁障壁。不論敵人是從那裏攻擊，從另一艘太空船或一個行星上——只要佈置了障壁，便能夠攔阻敵方送來的光波。

他忙碌地組合著移動投光器。要到司令塔去，必須擁有驅除幻影的儀器。最後，當克維那要把線接上去的剎那，他突然感到一陣輕度的暈眩。他知道那種感覺是確實的，那是一般太空船突然急劇地轉變航向時，必然會產生的現象，亦即再度調整反加速裝置的結果。

眞的改變了航線嗎？他認爲必須確定一下——但那要等一下才能確定。

他向割田說：

「我要去做個實驗，你就留在這裏吧！」

於是，克維那就把組合好的投光器搬到附近的走廊上，安裝在一部自動運輸車的後座上。他坐上運輸車，就把車子開向電梯的方向去。在下意識裏，他知道距離自己初次看到那種影像的時

間，已經過了十分鐘。

他以時速四十公里的速度駕駛搬運車，準備到下一個轉彎處有電梯的走廊去。在這狹窄的空間裏，這種速度是相當快的。在電梯對面的壁龕裏，有兩個人正在拚命地決鬥，好像根本沒有看到克維那。克維那可以聽到他們急劇的喘息聲，他們似乎彼此强烈地憎恨著。然後，克維那發現自己的投光器對他們完全無效，他們似乎陷入了非常强烈的幻覺中。

克維那改變運輸車的方向，將之駛進最靠近的升降梯裏，升降梯馬上開始下降。他想，按照這種情形看來，司令塔裏一定沒有人；這種期望與預想讓他很高興。

但是，他的希望在升降梯降落到中央走廊的瞬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踪了；那裏擁擠著很多人，由於人太多，還排列了許多防柵。空氣中充滿了臭氧的味道，到處可以聽到超音波槍發出咻咻的聲音。克維那從升降梯裏細心地探了探外面，發覺情勢似乎很險惡，而且在通向司令塔的走廊上，倒臥著幾十部運輸車，阻擋了他的去路。在這些運輸車後面，還有許多穿著軍服的人埋伏在那裏。克維那發覺，李斯船長也在那個埋伏陣裏。相對的，莫頓則在對面的攻擊環防柵裏。看到這裏，他便一目瞭然了。長久被抑壓著的敵意終於因爲幻影的刺激而活潑起來；科學家們因此對他們在無意識中憎恨著的軍人挑戰。軍人們對科學家們在長期間所累積的輕蔑及憤怒，終於也爆炸了。

不過，克維那知道，這並不是他們之間眞正感情的表現。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在無數相對立的對應中保持平衡的；大部分的人在其一生當中，都不會給予任何一種感情獲得獨立的權利，因而各種感情才能生存下去。顯然地，這種精妙的平衡，已經由於幻影的刺激而崩潰了，同時也發

生了可能危及探險隊的生命，並將促使未知的敵人獲勝。

無論如何，前往司令塔的通路是被阻擋了。克維那只好很不情願地回到自己的部室去。

割田在門口迎接他。

「你看看吧！」割田指著牆壁上的傳眞裝置銀幕說。那是維持整個小獵犬號微妙平衡的操舵裝置，其對面的送影機焦距，正對準著一連串如同頭髮般的照準線，克維那知道，這種配置事實上比從外表上看來更複雜。凝視著照準線的克維那，立刻就發現太空船所前進的弧線頂點，是一顆極耀目的白色恒星，自動控制裝置和定期修正裝置，全都調整到維持目前航線的位置上。

「是敵人調整的嗎？」割田問。

克維那搖搖頭，此刻他的困惑比驚訝更甚。他把傳眞銀幕的視野轉移到輔助計器盤，發覺從那顆如幽靈般的恒星的光度大小來推測，它距離小獵犬號只有四光年强。太空船的航行速度是五小時一光年，而且還在繼續加速，因此，速度可能會以有規則的曲線上升。他大體上計算了一下，得知大約在十一個小時後，小獵犬號便可到達那顆恒星附近。克維那以顫抖的雙手關掉傳眞裝置，茫然失措地站在原地，因爲看到的事實已是不容置疑的了。他想，那個因爲執迷於妄想，而改變太空船航線的人，很可能是受了以破壞爲目的的異星人的影響。果眞如此，要阻止毀滅發生，就必須在十個小時內設法才行。

在還沒有想出清楚的計劃之前，克維那認爲除了依樣使用催眠術之外，沒有其他有效的反擊法，但是……

克維那決心再嘗試一次衝到司令塔去。

現在他所需要的是某種能夠直接刺激腦細胞的裝置。船上並非沒有那種裝置，而是那種裝置多半不適合醫療用，只有腦波修正裝置例外；使用這種儀器，可以將一個人心裏所想的事情，輸送並刺激到另一個人的心裏去。

在割田的協助下，兩人費了數分鐘組合腦波修正裝置，接著的試驗也要花費時間。同時，由於這是非常精密的儀器，在將之固定於運輸車之前，還必須裝設緩衝彈簧。這麼一來，一切的準備工作就費了三十七分鐘。

然後，他又和堅持要跟他去的考古學家做了一個短促的爭論。最後，割田還是被他說服，同意留下來照顧作戰基地。

由於裝載了腦波修正裝置，運輸車只好減速駛向司令塔。慢慢地開車使得克維那很難受；不過，也正因爲這樣，他才能夠仔細觀察敵人第一次攻擊所造成的變化。

然而，躺臥在地面上的人似乎減少了。克維那判斷，那些陷入深睡狀態中的人可能已自然地漸次清醒——一般的催眠術都是以這種方式醒來。現在，那些人必定根據同樣的偶然，逐漸反應出另一種刺激。很不幸——本來這也是可以料想得到的——他們的行動好像被長期間壓抑的衝動所控制了。

因此，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只是彼此不大喜歡的人們，這種反感也都在刹那間改變爲帶有殺意的憎恨。

可是，他們並沒有發現這種變化乃是一種致命的因素。人心本來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覺當中受到干擾，亦即那是會被不良的綜合環境，以及目前正襲擊這艘船的攻擊所影響。無論如何，他們

每個人似乎都認爲目前的新信念，是自己本來就具有的。

克維那在司令塔的那一樓打開升降梯的門，但是他很快又縮回身子，因爲熱線炮正在走廊裏發出火焰，四周的金屬牆壁正發出刺耳的噪音並冒著煙，在他有限的視野裏，正好可以看到三具屍體。在等待當中，他又聽到轟然的爆炸聲，火災在那瞬間便熄滅了，只見藍色的濃煙上升，四周充滿了一股令人窒息般的熱氣。幾秒鐘後，熱氣和濃煙才消失，很顯然地，船上的換氣裝置仍然在活動。

他很小心地探看外面，最初覺得走廊上好像沒有人影，就在那一刻，他看到莫頓躲在五、六公尺前方的壁龕裏。差不多在這同時，莫頓也發現了克維那而向他招手。猶豫了一下，知道除了冒險外別無他法之後，他就把運輸車推出升降梯，然後一口氣跑完剩餘的距離。探險隊長似乎很高興地迎接他。

「你來得正好，在肯特的人還沒有攻上來以前，我們必須從李斯船長手中奪取這艘船的控制權才行！」

莫頓的眼神既溫柔又理智，好像完全是爲了正義而作戰，絲毫沒有感到自己現在的聲明還有需要補充的地方。莫頓繼續說：

「對於肯特的對策，我需要你的幫助；他們拿出許多我從來沒有看過的化學武器。現在，我正在使用送風機把那些化學氣體吹回去。不過，好像他們也開始準備送風機了。在肯特派的人整頓好攻擊對策以前，我們有時間打敗李斯嗎？這是我們最嚴重的問題！」

克維那的問題也是時間的問題。他裝著若無其事地將右手靠近左手腕，發動控制腦波修正裝

置的送訊指向板繼電器，然後把指向板轉向莫頓，口中說道：

「我有一個計劃，可能對現在的敵人有效！」

然後他再也說不下去了，因爲莫頓一直凝視著他。

「你把腦波修正裝置帶來，同時發動它。你到底有什麼企圖？」

克維那在不知不覺中緊張了起來，因爲他被迫尋找一個適當的答覆。他原以爲莫頓不會了解腦波修正裝置的用途，可是，事實告訴他對方相當了解。不過，他仍然繼續使用腦波裝置，雖然最初所期望的奇襲時機已經喪失。然後，他以略微緊張的聲音說：

「我的計劃就是這個，我想使用這部機器……。」

莫頓看來有點猶豫不決。

「從你向我輸送的思想看來——」然後莫頓停了一下，彷彿感到很有趣似的，臉上的神情愈來愈開朗。過了一會兒之後才說：「哦，那太好了，如果讓大家以爲我們正被異星人攻擊中——」

莫頓停下來。抿抿嘴唇，若有所思地瞇著眼睛繼續說：

「李斯船長已兩度提出和平談判的要求，我們都假裝同意。現在，你就帶著那部機器去，我們等你的訊號再開始攻擊吧！」他神情嚴肅地加以說明：「你知道嗎？事實上我現在只對勝利感興趣；除了勝利的手段外，我不會考慮和肯特或李斯交涉。這一點我想你應該了解！」

克維那在司令塔裏找到了李斯船長。船長以親熱的態度迎接他，隨即以嚴肅的口氣開始說話。

「科學家們的相互鬥爭，使得我們軍人的立場更形困惑。因此，我們無論如何都得固守司令塔和機關室，這樣，我們才能夠對整個探險隊實踐義務。」然後他沈痛地搖搖頭道：「當然不能讓任何一方獲得勝利！爲防止任何一派勝利，我們軍人最壞的打算，便是犧牲自己！」

這種說明使得克維那非常驚愕，差一點就忘了此行的目的。他曾懷疑把太空船的航向轉向那顆恒星的人是李斯船長；至少現在已證實了一小部分，那動機可能就是除了軍人之外，不能讓任何一方的科學家獲勝；如果出發點果眞如此，下一步，可能就是把整個探險隊都犧牲掉。

克維那又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將腦波修正裝置的送訊指向板指向李斯船長。

所謂腦波，卽軸索與樹狀突出之間相互發訊的細微脈動，經常根據過去的聯想，通過預先備好的通路。腦波是千萬細胞之間不斷進行着的活動，每個細胞都在緊張、刺激的複雜關係中，各自保持膠狀體電荷的平衡。人類創造出一種機器，能相當正確地探測出腦中微妙波動的意義，實在是長期研究獲得的成果。

初期的腦波修正裝置，事實上就是那種名噪一時的腦波電位記錄裝置的遠親。不過，它的機能却和它的祖先相反。這種按照人類的需求而製造出來的人之腦波裝置，只有熟練的操作者才能使用；他可以刺激被實驗者腦部的任何部分，甚至誘發被實驗者的思考、某種感情或夢，或者促使被實驗者回憶過去。雖然如此，機器本身並不是一種控制裝置，被實驗者仍能維持自我，但是，這種機器却能夠將某個人的精神衝動，傳達給另一個人；而且，這種衝動會隨著送訊者的思想時時產生變化，因此，受訊者所受到的刺激是有彈性的。

不認識腦波修正裝置的李斯船長，並沒有發現自己的思想已不是自己的思想了。

「既然這艘太空船正被幻影所攻擊，科學家們的糾紛就更是無法寬恕的叛逆行爲了！」頓了一下，他又若有所思地說：「我的計劃是這樣——」

他的計劃包括使用熱線炮和加速航行，使科學家們的活動能力麻痺，並殺害兩派當中的一部分科學家。李斯船長並沒有提起異星人的事，而且，他也沒有發覺此刻自己是在對敵方的使者說明戰鬥計劃。最後，船長這麼下結論：

「因此，克維那先生，在科學方面你的行動會變得很重要，身爲情報綜合學部的部長，你所擁有的廣泛科學知識，就如同我們擁有一百萬的援軍一般！」

由於疲倦和失望，克維那不禁覺得悲觀，因爲他不可能以一個人的力量抑制這種混亂。不論他轉向哪個方向，到處都是武裝的人，他親眼看到的屍體已有二十人以上。同時，他也不知道李斯和莫頓之間的暫時停戰，會在何時又以熱線炮的齊射結束。可能是莫頓在阻擋肯特派人的攻擊，他聽到迯風機的吼聲一陣陣傳到耳旁來。

他歎了口氣，望著船長說：

「我想回部裏拿點機器到這裏來，能夠讓我使用後門的升降梯嗎？五分鐘後就回來！」

一會兒後，克維那便駕駛運輸車，回到自己的部門。此刻，他對自己所要進行的工作已絲毫不再懷疑。起初，他認爲自己的構想太唐突，但是，那個構想現在已成爲唯一可行的計劃了。必須利用那無數的幻影，以及自身的催眠武器來反擊了。

10

克維那在進行準備工作時，便意識到割田一直凝視著自己的眼神。然後，考古學家走到他身邊，看他一一接續修正裝置的各種附屬零件。不過，考古學家並沒有問什麼，好像精神已完全恢復了。

克維那不斷擦拭臉上的汗水；並不是因爲太熱，房間裏的溫度始終維持著正常狀態，而是由於不安。準備工作快結束時，他才吁了一口氣，覺得實在有必要分析自己產生不安的原因。分析的結果——可以下結論——他的不安感，乃是由於對敵人一無所知所引起的。

有關敵人的攻擊方法，只有假設並不夠，其中最大的謎，就是敵人的影像有雙重的，也有單一的，而且擁有如同女性一般的身體和臉孔。無論如何，要採取行動總得有理論的根據；他需要某種知識來平衡計劃。

於是，他轉向割田問道：

「從循環史觀的立場來看，那種生物的文化屬於何種階段？」

考古學家坐在梯子上，抿著嘴唇沈吟了一會兒才問：

「你的計劃呢？」

隨著克維那的說明，割田的臉色也愈來愈蒼白。到了最後，他才提出令人感到不對題的問題：

「爲什麼你只解救我，沒有救別人？」

「你能保持清醒，是因爲我處理得較快！人的神經系統是根據反覆的影響來記憶的，也就是說，你沒有像別人那樣，反覆接受光線圖案的影響！」

「沒有防禦這種災難的方法嗎？」

克維那露出艱澀的微笑。

「凡是受過情報綜合學訓練的人，都不會受影響。我們的訓練，也包括了對催眠的條件反射訓練，因爲，對付催眠術的最佳方法，就是自己也學會催眠術！」

克維那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說：

「割田先生，請你回答我剛才提出的問題，以循環史觀的立場來看——」

割田額頭上的汗水變成了細細的線，模糊地滲透到皮膚表面來。

「在這種情形下，難道你還期待一般論？再說，到底我們對那種生物又了解了什麼呢？」

克維那在心裏呻吟著，他知道必須討論，可是珍貴的時間却一分一秒地飛逝，使得他無法下決心。

「像那種隔著相當距離還能使用催眠暗示的生物，很可能也具有能刺激彼此心靈的能力。人類只能依賴腦波修正裝置得到的精神感應力，他們似乎與生俱來便具備了！」

克維那突然興奮地將身體向前傾。

「割田先生，如果人類不需要人工輔助便具有看透人心的能力，那將會給文明帶來何種影響？」

考古學家端正了一下坐姿。

「啊，是了，這就是答案。無論哪一種種族，看透人心的能力都會摧毀他們的發展。結果，那個種族便陷入『末期農民』的階段！」

割田閃閃發亮的眼睛，眨也不眨地凝視著楞楞的克維那。

「你聽不懂嗎？具有能夠看透人心的能力，往往會使一個人感到已經完全澈底了解別人。根據這種觀念，由絕對確實性形成的思想體系便逐漸發展，已知的事情便不再需要懷疑。這麼一來，那種生物很可能一口氣便通過文明初期的各種階段，而在最短的時間內，到達『末期農民』的階段！」

在仍然顯得莫名其妙的克維那面前，割田又簡潔扼要地說明了地球與銀河系裏的各個文明，如何漸次使自己枯竭，而後陷入沈滯的「末期農民」階段。「末期農民」型的人類不喜歡新奇與變化，而且以團體來說，他們並不顯得特別殘酷，但是由於普遍貧困的因素，他們往往輕易忽視個人的痛苦……等等。

當割田說完時，克維那問：

「他們是不爲了要抗拒那種變化，才來攻擊我們？」

「可能是吧！」考古學家似乎不想正面答覆。

兩人沈默了下來。以克維那的立場來說，他只能在肯定割田的一切分析都是正確的前提下，才能安心地採取行動，此外別無他法，也沒有任何其他的假說。因此，他決定以割田的理論爲出發點，嘗試從一個幻影獲得證明。

看了一眼時刻，克維那的心臟狂跳了幾下，只剩下七個小時了。

他連忙把組合在腦波修正裝置上的投光器焦距對準，又很迅速地將受像板固定在投光器前方，使其玻璃板面除了修正裝置所斷斷續續投射的光影外，變成一片漆黑。

正如他所期待的，影像出現了。那是三重體的生物。由於有腦波修正裝置，克維那才能夠仔細地觀察那個影像。初次清晰地觀看後，克維那覺得很驚訝，那種生物只有朦朧的類人特徵而已。可是，爲什麼他初次看到那種生物的影像時，會立刻聯想到女性呢？那個相疊的生物影像頭部頂端，長著一個宛如髮髻般的金黃色冠毛。他清楚地看出那種生物的頭部，的確很像人類，但是，生物的臉部沒有長毛，却是被無數像血管一般的網目覆蓋著的。牠所以具有類人的外觀，就是由於這種網目圖案的點狀集中，看來好像眞的有五官而引起的。

第二個影像的一對眼睛和嘴巴，在距離第一個影像約五公分的上方。整個看起來，第二個影像的頭就像是從第一個影像的頭長出來的。在第二個影像的兩肩下，也長出了一雙短短的手臂，手臂的前端是令人產生美感而又覺得驚訝的纖細的手掌和手指——克維那想，很可能這就是使人錯覺牠是女性的原因。兩個身體可能會先從手臂和手指頭分離，克維那這麼猜想。那麼，第二個身體應該也能支撐自身的重量，這就是處女生殖——也就是說，牠們是單性繁殖的生物？先由母體生出無性芽，最後便由母體分離成爲新的個體。

在克維那前面的影像身上，還有兩翼退化的痕跡，亦即在生物的「手腕」附近，還長著成束的羽毛。那種生物意外地顯得直挺挺地，像人一樣的身上，穿著鮮艷的藍色無袖長袍，致使即使牠身上還有鳥類進化的痕跡，也都被長袍所掩蓋了。不過，顯然可以看出這種鳥人不用自己的力量飛，也不能飛。

割田以達觀的口氣說：

「你如何使對方知道，你爲了交換情報，願意接受對方的催眠？」

克維那並沒有回答。他突然站起來，嘗試在黑板上畫出鳥人的圖像，以及自己的形態出來。

經過四十七分鐘和數十次的素描後，鳥人的影像突然從受像板消失，接著出現一個城市的風景。

城市裏的市街並不怎麼寬大。第一個景象是從高處鳥瞰，非常高而狹窄的建築物，以一種令人覺得彷彿地面整天都照不到陽光的密度聳立著。克維那突然有一種想法，這種市景是否在反映太古時期生物的夜行習慣？然後，他的思想再度飛躍，爲了掌握那個城市的全貌，他暫時忽視了建築物，而先集中精神設法去了解那種生物的機械文明的程度、牠們互相傳達或彼此溝通的方法、以及牠們是否從這個城市攻擊太空船。

可是，克維那看不到機械，也看不到飛機或陸上車。甚至，這個城市根本沒有恒星間通訊的設備或儀器，因爲在地球上，這種設備往往需要幾平方公里的基地。此外，也看不到攻擊的據點，可能牠們的攻擊方式也不是他所熟悉的種類。

在克維那一面觀察一面否定當中，受像板上的風景也在變化。現在，他已不是從一個丘陵上往下看，而是在一幢位於城市中心的建築物內部。影像的轉播完全是彩色的，機器的鏡頭逐漸向前移動，變成從建築物的一端俯瞰下方。他最關心的是全景，可是這麼一來，他就無法知道對方如何讓他看到這種景象了。他覺得這是件很奇妙的事，從一個景象轉換到另一個景象的時間非常短暫，他看到那麼多景象，也只距離他在黑板上素描，意圖要求對方傳達情報的時間不到一分鐘。

不過，克維那的這種想法和其他的想法一樣，也只是在腦海裏閃了一下。他一面想一面貪婪地往下看建築物的側壁，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的間隔似乎不到三公尺，這一次，他看到了在丘陵上看不到的景象；建築物的每一層，都使用只有二、三十公分寬的橋廊連接，橋廊上還有城市的居民在行走。

克維那看到正下方的狹窄橋廊上面，正好有兩個行人從兩端接近。這座橋廊位於距離地面約三十公尺的上方，可是牠們似乎一點也不在乎這種高度，互相輕鬆地擦身而過。妙的是，牠們的腳還互相繞過對方腳後的橋廊，接著內側的腳也繞過去，然後步調不變地繼續走。在其他各層的橋廊上，也有人表演著相同的特技走過。克維那一面看一面想，很可能是牠們的骨骼很細，而且裏面是空心的緣故，所以身體很輕。

景象一再地轉變，他的視野也從一個區域的街道移到另一個區域，同時也看到了鳥人繁殖的一切過程。有的鳥人的腳、手掌及身體等，大部分都已經進行到快要分離的階段，有的則剛剛開始。無論如何，負有繁殖任務的母體，似乎並不因爲新的個體重量而感到困擾。

當克維那正想探入某幢建築物幽暗的內部時，影像突然逐漸從畫面淡去，城市的風景也終於完全消失。然後，畫面上又出現了鳥人的雙重影像，影像的手指頭指著腦波修正裝置，牠的動作

完全沒有可以令人誤解的餘地——異星人已經遵守了諾言，接下來應該由克維那實踐自己的諾言了。

期待克維那那麼做，表示異星人相當精明。令克維那感到狼狽的是，他只能遵守諾言，此外別無他法。

11

「我現在既平靜又舒暢！」錄音帶上的克維那這麼說：「我的思考明快而清晰，現在我所看到的景象，不一定和映在網膜上的景象有關連；我現在所聽到的腦部中樞的翻譯，很可能也是無意義。不過，剛才我已經看了牠們的城市。現在，無論我所看到、聽到的事物是否有意義，我都是平靜而舒暢的……」

克維那很細心地聽完自己的錄音後，才轉過頭對割田說：

「這樣就行了！」

當然，很可能會有那麼一刻，由鳥人來控制意識，而聽不到自己的錄音。可是，他仍然一直聽下去，希望將自己的錄音內容深深地銘刻在心裏，藉以保持自我意識的清醒。他一面聽一面又徹底檢查一次腦波修正裝置。一切正常。於是他向割田說明：

「我把自動關閉的開關調節到五個小時後。在那之前，假如你要使我從催眠狀態中醒來——」他指著紅色操縱桿說：「請拉下這個開關，但是，你必須在非常狀況下才這麼做！」

「什麼樣的程度才是非常狀況？」

「譬如這個房間被襲擊時！」克維那猶豫了一下。其實，他很希望能夠將裝置調節爲中途停止數次，可是，現在他所做的並不是單純的科學實驗，而是以生命爲賭住的冒險，當然無法隨心所欲。準備好了以後，他把手按在控制標度盤上，可是仍然有點猶豫。

這就是決定性的瞬間；在數秒鐘後，那些爲數衆多的鳥人團體的思想，可能便會占領他的一部分神經系統。他可以想像得到，如同操縱太空船般，鳥人們必定也想操縱他。

克維那相當有信心。現在，他已經知道牠們是一個互相連繫、協助的心理集團。在那個鳥人居住的城市裏，他並沒有看到任何機械，連所有的機械當中，那種只附有車輪的最原始交通工具也沒有看到。起初，他還以爲牠們是使用電視攝影機之類的東西在攝影，不過，現在他已經推想到，那些景象可能是透過不同人的眼睛去看那個城市而顯現出來的。對於那些生物來說，精神感應是如同視覺般敏銳的感覺作用，由幾百萬個鳥人組成一體的精神力量，當然能夠輕易地越過數光年的距離，也不需要使用任何機械。

克維那想嘗試成爲思想團體的一那分，可是，那會帶來什麼結果呢？這是他所無法預想的。

他仍然一面側耳傾聽錄音，一面操縱腦波修正裝置的標度盤，使自己的思考節拍稍微變化。他只能稍稍變化而已，因爲卽使他那麼希望，也很難和異星人的思想同調，而且在各種有韻律的思想脈動中，存在著清醒、沒有思考、或瘋狂種種變化。而對他來說，他却必須設法在心理學家的圖表上，被記錄爲腦筋清醒範圍內的思考波，以限定自己的感受域才行。

修正裝置會將他的思考節拍複寫成光圖，投光於受像板上，然後對影像後面的個體發生影響。但是，仍然沒有絲毫徵候出現。不過，並不强烈期待那種效果的克維那也不怎麼覺得失望，他

相信對方的反應會出現在牠們所送來的圖案變化上，而且如果眞是這樣，他也只能以自己的神經系統來經驗。

雖然要把精神一直集中在影像上相當困難，但是，他還是努力忍受下去。腦波修正裝置顯然已開始干擾他的視覺，不過，他依舊凝視著影像。

「我平靜而舒暢，我的思考明快而清晰……」

錄音的聲音似乎比剛才所聽到的更響亮。突然，他感覺聲音消失了，接著傳來有如遠雷般的轟隆聲。

隨後，雷聲也逐漸消失，變成好像有人將一個很大的貝殼按在他耳旁般，他只能聽到一種繼續不斷的脈動聲。然後，他意識到微微的亮光，那種亮光彷彿在很遠的地方，又好像透過重重濃霧，顯得很朦朧。

「我仍然有控制能力！」他對自己說：「我正透過牠們的神經系統，接受牠們的感覺印象，牠們也正在接受我的感覺印象！」

接著就得等待了。他一直坐在那裏，等著黑暗逐漸明亮起來。他的腦筋只要接受對方的神經系統所送來的感覺現象，並加以翻譯就行了。一直坐在那裏——

他突然想到：一直坐在那裏——這是否表示對方也和他一樣坐著？他屏住氣息等待，隨卽又聽到遠處傳來某種聲音。

「現在，無論我所看到、聽到的事物是否有意義，我都是平靜而又舒暢的……」

鼻子癢了起來。可是牠們並沒有鼻子——他這麼想。至少看不見像鼻子的東西，因此，那就

是自己的鼻子了；很可能只是一種偶然的刺激而已。他想搔搔鼻子，正要舉手的瞬間，胃部突然劇痛起來，痛得他想要彎下身去。可是，他的身體無法動彈，也不能搔鼻子，手也不能摸自己的腹部。

因此，他才發現癢和疼痛的刺激感覺，並不是由自己的身上產生的；而且對異星人的神經系統來說，那種感覺也不一定卽意味著癢或疼痛，而是兩種高度進化的生物在相互傳送訊息——希望我的訊息也能傳達給牠們。可是，好像雙方都無法翻譯出彼此的訊息。這一點是克維那能夠預期的，是否能夠說這樣對他較有利？異星人是——如果是「土著農民」型的人類——就不可能如他這麼想，也沒有這麼想的能力。了解到這一點，他覺得還有一些希望，異星人可能只是一直感到困擾而已。

鼻子癢的感覺消失，腹痛也變成了宛如吃得過飽般的飽滿感。然後，他感到一根灼熱的針刺著自己的脊椎骨，從上往下逐次刺着每一塊脊椎骨。刺到一半左右的地方，針好像變成了冰，冰在瞬間溶解成水，冷冷地從他的背部流下去。是什麼呢？手？金屬片或鉗子？——忽然緊緊地抓住他的手臂肌肉，彷彿想連骨帶肉拔起。他的大腦立刻以尖銳的聲音送出痛苦的訊息，同時差一點就喪失意識。

疼痛的感覺完全消失時，克維那已經暈頭轉向了。一切都是幻覺，根本沒發生任何事情——他的身體和鳥人的身體上都沒有，是他的大腦接受由眼睛進來的刺激時，將之翻譯錯誤了。在這種錯誤的情況下，有時快感會變成痛苦；任何刺激都不知會產生什麼感覺出來，只是，他沒有預料到翻譯錯誤會造成那麼强烈的痛苦感覺。

不知不覺中，他感到嘴唇被溫柔而又執拗地撫摸著，那是他忘懷已久的感覺；只聽到一個聲音說：「我被愛著——」克維那把這句話排開，不，不是，不是被愛著，那是從一個與人類感情無法比較的神經系統傳來的感覺，是一種反應現象，而他的大腦又根據經驗給予某種解釋而已。他有意識地將那句話替換為：「我被刺激著——」然後，他就隨著感覺開始飄遊。飄遊之後，他感到對方問他有什麼感覺，可是他不知應如何回答。接著又是一種不愉快的刺激，好像有一種甜美的感覺刺激著味蕾，像是打過呵欠之後，他流出眼淚來。接著是一朵花的形象浮現在他心裏，那是朵鮮紅美麗的康乃馨，是地球的產物，所以應該和「里姆」世界的植物有關。「里姆」！他心裏一陣警覺，但是隨後立刻興奮起來，那個名字確實是從宇宙中的遙遠深淵裏傳來的嗎？不過，他却能直覺到這個名字是超越任何理由，而非常適合那個白色星球的稱呼。只是，不論對方傳來什麼訊息，他都存著懷疑，不敢百分之百確信。

最後的一連串感覺都是很愉快的，可是，當他等待著接下去的訊息時，內心仍有不安感。光線仍然幽暗而朦朧，他再度流淚，脚底也很癢；上述感覺都消失後，他感到一陣莫名其妙的炎熱，彷彿空氣都消失般，呼吸困難。

這是假的。他向自己說：「這種事情不會發生的！」

刺激終於結束，又回到與剛才相同的脈動聲和朦朧的亮光。終於，他又開始擔心起來。自己的方法可能是正確的，如果有時間，說不定他遲早總能在某種程度的情形下，控制一個敵人或其集團。但是，問題就在於時間正分秒飛逝，而每一秒鐘都不斷吞沒了一段龐大的距離，使得整艘太空船更接近毀滅。這艘人類所建造的最巨大、最優秀的太空船，正以難以掌握的速度，在遙遠

的空間向那邊——不，是這邊（刹那間，他自己也覺得混亂了）——突進中。

他知道自己的腦部哪一部分被刺激，就會產生何種感覺。譬如大腦皮質側部的敏感帶被刺激，就會聽到聲音；耳朵上的腦表層被刺激，就會出現夢或回憶往事。這種人類的腦機能區域，在很久以前就被研究出來了。興奮部分的位置雖然可能因人而有些微的差異，但是一般而言，人類的構造都是大同小異的。

正常人的眼睛，都是具有相當客觀性的構造，鏡頭會在網膜上結成實像的焦點。根據里姆人送來的都市影像判斷，顯然牠們也具有客觀而正確的眼睛構造。如果他能夠使自己的視覺中樞，和里姆人的眼睛同調，便可能得到值得信賴的影像出來。

又經過幾分鐘，克維那再度陷入絕望。他想，萬一自己在這裏浪費了五個小時的時間，仍然無法有效地和對方接觸，那麼是否還要繼續下去呢？他開始對自己完全期待這種接觸的信心產生懷疑，他想伸手到腦波修正裝置的控制標度盤，可是，並沒有發生什麼，沒有……不，終於有幾個不着邊際的感覺來訪了，他敢確定的是，那種感覺混合着橡膠燃燒的臭味。

他第三次流出淚來。突然，他很清楚地看到一個鮮明的畫像，但是畫像一下就消失了。不過，對接受過瞬間曝光器等高度訓練的克維那來說，他却覺得好像已看了很久似的，殘像仍清楚地銘刻在他的腦海裏。

那好像是在一幢狹窄而高聳的建築物內部，從打開的門口有微弱的陽光射入，並沒有窗戶，每層樓都沒有隔牆，僅以數條狹窄的通路代替地板。有少數的鳥人坐在橋廊上，牆壁上有門的部分，可能是橱櫃或儲藏所。

這個影像令克維那覺得既興奮又擔憂。假定他和對方確立了接觸，並互相能夠影響對方的神經系統，達到能夠使用對方的眼睛看、用對方的耳朵聽，並且能某種程度地感覺到對方的感覺，但是，這一切仍然只是一種感覺上的印象而已，他如何說明那是眞實的呢？

有沒有希望超越這種差距，向那種動物的肌肉來誘發出運動的反應呢？讓對方走路、回頭、擺動手臂等——亦即能夠像自己的身體般操縱對方？既然牠們對太空船的攻擊，是由一群一起走路、思想、感覺的團體進行的，那麼，他能否控制那個團體中的一個鳥人，同時某種程度地控制其他全部的鳥人呢？

剛才的瞬間影像，可能是透過一個鳥人的眼睛傳來的。根據過去的經驗，克維那知道自己並沒有跟那個集團接觸過。現在的他，就像是被監禁在暗示裏，正透過好幾重半透明物質構成的牆壁洞口，探看外面的世界一樣。洞裏有朦朧的光射進來，偶爾可以透過微光看到畫像，因而能夠了解外面世界的情況。他確信畫像是相當正確的，不過，從牆側的另一個洞傳來的聲音，以及天花板與地面傳來的幾種感覺，却不在此限。

人類的耳朵所能聽到的聲音，是每秒振動數在二萬次以下的音波。可是，有些動物却必須是振動數在二萬次以上的聲音，才能夠聽到。當然，他也能夠在被控制或被拷問的時候大笑出來，甚至在被搔癢的時候，發出痛苦的悲鳴。但是，有時對某種生物而言是痛苦的刺激，對其他的生物却是相反的感覺，甚至是毫無意義的。

因此，克維那開始逐漸鬆弛內心的緊張。此刻的他，除了鬆懈下來等待外，着實別無他法。

他繼續等待。

然後，他想到自己的思想，可能和自己所受的刺激有什麼關連。譬如那幢建築物的內景——這景象出現前，自己在想什麼呢？他想起來了，只要是在想——腦海裏正想著眼睛的構造。

對於這麼明顯的關係，克維那感到一陣顫慄般的興奮，同時也發現了一個問題。剛才，他是透過一個對象的神經系統，去熱中地觀察和感覺，可是，他的希望却是能夠確實地和攻擊太空船的團體思想接觸，並加以控制。

剎那間，他突然覺悟，問題就在於如何控制自己的頭腦。事實上，他只需要讓大腦裏的某些部分休息，使其作用降低到最低水準，然後使某個部分極度敏銳化。使得一切外來的感覺，透過這個部分而輕易地表現出來。其實，對於學習過高度自我催眠訓練的克維那來說，只要給予暗示，便可輕易地達成上述兩個目的。

當然，最初得由視覺開始。首先，得控制那個擔任轉達團體思考者的肌肉。

閃動的彩光阻碍他集中精神，但是，克維那却將之解釋爲「暗示」生效。接著，視野突然明朗起來，並一直保持這種狀況時，他就知道自己的意識已經上軌道了。

場面和上次一樣，他的轉達者坐在建築物內部的一個巢裏。他心裏一面祈禱著影像不要消失，一面集中精神於控制那個里姆人的肌肉。

麻煩的問題是他無法徹底說明如何使對方運動。他不能夠想像，自己是否擁有將一切加以視覺化的能力——譬如運動一隻手指都需要幾百萬個細胞連續反應的一切現象。接著，他就把對方的四肢各自看成一個單位，並努力集中精神；可是，並沒有發生什麼。雖然他覺得失望，但是已經欲罷不能。於是，他嘗試將全部的複雜過程，改用一種單句暗示的記號催眠術。

慢慢地，一隻前端尖銳的手臂擧高起來了。受到另一種暗示語，鳥人隨即緩緩地站起來。接著，他讓鳥人轉動頸部，環視一下周圍。然後，他讓鳥人想到那個抽屜和壁櫃是自己所有的。雖然只是讓牠稍稍意識到這種記憶，而且鳥人也應該能夠辨別自己的所有物，但是，牠還是毫不在意地接受了他所灌輸的想法。

克維那拼命壓抑著興奮，繼續很有耐心且緊張地讓鳥人站著，使之手臂忽上忽下地擺動，接著又讓牠在棲木上走動，最後才讓牠坐下來。

由於異常緊張，他感到自己的腦部對某種暗示似乎很敏感。在他想再次集中精神的剎那，他感到一種侵害自己的思考和感情的訊息傳來，於是他立刻機械化地將這種充滿痛苦的感覺，代換爲熟悉的語句：

「細胞在呼喚！細胞害怕，我，細胞覺得痛苦！黑暗將臨到里姆的世界，必須從那個生物離開，離開到距離里姆很遠的地方……影子、黑暗、混亂……必須將那個生物排除才行……可是細胞自己無法做到。想要和從幽暗的地方來的巨大生物友好是應該的，因爲不知道對方是敵人……夜愈來愈深，細胞也要離開了……沒有辦法……」

克維那在朦朧中想到：要跟牠們友好？

這麼說，也許應該這麼做。以往所發生的惡夢般的事，都可解釋爲不是排斥就是友好兩者。

狼狽的感覺使得克維那警覺，事情可能太嚴重了。在船內已發生的災難，假使只是方法錯誤的友好接觸結果，萬一對方突然產生敵意，又會發生多麼可怕的損失呢？

此刻，他所擁有的問題可能比里姆人的更嚴重。假如他立刻切斷接觸，里姆人在獲得解放後

，可能會繼續攻擊；亦即牠們爲了逃避他的控制，說不定會盡可能破壞小獵犬號。

因此，克維那只能禱告在這當中，會有可供他利用的機會出現。而在目前，他唯一能做的卻是繼續按照原來的計劃，控制里姆人。

12

首先，克維那集中精神於更理論性的中間階段，也就是把控制的對象改變爲另一個里姆人。至於被選擇的對方是否是里姆人，他自然很明白。

「我被愛著！」這種曾經使他混亂的感覺，很快便被他有意識地回憶起來。於是，他向自己說：「我被母體愛上，從牠那裏，我成長爲一個新的個體，我和母體共有一個思考。可是，我已經知道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同時，我自己也是團體的一份子。」

正如克維那心裏所預想的那樣，目標的轉移突然便發生了。於是，他嘗試著操縱已經成長得和母體完全一樣，但是仍然相當稚弱的小鳥人手指，隨後又把牠柔弱的肩膀彎曲成弓狀，最後才讓牠恢復和母體同調。實驗完全成功。但是，他心裏很快又湧出了想要和距離更遠的里姆人的神經系統連接的大躍進欲望。

同時，克維那已經明白，他只要適當地刺激一下自己的腦中樞，就能夠達成願望了。然後，他發覺自己站在一座雜木林和小山丘連續的荒野當中，在他眼前，有一條小小的溪流，遠方還可看到橙色的太陽，低低地懸掛在薄雲飄渺的暗紫色天空中。克維那讓那位新的被操縱人向後轉，

沿著小河流走向遠方的樹林，在那裏，他看到了一間隱蔽的小巢房。附近很可能只有這麼一戶住家，於是他讓鳥人探頭進去瞧瞧，幽暗的巢房裏有好幾塊棲木，其中一塊棲木上坐著兩個鳥人，但是都閉著眼睛。

據他判斷，很可能這兩個里姆人也參加了小獵犬號的團體攻擊。

在那個地方，克維那決定再用新的刺激，變化控制里姆星的黑暗部分的一個里姆人。這一次的轉移更迅速地成功了。他在一個沒有亮光的都市裏，模糊地看到許多建築物和高架橋廊。隨後，他又迅速地和許多里姆人的神經系統連絡。有一點使克維那十分困惑，他不知道爲什麼有時能夠和某個里姆人交換思想，但是對另一個條件完全相同的里姆人却不行。他想，或許是因爲某些鳥人對於刺激的反應，較他人更敏感吧！另一個可能性是，他能夠連絡的里姆人，可能都是最初出現的母體之子孫或親戚。接著，克維那又跟里姆星大約兩打之多的鳥人接觸，終於了解了這個星球的全貌。

那是個磚瓦、石頭和木材的世界。從神經學的角度來看，可能再也沒有一個能夠和這種精神性的集團社會比擬的了。同時，由於這種種族能夠詮釋物質與能量之謎，因而一躍超越了人類的機械文明。到達這個程度，克維那才放下心來，準備開始嘗試倒數第二個階段的反擊。

克維那集中精神於把影像投在受像板上的里姆人。起先，他感到雖然很短暫，但是，却可清楚地知道時間的經過。接著……

他透過影像的眼睛，看到了小獵犬號。

他最先想到的問題，就是船上在他自我催眠之後的戰鬥經過，不過，他決定待一會兒後再考

慮這個問題。他從里姆星回到船內的目的，就是要進行所需的準備工作。他知道，自己所欲影響的對象，可能是爲數高達數百萬之多的里姆人集團，而他必須給予這些對象自動從小獵犬號撤退，並且不敢再次接近那樣强烈的暗示才行。

他已經證明過，自已確實能夠和里姆人連絡，相互接受彼此的思想。要不然，他就不可能從一個里姆人的神經系統，躍到另一個里姆人的神經系統。因此，當準備工作完成時，克維那便向黑暗投射他的思想。

「你們住在宇宙中，同時，你們心裏也懷有你們所看到的宇宙像。對於這個宇宙，除了這種宇宙像外，你們什麼都不懂，也無從知道。但是，你們心中的宇宙像，並不是眞的宇宙像……」

要怎麼做才能影響那些鳥人的心呢？應該是把對方原有的認識否定就行了。可是，要如何改變牠們的行爲呢？那就得推翻對方的基本信念和情緒性的信仰。

克維那很愼重地繼續說下去。

「你們心裏的形像並沒有傳達出宇宙的一切，因爲你們並不具備知道那種感覺的因素。你們無法直接了解的事情很多，宇宙中有一種秩序，如果你們心中的宇宙像的秩序，和宇宙的眞正秩序不同，你們就是被欺騙了……」

根據人類的生命歷史來看，大部分的思考性生物都不會採取非理論性的行爲——至少在其思想範圍內不會。如果思想範圍是虛僞的，而且其前提也是違反現實的，該種生物的機械性理論，便很可能會帶來危險的結論。

必須改變其前提才行。克維那很愼重、冷靜而又誠實地加以改變。此時，他的行動是根據里

姆人沒有防備的基本假設進行的。他告訴里姆人的，都是有關人類從古至今的思想，但是對里姆人而言却是最新的。不容置疑，這種衝擊是很嚴重的。里姆的文明，乃是在不曾被懷疑的確定性裏紮根的「末期農民」型文明。不過，小小的侵入者能夠在「末期農民」型種族的未來中，給予決定性影響的例子，在歷史上却非常多。

譬如龐大的古印度帝國，便是在幾千個英國人手中崩潰。同樣的，過去在地球上的「末期農民」型種族，最後也都被輕易地征服了。他們一直到了解人生就是被牢固的傳統制度教導得更複雜的存在，而將這種頑迷的觀念之殼打破後，方才再度復甦。

里姆人有一種特殊的脆弱性；牠們傳達意識的手段的確獨特而高明，但是，却很可能在受到某一種集中的攻擊後，全體都受到影響而崩潰。克維那數次反覆傳達這種訊息，同時，每次傳達時都補充了一些和太空船有關的指示，其補充指示是這樣的：

「你們使用於太空船的人形圖案要改變了，首先應改變爲使船上人類的緊張感消失，然後開始睡眠的圖案……接著再把圖案收回去。你們想要和我們友好的行動，造成船上很大的損害。我們也想要和你們友好，可是，你們的親熱表現反而傷害了我們！」

他已經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的時間及次數，將這道命令注入對方龐大的神經迴路了。大約是兩個小時左右吧，總之，事情是結束了，腦波修正裝置的開關，突然自動地切斷了他和影像的連繫。

他突然發覺眼前又是熟悉的環境。訝異促使他再瞧瞧受像板，影像已經消失了。他回頭尋找割田，却看到考古學者靠在椅子上，正睡得很甜。

克維那不自在地站起身來，回想剛才自己給予里姆人的暗示——消除緊張，使之睡着——顯然這就是結果，可能船內的全體人員此刻都好夢正甜。

把割田搖醒後，克維那馬上走到走廊去。在快步行走當中，他看到到處都是睡著的人，同時，牆上的影像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在走到司令塔途中，他都沒有再看到影像。

他走進司令塔，悄悄地跨越過睡倒在管制盤旁邊的李斯船長，迅速地將太空船的電磁障壁開動，然後才重重地吁了一口氣。

幾秒鐘後，艾里特．克維那已坐在管制席裏，順利地改變了小獵犬號的航線。

※　※　※

克維那在離開司令塔以前，還在操舵裝置裏裝上了時間鎖，並將時間調爲十小時。他這麼做的目的，是要防止有人在自殺的氣氛下溜進司令塔。然後，他飛快地跑進各走廊，開始救護受傷的人。

由於每個患者都不例外地喪失意識，所以根本無法了解受傷的狀況。因爲，他只能實施保護措施，看到有人呼吸困難，顯示休克狀態時，就爲他輸血；傷口太大的人，就爲他注射鎮定劑。遇到被燙傷或割傷的人，就爲之塗上卽效性的軟膏。他使用了七次搬運車——現在割田也來帮忙了。他們把屍體搬上運輸車，運到甦醒室去。結果有四個人甦醒了；不過，在這當中，克維那認爲無望而放棄送往甦醒室的人，就有三十二名。

兩人還在急救傷患時，一名躺在旁邊的地質學部技術人員醒來了。那個人打了一個大呵欠後

，隨卽發出狼狽的呻吟。克維那知道，一定是那個人的記憶突然恢復了的緣故。不過，他還是懷着戒心看著那個人站起來，緩緩地走近自己身邊。那個人茫然地看了割田和克維那一會兒之後，才問：

「需要我帮忙嗎？」

不久，就有大約一打的人來帮忙了。看到他們彷彿着魔般的神情，又聽到他們偶爾說出來的話，克維那知道他們已經發覺造成惡夢般的死亡及破壞的原因只是由於一時性的瘋狂。

克維那一直沒有發覺李斯船長和莫頓隊長的來到，直等到他們兩人和割田談話時才知道。過了一會兒，割田離去後，兩個領導人便走近克維那，邀請克維那出席司令塔裏的會議。莫頓還無言地拍拍克維那的肩膀。克維那懷疑他們兩人是否還有剛才的事件記憶，因爲，自然地喪失記憶乃是極爲普遍的被催眠現象。假如他們兩人對於剛才的事情已無記憶，要將事情的經過說明給他們聽，可能就很困難了。

不過，李斯船長的話立刻使他鬆了一口氣：「克維那先生，提起這次的災難，你努力通知我們是受到異星人的攻擊，我和莫頓都非常感謝你！割田先生已經把他所看到的有關你的行動都告訴我們了，可是，我們仍然希望你能親口把所發生的事情，正確地告訴司令塔裏的各部長們！」

爲了要條理井然地說明，總共花費了一個多小時。克維那說完時，其中一個人問：

「你是說，事實上牠們是在嘗試友好的接觸？」

克維那點點頭道：

「很可能！」

「那麼，我們是否能夠到那個行星上，用炸彈炸掉牠們？」對方憤憤地問。

「那麼做可能也沒有什麼好處！」克維那溫和地回答：「除了更靠近、更直接的接觸外，都沒有好處！」

李斯船長插口道：

「那太浪費時間了，我們的路程還很遙遠！」接著又不耐地加了一句：「再說，牠們的文明好像也很無聊嘛！」

當克維那躊躇著不知是否要回答時，莫頓隊長在一旁開口帮腔了：

「克維那先生，你的意見呢？」

「我知道船長所指的是牠們缺乏機械文明，可是，我們有時一樣也能夠享受不需要機械的滿足感呀，譬如食物或飲料，朋友或情侶的聊天等。也許那些鳥人除了共同的思考和繁殖方法外，只求情緒的發洩，可是，我們人類同樣也擁有和牠們這種生活方式相似的時代啊！而且，那也同樣被稱爲文明；在那個時代裏，地球也如同現在一樣出現過偉大的人物啊！」

「可是，」物理學家豐．克羅森興奮地插嘴：「難道你在推翻牠們的觀念之前，一點也不覺得疑惑嗎？」

克維那冷靜地回答：

「不論是鳥人或人類，生活過於專門化都不太聰明。再說，我也只是搗毀了牠們對於新觀念的抵抗……這也是我在這艘船上尚未完成的工作！」

在幾個人的苦笑聲中，會議便結束了。然後，克維那看到莫頓和化學部唯一的出席者耶蒙斯

在談話。耶蒙斯是化學部相當於副部長地位的人，他又皺眉又搖頭地，兩人談了一會兒之後，才互相握手道別。

莫頓直接走到克維那身邊，低聲說：

「化學部剛才向我報告，只要你以後不要再提及那件事，他們願意在二十四小時內從你的部門撤離！耶蒙斯先生他——」

克維那抬手阻止他繼續說下去。

「肯特對那件事怎麼說？」

莫頓猶豫了一會兒才說：

「他吸入過量的瓦斯，可能需要躺幾個月——」

「可是，這麼一來，他豈不是來不及競選了？」

莫頓又遲疑了一下才回答：

「可能來不及了！這意味著可能沒有人會再跟我競爭；除了肯特外，應該沒有對立的候選人了！」

克維那沈默了下來，想著沒有對立情形可能帶來的結果——莫頓能連任實在太好了，可是，支持肯特的人會有什麼表示呢？他還沒有開口，莫頓就說了：

「願不願意聽一下我私人的請求？我已經說服了耶蒙斯先生，在肯特尚未恢復健康以前不再繼續攻擊你，藉以保持和平。那麼，你能否也答應我的要求，不再提起這件事，也絕不吹噓你獲勝的因由？如果有人問你肯特爲什麼撤退，你就回答說是因爲這一次的事件帶來的結果，而且，

你不能主動提起這件事……你能答應我嗎？」

克維那點頭同意後，才有點不自然地問：

「我能夠提出一個建議嗎？」

「說吧！」

「請你指明肯特爲你的代理人，如何？」

莫頓凝視著克維那一會兒，臉上一副無法了解的神情。然後才回答：

「我沒有料到你會提出這樣的建議！以我的立場及個性，我實在不願意也不喜歡奉承肯特！」

「目的並不是在肯特！」

莫頓再度沈默了下來，一會兒後才喃喃說：

「是的，這樣可以緩和緊張的情勢！」

可是，他臉上的神情仍然是一副不大情願的樣子。克維那安慰道：

「你對肯特的評價，似乎和我差不多嘛！」

莫頓冷冷地笑道：

「事實上，適合成爲隊長的人選至少還有好幾打呢！不過，爲了和平，我還是接受你的忠告吧！」

兩人分手後，克維那的內心比他外表所表現的更加複雜，因爲，他想反擊肯特的計劃，在無形中夭折了。把化學部從自己的部室趕走，只不過是一場小糾紛的勝利而已，而不是在眞正的戰

鬥中獲勝。雖然如此，以較客觀的立場來看，說不定正是對可能形成一個更激烈戰爭事件的最佳解決方策。

13

伊克士托無力地躺在無垠的黑暗中，動也不動。時間仍緩慢而永恒地繼續著，空間則依舊是一片無底的漆黑。在無限遙遠的地方，有無數朦朧的光點正冷冷地凝視著牠。伊克士托知道——那是由一個個燃燒著的太陽成群組合而成的島宇宙，由於距離過於遙遠，島宇宙形成宛如霞霧般的光渦。那裏有生命。在那些太陽周圍不斷環繞的無數行星上，有無盡的生命擁擠着。在庫羅魯行星的太古泥土中，同樣的也曾經有生命誕生過。但是，那已經是在一次宇宙爆炸中，將強大的伊克士托族滅亡，同時將牠的身體甩到這個島宇宙深淵中以前的事了。

牠仍然苟延殘喘著。這對牠而言，着實是一種悲哀。經過一個大變故而不死之後，牠那接近不死的軀體，尚能忍受原本迷漫於時空中的光能正逐漸減少的狀態而繼續生存。同時，牠的腦海裏仍銘刻著從未改變的古老循環思考脈動——雖然牠能夠在任何一個島宇宙中東山再起的機會，連一千的三十次方之一次的機會都沒有，更別說是要到某一個行星上去尋找寶貴的「庫兒」——機會當然更加渺茫。

這已經是想了幾億兆次的不變結論。這種結論，彷彿已成爲牠身體的一部分，但是，却依舊

像是一捲輪狀的底片，仍反覆不斷地在牠眼前及腦海中放映；同時，又像是黑暗之海中，一點遙遠的鬼火，形成了牠生命的一切。牠的肉體仍然保持著遠距感知力場，但是，牠已經大部分將之忘記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牠的力場的確很龐大，但是在身體已衰弱不堪的現在，除了最靠近的幾光年外，牠已無法聽出任何訊號波了。

對不再期待任何事情的牠而言，最初，也只能微弱感覺到一點太空船傳來的刺激，包含能量、堅固的物質！模糊的知覺立刻刺激遲鈍的大腦，這種情況瞬即帶給牠強烈的痛苦，就像是長期不使用的肌肉，突然被用力拉裂開般痛苦。

痛苦消失時，思想也停頓了。牠的大腦再度恢復到悠悠的長眠中。牠也再度回到了有成群的光點浮現的絕望而又黑暗的宇宙空間裏。所謂能量和物質的觀念都夢般遠去，只剩下一個稍稍清醒的角落，仍不甘罷休地凝視著消失的夢。遺忘的影子再度張開它朦朧的襞褶，完全吞沒掉讓短暫的生命如火花般閃亮的意識。

可是，那種訊息再度比上次更强烈而敏銳地在牠的力場邊境閃爍了一下，使得牠原本伸得挺直的身體，突然產生劇烈的痙攣，四隻手臂激烈地掙扎著，四隻脚也奮力地彎曲，那是肌肉的反射運動。

當茫然又空虛的視線找到焦點時，模糊的視覺剎那間就像是受到電擊般，立刻恢復了清晰，一部分支配力場的神經系統，也打破了平衡，開始活動。霎時，牠興奮地努力著，爲了要探尋刺激力最强烈的方向，牠把其餘散佈在幾億兆立方公里空間裏的力場收回來，以便集中力量。

在牠尋找目標當中，對象顯然已移動了相當大的距離。這時候，牠才看清那是一艘正從一個

島宇宙飛往另一個島宇宙的太空船。這時，非常强烈的不安感突然抬頭了；它會不會飛到自己所無法感覺到的遙遠地方去？致使牠在無法採取任何行動的情況下，永遠和那艘太空船斷絕接觸的可能？

牠稍稍擴大力場的瞬間，突然又有了反應。牠感到那確實是異星物質和熱能的激態。於是，牠使盡全力用衰弱的身體將曾經是力場的熱能，化成一道熱能線，緊緊抓住標的物。

沿著射出去的光束，牠從太空船吸收了一股龐大的電能。那是非常大的熱能，是牠能夠處理的熱量的幾百萬倍。因此，牠不得不使那些熱能偏向，發散到無垠的黑暗中去。牠一面這麼做，一面像一隻巨大的蛭一樣，將光束延伸到四、五光年，甚至十光年去，將太空船中的推進熱能吸收過來。

但是，在長久的歲月中，始終依靠宛如五月梅雨般的光之熱能，勉强殘存到現在的伊克士托，已經沒有自信能否處理那麼龐大的熱能了。因此，無垠的空間立刻將太空船放出來的熱能流，吸收得無影無踪。牠的身體只接收了一部分熱能，但是却像是受到重大衝擊般，立刻使牠恢復了活力，並以兇暴的强烈知覺力，使牠知道這是最好的機會。發狂似地，牠立刻將自己的原子構造加以調整，然後迅速地沿著光束突進。

在遙遠的地方，太空船——雖然停止了推進，却仍然繼續進行著慣性飛行——把牠甩在後面，又逐漸地離牠遠去。漸漸地，被拉開一光年、兩光年……甚至三光年了。牠發覺，無論自己如何努力追趕，依舊讓那艘太空船溜走了。黑色的絕望再度襲擊牠。但是就在那個時候……

太空船突然在飛行中停下來。到剛才，仍然以一天數光年的高速行進中的太空船，却一下子

完全控制並改變了慣性，而停在空間了。雖然太空船還在距離很遠的前方，但是，已不再遠離了。

伊克士托知道一定是船內的生物發現了牠的干擾，故意把船停下來調查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發生事故的原因。從那種突然減速的方法看來，可以推想對方已有極發達的科學。不過，牠還是無法辨別對方是使用什麼種類的反加速技術。在幾種可能性當中，伊克士托決定將自身的運動熱能，替換為體內的電子活動，然後急速停下來。因為使用這種方法，牠所損耗的熱能較少。

牠突然感覺到太空船就在牠附近。

接著在不容許牠考慮的時間裏，幾件事便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首先是太空船的外側，突然迅速地佈置了一層無法貫穿的電磁障壁。這種障壁所聚集的大量熱能，使得伊克士托體內自製的自動繼電器立刻發動。結果，在意識產生前的幾分之一秒，牠的身體就停了下來。牠目測了一下，自己還距離太空船五十多公尺。

在黑暗當中，太空船就像是牠前方的一點希望之光。牠想，對方所以佈置了防禦障壁，很顯然地是因為船內的生物無法探知牠是什麼，同時，也意味著牠沒有希望去攻擊太空船。或許船內敏感的機器已感覺到牠的接近，而誤以為牠是一枚飛彈，所以才佈置防禦障壁。

伊克士托緩緩地接近幾乎透明的障壁旁邊，像是一隻吞食眼前獵物的願望突然被毀滅的野獸一樣，貪婪地凝視著太空船。只有二十公尺的距離而已，那是個球形的深色金屬怪物，兩側鑲了好幾列像鑽石般炫目的舷窗，整個就像是在黑天鵝絨般的黑暗裏，發出亮光的巨大寶石。雖然它是靜止的，但是，牠依舊可以感覺到裏面有強烈而又活生生的生命。突然，牠回想起那個無限遠

的世界，以及被牠們侵略後而可以恣意求取的星球，還有那種值得懷念的不羈而奔放的生活記憶。而且——甚至在此刻這種失意當中——那種記憶依舊是點燃牠的希望之燈。

由於從剛才到現在，牠始終忙碌於肉體的活動，所以腦海中也只是模糊地了解，牠進入船內意味著什麼。剎那間，漫長歲月裏銘刻在牠心坎上的絕望，突然使牠瘋狂起來。牠那不斷掙扎、扭轉的手臂和四隻腳，在舷窗耀目的照耀下，就像是活的火舌般發亮。伊克士托的嘴臉，就像是人類漫畫中的人物臉孔。及裂開的巨大嘴巴——唾液如白霧般溢了出來，在太空中形成凍結的細水滴漂走。希望在心裏膨脹又崩潰，視線却愈來愈朦朧了。在朦朧的眼睛裏，牠看到太空船金屬殼上的圓凸部分，突然有一條粗粗的光線射出來，圓凸的部分並更加凸起，變成一道很大的門。門上下一旋便打開了，而且稍微傾斜。從那個缺口，太空船內的燈光便像洪水般洩了出來。

過了一會兒，便有將近十二人左右的兩足生物出現。他們穿著近乎白色的防護衣，開始拖出一串巨大的浮遊機器來。不久，機器便以太空船外殼的一點為中心圍繞起來。機器發出來的火焰很眩目。從這種眩目的光輝看來，那不是高熱，就是一種輻射波的集中增幅。顯然兩足生物正在進行修理作業，並且是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著。

牠拚命在隔離了牠和太空船的障壁上，尋找有沒有力量較弱的地方，可是牠找不到。牠很想全力以赴，但是對方的熱能太複雜、範圍也太廣了；這一點，牠在遠處追趕太空船時就感覺出來了，只是現在牠必須眞正面對它了。

修理作業是——伊克士托所看到的是，兩足生物厚厚地切下了一部分外殼，然後再鑲上新的材料——似乎一開始修理，馬上就結束了。噴火器炬的白熱光在黑暗中散發成美麗的火花，然後

消失。接著，機器被拉開了，緩緩地向入口浮上去，隨後卽沈入門口而消失掉。兩足生物們也跟著機器消失，弧狀的金屬平原突然便和宇宙空間一樣，再度恢復了靜寂。

由於這種情景的衝擊，伊克士托差一點便喪失了理智。怎麼可以讓他們逃走呢？整個宇宙也只在牠伸手可及的距離前方而已——彷彿能夠以牠的意志抓住太空船般，牠伸手向前——一陣陣的痛苦使牠的身體往後伸，同時也使得牠的心迅速地往絕望的無底沼澤沈下去。不過，在卽將沈沒的瞬間便停下來了。

巨大的門扉又緩緩地旋轉，一個兩足生物立刻從光環中爬出來，並立刻跑向剛才被修理的地方去，不知道撿起了什麼，又迅速地轉回自動門去。他在快要跑到自動門前時，忽然發現了伊克士托的存在。

兩足生物如觸電般僵立在那裏，喪失了身體的平衡狀態。透過舷窗射出來的耀眼燈光，伊克士托看到白色太空衣裏的兩足動物的臉孔，眼睛和嘴巴都張得大大地。隨後，兩足生物好像醒轉過來了，嘴唇急劇地動了又動。不久，太空船的門又開始旋轉，露出一個光口，一組生物再度出現，他們是出來觀察伊克士托的。看到他們的嘴唇隔著不規則的時間輪流地動著，伊克士托知道牠們是在商量事情。

不久，又從自動門浮上了一個巨大的金屬籠，上面還有生物坐著，可能是在操縱那個金屬籠。伊克士托知道，兩足生物想要逮捕自己。

奇妙的是牠並沒有提昇的感覺，反而像是被痲藥侵入般，逐漸被拖入疲憊的深淵裏。牠知道，想要和逐漸湧來的痲痺挑戰，牠需要一切敏捷的反應；爲了要復興一度幾乎到達知識之究極的

伊克士托種族，牠需要完全的清醒和敏捷的活力。

14

「眞有這樣的事嗎？眞有住在島宇宙間的生物嗎？」

在自動門旁的克維那頭盔裏，突然傳來不知道是誰在說話的緊張聲音。由於這句話，集中在門旁的人們彼此更靠攏了些。但是對克維那而言，即使被人們這麼包圍著，他還是覺得不大放心，因爲，在恍如燃燒般的舷窗光輝外，正不斷在打著漩渦的無垠黑夜，却像是一張無形的網，正以他無法了解的姿勢，愈來愈像是一道無形的壓力壓迫著他。從這一次的探險旅行開始以來，他從未確實體會過黑暗竟有這麼强大的壓力。由於平時都坐在太空船裏，他並不覺得黑暗有多可怕。不過，現在他突然覺悟——不論人類在星際間出入的範圍有多麼大，比起眼前這個可能不只幾十、幾百億兆光年大的黑暗，那簡直就像是一個針頭般微小。

莫頓的聲音，突然劃破了開始令人害怕的沈默。

「船內的康利．雷斯達請回答，康利．雷斯達……」

一會兒後，克維那才聽到：

「是的，隊長，有什麼交代？」

克維那聽得出是天文學部長康利．雷斯達的聲音。

莫頓說：

「雷斯達，我想借助你的數理天文學的力量，計算一下在那隻怪物所浮現的空間裏，小獵犬號偶然在相同位置上，推進裝置無力化的或然率好嗎？即使花費二、三個小時也無所謂！」

這一段話使得當場的情景更淸晰地銘刻在衆人心裏。身爲數學家的莫頓，竟然肯從自己的專門知識前讓賢，讓別人有機會表現，便强烈地表現了他的個性。

天文學家笑了兩聲，隨即以嚴肅的口氣說：

「大概不需要計算吧，不使用新的記號法，我們是無法用數學將那種或然率表現出來的。以數學的角度來看，眼前的事是不可能發生的。想想看，像這樣爲了修理故障而停在兩個島宇宙中的一艘太空船的人類——同時也是初次遠征銀河系外宇宙的人類，對整個宇宙而言，也只是像罌粟的種子一樣微小的一點，怎麼可能在沒有任何連絡的情形下，和一隻比自己更微小的怪物的航線交叉呢？除非宇宙空間中充滿了那種怪物，要不然絕不可能發生這種事！」

克維那想，應該另外還有更恰當的解釋才對。這兩個事件——推進裝置故障和怪物的出現——是否可以使用更單純的因果關係來解釋呢？機關室的牆壁燒毀了一個大洞，從那個洞口，熱能如奔流般逃到宇宙空間去。結果，他們只得停下來修理。克維那想開口說出自己的想法，不過他還是沒有說出來。這當中還有另一個因素，包括怪物的力量和或然率的因素存在著。想想看，要在幾分鐘內使原子爐和輸出枯竭，究竟需要多少力量呢？他考慮了一下適合那種數式的答案後，不禁輕輕地搖搖頭，因爲那是一個會使現在提出來的假設，自動失去效用及意義的龐大數字。即

使是上次碰到的那種怪貓，有幾千隻聚集在一起，可能也無法處理那麼多的熱能。這個結論暗示著對象並不是生物，而可能與機械有關。

不知道誰在說話：

「是不是立刻用熱線炮燒掉那隻怪物比較好？」

那個聲音含有令人顫怖的感覺，使得克維那內心不知不覺中也湧出相同的感情來。這種反應可能已透過通話器，傳到每個人耳中。因而莫頓接著所說的話，給人一種想要將那句話所引起的不安感一掃而盡的感覺。

「眞可怕，簡直就像是從惡夢中跑出來的紅色魔鬼——可是，說不定牠的實質比外表看來更溫馴，跟以前遇到的那隻漂亮的怪貓相反——史密斯，你認爲如何？」

個子高瘦的生物學者，以冷靜的理論性語調回答：

「從這裏看過去，那隻怪物有手也有脚，也就是說，牠可能是在某個行星上進化的生物。如果牠有智能，在被關入牢籠的瞬間，必定會對環境的變化表現反應。不知道牠是一位爲了逃避塵世的繁雜，而在寂靜的宇宙當中冥想的老賢者？或者是一個遭到放逐，而想要回到故鄉去過文明生活的年輕罪犯？」

「假如割田在這裏就好了！」機關長培隆斯以溫和的口氣將話題拉回現實。「在怪貓所居住的行星上，他的分析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

「割田在這裏！」如往常一樣，說話時習慣愼重地一句一句緩慢說的考古學家的聲音，立刻便從通話器的另一端傳來：「我一直在側耳傾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不過，我眼前有傳眞銀幕，

所以對這隻怪物有强烈的印象。雖然我們現在完全沒有那隻怪物的資料，但是按照循環史觀來分析，我認爲有危險。在以前那隻怪貓所居住的食物缺乏的行星上，我們還有城市和建築物廢墟等資料。但是，我們現在的對象距離最靠近的行星，至少也有二、三十光年，顯然牠是並不需要任何食物，也不需要空間移動裝置而棲息的生物。因此，我提議除了將這個牢籠放出去的開口部分之外，仍然維持電磁障壁。等順利地抓住怪物後，我們再詳細地觀察牠的一切動作和反應，並拍攝牠在眞空中活動時的內臟狀態。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了解對方的一切後，才可以放牠進來。這樣，我們不殺牠，牠也無法殺害我們。不過，各位必須小心行事！」

「我有同感！」莫頓說。

然後，莫頓馬上開始發出命令。立刻又有機器從船內被搬出來。除了巨大的X光攝影機外，全部機器都被固定在彎曲而平滑的船身表面上，只有攝影機被安裝在移動式的牢籠上。

克維那以不安的心情，聽著莫頓隊長給牢籠的誘導人員叮嚀最後的注意事項。

「門要儘量開大！」莫頓說：「同時，牢籠要從上面罩下去，千萬別給牠抓住牢籠的時間！」

克維那想，失去現在的機會，就再也不會有機會了，有異議應該現在就發言。

但是，該如何說好呢？他當然能夠說出一切不切實的懷疑；同時將雷斯達的理論性意見，歸結到並非偶然事故的結論；也能夠暗示大家，在遙遠的地方也許正有一艘載着紅色惡魔的太空船，等著撿回牠們的同伴。

但是，事實上他們已經對可能發生的意外事態，豎立了萬全的防禦。即使眞的另外有一艘太

空船，除了牢籠的出口外，船外側全都佈置了電磁障壁，亦即至少被攻擊的目標，已盡可能減低到最少限度了。也許他們的太空船外殼會被燒毀，船外的人也可能會被殺死，但是，太空船本身却是絕對安全的。

這時候，敵人便會發覺牠們的攻擊徒勞無功；同時也會明白，牠們的敵人乃是一艘擁有强大武器和裝甲的太空船，裏面還有許多勢必貫徹戰鬥的種族生物。

克維那的想像發展到這個階段，便決定不發表自己的意見了。他想，只要把疑慮留在心裏就夠了。

莫頓還繼續在說話：

「有誰還想說話嗎？」

「還有一個問題！」這是豐・克羅森的聲音：「我贊成徹底調查這隻怪物，但是，我所謂的徹底指的可能是一個星期或一個月！」

「那麼，各部門的專家在研究怪物期中，太空船也得留在這裏嗎？」

「當然！」物理學家回答。

莫頓沈默了一會兒，才緩緩地回答：

「我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大家都知道，探險船上擁有能夠帶回數千種生物標本的設備，而我們都是科學家，一切凡是難得的資料都應該詳細地加以調查。但是，如果每次爲了採取一種新的標本，都要耗費一個月的時間，我想一定會有人反對。因爲這麼一來，原本預定五至十年的旅行，就可能得延長到五百年了。我個人並不是反對詳細調查，不過，任何一種標本，當然都應該配

合其價值來處理才對！」

「這一點以後再檢討吧！」豐・克羅森斷然道。

「其餘的人有異議嗎？」莫頓看沒有人想發言，便逕自下結論道：「好！那麼，我們到外面去抓牠吧！」

15

在繼續等待中，以往所知所想的一切際遇，又如萬花筒般湧上了伊克士托的腦海。已滅亡的遙遠故鄉行星，立刻浮現在牠眼前；對故鄉的榮譽感也迅速地恢復了；同時，對於以爲能夠逮捕牠的兩足生物的侮蔑感，也迅速地高昂起來。

伊克士托回想起牠的種族也曾經擁有能夠控制恒星系統運行的輝煌時代。後來牠們便收回那種掠奪式的宇宙旅行的凡心，過著更寧靜的生活。沈浸於自然力所締造的美，並品嘗著永恒性藝術創造的陶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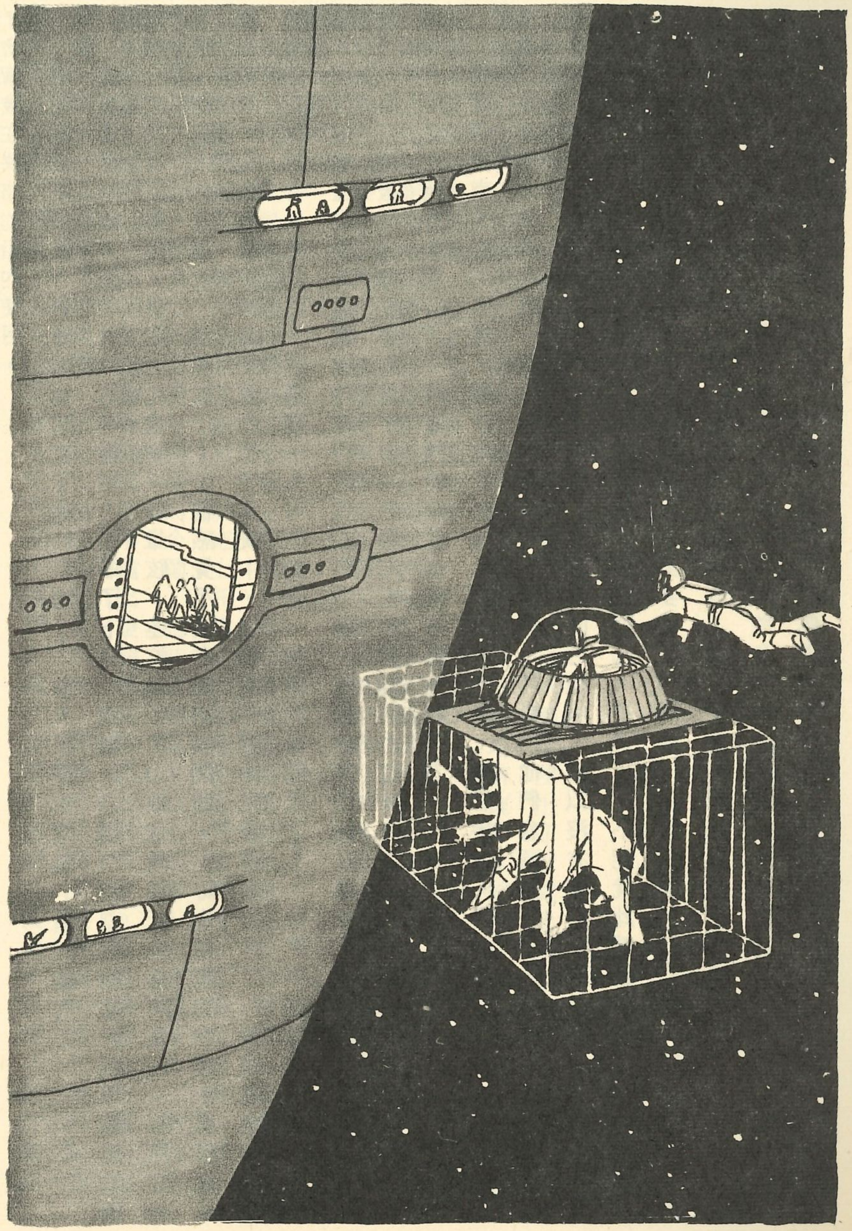
伊克士托一直凝視著繼續接近的牢籠，看到牢籠巧妙地通過電磁障壁洞口的瞬間，後面的障壁又迅速地關閉起來。轉移得非常順利，伊克士托想，即使牠想趁著障壁開口的瞬間攻擊，可能也無法成功。不過，伊克士托並沒有那樣的企圖，牠知道必須小心，在進入太空船以前，絕對不可露出敵意。逐漸地，以無數金屬棒構成的牢籠已緩緩飄向牠的方向來了。兩名操縱者很細心地警戒著，其中一人帶著某種武器，伊克士托的本能告訴牠，那是核子飛彈發射器。牠正想另眼看待敵人時，立刻又發覺了敵人的武器是有限界，亦即大概只能在太空船外使用，因爲，對方應該

不會冒險在狹窄的船內使用。

這種認識更尖銳、更清晰地堅定了牠的目的——進入那艘太空船，進入船內！

就在這個時候，張著大口的牢籠從上面罩了下來。隨後，金屬門卽刻在牠背後無聲無息地關起來。由於反射動作，伊克士托感到一陣暈眩，連忙伸手用力抓住最靠近的金屬欄杆。在抓住的刹那，伊克士托知道自己被解救了；這種感覺不僅在腦海裏閃過，同時也在牠的肉體上具體地呈現出效果。從混沌和旋轉裏的體內原子系統中，自由電子逐漸地被釋放出來了，並瘋狂地想要和其他的系統結合。牠知道，經過幾千兆年的絕望，牠終於被解救了——終於平安地找到有形的物體。由於這種自動性牢籠擁有可自行控制的動力源，因而伊克士托從過去不能活動的狀態中被解救了，不必再被從各個遙遠的島宇宙中散發出來的微弱引力拉來拉去。從現在起，牠可以自由地到牠所渴望的地方去旅行了，只要牠能夠從這個牢籠獲取動力，就可以做到了。

裝載著伊克士托的牢籠，緩緩地移動到太空船附近去。隨著接近，電磁障壁也迅速地張開，然後又在牢籠背後關起來。愈靠近兩足生物，伊克士托覺得他們愈顯得矮小。而且，他們需要穿太空衣，便表示他們的星球與宇宙空間是極端不同的環境，所以沒有適應宇宙空間的能力。同時，也表示他們在肉體上，仍只是低次進化的階段而已。不過，並不能就此看輕他們的科學技術，如果他們沒有優秀的頭腦，便無法創造出這麼多複雜的機器，並自如地加以控制。在這瞬間，伊克士托突然想到，兩足生物所以拖出那麼多機器，必定是想要研究自己。那麼，牠的目的便可能會被識破，同時，隱藏在胸部的寶貴東西，也可能會被對方發現。最可怕的是，牠的一部分生態，可能也會被調查出來。因此，絕對不能讓他們做那樣的檢查。



伊克士托發覺，有些兩足動物帶著兩種武器。而且，武器都被收藏在吊袋裏，並安裝在太空衣手臂上的活動構造裏。

其中一種武器，就是剛才威脅過牠的核子飛彈發射器。另一種則配置著閃閃發亮的透明把手。伊克士托判斷，那是一種超音波槍。顯然坐在牢籠上面的操縱人，可能也持有這種武器。

牢籠最後停在臨時造的船外研究室裏。當一部攝影機從金屬棒的狹窄間隙中伸進來時，伊克士托知道自己等待的時刻已到來，便迅速地跳到牢籠的頂端；同時，牠的視力也愈來愈强，對於極超短波的感度也產生了。剎那間，牠透過牢籠的天花板，看到了超音波槍的動力源，就在牠伸手可及的距離前方。

伊克士托以肉眼看不見的超快速度，將擁有八隻如鐵線般的手指穿過金屬壁蓋住的牢籠頂點，在一轉眼間，從牢籠上的一個兩足生物的吊袋中，奪取超音波槍。

在那瞬間，牠同時也將那個兩足生物的太空衣手臂的構造調節了，但是，槍的構造並沒有調節。最重要的是，不讓兩足生物察覺是誰開的槍。忍耐著不自然的姿勢，伊克士托迅速地瞄準攝影機，以及攝影機後面的生物群，然後扣下扳機。

伊克士托以一連串的動作開槍，隨即將超音波槍丟棄，並伸回手來，跳回牢籠的地板，並以自然的姿勢將身體伏臥在地板上。瞬間，一切不安感便從牠心底消失了。純粹的熱能分子貫穿過攝影機的剎那，必定引起了一陣共鳴，同時給臨時研究室的大部分機器某種程度的影響。高感度的軟片，也可能因此無效。結果，兩足生物就得再度修正各種儀錶、再度檢查測量計，並試驗一下各種機器。說不定，這些機器還得完全更換掉才行。最有趣的是，這個事件的性質，可能還

會被認爲是意外事故。伊克士托在心底竊笑著。

聽到通話器裏傳來許多人的謾罵聲，克維那才知道不只是自己，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樣，爲一種連太空衣也無法阻擋的刺人的振動所困擾。覺得有點放心的同時，克維那發現視覺也逐漸恢復了。不久，他又看得見脚旁的金屬面，以及對面的太空船頂端，接著，便是無垠的空間——黑暗的無底深淵。當然還可以看到一個東西，那就是在黑暗中朦朧地發亮的金屬牢籠。

「隊長，對不起！」牢籠上的一個人說：「我想是槍從袋子掉下去而走火了！」

克維那連忙挿嘴道：

「隊長，在重力缺乏的狀態下，那種解釋是講不通的！」

莫頓道：

「着眼點很好，克維那，其他還有人看到重要的事情嗎？」

「說不定是我在不知不覺當中碰到槍引起的！」引起此次騷動的超音波槍持有人再度發表意見。

史密斯以很快的節奏咒罵道：「那個患丹毒、斜視、脂肪臀症的……」聲音愈來愈低，最後便聽不清楚了。那大概是生物學家式的特殊罵人方法，克維那這麼想。史密斯伸直腰，突然失聲道：

「稍等一等，現在我想起來看到什麼了，我恰好在火線的正前方——哦，這樣就好了，身體的疼痛已經消失了！」停頓一下，史密斯突然以清晰的聲音繼續說：「雖然我不能確定，但是，在受到超音波槍的衝擊以前，那隻怪物的確動了一下，我覺得好像是跳到牢籠的頂上去……因爲

四周太黑了，所以看不清楚……」語尾又逐漸不清晰了。

莫頓道：

「克林，請你把牢籠的燈打開，這樣才能清楚地看到那隻怪物！」

當眩目的燈光照出趴伏在牢籠裏的伊克士托身影時，克維那也和大家一樣，自然地將視線向牢籠集中。那一瞬間的衝擊太强烈了，使得衆人都無法發出聲音，而且身體也楞楞地僵在原地。怪物的圓筒形膝蓋，正發出金屬性質的紅色光輝，眼睛宛如紅色的炭火般；長在手脚上的指頭，簡直就像是粗鐵線。怪物全身散發著比什麼都鮮紅的紅光，而且醜陋得令人害怕。

通話器裏突然傳來薛道爾沙啞的聲音：

「牠還以爲自己長得很英俊呢！——也許牠眞的這麼想。」

這個幽默突破了由於恐怖而造成的痲痺狀態。有一個人以僵硬的聲音說：

「假如生命是不斷進化的，而且無用的器官會逐漸退化，那麼，棲息於宇宙空間的生物，爲什麼手脚還這麼發達呢？我眞想立刻看到牠的體內構造，可是——等一等，那部攝影機一定再也不能使用了，鏡頭一定已經扭曲，軟片當然也不行了……再送一台來如何？」

「我想，還是不要的好！」莫頓以缺乏信心的口氣回答。但是，接著的聲音却很清晰：「我們已經在這裏浪費很多時間了。再說，在船內不但可以造出如同宇宙空間的眞空狀態，同時又可以全速航行——」

「這麼說，你決定忽視我的提案？」物理學家豐．克羅森這麼說：「難道你已經忘了我的提案——在決定是否要將牠放入太空船內之前，至少需要一個星期的研究時間！」

莫頓稍稍猶豫一會兒後，才問：

「其他的人有沒有意見？」是困惑的語氣。

克維那抬頭道：

「從最高的警戒一躍變成毫無警戒——這必須好好考慮！」

莫頓又環顧衆人，問道：

「其他還有嗎？」已經沒有人回答，所以他加了一句：「史密斯？」

史密斯答道：

「無論如何，我們遲早總會把牠放進船內！問題是我們不能忘記，在過去所遇到的對象當中，完全沒有比棲息於太空中的更異常；連同時可以呼吸氧氣和氯的那隻怪貓，至少也需要某種程度的溫度——牠可能無法在極寒的宇宙空間和眞空狀態中生存。其次，假設這隻怪物原來的棲息環境並非宇宙空間，我們就得調查牠爲什麼、以及以什麼方式來到這個地方！」

莫頓表情嚴肅地說：

「看來好像必須投票！如果用金屬把牢籠包圍起來，同時再使用和電磁障壁相同程度的熱能包圍，各位認爲可以嗎？豐．克羅森？」

「嘿，你好像終於懂事了！不過，要解除那種電磁障壁時，我可能還會有意見，屆時請勿見怪！」

莫頓笑出來了。

「只要能夠繼續航行，以後甚至到我們的旅行結束時，還繼續討論這個問題的得失也無所謂

！」他停頓一下，又繼續說：「其餘有人反對嗎？克維那？」

克維那搖搖頭道：

「我認爲電磁障壁已充分有效！」

「如果其餘還有反對的意見，請不客氣地提出來吧！」雖然莫頓這麼說，但是並沒有人想發言。於是，他命令牢籠上的兩個人：「把牢籠移動到這裏，來準備佈置障壁！」

※　　※　　※

隨著馬達的發動，伊克士托感覺到微微的金屬振動。看到牢籠在移動，牠因爲興奮而產生極强烈的快感，同時，牠體內的物質也跟著活動。不過，在這種體內物質繼續活動當中，牠的思考功能會被阻碍。再度能夠思考時，伊克士托突然發現牢籠的地板在牠的頭上上升，然後，牠就躺在太空船外殼硬硬的表面上。

牠吼了一聲，趕忙站起來，同時也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原來，牠剛才發射過超音波槍後，忘了再次調整自己的身體構造，因而得以穿過牢籠的地板潛逃了。

「豈有此理！」莫頓濁濁的喊叫聲突然鑽進克維那的耳朶。

像是一條緋色的線，伊克士托從被無窮的暗影包圍的太空船表面，跑到自動門去，隨卽向耀眼的深處跳下去。尚未調整好的牠的身體便迅速地滲透了兩個內部的門，跑進太空船內部。首先到達的地方，是一條燈火耀眼的長走廊末端，伊克士托想，應該可以安全地在這裏逗留一陣子。

接著，牠的腦海閃過了一個卽將發生的明顯事實。

接下來，就是一個奪取太空船的爭奪戰了。牠知道，在這個爭奪戰中，除了個人的優越性外，牠還擁有一個更重要的優勢，那就是敵人尚未發現牠的可怕企圖。

16

二十分鐘後，克維那已經坐在司令塔內的講堂椅子上，凝視著正在管制盤下低聲商量事情的莫頓和李斯了。

這時候，講堂上擠滿了人。除了一些留在重要佈署的監視人員外，船內全體人員都受令聚集於此。軍方的乘員和軍官、各學術部門的部長、部員、行政人員、以及無所屬的技術人員等——全都集合在這個房間和鄰近的走廊上。

鈴聲響了一次，吵雜的聲音逐漸靜了下來。鈴聲再度響起，吵雜聲終於完全消失。李斯船長走到前面去。

「各位，你們不覺得問題好像永無止境地發生嗎？大概是我們軍人一直沒有好好評價過科學家，以致認爲科學家們都是在遠離危險之處，過著實驗室式生活的人。直到現在我才了解，科學家其實是能夠使沒有火的地方冒出煙來的人！」

船長稍微猶豫了一下，繼續以先前的幽默口吻說道：

「莫頓隊長和我的意見一致，認爲這個問題不只是軍人的責任；亦即那隻怪物在船內到處徘

個當中，我們除了允許各位設法自衞外，別無他法。因此，各位必須帶著武器，不論到什麼地方做什麼，千萬不要單獨行動，當然是愈多人一起行動愈好！」

船長環顧一下大家，接著以嚴肅的口氣繼續說：

「假如各位認爲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不會有死傷發生，那將是最愚蠢的想法！事實上，犧牲者很可能就是你或我，各位應該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並接受這種可能性才行。不過，假使不幸眞的和那隻怪物面對面，屆時，我希望你們奮鬥到底；如果可能，同歸於盡也無所謂，這樣才不會死得輕如鴻毛，毫無意義！」

然後，他回頭望著莫頓說：

「那麼，現在就請莫頓隊長來主持會議，討論如何滙集船內科學家們的頭腦，共同抵制敵人吧！好，請吧！」

莫頓緩緩地走到前面去。在巨大的管制盤下，他高大的個子和魁梧的身材，竟也顯得短小。但是，他的態度從容不迫。他先以灰色的眼睛探索般地環顧衆人的臉孔，彷彿想要掌握全體人員的情緒，然後開始稱讚李斯船長的決心，接著繼續說：

「回想有關這個事件的一切經過，我個人認爲，那隻怪物會進入船內，並不是任何人——包括我本人的責任。各位也許還記得，當時大家都贊成先用力場封住那隻怪物，其後才運入船內。即使是最嚴格的批評家，也會對這種防禦對策感到滿意。只可惜我們的行動太慢了，那隻怪物早一步以我們大家都無法預料到的方法，自行侵入了船內！」停頓一下，灰色的眼睛再度敏銳地環顧整個講堂：「或者，有人事先便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有的話請舉手！」

克維那環顧四周，並沒有人舉手。他移動一下身體坐正，却驚訝地看到莫頓灰色的眼睛，正直視著自己。

「克維那先生，你有沒有運用你的情報綜合學知識，預料到那隻怪物會穿過牆壁？」

克維那清晰地回答：

「沒有！」

「謝謝你！」莫頓說

可能這樣就夠了，莫頓並沒有再質問其他的人。克維那了解，莫頓是想要確定自己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他可以想像到船內的爭權糾紛已到達何種可悲的地步，致使莫頓必須這麼做。不過，最令克維那感到有趣的是，莫頓竟然將最後的依據歸於情報綜合學。

莫頓又開口：

「薛道爾，請根據心理學的觀點，說明此刻的事態！」

心理學部長說道：

「在逮捕那隻怪物以前，我認爲必須先改變我們對牠的認識。牠雖然擁有手和脚，却漂遊、生存於太空中；牠沒有抵抗地被牢籠關住，但是却早就知道自己可以輕易地逃出牢籠；接著，牠却從牢籠底跑出來——假如牠不想讓我們知道牠有這種能力，這樣的舉動豈不是太傻了？我認爲，有智慧的動物會犯錯，一定有某種理由。只要知道這個基本理由，就可以推測出牠是從哪裏來的了。當然，也就可以分析出牠爲什麼來這裏了。史密斯，請你根據生物學分析一下牠的構造好嗎？」

史密斯以嚴肅的態度說：

「牠的手腳顯然具有可以在任何行星上生存的性質。假定牠可以棲息於宇宙空間的能力是由進化而來的，那的確是一種令人驚訝的屬性，說不定牠正是能夠解開生物學究竟秘密的種族之一！首先，我們得找出何種生物能穿牆逃走，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不過，我現在只能這樣忠告各位——去找牠，一發現馬上就殺死牠！」

「嗯……」開口說話的是社會學家凱利。他是個四十多歲的人，禿頭大眼，看來像是個智慧型的人物。「嗯……能夠適應眞空狀態而生存的生物，很可能會成爲宇宙之王。可是，牠們應該會成群地飄遊於太空中才對。而且，我們的銀河系並沒有被牠們侵害，這是極明顯的事實。我認爲，這種矛盾有研究的價值！」

「我聽不大懂你現在所說的話！」莫頓說。

「這就是說……嗯……能夠解開生物學究竟的種族，必定比人類更進步！那個種族必然擁有高度的適應性——亦即擁有適應一切環境的能力。根據生命力學的法則，如人類現在所進行的那樣，當然牠們會把勢力擴大到宇宙之涯！」

「確實有矛盾存在！」莫頓承認：「這是否意味著那隻怪物並不是絕對優越的生物？割田，請你說明這種生物的歷史好嗎？」

割田聳聳肩，但是，還是站了起來。

「對於我現在所擁有的資料是否對各位有助益，我並沒有信心。不過，各位應該知道，所謂循環理論，指的就是生命現象的反覆週期——也許這句話有語病——及進化。這種週期，也是從

紮根於土地的初期農民開始的。初期農民必須到市場去，漸漸地，市場便喪失了與大地的內在連繫，變成了鄉鎭，接著便形成都市、成立了國家，最後，便產生了沒有靈魂的世界性都市，以及只爲了爭權奪利的破壞性戰爭。由於一連串的可怕戰爭，人類又墮入了「末期農民」期，再度經過原始狀態，才又重新迎接新的初期農民期。問題是，那隻怪物到底是處於其文明週期的初期農民期呢？或者是龐大的都市期？要不然，又是什麼時期呢？」

說到這裏，割田便停了下來。克維那想，割田所說的話的確含有銳利的洞悉力。看來，文明的確是順著一種週期進化的，而且，在一個循環當中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有各種不同的心理背景。這種現象可以作種種說明，如古代的斯賓格勒（德國歷史哲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著作「西方的沒落」一書，預測西方文化的危機。）所倡導的週期，便是一個例子。或者，割田根據循環史觀，也能預知那種異星人的行動？他的方法或許有效，因爲他的預測相當準，這一點在過去的事件中已證實過了。現在，割田根據歷史性考證的接觸，主張最可靠的方法，便是要有適應目前狀況的技術。

莫頓的聲音劃破了沈默。

「割田，從我們對那隻怪物的有限知識看來，假定牠是屬於其文明的龐大城市階段，你能夠預想到牠擁有什麼特性嗎？」

「假定是那個階段，牠便可能擁有我們所能想像的最高智能。當牠認爲必須決定勝負時，就絕對不會發生破綻，除非產生不可抗逆的事態外，牠絕不會敗北！最好的例子是——」割田又圓滑地加了一句：「看看我們的時代裏，這些受過高度訓練的人就可明白！」

「可是，牠已經露出了破綻！」豐．克羅森以輕柔的聲音說：「太笨了，牠竟然從牢籠裏掉下來，那簡直就跟鄉下人做的事一樣笨。」

「假如牠是初期農民狀態的生物呢？」

割田回答：

「那麼，牠的基本性衝動將會更單純！可能是由於繁殖的欲望——生兒子來確立自己的血統被繼承的欲望——所驅使的吧！如果牠富有高度的基本智能，以高等生物來說，這種衝動便會產生强烈地想要保存種族的傾向！

根據我所有的資料，我只能談到這裏！」

割田很冷靜地爲他的講演做結論，然後坐下來。

莫頓站在管制盤下的小型講台上，往下俯視著全都是專家的聽衆一會兒，然後把視線停在克維那身上，開始說話：

「我認爲像這樣多重性的複雜問題，情報綜合學應該能夠提供新的解決途徑。因爲那是一門將生命的綜合性門徑推進到N次方的科學，因而在被要求迅速判斷時，應該非常有用！克維那，談談你對那隻異星怪物的想法吧！」

克維那精神飽滿地站起來。

「我來報告一下我的觀察結論。首先，對於我們和那隻怪物接觸的經緯，我有一些假設——由於原子爐內的熱能完全流出，致使我們不得不停下來修理機關室的外壁，這當中應該有幾種含意深刻的時間性歧異。不過，現在似乎已不必詳細說明那種背景了。我想以幾分鐘的時間，談談

如何殺死那隻怪物的問題——」

他的話被打斷了，因爲這時候有五、六個人從擁擠的門口排開人群，走了進來。克維那停下來，以質問的神情回頭看著莫頓。莫頓也以詢問的眼神望向李斯船長。船長走到來人身邊去，克維那這才發覺來人當中，也包括機關長培隆斯在內。

李斯船長問：

「結束了嗎？培隆斯！」

「是的，船長！」點點頭後，機關長立刻以警告的口吻說：「全體人員必須都穿上强化橡膠服、手套和長靴子！」

李斯船長說明道：

「我命令他們在各寢室周圍的牆壁佈置了電磁障壁！說不定我們還得花一段時間才能抓到那隻怪物，在這段時間，爲預防各位在睡眠中被殺害，所以——」他突然停頓下來，以嚴厲的聲音質問：「怎麼了，培隆斯先生？」

培隆斯看著自己手上的小型儀器，鎮定地回答：

「全體人員都在這裏嗎？船長。」

「對！機關室與工作室的監視人員除外！」

「那麼……不曉得有什麼東西……碰到了電磁障壁……嗯，必須趕快把牠包圍起來！」

17

探險過下面各層樓又回到上面的伊克士托，突然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强烈衝擊；牠正想要把「庫兒」藏在船艙的金屬牆壁中，不料電磁障壁突然發出憤怒的火花將牠逮住。由於强烈的痛苦，伊克士托感到一陣意識模糊，體內有一大堆電子離開了束縛，並且爲了尋求新的結合，而從一個系統飛到另一個系統。幸好，這些電子都被頑强地想要保持安定的原子奮力擊退。在這致命性的幾秒鐘內，伊克士托均衡而又柔軟的身體構造，差一點就崩潰了。解放牠的是早就預知可能有意外災厄的伊克士托族的組合天才，在牠的——同時也在全種族的——肉體上加入人工性的進化時，便考慮到可能會遇到强烈的放射線攻擊。在那瞬間，伊克士托的肉體反覆地適應又適應，終於身體的構造也隨著每次很短促的新生，能夠緩緩地忍受那種幾乎無法忍受的負荷。不久，牠便迅速地從牆壁脫離，離開了危險。

伊克士托想，接著又會發生什麼呢？電磁牆壁可能和某種警報裝置連絡，也就是說，兩足生物可能會包圍附近的各個通路，把牠圍困起來做有系統的攻擊。想到這裏，伊克士托的眼睛如火焰般發亮。牠知道，機會來了，兩足生物的兵力可能會分散，那麼，牠就可以活捉他們當中的一

個，調查他是否適合成爲牠的「庫兒」，然後利用他爲最初的「庫兒」。

不能再猶豫不決了。伊克士托怪異的鮮紅色身體跳動了一下，便跳入附近沒有佈置電磁力場的牆壁裏。刹那間，牠已經從一個房間跑過另一個房間，然後沿著中央走廊旁和房間一直跑下去。接著，牠那敏銳的眼睛透過牆壁，看到了兩足動物跑向走廊的朦朧影子。一、二、三、四、五。第五個人跑得比較慢，這只是很短促的機會，但是對伊克士托而言，却已足足有餘了。

牠像幽靈般滲透過牆壁，撲向最後那個兩足生物前面。伊克士托的攻擊非常兇猛；如火焰般的眼睛和裂得很大的嘴巴，使牠更像又高又大的怪物；牠伸出四隻鮮紅色的手，以驚人的力量抓住了那個兩足生物。那個兩足生物痛苦地掙扎著，不斷歪扭著身體。但是，經過一段無意義的抵抗後，還是被甩在地板上。

伊克士托看到仰臥在地上的兩足生物的嘴，仍以不規則的間隔開合，而且，每次對方開口，伊克士托都感到自己的腿會顫動，牠知道那是對方發出的求救通訊波。吼了一聲，伊克士托又撲上去，打了兩足生物一個耳光。兩足生物立刻軟倒在地板上，伊克士托便將兩隻手插進對方的身體裏。

伊克士托的舉動似乎使得那個人驚愕萬分，以致於不敢再抵抗；只是瞪大著眼睛，一直凝視著怪物細長的雙手消失於自己的衣服裏，接著在自己體內摸索。然後，一雙恐怖的眼睛却彷彿着了迷一般，直直望着站在他上面如血液般鮮紅的圓筒形身體。

兩足生物的身體好像裝滿了肉，但是，伊克士托所需要的却是中空的地方。當然，牠也可以把肉擠開造成中空狀態，但是，牠不希望對方因此而死掉，因爲，唯有活著的肉體才能達成牠的

目的。

趕快趕快！伊克士托的腳感覺到了逐漸靠近的兩足生物的腳步聲振動。好像只有一個方向有腳步聲，而且是急速地接近。由於不安感，伊克士托終於因爲太匆忙而失敗；瞬間，正摸索著的雙手硬化成半固體狀態，不料却碰到了對方的心臟，只見兩足生物突然一陣痙攣，霎時便斷了氣。

就在這個時候，伊克士托的手指發現了胃和腸，實在太遺憾了！伊克士托鬆開雙手，歎了一口氣。但終於找到了牠所渴望的東西，只是已經變成廢物了。當憤怒和失望逐漸消失時，伊克士托慢慢地伸了個懶腰。牠沒有料到，這種智性的生物，竟然會死得那麼乾脆。這麼一來，一切就改變了，變得更簡單，被追擊的將不是牠，而是兩足生物了。牠想，要和這些兩足生物戰鬥，只要更警戒一點就沒有問題了。

從最靠近的轉彎處，有兩個拿著超音波槍的人跑了過來。但是，當他們看到站在同伴的屍體對面，發出吼聲的怪物時，却害怕地僵立在那兒。在他們從瞬間的麻痺狀態中醒來前，伊克士托已經跑進旁邊的牆壁裏去了。在燈火耀眼的走廊上，只剩下朦朧的緋色影子，一掠即逝。然後，熱能却徒勞地將牠背後的牆壁劃裂開。

牠的計劃已經盤算好了。牠要捕捉六個兩足生物作爲「庫兒」，然後將其餘沒有用途的兩足生物全部殺死。計劃完成後，航線仍繼續維持目前這艘太空船所定的島宇宙目標。在那裏，牠將設法先行找到有生物居住的行星，將之占領。接著，要達到控制全宇宙的目的，大概也只是短時間內的問題了。

克維那和幾個同伴站在牆上的傳眞裝置面前，看著一群包圍著犧牲者的群衆。他很想立刻到現場去，但是，那得費幾分鐘的時間——在那當中接觸便中斷了，所以，他決定暫時維持傳眞轉播方式的接觸。

在送像銀幕裏，站在最旁邊的是莫頓隊長，在距離他不及一公尺前方的，就是艾嘉特醫生。艾嘉特蹲在屍體旁邊，莫頓則神情緊張地咬著牙根。過了一會兒，莫頓終於囁嚅地開口，聲音却宛如抽出一鞭子般劃破了寂靜。

「怎麼樣？醫生！」

艾嘉特緩緩地站起來，回頭看著莫頓。由於他正好面向著銀幕，所以克維那可以看到他在皺眉。

「是心臟麻痺！」艾嘉特說。

「心臟麻痺？啊，我知道了——」

醫生抬起雙手阻止他說下去。

「你是想說，他遭到了差一點使牙齒跳進大腦裏那樣的重擊，對不對？唉，過去他曾經數次到我那裏診查過，所以我知道他的心臟並沒有毛病；但是，無論我怎麼看，也都只能認定爲心臟麻痺！」

「這並不稀奇！」另一個人以難過的聲音接腔：「在走廊轉彎的剎那，我差一點也心臟麻痺！」

「這只不過是在浪費時間而已！」克維那還沒有看清站在莫頓和他對面那個人之間的是誰，

便已經猜中是豐．克羅森的聲音。「只是討論對方，但是，每次看到對方做出什麼事便不寒而慄，這樣如何能勝過對方呢？假定我是下一個犧牲者，我絕不希望銀河系最高的科學家頭腦集團，只會哀悼我的命運。爲了報復，我們必須合力絞盡腦汁，絞出自己的智慧才是呀！」

「說得好！」這是史密斯的聲音：「問題是，以前我們都陷入了自卑感！雖然牠侵入船內還不到一個小時，但是，我們顯然都認定了死人不會只有一、二個；我承認那隻怪物的危險性，但是，最要緊的是我們必須儘快組織起來戰鬥啊！」

莫頓嚴肅地問：

「我想問問培隆斯先生，這艘船總共有三十樓，全面積大約是五平方公里，如果全部加以力場化，要費多少時間才可以完成？」

克維那並沒有看到機關長，可能他正好站在弧形的送像銀幕視野外。不過，他可以想像這時候的機關長臉上是什麼表情，因爲，他回答莫頓時的聲音彷彿很驚訝。

「如果那麼做，可能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船就會被毀掉了。詳細的理由我無法在這時候說明，不過，如果進行無限制的力場化，可能連船內的所有生命都會完蛋！」

莫頓背向著銀幕，又問了一次：

「那麼，是否能夠將送入牆壁裏的熱能加以强化？培隆斯先生？」

「那太勉强了！」培隆斯顯然不甚同意。「牆壁無法支持，最後會熔解掉！」

「牆壁無法支持？」另一個人很吃驚地問：「隊長，你也認爲對方那麼厲害嗎？」

銀幕上的人都是怔怔的神情。割田的聲音突然劃破了沈默：

「隊長，透過傳真裝置，我看到了那邊的情況。對於現在的情形，我們只能將對象解釋爲超生物！我想說出我的意見：請各位別忘記，那隻怪物曾經犯了被牆壁逮捕的失敗，而且在無法侵入寢室時便退怯了。我故意使用失敗這兩個字，是表示牠也無法避免錯誤，這件事便是最好的證明！」

「那麼，我們得回想一下你剛才所說的那些事囉？也就是在文明的各個階段裏，你所預想的心理學上的各種特質。假定，我們將牠視爲其文明週期的初期農民階段，牠會有什麼特徵呢？」

說話一向很愼重的割田，再度以很清晰的聲音回答：

「首先，我所能想像到的是，牠缺乏對組織力的了解！牠可能會認爲，要奪取這艘船的控制權，只要戰勝船內的人就行了。也就是說，牠必定會本能地輕視我們這些偉大銀河系文明的一份子。初期農民的思想，個人主義色彩很濃，而且接近無政府主義。牠的生殖欲望，可以視爲只是要將自己的血統留下去的變相的利己主義。這種生物——假定牠眞的屬於初期農民階段——一定會先考慮到增加很多和自己相似的生物，作爲這次戰爭的同伴。不過，牠雖然希望有同伴，却也不希望有干擾。據我所知，有組織的社會所以經常能夠打勝初期農民的理由是，對於外來的敵人，後者的分子只能組成散漫的結合而已！」

「不過，那種以食火爲生的修行者的散漫結合，只怕也相當厲害吧！」一個技術人員以諷刺的語調說。

「我……啊啊啊，啊，啊……」

最後的聲音變成了有點怪里怪氣的悲鳴，可能是下巴無力合上去的緣故。克維那清楚地看見

眾人瞪大了眼睛的驚怖神情，銀幕裏的人幾乎同時後退了一、二公尺。然後，銀幕中央出現了伊克士托。

18

就像是從紅色地獄來的令人害怕的妖怪，伊克士托的眼睛警戒地閃閃發亮。不過，在牠的內心裏，却沒有絲毫不安感。牠早已充分估價過，兩足生物並不厲害；不管他們多麼迅速地發射超音波槍，牠只需在那之前跑進牆壁裏就行了，因而牠不由自主地輕蔑對方。

牠到這裏來的目的，是要捕捉最初的庫兒；從聚集在一起的兩足生物當中抓取庫兒來，必定會使船內全部的兩足生物感到非常沮喪。

克維那凝視著這一切，仍然覺得恍如置身夢幻中。在傳眞銀幕的視野裏，只能看到幾個人而已。豐·克羅森和兩個技術人員最靠近伊克士托，莫頓在豐·克羅森背後。其次，在其中一個技術人員旁邊，可以看到史密斯的臉孔和一部分身體。很顯然的，要對站在這些人前方的魁偉的圓筒形怪物挑戰，他們的力量太弱了。

莫頓故意將自己的手移離超音波半透明的把手，然後劃破沈默，以鎭定的聲音說：

「不要向牠拔槍！對方的動作如閃電般迅速，如果牠沒有信心，是絕對不會冒著被射中的危險跑出來的。同時，我們已經不能夠再失敗，說不定這是最後的機會！」

停頓一下，莫頓又以緊迫的語調繼續說：

「命令緊急人員立卽趕到這個走廊的周圍及上下樓去；然後把大型全自動熱線炮，和半自動超大型熱線炮運來，先燒掉牆壁，把這個地區周圍的障碍物除去，再集中熱線炮的焦點，掃射空地！開始行動！」

「太棒了，莫頓隊長！」霎時，李斯船長的臉孔便和伊克士托及衆人的影像重疊，出現在克維那前面的銀幕上。

「我們馬上會趕去，只要把那隻地獄狗留住三分鐘就行了！」

這麼說完，船長的臉孔便消失了。

克維那迅速地離開傳眞銀幕前面。打從剛才開始他就感覺到，自己距離現場太遠了，而身爲一個情報綜合學者的行動基礎，便是要詳細觀察。他並不屬於緊急要員，因此，他決定加入危險區裏的莫頓等人。

他一面跑一面斜眼瞄著通路旁的傳眞裝置。這時候，好像是割田在司令塔裏提出忠告。

「莫頓隊長，假定你要賭注這一次的機會，千萬不要期望會成功！我們應該注意，我們又再度被牠乘虛而入了。牠這種戰術是偶然或故意的，並不是問題所在。不論牠的動機是什麼，結果我們都一樣茫然不知所措，因爲，我們到目前爲止，尚未把計劃整理好！」

克維那乘升降梯下去。升降梯的門一打開，他又開始拼命地跑。同時，在走廊上的各個傳眞裝置上，仍然可以聽到割田的聲音。

「對這艘船的龐大資源來說，任何生物——當然這裏指的是單獨的生物——都不可能敵過我

們……」

假使割田又說了什麼，克維那也聽不見了。因爲他已經轉彎，在那瞬間，他已來到那些人後面，同時，也看到了衆人前面的伊克士托。

克維那剛好看到豐・克羅森在一本小手册上寫些什麼。在牠不安的凝視中，豐・克羅森忽然走到前面去，將手册上的紙片撕下來，遞給伊克士托。怪物猶豫了一會兒，終於把紙片接過去。牠低頭看了一眼，臉孔立刻像是分裂般地綻開，同時發出吼聲，向後跳開。

「到底你給牠看了什麼？」莫頓喊叫。

「我讓牠看我們將要打敗牠的方法，就是……」

他只說到這裏就停了下來。站在衆人後面的克維那，也只能以旁觀的立場，看著接下去所發生的事——其他的人全都陷入了危機。

莫頓可能是發覺了卽將會發生什麼，因而本能地走到豐・克羅森前面去，想要以自己的身體掩護豐・克羅森。但是，像粗鐵線般的長手立刻將他推開。莫頓沒有料到，因而立刻向後傾倒，撞到了後面的人，接著便發生了一連串的搖晃。好不容易爬起來的莫頓想要拔槍，但是全身都已經僵硬了。

就像是在扭曲的鏡子裏看到的景象一樣，克維那看到怪物用兩隻鮮紅色的手臂抓起豐・克羅森。體重約一百公斤的物理學家只能無意義地掙扎著，但是，怪物細而堅韌的肌肉，却像蛇般將他緊緊勒住。克維那不能使用槍，因爲那麼做也會射中豐・克羅森，而且，超音波槍也只能使人昏迷，並不能殺人，所以他更加猶豫不決。他是否應該期待怪物也會昏迷而扣動扳機？或者以最

後的賭注，期望從豐．克羅森口中問出一些情報？結果，克維那還是選擇了後者。

他以緊迫的聲音向物理學家喊道：

「豐．克羅森，你給牠看了什麼？如何才能打敗牠呢？」

可能是聽到了克維那的問話，豐．克羅森把頭轉過來。但是，他也只有那樣的時間而已，他立刻陷入狂亂中；只見怪物抓住豐．克羅森跑幾步，隨即衝進牆壁裏去。這種情景使得克維那懷疑自己是否一時眼花，但是，眼前確實只剩下又硬又滑的牆壁，以及十一個瞪大了眼睛却全身汗淋淋的人。

其中有七個人拔出了槍，但是，最後也只是頹喪地玩弄著槍把。

「顯然我們輸了！」有一個人低聲說：「假如牠眞的能夠改變我們體內的原子構造，把人僵化，我們怎麼可能是牠的對手？」

這句話似乎使得莫頓很生氣。大概是因爲他正在苦境中，想要保持內心的平靜吧，所以他以憤怒的語調說：

「只要我們的生命存在，就得戰鬥到底！」隨卽走到最靠近的傳眞裝置旁邊，問道：「李斯船長，狀況呢？」

隔了一會兒之後，船長的上半身才出現在傳眞銀幕上。

「完全不明！」回答很簡潔。「克雷中尉說，紅色的閃光穿過地板，消失於下方，所以，搜索範圍可限定於船的下半部。眞不巧，我們正好把熱線炮佈置好，就發生這樣的事；只要再多一點時間就夠了！」

「誰都沒有料到會發生那樣的事！」莫頓咬著嘴唇說。

聽到他們的對話，克維那也認爲莫頓說得很對。故意把擊敗怪物的方法寫給對方看，以致於被怪物捉去的豐・克羅森，實在可以說是自作自受。以求生的觀點來說，那實在是典型的自我中心者的行動。同時，這也說明了有些專家傾向於單獨行動，缺乏和其他科學家做知識合作的能力。克維那認爲，豐・克羅森的行爲背後，包含了好幾個世紀前盛行的獨善癖；在科學研究的創始期，這種態度的存在還可以認可，但是，在種類很多的科學知識全都需要新的發展、需要互相協助時，這種獨善其身的態度便沒有什麼價值了。

克維那站在那裏，懷疑著豐・克羅森是否眞的想到了擊敗怪物的方法，眞的有只限於一種專門領域的有效對策嗎？不，不論豐・克羅森寫了什麼給怪物看，頂多那也只限於物理學方面的知識而已。

他的思緒被莫頓所說的話打斷。

「有關豐・克羅森寫給怪物看的紙片，有誰知道他到底寫了些什麼嗎？」

克維那期待有人回答，但是，大家都默默無言，因而開口說道：

「我有一種假設！」

莫頓沈吟了一會兒才說：

「你說說看吧！」

「要引起異星人注意的唯一方法，必定是以宇宙共同的記號來表示。豐・克羅森是物理學家，我們當然可以預知他使用的是什麼記號。」

克維那故意停下來環顧大家。他也自覺這麼做有點造作，但是，他也只能這麼做。因爲他只知道莫頓可能對他有好感，可是，雖然他解決了里姆人事件，人們却依然不認爲他是船內的權威之一。所以，他判斷還是給聽衆們一點時間去想答案比較好。

莫頓打破了沈默。

「喂，喂，你還要賣關子嗎？」

「是原子！」克維那立刻回答。

周圍的臉孔都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我還是不大清楚，給牠看原子有什麼用？」

「當然不是普通的原子！我敢保證，豐・克羅森給怪物看的，一定是形成小獵犬號外殼的金屬的特殊原子構造。」

「啊，正是如此！」

「等一等！」李斯船長在傳眞裝置裏插嘴：「我對物理學是門外漢，但是，我很想知道你們說的是什麼意思？」

莫頓溫和地說明：

「克維那是說，這艘船上只有外殼和機關室兩個地方，是以那種非常强韌的金屬構成的。當初，我們在捕捉那隻怪物時，如果你在現場可能也會發覺，從牢籠底部掉下來的怪物身體，最後還是在船的外殼停下來。這也就是說，牠無法穿過那種金屬，至少牠在侵入船內時，仍然必須經由自動門，便是最好的事實證明。怪的是，我們怎麼到現在才發現這個事實！」

李斯船長問：

「假定豐‧克羅森是把我們的防禦策略寫給怪物看呢？也就是佈置於牆壁上的電磁障壁圖解；這是否跟你們現在所說的，具有同樣的可能性呢？」

莫頓回頭對克維那作出質問的神情，並示意他回答。克維那說道：

「怪物已經經驗過電磁障壁，而且能生存下去！很顯然的，豐‧克羅森必定有新的構想。再說，如果要在紙上說明力場，就不得不依靠一些獨斷性的記號方程式，此外別無他法。」

李斯船長道：

「這是很值得歡迎的推論，也就是說，至少船內還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就是機關室。雖然寢室區的安全度較低，不過，我認為牆壁的防禦力場應該多少具有保護作用。難怪豐‧克羅森會認為這是我們的優點。以後，如果沒有特殊的命令或許可，船內的全體人員都不可以離開那兩個區域！」船長使用傳真裝置，將同樣的命令重覆傳達給全船的人員之後，又說：「各學術部長隨時待機，以便能夠隨時應付專門領域的質問。特殊技能者，等一下我會分配任務！克維那，你是屬於後者。艾嘉特醫生，請分配一些提神劑給自願的人！在殺死這隻怪物以前，大家要有放棄睡眠的心理準備！」

「這種作戰太棒了，船長！」莫頓由衷地讚美。

李斯船長點點頭，便從傳真銀幕上消失。

走廊上，一位技術人員擔憂地問：

「豐‧克羅森會變成怎樣呢？」

克維那以冷漠的語氣回答：

「想要解救豐‧克羅森，就得先把那隻怪物殺死！」

19

在到處都排列著超大型機器的龐大房間裏，人們看來就像是巨人城裏的侏儒。光可鑑人的大天花板也油亮油亮地，每當藍色的閃光濺起異樣的火花時，克維那都忍不住閉上眼睛。這種藍光不但會刺激眼睛，它的聲音也不留餘地地刺激著人的神經。由於這種聲音彷彿被周圍的空氣封閉著，因而强大電力形成的噪音，就像從遙遠的地平線傳來的雷鳴般怒吼著。同時，超越想像的强大熱能流動，也會產生令人顫慄的迴響。

又開始推進了。太空船繼續加速，不斷向著橫跨於渦狀星雲前方的黑暗深淵前進。和那個星雲相比較，地球也只是一個規模與之完全相同的島宇宙中，一個小小的旋轉原子而已。但是，那兒卽將成爲一個戰爭的背景，從一個太陽系派遣出來的最具野心的遠征探險隊，此刻已陷入非生卽死的危境中了。

克維那清楚地相信，這一次的敵人，和某個行星上卽將滅亡的種族所製造出來的實驗動物——怪貓夸爾，以一個患了興奮過度症的個體，在絕滅戰爭中奮鬥的情形完全不同。同時，里姆人的威脅也不足與緋色的怪物比較；在跟里姆人的對抗當中，除了最初的錯誤嘗試和意志傳達的努

力外，其後，克維那簡直就像是以一個人的力量對抗整個種族，但是，他却始終都能控制對方而占優勢。

不容置疑地，緋色怪物的確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對象。李斯船長先登上通往小講台的金屬階梯，不久，莫頓也加入，兩人一起從上面往下看著聚集的衆人。莫頓手上拿著一束文件，他把一隻食指夾在文件中間，可能是要分配工作。兩人又討論了一會兒之後，莫頓說：

「自從怪物侵入本船後，還不到——眞想不到——還不到兩個小時，但是到現在，我們才能鬆一口氣。現在我和李斯船長已經看過各部門部長提出的意見，同時也大致上將所有的提議分爲兩類。第一類是屬於理論性質的，這些以後再檢討；另一類則是有關如何攻擊敵人的機械性手段，所以我現在就提出來。在那以前，我想必須先說明一下現在大家最掛心的事！也就是有關豐·克羅森先生的搜索和解救計劃。吉勒先生，請你把你的想法告訴大家吧！」

吉勒是一個年約三十五、六歲而充滿活力的人，在布雷根里奇被夸爾殺死之後，便繼任爲冶金學部的部長。吉勒走到前面說：

「由於發現了那隻怪物無法穿透我們稱之爲抵抗金屬的合金類，所以我們自動決定以那種合金來製造太空衣；現在我的助手已開始製造第一套那種太空衣，大約三個小時就可以完成。搜索時當然要使用X光攝影機。其餘的提議……」

「爲什麼不多做幾件呢？」有人問。

吉勒搖搖頭答道：

「原料量有限！當然我們也可以做到，問題是必須依靠變質法，那相當費時間！」接著又加

了一句：「我們冶金部的規模太小了，如果能夠在我剛才所說的時間內完成一件，就已經很幸運了！」

沒有人再提出問題，於是，吉勒便消失於機關室旁的機械工作室。

莫頓舉起手，等衆人都靜下來了才說：

「我想，等太空衣完成之後，就能夠使得敵人爲了防禦我們的搜索，而不得不到處移動豐克羅森先生，那樣，我們就有機會了。」

「請問，你怎麼能斷定他還活著？」有人問。

「理由是這樣的，如果那隻怪物想把牠上次所殺死的那具屍體搬走，應該隨時都可以做到，可是牠並沒有那麼做，這就是說，牠要的是活著的人。有關牠的目的問題，在史密斯的提議裏有詳細的說明，由於這是屬於第二種類的提議，所以我們等一下才討論！」

停頓了一會兒，他又繼續說：

「有關怪物的實際攻擊案，我們接到了物理學部的兩位技術人員，以及艾里特·克維那先生的提案。李斯船長和我已經將這兩個提議提出來，與培隆斯機關長、其他專家們檢討過。結論是，我們一致認爲克維那先生的提議危險性較大，所以決定保留爲最後的手段。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强烈的異議，我們打算馬上進行另一個提議。當然其他還有一些附加提議，我們都已經併入了這個計劃。按照以往的習慣，我應該請提議人詳細說明，但是，爲了節省時間，我想，還是由我簡略地將專家們最終的同意計劃敘述出來吧！」

「兩位提議者，」——莫頓瞄了一眼手中的文件——「洛馬斯和辛多利先生自己也承認，這

個計劃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怪物是否能夠等待我們完成熱能結線。不過，根據割田先生的循環史觀理論，我們應該很樂觀，因爲『初期農民』多半會過分熱中於保存自己的血統，而忽視了組織性抵抗的潛力。根據這種理論和洛馬斯、辛多利先生們的修正案，我們決定將七樓和九樓加以力場化——只有地面而已，不包括牆壁。理由是，到目前爲止，怪物並沒有嘗試計劃性地殺害我們。依照割田先生的理論，處於初期農民階段的怪物，可能尚未發覺此時已處在不是被殺就得殺人的非常情況。不過，過不了多久，牠就會發現，先殺死我們確實比一切事情都更重要。假如牠沒有妨碍我們的作業，我們就可以把力場化的兩樓之間的第八樓封鎖起來，致使怪物陷入無法向上或向下的狀態，然後，我們就以熱線炮爲前鋒來攻擊牠。我想，克維那先生應該也會同意，因爲這個提議的危險性較少，應該先進行！」

克維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以冷淡的聲音說：

「如果問題只在於危險的程度，不如大家都集中在這個機關室裏，禱告怪物遲一點侵入機關室，不是更好嗎？」隨後，他恢復嚴肅的語氣說：「請勿認爲我是在堅持自己的提議！但是，這是我個人的見解——」他猶豫了一會兒才毅然地說：「我認爲，現在的計劃絲毫沒有價值！」

莫頓顯得非常驚愕，皺皺眉道：

「你的評語似乎太殘酷了！」

「聽說現在的計劃並非原議，而是修正案，到底哪一部分被變更了？」

「根據原議，是要把七、八、九、十——這四層樓的地板加以力場化！」

克維那再度猶豫了一下。已經是第三次猶豫了，因爲他不希望別人認爲他的意見太多，而且

如果他再堅持下去，可能下回就沒有人會徵求他的意見了。他想了一會兒之後才說：

「嗯，的確是修正了比較好！」

站在莫頓後面的李斯船長打斷了他的話：

「培隆斯先生，請你向大家說明一下，爲什麼力場化兩樓以上不大好？」

機關長走到前面去，神情嚴肅地開始說：

「主要的理由是，那還得多費三個小時的時間。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時間很寶貴，如果時間沒有問題，當然可以全船連地板、牆壁都嘗試佈置操縱式的力場，那麼，牠就無處可逃了。可是，這麼做至少得花費五十個小時。剛才的檢討中我也說過，非操縱式的力場化簡直就是一種自殺行爲。在這裏，還有一個以我們人類的立場所討論的因素存在，即假使怪物今後會追我們，那都是爲了要捕捉更多活著的人。所以，當牠要逃到下面去時，必定是牠又抓到了人，而不論那個犧牲者是誰，牠都不會讓他死去！」隨後，他以更凌厲的聲音說：「在實施修正案前的三個小時內，除了全自動式强力超音波炮和熱線炮外，我們就像是毫無防備。當然還有更大型的武器，但是，在船內都無法使用，而且殺傷力太大，必須愼重使用。此外，每個人都必須要有使用超音波槍保護自己的決心才行！」他退後一步，下了結論：「那麼，我們開始吧！」

李斯船長以陰鬱的口氣說：

「別那麼急，我想再聽聽克維那先生反對的理由！」

克維那說道：

「如果有時間，看看那隻怪物對於力場化的牆壁有什麼反應，一定很有趣！」

有一個人不耐煩地插口道：

「我還是不知道你爲什麼反對！無論如何，能把怪物夾在兩層樓之間，一切不就結束了嗎？反正牠又逃不掉！」

「這可就很難說了！」克維那堅持地說：「我們知道，牠曾經一度碰到力場化的牆壁而逃走，由此可知，牠不喜歡力場。也就是說，至少牠知道自己無法在力場裏逗留太久。不幸的是，我們也無法全面使用電磁障壁，正如培隆斯先生所說的，那樣會使牆壁熔掉。因此，牠已經一度從我們的決定性手段中逃離了——這就是我的主張的要點！」

李斯船長的神情，好像已經有點動搖。

「各位爲什麼不在檢討會上把這一點提出來呢？這的確是很有道理的意見啊！」

莫頓答道：

「我也想邀請克維那參加檢討會議，但是，還是以違背慣例的理由被否決了。也就是說，在檢討提議的會議裏，不可以讓提議人本身參加。以相同的理由，物理學部的兩位提議人也沒有被邀請。」

薛道爾咳了一聲，說道：

「也許克維那先生自己並不知道，他的發言對我們有什麼影響。以往，我們都堅定地相信，這艘太空船的防禦障壁，乃是人類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之一；至少對我個人而言，可以得到某種滿足和安全感。但是，如果聽說怪物撞過了障壁，那就完全不同了！」

「我並沒有說怪物可以隨意穿過船上的防禦障壁！薛道爾先生。相反的，我反而相信牠確實

無法通過，因爲，在我們把牠帶到裏面來以前，牠是在障壁外面等待著的。我只是要說，現在我們所討論的地板力場化，力量比障壁更弱。」

「可是，」心理學家薛道爾說道：「爲什麼檢討會的出席人會在無意識當中將兩者混而爲一呢？如果這種力場化完全無效，我們豈不是必敗無疑？——或者，大家只是在自我安慰？抱著估且一試的心理？」

李斯船長以疲憊的口吻歎道：

「薛道爾先生的分析，好像把我們的弱點都指出來了；聽他那麼說，好像我的確也那麼想過！」

史密斯的聲音從講堂中央傳來：

「還是先聽聽克維那先生的提議吧！」

李斯船長回頭看看莫頓隊長。莫頓猶豫了一會兒才慢慢地說：

「根據他的提議，是要先把船內的全體人員，按照核子炮的數量分組——」

莫頓說明到這裏，就被物理學部部員驚愕的喊聲打斷了：

「使用核子炮——在船內？」

大家都騷動起來。繼續了大約一分鐘，等大家都安靜下來了，莫頓又若無其事地繼續說：

「目前船內有四十一門核子炮，假定採用克維那先生的提議，就是由軍人們來負責操縱核子炮，剩下的我們，則散落到能夠看見核子炮的範圍內，作爲誘敵的餌，同時負責對核子炮的操作人下命令。再者，即使我們在火線之內，如有需要也得發炮！」

莫頓微微地搖搖頭，喟然歎道：

「這可能是所有的提議當中最有效的，相反的，却也是最殘酷、最令人感到窒息的。雖然忍心向同伴發炮並不是種創舉，但是，我相信克維那先生一定也無法想像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提議。此外，在公平方面，科學家們還有一個反對這個提議的理由。李斯船長在這裏提出了一個附加條件，就是身爲誘餌的人不能拿武器。我們認爲這個條件太過分了，因爲每個人都有保護自己的權利！」莫頓聳聳肩，接著說：「由於另外還有較合理的提議，所以我們選擇了另一個！以我的立場來說，我很贊成克維那先生的提議，但是，我實在無法接受李斯船長的附帶條件！」

當附帶條件被直接提出來時，克維那便一直凝視著李斯船長；相對的，後者也一直以冷酷的神情望著他。久久，克維那才徐徐地開口：

「總得冒個險啊，船長！」

船長輕輕地點點頭，接受了這句話。

「好吧，我取消附帶條件！」

這個短短的對答似乎使得莫頓很困惑。他瞧瞧克維那，又望望李斯船長，臉上終於露出理解的驚愕神色，然後從狹窄的金屬階梯走下來，靠近克維那低聲說：

「眞慚愧，我一直沒有發覺船長的目的，他竟然想在一旦發生問題時……」莫頓講到這裏便停了下來，回頭一直凝視李斯船長。

克維那安慰道：

「不，船長也是到現在才發覺他提出這個問題的錯誤！」

莫頓點點頭，喃喃道：

「的確！如果追根究底，船長的作法並沒有錯。求生存乃是人的本能，一旦陷入危機時，誰能擔保本能不會超越後天的訓練呢？可是，」——他皺皺眉——「這件事還是不要說明比較好，科學家們可能會認爲受到侮辱，再說，現在的氣氛就已經很險惡了！」

說著，莫頓轉向大家：

「各位，你們已經清楚地聽到克維那先生的主張了，贊成他的提議的人請舉手！」

克維那感到很失望，只有大約五十人舉手而已。莫頓顯然也覺得很困惑。

「那麼，反對的人請舉手！」

只有十幾個人舉手。

莫頓指著一個坐在前面的人問：

「你兩次都沒有舉手，有理由嗎？」

那個人聳聳肩道：

「我無法拿定主義贊成或反對，所以決定中立，看大家如何決議！」

「你呢？」莫頓指著另一個人。

「如何應付兩次性的反射能呢？」那個人反問。

李斯船長代替莫頓回答：

「要遮斷！我打算將全部戰鬥區封鎖！」然後回頭對莫頓說：「隊長，我想，已經沒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根據投票的結果，五十九對十四，顯然支持克維那的提議的人較多！我知道，一

旦陷入非常緊急的狀態時，我要求科學家們的權力很有限，但是，現在我決定將這次投票視爲決定性的表決！」

莫頓好像沒有料到李斯船長會這麼說。

「可是，」他反駁：「接近八百人棄權！」

李斯船長的聲音很冷漠：

「那是他們的自由！一般人都應該有某種程度的判斷能力，那才是民主主義的大前提！所以，我決定下令立刻採取行動！」

莫頓又猶豫了一會兒才慎重地說：

「我想，各位應該知道必須這麼做的理由，而我也不得不同意立刻開始作戰行動！配置核子炮可能需要費相當的時間，利用這個期間，我們可以着手第七和第九樓的力場化；我認爲，不妨把兩個提議合併進行，然後再看情況決定是否停掉其中一個，這樣如何？」

「好，這樣我就同意！」有人鬆了一口氣這麼說。

贊成這個決議的人可能很多；從大家臉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反感已逐漸消失，而且有人鼓掌。過了一會兒，人群便逐漸流出大廳外。克維那回頭打量著莫頓：

「嘿，還是你行！因爲我一直固執著反對有限制的力場化，以致於沒有想到這個折衷的妙法。」

莫頓陰鬱地點點頭，接受了對方的奉承。

「這是最後的手段，打從很早以前我就發覺，要對付人的時候，有的時候不但要解決問題，

同時還得解除人們內心的緊張！」然後聳聳肩道：「忘記危險的最好方法，就是埋首苦幹；要消除工作疲勞的良策，則需要各種方式的鬆弛！」

說著，莫頓伸手握住了克維那的手。

「那麼，祝福你幸運平安無事嘍！」

克維那也用力握住對方的手，問道：

「核子炮的準備工作需要多少時間？」

「大概一個小時吧！不，說不定更多；在那以前，就得依靠大型超音波炮了！」

※　※　※　※

看到兩足生物出現，伊克士托趕緊跳到七樓去。在極短暫的時間裏，悄然出入於牆壁和地板間的伊克士托，簡直就像是在荒野中漂然而過的紅色魅影，令人怵目驚心。兩度被發現，都受到了强烈的炮火攻擊。那種巨大的超音波炮會把牠想要跑進去的牆壁轟碎，和以前所遭遇的携帶用武器完全不同。有一次，炮火擊中了牠的一隻脚。超音波炮的强烈分子干擾，帶著灼熱的衝擊，差一點就使牠跌倒。不過，不到一秒鐘的時間，牠的脚便復原了。雖然如此，牠心裏却很明白，這種力量强大的炮擊，可能會耗盡牠的體力。只是，牠並不覺得不安。

愼重選擇出現的時間和地點——有了這樣的對策，武器的效果也不怎麼可怕了。伊克士托只擔心一個重要的問題，對方到底有什麼企圖呢？剛才他們集合在機關室時，一定擬訂了什麼計劃，現在正在實現——但是，牠只能以宛如燃燒般而不會眨動的紅色眼睛，看著對方的計劃逐漸完

成。

每一條走廊裏，都可以看到兩足生物們圍著一個精煉爐在工作。爐子相當矮胖，是用黑色的金屬做的，每個爐子頂端的洞口，都會放出非常耀眼的白光。伊克士托發覺，那種光線似乎使得兩足生物變成半瞎狀態；他們身上穿的太空衣原本是白色的一種合金，此時都通上了電，使頭盔變成不透明的黑色來保護眼睛。但是，伊克士托看得出來，那種用輕金屬製的頭盔，根本無法遮斷那麼刺眼的光線。兩足生物不斷地從爐子裏拉出赤熱的長帶子來，工作機器則迅速地將帶子切成正確的長度，平貼在金屬地板上。然後，伊克士托發覺，地板都被這種帶子密密麻麻地遮蓋起來了。當高溫的帶子貼上金屬地板的同時，巨大的冷却器便迅速地靠近，將熱氣吸收掉。

起初，伊克士托一直不想接受自己觀察的結果，牠的腦海裏始終盤旋著對方是否還有更深的目的，或者隱藏著更狡猾的目的的想法。不過，最後牠還是決定放棄這種疑惑，而認定對方只是要把兩層樓的地板施以操縱式的力場化而已。伊克士托想，當兩足生物發現這種不徹底的陷阱無效後，又會嘗試什麼樣的方法呢？無論如何，即使牠不能預知何時或何種防禦手段會對牠構成威脅，屆時，當牠感覺到有危險時，只要去追捕對方，或者把熱能的線源拉掉就行了。

想到這裏，侮蔑感使得伊克士托決定將這些問題拋諸腦後。其實，兩足生物忙碌工作著反而使牠高興，因爲，這樣牠就可以輕易得到以後的庫兒。伊克士托很愼重地選擇第二個犧牲者。自從第一次誤殺了一個兩足生物後，牠已經探知兩足生物的消化器官很適合牠的目的，因此，牠決定找一個胃部較大的兩足生物作爲下一個候選犧牲者。

預備調查結束後，牠立刻採取行動，在不讓兩足生物有瞄準超音波炮的時間內，飛快地抱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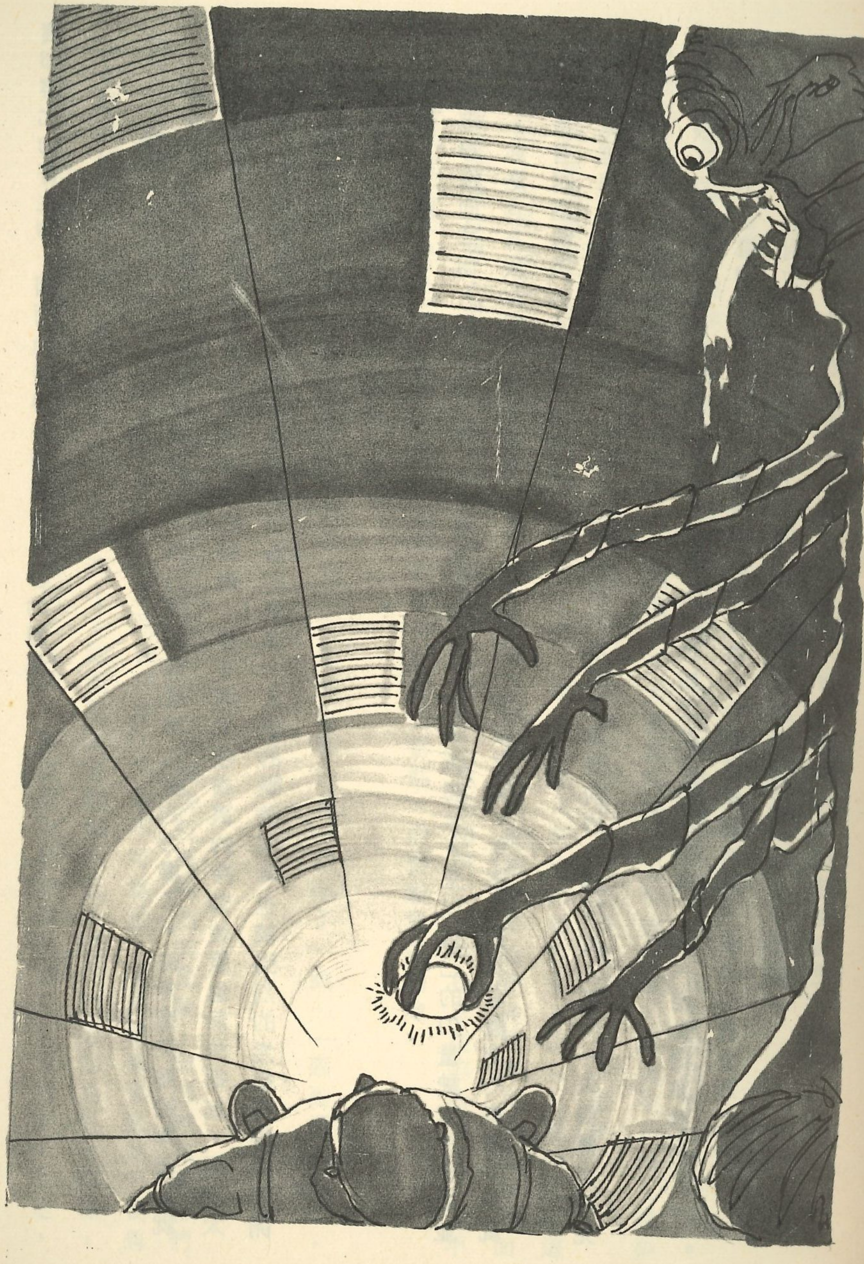
一個掙扎著的肉體消失掉了。在穿過地板的瞬間，牠熟練地改變身體的原子構造，隨後像滲透般一層穿過一層，輕易地繼續下降。牠可以降落得更快，但是，擄獲的兩足生物却可能因此受損，因而牠只是不急不緩地下降，然後以極自然的姿態，降落在一個巨大的船艙裏。

船艙已經是很熟悉的地方；伊克士托的四隻長有長趾頭的脚，已能夠很有信心地在那裏走動。雖然侵入太空船內的時間並不多，但是，牠已經徹底搜索過環境了。同時，由於抓住豐·克羅森的經驗，牠很快地便將一切計劃好了。此時，伊克士托便毫不猶疑地向幽暗的船艙內部的牆壁走去。角落裏可以看到巨大的箱子堆積得很高，但是，牠依舊任意地穿透過去，不久，便來到了一個很大的管子裏；管子相當寬大，還可以在裏面站起來走動，那是全長達數公里的空氣調節系統的一部分。

其實，在伊克士托這個所謂的隱居地裏，並沒有一般所謂的光線射進來。只因爲牠的眼睛具有紅外視覺，因而管子裏看來彷彿有朦朧的夕陽光。牠找到豐·克羅森的身體後，便將新的犧牲者排在他旁邊，然後緩緩地將細細的手指伸入自己的胸部裏，拿出一個很珍貴的卵，放進兩足生物的胃裏。

那個兩足生物還在掙扎，伊克士托却只是靜靜地等待著即將發生的事。漸漸地，那個兩足生物的身體開始僵硬起來，肌肉也緩緩地僵化。也許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正逐漸痲痺，兩足生物拚命地掙扎。伊克士托冷酷地按住對方，直到化學反應完全結束。終於，兩足生物不再動彈了。

在幾個小時內，卵會在兩足生物的胃裏孵化，然後在極短暫的瞬間，伊克士托的小小複製品，便會將那個寄生的肉體吃光而成長。伊克士托覺得很滿意，興奮地從船艙往上躍。還需要很多



讓卵孵化的寄生物，因而牠還得去捉很多很多的庫兒。

※　※　※

當伊克士托在處理第三個俘虜時，人們已開始佈置第九樓的力場了。從走廊吹過的熱浪，就像是從地獄吹來的熱風。對於這種高溫的熱氣，似乎連太空衣裏的冷却裝置也無法抵抗，因而太空衣裏的人全都滿身大汗。在這種無法克服的熱裏，人們的眼睛同時也被强烈的光線弄得掙不開，只能憑著本能和求生的意志工作著。

克維那旁邊的人突然喊道：

「喂，來啦！」

克維那轉向那個人所指的方向，身體却不由自主地僵硬起來。正以自己的力量駛來的機器並不很大，那是具有炭化鎢外殼的球塊物，上方突出一個發射管。支撐這個具有機能的機器的，就是裝設在有四個輪胎的車身上的軸承。

在克維那周圍的人都停下了工作，臉色蒼白地凝視著眼前的金屬怪物。其中一人突然走近克維那，以不悅的語氣埋怨道：

「喂，克維那，會變成這樣都是你的責任，假如我被放射能燒到，我一定先把你揍扁。」

「我又不會離開這裏！」克維那很鎮定地回答：「假定你被燒死，我也一樣會死。」

這麼一來，對方的憤怒也消失了，但是，聲音和態度却依舊充滿了不馴。

「你怎麼會找到這麼傻的餿主意呢？除了以人作爲誘餌外，應該還有更好的辦法呀！」

「嗯，的確還有一個！」

「是什麼辦法？」

「自殺！」克維那認眞地回答。

那個人瞪著克維那，嘴裏咕噥著什麼太無聊、無可救藥等類的話後，便背向克維那走開了。

克維那又繼續埋頭工作，但是過沒多久，他便發現大家都喪失了工作的熱情。緊張從一個人傳染給另一個人，只要一個人稍微有異常的擧動，馬上就會使得他人也緊張起來，全身僵硬。

他們成爲誘餌了。也許在每一樓工作的人們，都已經陷入死亡的恐怖中。沒有人能夠脫離這種恐怖感，因爲想活下去的意志是人的本能，卽使受到高度訓練如李斯船長那樣的人，也許表面仍然可以維持冷靜，但是背地裏還是一樣緊張。同樣地，克維那所以能夠採取從容的態度，並不意味著他比較特別，而是他早已覺悟這種行動方針的妥當性，而情願冒這個險。

「全體人員注意！」

當最靠近的傳眞裝置突然響出這句話時，克維那也和大家一樣嚇了一跳。一直到過了許久，克維那才聽出那是船長的聲音。

李斯船長繼續說道：

「現在，七、八、九樓的核子炮已全部配置結束。有關各位所面臨的危險，我已經和軍官們充分討論過。結果，我只能奉勸各位，一旦發現怪物時，千萬不可猶豫，也不要東張西望，要馬上伏臥在地板上！核子炮的操作人——現在——請把發射管調整爲二十比〇點五的角度。這樣，各位便可在地板上獲得〇點五公尺的死角地帶。雖然，這麼做仍無法預防第二次放射能，但是，

你們只要能夠間不容髮地伏臥在地板上，機關室的艾嘉特醫生和醫務人員，便會設法解救各位！」

「最後——」說完要點，李斯船長似乎稍微鬆了一口氣。「我要向各位報告的是，這艘船上沒有一個想逃避戰鬥的人，除了醫生們和三位病患外，所有的人都和各位一樣冒著危險！包括我的全部軍官，都分散配置於各個小組裏！莫頓隊長在七樓，這個計劃的提議人克維那先生在九樓，其餘也都是一樣的佈置！那麼各位，祝你們幸運！」

突然，一切都沈默了下來。這時候，一位站在克維那身邊的炮兵班長以親熱的聲音叫道：

「喂，各位先生，我已經調整結束了，你們只要在〇秒的同時伏臥下去，就不要緊了！」

「謝謝你，戰友！」克維那說。

大家的緊張感立刻都消失了。一位數理生物學部的技術人員輕鬆地說：

「克維那，是不是稍微奉承他們一下比較好？」

「我一直都很喜歡軍人！」另一個人這麼說。好像有意要讓旁邊的炮兵聽到似地，又大聲接著說：「我這麼說，也許他們會多猶豫一秒鐘，好讓我們行動！」

克維那並沒有注意聽他們說話。誘餌——他想，即使有一個小組陷入危險，其他的小組也不會知道。「炮臨界」——指的是小小的原子爐在爆炸以前，形成巨大熱能的質量形態會被修正到臨界。——產生的瞬間，就會從發射口噴出一道追踪光線，同時宛如包圍這道光般，肉眼看不見的放射線，也會無聲無息地跟著噴出去。

當一切終於結束時，生存者可能會使用專用波數向李斯船長報告，接著，才由指揮官傳達給

各小組——

「克維那先生！」

凌厲的喊叫聲傳來的瞬間，克維那立刻本能地向地板撲下去。感覺到撞得很疼痛的同時，他才想到那是李斯船長的聲音，馬上爬了起來。

其餘的人也皺著眉陸續地爬起來。其中一個人低聲咒罵著：

「可惡，心臟差一點就停止跳動了！」

克維那走到傳眞裝置前面去，一面注意著走廊的方向，一面說：

「是的，船長！」

「請你馬上到七樓來好嗎？是中央走廊，從九點的方向進來吧！」

「好的！」

克維那不安地向前跑。船長的聲音顯然很緊張，可能發生了什麼事。

等待他的的確是一個惡夢。一靠近，克維那就看到一門核子炮橫倒著，旁邊還有焦黑的屍體。死了三名核子炮操作員，剩餘的一人可能是中了超音波槍，意識昏迷而全身痙攣。

炮的對面還有二十個人，不是昏迷就是死了，莫頓也是其中之一。

只見穿著放射線防護服的人員，不斷將擔架抬到犧牲者旁邊，將傷患搬上擔架，然後抬上運輸車運走。

救護作業好像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所以可能另外還有犧牲者，只是已經送到機關室去接受艾嘉特醫生們的救護。

克維那停在走廊轉彎處的臨時防護壁旁邊。李斯船長在那裏，臉色蒼白，但是還很鎮定。幾分鐘後，克維那便知道了經過的情形。

原來當伊克士托出現時，有一個年輕的技術人員——船長並沒有說出他的名字——可能是由於太恐懼了，竟然忘了伏下去。當核子炮的發射管不客氣地抬頭時，過於激動的青年竟然拔超音波槍，向著炮手們發射，致使全體人員都痲痺了。可能炮手也看到了那個青年在火線上，因而猶豫不決，不料却因此致使這件慘事發生。其中有三名炮手倒向核子炮，並且本能地想要攀住發射管。不料發射管因此傾斜，甩掉三人橫倒下去的同時，却將剩餘的一名炮手也拖倒了。更不幸的是，最後那名炮手正好握著發射開關，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並意識地按下開關約一秒鐘。

莫頓和他的小組雖然沒有被直接射擊，但是却受到了二次放射能的影響。雖然受傷的程度還無法斷定，但是即使症狀再輕，最低限度只怕也有一年的時間無法離開床舖。說不定，其中會有數人死亡。

「我們慢了一步！」李斯船長自白道：「剛好是在說話結束後的幾秒鐘內發生的；聽到核子炮倒下去的聲音，心想著可能發生了什麼事，便探頭去看看——但是，那已經是一分鐘後的事了！」他疲憊不堪地嘆氣道：「即使是最壞的打算，我也沒有料到會犧牲整個小組！」

克維那默默無言。當初，船長就是擔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才不想讓科學家們拿武器。終究，一旦發生事情時，人類一定會先想到保護自已，這是無可避免或控制的，就像野獸一般，只是爲了生存而戰爭。

克維那儘量不去想莫頓的事。當初，莫頓就是認爲科學家們可能會反對解除武裝，所以才想

出能夠使全體人員接受的妥協辦法，但是……克維那平靜地問：

「你找我的目的是？」

「我擔憂這次的失敗會影響你的計劃，你以爲呢？」

克維那莫可奈何地點點頭。

「反正已經失去了奇襲的效果！我們原本打算在牠還不知道我們的企圖時奇襲，但是，下一次牠一定就會很小心了！」

彷彿看到了緋色怪物突然從牆壁冒出來，探看走廊的情形——然後很大膽地走到核子炮旁，將一名炮手刼走……要預防這種情形發生的唯一對策，就是再使用另一門核子炮來掩護，但是，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爲整艘太空船上只有四十一門核子炮而已。

克維那搖搖頭，問道：

「怪物有沒有再刼走人？」

「沒有！」

克維那再度沈默了下來。他也不知道怪物爲什麼要抓走活著的人。唯一的臆測是根據割田的理論來的；推想那隻怪物可能是屬於初期農民階段，滿腦子只想著要繁殖子孫。這是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暗示，同時也是促使怪物不斷獵取很多人的原因。

李斯船長說：

「牠一定還會上來。我想，核子炮還是放在原來的位置，先完成三樓的力場化再說！目前，七樓已經完成，九樓也完成了大部分，接著也要着手第八樓。這麼一來，便可將三層樓視爲一體

！暫時不談這種計劃的有效性；我們先來想一想，敵人俘虜豐．克羅森和其他三個人的時候，每次都被我們目擊，然後，牠都逃向我們所說的下方去。所以，三層樓的力場化結束後，我們就到九樓去等待敵人。當牠把人刼走的剎那，培隆斯便打開地板的力場開關。怪物要穿過八樓的地板時，便可發覺已經佈置了電磁障壁；那時候，不論牠是要往上或往下逃，七樓也有障壁，九樓還有我們在等待牠；這樣，牠就不得不面對穿透兩樓障壁的危險了！」船長停下來，若有所思地看著克維那說：「我知道你認為一層的力場接觸無法殺死牠，但是，兩樓的力場應該夠了吧？」說完，他就沈默下來等待回答。

克維那猶豫了一會兒才回答：

「或許吧！說實在話，有關力場對怪物的影響，我也只是臆測而已，說不定那只是我的誤算！」

其實他心裏並不這麼相信。但是，眼前事態的進展情形，却使得他不得不考慮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們所抱持的信念和希望。有些人很執拗，除非有事實證明，否則絕不會改變自己的想法，亦即由於事實而改變觀念後，才能夠在感情上接受更積極的解決事情的手段。

克維那發覺，自己已經緩慢而確實地領會到影響人的方法。也就是說，單憑情報或知識，仍然不一定能夠眞正影響別人；依持著正確的判斷，也無法確實地影響他人；唯有給予他人信心和希望，他人才會信服你。有的時候，人在有限的時空裏無法做到這一點，或者根本無法做到，於是文明便逐漸崩潰；人們喪失了戰鬥力，太空船也就被破壞了，這完全是由於太空船遇到危機時，擁有自救方策的個人或集團，無法徹底說服他人所帶來的結果。

克維那暗自決定，即使他的力量無法做到這一點，也不能讓這種悲慘的事情發生在這艘太空船上。

「在地板的準備工作結束以前，核子炮還是放在原處。但是，力場化的工作結束後，就必須馬上移走，以免即使沒有打開發射口，却由於力場化而產生炮臨界，導致爆炸發生，那問題可就大了。」

洞悉了一切的克維那，就這樣將自己的作戰提議收了回來。

20

在花費將近一個小時四十五分的時間，完成八樓的力場化工程當中，伊克士托又出現了兩次。卵還有六個，牠打算留下兩個，其餘的全部使用掉。令伊克士托覺得不高興的是，爲了捕捉庫兒，需要耗費的時間愈來愈多了。兩足生物對牠的防禦愈來愈嚴重，由於核子炮的登場，致使牠除了抓住核子炮的操作人外別無他法。

雖然有這樣的限制，而且每次逃走的時候，都必須逮住最好的機會才能獲得成功，但是，伊克士托並不覺得不安；牠想，只要先把繁殖的工作完成，其餘的人再慢慢收拾就好了！

第八樓已準備結束。核子炮都收回去後，全體人員便聚集到九樓去了。克維那聽到李斯船長簡單扼要的質問：

「培隆斯先生，操縱準備好了嗎？」

「是的，船長！」機關長的聲音在傳眞裝置上軋軋地響著。接著所說的話，給人更沈重的感覺：「已經被抓走五個人了。到目前爲止，我們實在太幸運了，但是，誰能擔保下一個不會是你或我呢？」

「各位都聽到了吧？下一個依舊是我們當中的一個人，不論你喜歡與否，都將是那隻怪物的餌！」這是很熟悉的，但是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過的聲音。對方陰鬱地接著說：「我是葛萊格里・肯特。非常愧咎的是，我是從機關室的安全圈向各位說話的。根據艾嘉特醫生的指示，我應該在一個星期後才能從病患名單中刪除，但是，我所以會在這裏和各位說話，却是因爲李斯船長把莫頓隊長的文件都委託給我了。在那些文件當中，我找到了凱利先生的提議書，現在，我希望能夠聽聽他本人的詳細說明。只有這樣，一些重要的問題才會更清楚，我們也才能夠更明確地了解敵人。既然事情已演變到這個地步，我認爲全體人員都應該知道事實何等殘酷才對！」

「嗯……」社會學家沙啞的聲音立刻從通話器傳來：「根據我的推論，我們發現那隻怪物時，怪物是在距離最近的行星系統也有二十五萬光年的地方，很顯然是在沒有任何空間移動手段下浮遊著的。各位先想一想，如果只是一個物體的偶然移動，總共要費多少時間，才能到達這種驚人的距離呢？在這裏，我想請給予我數學上根據的雷斯達先生，再度向各位說明一下！」

「我是雷斯達！」天文學家的聲音相當有力：「目前，有關宇宙誕生的最有力假說，可能各位大多數都知道；單就值得相信的證據來說，現在的宇宙，乃是以前的宇宙在幾十兆年前的一次大崩潰中產生的。人們甚至相信，現在的宇宙也會在幾十兆年後完成一個週期，由於一次大爆炸而完全毀滅掉。至於爲什麼會有這種爆炸發生，人們也只能依憑臆測來詮釋。

有關凱利先生現在提出的問題，我只能提出一種臆測。也就是如果那隻怪物是在宇宙大爆炸時被甩向空間裏的，當然很可能會突進到兩個島宇宙間的空間。在這種條件下，牠就很可能永久在離最近的行星至少也有幾十萬光年的空間漂流著。凱利，這樣可以了嗎？」

「嗯，謝謝你。那麼，我想各位應該還有記憶。以前我也曾經說過，像這種適應性的生物進化，會沒有殖民到全宇宙實在是一種矛盾。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論性解答是這樣的，如果那個種族具有統治全宇宙的條件，其實，牠們可能曾經是宇宙的統治者，各位或許也知道，我現在所說的宇宙並不是現在的宇宙，而是過去的；從這個觀點導引出來的結論，就是那隻怪物可能企圖繁衍牠的種族，然後再來統治現在的宇宙。至少這是個相當可靠的假說，雖然並不是很恰當！」

肯特的口氣好像在安慰人：

「我想，船內的全體科學家都知道，現在，我們不得不依靠任何能夠獲得的證據和臆測；相信敵人是某個宇宙統治種族的殘留者，這樣也許錯誤會比較少。說不定，某個地方還有與那隻怪物境遇相同的同伴在徘徊，我祈禱其他的太空船不會遇到。以生物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動物可能比我們進步幾十億年。依據這個觀點，我在這裏向船內全體人員要求，希望各位有盡最大努力的犧牲精神——」

一陣尖銳的悲鳴，將肯特的話打斷。

「我被抓到了！……趕快……牠撕開了我的太空衣——」一陣呻吟，悲鳴便中斷了。

「那是達克！地質學部的主任助手！」克維那在無意識當中自然而然地說出來。現在，他已經能夠自動識別聲音到某種程度了。

接著，通話器裏又傳來另一個尖銳的聲音：

「看到牠往下面去了！」

「已經發動力場了！」第三個聲音鎭定地說。那是培隆斯。

克維那不由自主地看看自己的脚旁。閃閃發亮而美麗的藍色火焰霎時燃燒起來，在距離他的强化長靴約幾公分的地方吐出火舌，但它似乎對守護着太空衣的無形力量感到爲難。四周靜悄悄地。當他環顧發出異樣藍色火焰的走廊，突然產生一種錯覺，眼前所看到的已不是走廊，而變成幽深的船底。

於是他迅速地別過頭去，恢復過來的意識，立刻讓他的眼睛焦距安定下來，克維那這才得以靜靜觀察那企圖突破他的防護服的强烈藍色光輝。

隨後，他才聽到培隆斯低沈的聲音說：

「假如計劃成功，那隻惡魔不是在八樓就是在七樓被捕！」

李斯船長以開朗的語氣下令道：

「姓氏的第一個字母是A到L的人，跟我到七樓去！是M到Z的人，跟培隆斯到八樓去；核子炮留在佈置原地！攝影小組也依照命令行動！」

從七樓的電梯走到第二個轉彎處，在克維那前面的人便停了下來。克維那立刻和其他幾個人一道，合力擠開人群到前面去，只見一個人大字形地躺臥在地板上，藍色的火焰就像是指頭一般，緊緊地將那個人的身體壓貼在金屬地板上。李斯船長立刻打破沈默。

「把他拉開！」

兩個人有點胆怯地走到前面去。碰到那個人的剎那，藍色火焰便像要趕走他們似地撲向他們。他們用力拉扯一陣子，可怕的枷鎖終於鬆開。那個人被人們從升降梯運到沒有力場的十樓去時，克維那也和幾個人跟在後面。然後，他看到那個人被無聲無息地放在地板上時，沒有生命的肉

體還伸出雙脚，繼續向空中踢了幾分鐘，直等到體內熱能的奔流完全放盡後，才陷入平和的死亡裏。

「爲什麼還沒有人報告？」李斯船長以嚴厲的語氣問。

隔了一秒鐘後，傳來了培隆斯的聲音：

「人員都按照計劃分配到三層樓去，現在正以X光攝影機繼續搜索中，如果牠在這三層樓裏，一定可以找到；不過，要完成搜索至少得費三十分鐘！」

終於獲得結果，但培隆斯報告時的聲音裏却充滿了失望。

「找不到！船長，可能又讓牠逃走了！」

不知是何人的聲音，突然傳入因緊急狀況而被打開的回路通話器裏：

「這麼一來，我們怎麼辦好呢？」

克維那想，這句話 像代表了小獵犬號全體人員此時的疑惑和不安感。

21

大家沈默了很久，即使是平常最愛說話的人，現在也都像失去了聲音一般。克維那對此時自己心裏所想到的意圖和計劃，感到有點畏縮。不過，一會兒之後，他終於決定面對此時探險隊所面臨的困境。可是，他仍然繼續等待，因爲現在他不能先開口。

就在這個時候，肯特終於打破了寂靜：

「敵人好像很輕易地便穿過了力場化的牆壁！我想，也許牠確實很怕力場，只是恢復力太快了，以致於在某一樓所受到的影響，不會持續到另一樓！」

李斯船長說：

「我想聽聽吉勒的報告，他在的話請回答！」

「我是吉勒，」通話器裏立刻傳來冶金學家充滿活力的聲音：「已經完成一件反金屬製的太空衣，現在，我正要着手去搜索船底！」

「假如爲全體人員都製造一套强化太空衣，得費多少時間？」

答案久久沒有傳來。一會兒後，吉勒才回答：

「必須先準備大量生產的制度！首先要製造能夠利用反金屬製造太空衣的工具，以及製造這些工具的工具，同時，還得從原子爐中製造反金屬。各位都知道，反金屬是擁有五個小時半衰期的放射性金屬，所以等待的時間還會增長。根據推測，能夠完成第二件的時間，大約是兩百小時後。」

克維那認爲，吉勒的估計還是太輕鬆了，不可能那麼快，要利用機器來製造反金屬是非常困難的。李斯船長聽到冶金學者所說的話，立刻沈默下去。接著，史密斯開口說道：

「那就無法考慮了！」這位生物學者以動搖的口氣說：「假如比全面力場化還要浪費更多的時間，時間就太久了，這樣一來，我們豈不是對那隻怪物束手無策了？」

通訊部長瓦利的聲音一向都很鬱悶，此時更以緊張的語調問：

「爲什麼已經束手無策？我們現在還活著呀！開始工作吧，我們可以盡力試試看啊！」

「那我問你，」史密斯冷淡地問：「你能斷定那隻怪物無法敲毀反金屬嗎？像牠那樣的超生物，可能有關物理學的知識也是凌駕我們的，說不定牠能夠輕易地製造出足以破壞我們的一切力線。你知道嗎？連怪貓也能粉碎反金屬呀！更何況船內到處是實驗室，天曉得牠能利用的工具有多少！」

瓦利冷冷地嘲諷道：

「所以，你就認爲我們只好放棄了？」

「不！」史密斯憤然道：「我是認爲，大家應該設法利用常識除去那隻怪物，不要盲目地埋首於無法實現的目標！」

通話器裏傳來割田的聲音，結束了他們兩人的爭論。

「我贊成史密斯先生的話！再者，敵人可能遲早會發現，已經不能再給我們太多的時間反擊了。根據各種理由，當我們開始全力以赴地準備全船力場化時，牠一定會出來妨碍！」

李斯船長仍然默不作聲。機關室裏突然響起肯特的聲音：

「當牠發現我們繼續有組織地作戰下去時，將會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呢？」

「可能會開始屠殺！到那個時候，要阻擋敵人的唯一方法，我只能想到退回機關室去而已。可是，正如史密斯先生所說的，敵人要侵入機關室，似乎也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有沒有更好的方案？」李斯船長問。

割田猶豫了一會兒，坦誠地回答：

「實在沒有！總而言之，我只能勉强叮嚀各位，不要忘記我們的對象是屬於初期農民階段；對初期農民而言，土地和孩子——以更抽象的概念來說，就是財產和自己的血統——是最神聖的。對於有關方面的侵害，將會盲目地抵抗。也就是說，牠會像植物一樣執着於財產，然後設法紮根——培育子孫！」

稍微停頓一下，他又繼續說：

「各位，以上就是我的意見重點。目前，以我的立場而言，我實在想不出應如何利用這一點來抵抗敵人！」

李斯船長說道：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不管怎樣，能否請各學術部長使用專用頻率和各幹部職員協議一下

？在五分鐘內，如果有可以使用的構想，請通知我吧！」

沒有助手的克維那發言道：

「在各部門進行討論當中，我可以問割田先生二、三個問題嗎？」

李斯船長點點頭道：

「如果沒有人異議，我也無所謂！」

似乎沒有人異議，於是克維那招呼道：

「割田先生，我有問題請教你！」

「你是誰？」

「我是克維那！」

「哦，是你，克維那先生，我一時間竟然聽不出是你的聲音。好，請吧！」

「你剛才說，初期農民都會以盲目的固執，執着於自己的土地。如果那隻生物眞的處於初期農民階段，牠是否能夠想像到，對於財產的問題，我們和牠有著不同的情感！」

「也許不能！」

「那麼，敵人是否會根據我們無法從這船逃離的信心，來擬定攻擊計劃？也就是說，既然我們是甕中之鼈？」

「牠當然會那麼想，因爲我們放棄這艘船就不能生存了！」

克維那繼續問：

「可是，我們本身所處的文明階段却認爲某些特定的財產並沒有什麼意義，所以不會盲目地

執着，對不對？」

「我還是無法了解你的眞意！」割田困惑地說。

「我是想把你的理論，推進到這種狀況下的理論性歸結！」克維那回答。

李斯船長插嘴道：

「克維那先生，我好像終於開始了解你的推論方向了；這是新的提案嗎？」

「是的！」不知不覺中，他的聲音微微顫抖著。

李斯船長以緊張的聲音問：

「如果我的解釋是正確的，這將是極富勇氣的獨創性解決方案！我希望你能親自向其他人說明——」他低頭看看手錶——

「約定的五分鐘結束了！」

稍稍沈默一會兒之後，割田開始說：

「克維那，你的推論很正確，我們確實是那種即使沒有精神性的打擊，同樣願意犧牲自我的文明人。這確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於是，克維那便向探險隊的全體人員說明他的分析。結束時，史密斯迫不急待地低聲說道：

「克維那，了不起，這樣只會犧牲豐・克羅森等人而已！雖然我們全體人員也被迫做私人性的犧牲，但是，你說得不錯，對我們而言，財產並不是神聖的，有關豐・克羅森和其他四人的問題，」——史密斯的聲音突然變得更嚴肅——「我一直沒有機會告訴你，有關我給莫頓報告書的事；莫頓沒有告訴你的原因，可能是因爲我在報告書裏，暗示了那隻怪物所做的事情，也許與地

球所產的蜂鳥類似。這是很可怕的，對那幾個人來說，或許會認爲眞的是生不如死比較乾脆！」

「蜂鳥嗎？」不知道是誰歎氣道：「你說得對，史密斯，他們的確是死了比較舒暢。」

李斯船長下命令道：

「全體人員到機關室去，我們——」

通話器裏突然傳來一陣興奮而快速的說話聲，中斷了李斯船長的話。楞了一會兒後，克維那才聽出那是冶金學者吉勒的聲音。

「船長，趕快！派軍人和炮火到船艙來吧，我在空氣調節管裏找到了那五個人，怪物也在這裏！現在，我正用超音波槍阻擋牠，但是沒有什麼效用——趕快！」

李斯船長立刻像機關槍一樣以最快的速度傳達命令，人們也馬上湧向升降梯。

「各學部部員趕快到自動門邊去，軍事要員利用貨物升降梯跟著我！可能無法在船艙裏追擊敵人或殺死牠，」——船長的聲音很堅決——「但是，各位，我們必須將那隻怪物殺死，不論犧牲多少人都必須做到；考慮我們自身安全的階段已經結束了！」

※　※　※　※

伊克士托很不甘心地看著兩足生物從牠眼前將庫兒搬走。彷彿籠罩在太空船外側的黑夜一般，在伊克士托心裏，失敗的預感也初次冷冷地罩住了牠。牠衝動地吼叫著，想要趕到兩足生物群中將他們踩死，但是，兩足生物手中閃閃發亮的武器，還是讓伊克士托不得不壓抑住那種自暴自棄的衝動。伊克士托感到絕望而退却，已經失去優勢了。不久，兩足生物將發現牠的卵而加以破

壞，同時也摧毀了牠等待其他的伊克士托增援的希望。

在伊克士托的腦海裏，報復念頭織起的網已愈來愈密了。現在，牠要開始殺戮——單純的屠殺！牠突然開始懷疑，爲什麼自己會先想到要繁殖，而想把其他的事情留到最後才進行，以致於浪費了寶貴的時間？想到殺戮，伊克士托必須擁有足以破壞一切的武器才行。牠想了一會兒後，便走到最靠近的實驗室去。在那當中，牠也感覺到了以往沒有經歷過的强烈焦躁感。

伊克士托將長長的身體彎曲，以拼命的神情在有光澤的金屬板上組合機械。同時，伊克士托敏感的脚，也逐漸感覺到船內不和諧的脈動韻律。直到牠突然停下工作，伸了個懶腰，這才發覺脈動會變調的眞相，太空船的推進機器沈默下來了。這艘太空船，將原本一直向前邁進的加速飛行中斷，而屏住氣息停在黑暗中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恐怖感迅速襲擊伊克士托，使得牠那宛如鐵絲般的黑色手指，更如閃電般快速地活動著，巧妙地進行細膩的接線工作。

但是，牠突然又停了下來，一種更黑暗的預感再度襲擊牠，好像有什麼在逐漸逼近；危險、可怕而未知的東西在向牠逼近。牠的脚肌突地緊張起來，到了這個時候，牠才領悟到那是牠不再感覺到兩足生物的固有振動——他們把船放棄了。

伊克士托放棄即將完成的武器，飛快地衝進旁邊的牆壁裏。既然已清楚地認識了自己的末路，牠唯一的希望就只有在黑暗的無垠空間裏了。

伊克士托獨自在沒有人影的走廊上奔跑。在遙遠的庫羅魯行星誕生的緋色怪物伊克士托，此時全身都充滿了憎恨，亮閃閃的牆壁也好像在嘲笑牠般，原本以爲充滿了希望的這艘太空船，已不知在什麼時候變成了熱能地獄。直到看見前面的自動門，伊克士托才鬆了一口氣，身體却宛如

電光般急速地穿過第一、第二、第三個隔牆——接著便是宇宙空間了。牠預想著人們會等待牠的出現，於是牠在自己的身體和船身之間放出强烈的斥力，隨即感覺身體變得很輕，同時如箭般離開太空船的舷側，飛入漆黑的夜空裏去。

在牠背後，舷窗的光亮突地一起熄滅，變成了異樣的藍色光輝。太空船整個龐大的外殼，都綻放出那種藍色的光，然後，這種光終於依依不捨般緩慢地淡下去。同時，在那種藍光尚未完全消失前，整艘太空船的外側，便罩上了强烈的防禦障壁，彷彿要永遠阻擋伊克士托再度接近。接著，幾個船窗再度亮了起來；先是淡淡的亮度，隨後才慢慢地增加光度。當巨大的引擎從剛才所放出的破壞性熱能中逐漸恢復作用時，已點燃的照明更亮了，同時，其餘的燈光也逐一亮起來。

這時候，退却到數公里左右的伊克士托又回來了。這一次牠很愼重，既然牠已經脫離太空船，那麼敵人就可能會使用核子炮，在毫無顧慮及危險的情況下殺死牠。伊克士托靠近到距離防禦障壁約一公里的前方，由於不安，牠停了下來，然後，牠看到在防禦障壁內部的幽暗處，有一艘救生艇從很多救生艇當中開出來，駛進母船舷側的一個洞裏去。隨後，一艘一艘深色的救生艇便迅速地劃著弧線，跟著第一艘飛進母船裏去。以宇宙空間爲背景，若非有舷窗射出來的光線照射，那些救生艇的形態，根本就朦朧一片，無法辨別。

舷側的小門被關掉後，沒有任何預兆，太空船便突然消失掉了。伊克士托楞楞地看著這一切，剛才還浮現著一艘深色的大金屬球形太空船的地方，此時只剩下一片漆黑的空間。在百萬光年遙遠的深淵裏，只能看到由無數斑點點綴而成的漩渦形島宇宙。

時間又開始向永恒緩慢地前進。伊克士托絕望地將身體橫臥在無垠的夜空中。不知不覺中，

牠又想起了那些卽將成爲年輕的伊克士托的卵，牠們可能永遠不會出生了。同時，牠也想到由於自己的失策，而喪失了整個宇宙的事。

※ ※ ※

克維那看著外科醫生熟練的手指拿著電動手術刀，切開了第四個人的胃，將最後一個卵放進高高的反金屬製容器底下。圓滾滾的卵略帶灰色，其中一個已經稍微有裂痕了。

在拿著熱線炮的幾個人面前，那個卵的裂痕逐漸增大，然後，一個醜陋的、圓圓的、紅色的頭顱便從卵殼裏跑出來；那是個非常特殊的頭——如玻璃珠一般發亮的小眼睛、裂得很寬的小嘴。整個頭在短短的頸子上旋轉著，然後，便以殘忍的眼光瞪著他們。突然，小怪物以人們無法預想的速度站了起來，想要爬上容器。但是，滑滑的容器壁阻礙了牠的嘗試，當小怪物滑落到底部時，就被人們從上方發射的强烈火焰熔掉了。

史密斯舔舔嘴唇說道：

「如果剛才讓牠跑掉，消失於牆壁的那一方，情勢又會變成怎麼樣呢？」

沒有人回答。他們只是看著還留在容器底部的剩餘的卵。它們似乎相當堅硬，熱線炮堅持了一會兒之後，才發出金色的火光，開始燃燒。

「哈哈！」艾嘉特醫生笑了起來。人們的視線移向他，却見他正彎腰俯視著豐‧克羅森的身體。「硬質開始解除了，眼睛也有了神采，大概已經能夠知覺發生了什麼事。顯然症狀是由於卵所誘發的一種痲痺狀態，既然卵已經拿掉，痲痺也就逐漸消失了。其餘並沒有什麼傷害，應該不

久就會恢復。不過，那隻怪物將怎麼樣呢？」

李斯船長回答道：

「根據兩艘救生艇的證言，恰巧在我們全船放出無限制熱能的同時，紅色的閃光正從中央的自動門飛出去，很可能那就是那隻可怕的怪物——因船上並沒有找到牠的屍體。不過，爲了愼重起見，培隆斯和攝影小組已經開始一面攝影，一面搜索，可能在數小時內就會有確實的結果。啊，他來了。怎麼樣？培隆斯先生。」

機關長有勁的步伐很快地靠近，然後在桌子上放下一個形態怪異的金屬物。

「還沒有確實的結果，不過——却在物理學部的第一實驗室裏，發現了這個東西！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克維那被夾在包圍著桌子四周的部長們之間，很自然地被推列到前面去。他皺皺眉，看看那個含有精巧回線網的物體。可以看到三隻像是槍管的東西，穿過三個小小的銀色球體。銀光穿過桌子，桌子變得宛如玻璃般透明。最奇妙的還是那種球體，好像海棉般會吸熱。克維那很想伸手去摸摸球體，但是手一靠近球體，就感覺到熱度被吸收光似地冰凍起來，因而連忙把手收了回來。

李斯船長在旁邊說道：

「這個東西應該由物理學部來負責調查。反正豐．克羅森很快就會恢復。其次，你說這是在實驗室裏找到的嗎？」

培隆斯點點頭。史密斯好像看出船長在想什麼，便代替他說出來：

「可能怪物就是在做這個的時候，感到有些奇怪。從牠迅速離船這一點看來，牠可能發覺了眞相；那麼，你的理論就要打折扣了，割田，你不是說初期農民階段的敵人，是無法想像到我們的作戰方法的嗎？」

考古學家由於疲倦而顯得臉色蒼白，他露出了笑容。

「史密斯先生，」他有禮貌地說：「那隻怪物的確想到了我們的作戰方法，而我所謂的初期農民分類，也只能視爲一種比較論而已；事實上，那隻怪物可能是我們到目前爲止，所遭遇到的最高等的初期農民！」

培隆斯呻吟道：

「如果我們也和初期農民一樣有點限制就好了，你們知道嗎？只是三分鐘的無限制力場化，結果就得花費三個月的時間處理善後，而且還要……」

語尾變得模糊不清。

李斯船長苦笑著說：

「培隆斯先生，我替你接下去說吧，而且還要擔心船會不會毀掉，對不對？在決定採納克維那先生的最終建議時，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已發覺這麼做極危險，也知道救生艇無法充分地加速推進，說不定，我們將永遠被放逐在這個距離故鄉二十五萬光年的地方！」

有一個人問道：

「假定那隻紅色怪物實際上占領了這艘船，是否眞的能夠完成征服我們銀河系的野心呢？這實在令人懷疑。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的紮根工作，做得非常牢固，而且，人類是相當堅强的。」

史密斯搖搖頭道：

「他們曾經是宇宙的統治種族，所以應該會有第二次的機會。你是因爲太相信人類是正義的完美化身，以致於忘了我們也曾經擁有長久的野蠻歷史。例如人類曾經爲了吃、娛樂及消遣而殺害其他的動物，甚至視鄰人爲奴隸、殺害對立的人、看到他人痛苦而感覺到一種邪惡的虐待狂的喜悅等等。在以後的航行裏，誰又能擔保不會遇到比人類更適合於統治宇宙的其他知性生物呢？」

又有一個人說道：

「我求求你們，以後如果遇到外表看來很可怕的生物，就請你們不要讓牠進船吧，我的神經已經被你們害慘了。本來，我在坐上小獵犬號以前，神經就不太堅强了！」

「我想，這也是此時大家眞正的心情！」通話器裏傳來代理隊長肯特的聲音。

22

有人在克維那耳旁囁嚅，說話的聲音非常低，低得聽不清楚。接着，又有一陣如鳥鳴般的聲音，不過，這也和囁嚅一樣小聲而無意義。

克維那看着周圍。

這裏是情報綜合學部的攝影錄影室，並沒有別人。他覺得莫名其妙，於是打開講習室的門，但是，並沒有看到任何人。

他又回到工作枱，皺著眉猜想，是不是有人對他瞄準了腦波修正裝置呢？要不然，怎麼會聽到聲音？他只能如此猜想。

不久，聲音再度響起。這樣一來，上述的解釋就不合理了，因爲腦波修正裝置多半只是近距離有效，而情報綜合學部的每一個房間都有隔音設備，電磁波根本無法侵入。同時，克維那也充分了解只有在怎樣的心理過程中，才會產生像剛才他所經歷的幻聽。因此，他不能將這件事視爲偶然。

爲了愼重起見，克維那將部內的五個房間徹底尋找了一番，隨後，又把技術室內的修正裝置

檢查一次。但是，一切都整理得很好，根本未顯現出被人動過的痕跡。克維那默默地回到攝影錄影室，再度從里姆人攻擊小獵犬號的錄影開始放映，繼續進行催眠性光波圖案的研究工作。

這時候，突然又有一陣恐怖感向他襲擊，克維那不由自主地將身體縮成一團。接著，又是那種囁嚅，跟以前一樣低聲細語，但是，彷彿在對什麼事感到憤怒，口氣中含有可怕的敵意。

克維那莫名其妙地站起來。這的確是腦波修正裝置，不知是誰使用能透過房間遮蔽的有力機械，在刺激他的心。

他想了一會兒，到底是誰這麼做的呢？於是，他就向最懂得懷疑的心理學部呼喚。意外地，竟是薛道爾親自出來接聽電話，克維那也就簡單扼要地將此時所發生的事告訴對方。不過，對方並沒有聽他說完。

「碰巧我也正想和你連絡，我還以爲是你在作弄我呢！」

「照你這麼說，全體人員都受到這種干擾嗎？」克維那一面在心裏盤算著這件事的意義，一面冷靜地問。

「想不到像你那種經過特殊設計的房間，也會受到干擾，眞意外！不瞞你說，大約有二十分鐘以上的時間，我一直接到從各部門傳來的抱怨，而且在那以前，我們的儀器也受到了影響。」

「是那一種儀器？」

「腦波探知器、神經電流記錄計以及其他高感度的電子儀器。」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聽說肯特要在司令塔開會，我們在那裏碰面吧！」

但是，克維那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擺脫的人。

「是不是已經做某種程度的討論？」

「嗯，是討論過，有假設！」

「喔，是什麼樣的呢？」他一刻也不放鬆。

「這艘船正要進入M－33渦狀星雲，我們推想就是從那裏發送出來的！」

克維那發出悲涼的笑聲。

「這個假設很有道理，我也檢討看看，那麼，司令塔見！」

「對了，你要走出走廊時，請注意衝擊，船上正不斷受到壓迫；聲音、閃光、夢、感情的混亂——我們正完全爲這些刺激所困擾！」

克維那點點頭，切斷了連繫。當他把錄影帶收拾好時，正好從傳眞裝置傳來肯特通知開會的消息。一分鐘後，當他打開外門時，便立刻了解薛道爾的意思。

有刺激作用的彈幕和炮火，突然便開始混亂他的大腦，使得他總在不知不覺間停下來，接着又繼續以不安的心情走向司令塔。

※　　※　　※

不久，克維那就和其他的人一起坐了下來。黑夜又繼續囁嚅著。漸漸地，一片漆黑的無垠夜晚，便緊緊將突進中的太空船包圍起來。黑夜時而如情感之瞬息萬變，或者很執拗地向他們招手，或者發出警告，一下子又發出狂喜的顫音，接著，馬上又發出粗暴的憤怒聲，隨即轉爲發抖般的喃喃低語，又像飢餓般的呻吟。那好像是瀕臨死亡，却又痛苦地掙扎著，萌生出對生命的陶醉

，但是，却經常含有陰險的威嚇。

「這只不過是意見而已。」克維那聽到背後有人這麼說。「是不是向後轉，回到故鄉去比較好？」

由於無法識別那是誰的聲音，所以克維那回頭去看看。但是，不論發言人是誰，却也已經閉口了。等克維那把頭轉回正面時，代理隊長肯特的眼睛仍未離開望遠鏡。克維那想，可能是認爲不必回答剛才的發言吧，或者是沒有聽到，而且其他的人也沒有開口。

直覺到沈默會繼續下去，克維那就操縱椅子扶手上的傳眞裝置。不久，小型銀幕上便出現了肯特和雷斯達所注視的視野，只是畫像稍微朦朧。漸漸地，克維那便忘了周圍的人，被銀幕上所呈現的夜景所迷住。太空船已接近到一個島宇宙的外側，不過，最靠近的行星仍然在相當遙遠的地方。他們的目的地，構成三角形的M－33.渦狀星雲的無數光點，在望遠鏡下仍然很難清楚分辨出來。

當克維那抬起頭時，剛好雷斯達也從望遠鏡前離開。這位天文學者說道：

「現在所發生的事實在令人無法相信，怎麼可能從擁有幾十億個太陽的島宇宙中，放出我們能夠直接感覺到的通訊波呢？」停頓一下，又說：「隊長，我認爲這並不屬於天文學的問題！」

肯特也離開望遠鏡，說道：

「凡是包含於一個島宇宙的現象，無論如何都是天文學的範圍！或者，請把和這種現象有關係的科學列擧出來吧！」

雷斯達猶豫了一會兒才回答：

「這種强度的規模令人害怕，我想目前尚未到達可判斷爲這個島宇宙所引起的現象階段；像這種如同彈幕、炮火般的刺激，說不定只是以本船爲目標，使用輸送波發送出來的！」

肯特在巨大而豪華的控制盤前，環顧坐在鬆軟的座席上的人們。

「有沒有人想提議或說出感想？」

由於期待剛才開口說話的陌生人再度說明，克維那回頭看看，但是，那個神秘的人却依舊保持沈默。

無法否認的，和由莫頓指揮時相比較，似乎大家都不能自由發言了。因爲，不論是在任何場合，肯特都在言外表示部長級以外的人想提出意見，是一種過分行爲。同時，肯特個人認爲情報綜合學不足與一般科學並排的想法，也經常很清楚地令人感覺出來。這幾個月來，肯特和克維那是以最低限度的接觸爲基本方針，而在表面上維持愼重的關係。在那段期間，代理隊長肯特爲了鞏固他的地位，提出了許多促使行政部門獲得更多權限的動議，而表面上的理由，都是爲了避免各部門做不必要的例行公務。

克維那相信，即使犧牲了一些效率，如果能製造一種鼓勵每個人踴躍創新的氣氛出來，那才是最重要的事。只可惜對方不是情報綜合學者，很難讓他了解這一點。因此，克維那也沒有特別提出抗議，以致於被拘限在太空船這個規矩內的人們，無形中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對於肯特此時的邀請，最先開口說話的是坐在司令塔後面的生物學家史密斯。他把瘦長的身體伸直，冷冷地說道：

「克維那先生好像很想發言的樣子，他那麼客氣，是否想讓老人們先發言呢？克維那先生，

你到底想說什麼呢？」

克維那等那如同漣漪般的笑聲——肯特也是其中一人——停下來後，才開口說：

「我希望在數分鐘前提議回轉到故鄉去的那個人，能夠在這裏說明理由！」

並沒有人回答。看到肯特在皺眉，克維那想，也許那句話是某人因爲一時衝動而說出來的，並不指望被理會。可是，凡是能夠坐上這艘船的人，應該都有勇氣承認自己的發言才對。更怪的是，他發覺在座的每個人臉上都露出驚訝的表情，看看自己的周圍。

比較陰沈的史密斯終於開口道：

「什麼時候有人說那樣的話？我好像沒有聽到嘛！」

「我也沒有聽到！」五、六個人異口同聲地說。

肯特兩眼發亮，以好像快要獲勝那樣的神情插嘴：

「我們要弄清楚，到底事實上有沒有那樣的發言！其他有人聽到嗎？聽到的請舉手！」

並沒有人舉手。肯特那種壞心眼的聲音又不客氣地繼續說：

「克維那先生，你到底聽到了什麼？能否說出來給我們聽聽？」

克維那很愼重地一句一句說：

「假如我的記憶沒有錯，對方是這麼說的：『這只不過是意見而已，是不是向後轉，回到故鄉去比較好？』」他停下來，看到無人有意見，又繼續說：「那麼，也許這句話是我的腦部聽覺中樞被刺激的結果！大概空間對面的某些東西想讓我們回故鄉去，而我感覺到了！」

肯特以僵硬的口氣說：

「我有一點無法了解的是，爲什麼其他全體人員都沒有感覺到，却只有你聽到那種要求呢？」

克維那決心不爲對方的口氣生氣，而嚴肅地回答：

「其實，我現在也是在想這個問題。我想，可能是在里姆星事件時，我的腦部連續受到持續性刺激的影響，以致於對這種溝通比較敏感！」他又想到在擁有隔音設備的房間裏，也會感覺到囁嚅聲，很可能就是因爲他特別敏感的緣故。這樣，一切就可以說明了。

看到肯特眉頭緊鎖，克維那並不覺得意外。對肯特而言，那些鳥人以及鳥人給予探險隊隊員的影響，是禁止被提起的，這一點可由他以往的言行清楚看出來。果然，對方立刻以帶刺的口吻開始說話：

「有關那次事件，我也聽過你的錄音報告書。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你對勝利的原因是這樣敍述的：里姆人並沒有認識到，要以種族的一分子來控制異星生物的一分子之神經系統有多麼困難。如果這是事實，對於在那邊的生物，」——手指著太空船前進的方向——「請說明對方如何接觸你的心，又如何使你沒有錯誤地說出那樣的警告，以及牠們如何正確地刺激你腦部的某個部分！」

克維那覺得肯特所選擇的語句和口氣，以及想要知道這件事的態度，都自我中心得令人感覺非常不愉快。他決定以牙還牙：

「隊長，不論是什麼樣的生物刺激我的腦部，我認爲，對方對於你所提及的異星生物的神經系統，已有充分的認識。也許對方不一定能說出我們的語言，假如我是唯一能反應那種刺激的人

，對方也只能夠部分性地解決問題而已！無論如何，坦白地說，現在並不是要討論我爲什麼能接受那種刺激的問題，而應該先考慮對方的企圖和我們的對策才對！」

地質學家馬江咳咳嗽道：

「克維那先生說得對。各位，現在我們必須要認識，我們已經踩進了某種生物的地盤這個事實才對，不論對方是什麼樣的生物，都不可以輕視！」

肯特咬著唇猶豫不決，彷彿想說什麼，最後才毅然地說：

「我認爲，現在還沒有能夠提出結論的證據。但是，我們所面臨的對象可能是比人類擁有更高智慧的——亦即超越我們生命概念智能的生物，所以，最好能夠在這樣的假定下行動！」

司令塔內一片寂靜。克維那覺得大家好像在無意識當中，都已經有了這樣的心理準備，以致於都緊閉著嘴唇，而且眼神冷峻。這一點，其他的人似乎也察覺到了。

社會學家凱利以溫和的語氣說道：

「嗯……幸好沒有人表示要回故鄉，這麼做才是對的。既然我們成了政府和全人類的公僕，就有義務去調查潛在的新的島宇宙勢力。假如那個島宇宙的統治生物已知道我們的存在，我們就更需要去調查。我要在這裏提出來，我是依照肯特隊長的指示，在我們和那個有知識生物對峙的前提之下說話的。雖然，船內目前只有一個人在心理上直接受到某種刺激，但是，從這種事實看來，對方確實正在觀察我們。因此，顯然對方已對我們有相當豐富的了解，但是，我們怎能只是讓對方了解我們呢？」

肯特終於恢復了冷靜的態度。

「凱利先生，我們前方的環境，是屬於什麼種類的？」

頭髮稀疏的社會學家扶了一下夾鼻眼鏡，才說道：

「這是……嗯……困難的問題。這種囁嚅聲，很像是包圍我們銀河系的交錯電波……就是……嗯……好像是越過荒野走進一個開發地帶，只不過是外境的變化而已，並非異常現象！」

凱利說到這裏就停了下來，看到沒有人想發言，於是又繼續說：

「大家都知道，我們人類也是在銀河系留下了不滅的足跡。那就是將幾個死亡的太陽再生，人類以將近十二個遙遠的島宇宙也能夠看見的程度那樣的新星姿勢點燃了死太陽之火，改變行星的軌道，將之導引到別的地方去。如此一來，死的世界便又恢復了蒼綠，爲比原來更强烈的太陽照耀著；原本已枯竭的沙漠上，此時也有大洋在流動。其次，我們坐上這艘太空船到這裏的事實，也可以表示人類的力量之龐大，即使那種囁嚅，也絕對無法達到那樣的版圖的！」

通訊技術部長瓦利說道：

「從宇宙性的觀點看來，人類的足跡怎麼能說是不滅的呢？我覺得莫名其妙，你爲什麼要將那個和現在的問題混爲一談？這種波動是活著的，會使人感覺到彷彿全空間都在向我們囁嚅一般，是一種極强大而又普遍的思想形態。這和長著觸手的怪貓、鮮紅色的怪物，或是被一個星系所限制的末期農民型種族規模不同，說不定是一種無法想像的意識集合體，使用牠們的時、空間基準，隔著距離和時間，互相在講話也不一定。這就是第二島宇宙的文明，也許，那種文明的發言人現在是在警告我們——」瓦利突然呻吟一聲，停止說話，然後好像要擋住什麼似的，舉起了一隻手。

不僅他那麼做，在司令塔的各個角落裏，人們不是蹲下去，就是癱倒在椅子上——突然以痙攣的動作，迅速擧起超音波槍向目標發射。克維那本能地收縮頸子，然後才發覺光束並非瞄準他的頭，而是他的頭上方。

肯特傳來雷鳴般的痛苦呻吟，接著是搖動地板的大衝擊。克維那和大家一起回頭，然後都無法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在距離最後一排座位約幾公尺的後方，有一隻全身長滿了鱗，身高約十公尺的怪獸在地板上打滾。在那瞬間，又有一隻和那隻怪獸一模一樣的紅眼怪獸在空間裏呈顯出來，降落在距離第一隻約三公尺的地方。霎時，第三隻像惡魔般的臉孔，又從第二隻背部滑下來，先在地面上滾動一下，然後一面吠一面站起來。

不久，怪獸便超過了一打。

克維那拔出槍發射，兇暴的吼聲又增加了幾倍。像金屬一樣硬的鱗摩擦著金屬牆壁和地板，和鋼鐵一樣的勾爪也咔咔作響；還有厚重的脚，弄得地板像地震般搖晃。

這時候，克維那周圍的人都繼續用超音波槍射擊怪獸，但是，怪獸仍然一直增加。克維那翻身跳過兩排椅子再跳到管制盤的最下層。代理隊長肯特看到爬向自已方向的克維那，突然停止射擊，以生氣的聲音喊叫：

「你要去哪裏？你這個懦夫！」

超音波槍馬上轉變方向——看到這種情形，克維那立刻將對方擊倒，用力地踢開對方手上的槍。他非常生氣，可是並沒有開口。在跳躍到上一層時，他看到肯特匍匐著想要去拿槍。不容懷疑，對方是想要射擊他。衝到操作開關時，克維那才吁了一口氣，迅速地將多重層電磁障壁的開

關推高，隨卽向地板伏臥下去——間不容髮地，肯特的超音波槍餘光光束，也及時射中了克維那頭上的管制盤，光束馬上消失。肯特爬起來後，故意發出比周圍的喧嘩聲更大的聲音喊叫：

「啊，我沒有發現你打算做什麼！」

克維那想，如果這是表示道歉，實在會使人笑掉大牙。難道，肯特眞的相信克維那會逃離戰鬥？或者是要以此爲由，將自己的殺意正當化？克維那愈想愈氣，話也不想說，便從化學家前面走過去。這幾個月來，他一直對肯特的作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此時他却深刻地感覺到，肯特的言行正足以證明其沒有作爲隊長的資格。在日後重要的數星期內，說不定肯特的私人衝動會變成探險隊毀滅的導火線。

走到控制盤最下層的克維那，再度拿起槍加入戰鬥。在視野的一角，他看到三個人在裝置熱線炮。可是，當熱線炮發出强烈的火焰時，怪獸已在超音波槍的熱能分子衝擊下昏迷了，很輕易地便可以置之於死地。

脫離危險後，克維那才有時間想到，這些怪獸可能是從幾百光年的距離遠方，活生生地被輸送來的。只是，整個事情的發生就像是一場惡夢般，簡直令人無法相信那是事實。

但是，空氣中瀰漫著的焦肉味，却證實了一切都是眞的。同時，地板上殘留著的怪獸的灰藍色血液，也是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證據，更何況地板上到處橫臥著被魚鱗覆蓋的屍體。

23

幾分鐘後，當克維那再度看到肯特時，對方已經恢復了冷靜，並秩序井然地使用傳眞裝置發號施令。起重機立刻以浮在空中的狀態被送進來，開始處理怪獸的屍體。由於傳言的交錯，傳眞裝置嗡嗡作響，不久，整個事件便開始明朗起來了。

只有司令塔裏有怪獸出現，雷達並沒有探出任何可能被認爲是敵船的物體，而且無論探查哪個方向，最靠近的星球也有一千光年的距離。由於所能獲得的資料非常貧乏，在司令塔裏工作得滿身大汗。

「一千光年！」主任駕駛薛林斯基喊叫道：「太令人驚訝了，這是沒有經由轉播站無法傳送電波的距離啊！」

只見李斯船長急急忙忙地走進來，和幾位科學家商量一會兒，便宣佈召開作戰會議。一開始，船長便首先開口說道：

「我想，現在已不必再强調我們所面臨的危機。此時，這艘太空船已和懷有敵意的一個島宇宙文明對立了。目前，我們在防禦障壁的保護下尚可維持安全。由於威脅的性質，我們必須先決

定受限制的目的；但是過分限制也不行。首先，我們需要知道爲何會受到警告回頭，必須確認危險的性質，推測出那背後所隱藏的知識才行。對了，從剛才生物學部門就在調查怪獸的屍體，史密斯先生，查出牠們是什麼種類的生物了嗎？」

正在調查屍體的史密斯轉過身來，面對著船長緩緩地說：

「和地球的恐龍時代出生的動物形態完全相同，由頭蓋骨的骨頭很小，可以看出智商可能很低！」

肯特說道：

「瓦利說，怪獸可能是經由超空間被扔進來的，這一點，請瓦利本人說明一下好嗎？」

「瓦利先生，那就拜託你了！」李斯船長說。

通訊技術部長以和往常相同的悠閒口氣開始說：

「這只不過是最近才成立的一種假設，即把宇宙視爲吹好的氣球，現在用針把它戳破，氣球在剛要開始縮小的刹那，同時立即阻塞那個缺口，便會產生奇妙的事情；譬如某種物體穿過氣球表面，不一定會回到原來的空間；因此只要知道控制這種現象的方法，便可以作爲瞬間遠隔的形態而加以利用。聽起來好像脫離現實，但剛才所說的事件，我只能這麼想。」

肯特以諷刺的口吻說道：

「我無法相信會有比我們更聰明的生物能夠那麼做！你剛才所說的那種超空間問題，也許是被人類的科學家忽略了，說不定，我們遲早能知道簡易的解決方法！」他停頓一下又繼續說：「割田，我看你今天都默不作聲，能否請你說明一下這一次的敵人範疇？」

考古學家站起來後，彷彿也很困惑地攤開雙手道：

「我也無法猜測！無論如何，我們最好能多了解一點有關這一次敵方攻擊的動機，否則便無法根據循環史觀來比較。假如對方的目的是要占據太空船，牠們的方法已完全失敗，但是，相反的，如果只是要嚇唬我們，却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在衆人的笑聲當中，割田坐了下來。這時候，現場只有李斯船長沒有笑，他以若有所思的神情說道：「那種動機——」船長緩緩地說下去：「由於我所想到的是一種不甚愉快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各位先有個心理準備。這個假設和剛才得到的證據相當符合；也就是說，假定有一種強大的知性生物存在，不論對方是何種生物，假如牠們同時想了解我們是從那裏來的呢？」

船長停下來，看到人們將鬆懈的雙脚往裏收，或是動了動身體，便知道聽衆對自己所說的話有了反應。

「——首先，讓我們站在對方的觀點來想想看吧！一艘太空船也逐漸靠近，前來的方向，是千萬光年範圍內，擁有相當數量的島宇宙或星團、星雲，但是，到底是從哪一部分來的呢？」

在座的人都靜默著，船長回頭看看肯特，說道：

「隊長，如果你沒有異議，我想實地調查這個島宇宙的行星系統！」

「我沒有異議，就當做沒有人有意見吧……」

克維那舉手。

肯特繼續說道：「我宣佈這次會議——」

克維那站起來喊叫：「肯特先生！」

「——結束！」

沒有人想離開坐位。肯特猶豫了一下，才尷尬地說：

「啊，眞對不起，克維那先生，請你發言吧！」

克維那以斷然的語氣說道：

「這些生物是否能夠詳細解釋我們的記號，實在是令人懷疑；不過，我認爲還是放棄星圖類的東西比較好！」

「我剛才也正想那麼說！」豐・克羅森熱心地贊成：「繼續說吧，克維那！」

全場響起一陣贊成的喧嘩聲，克維那繼續說道：

「我們都是在相信主防禦障壁有保護我們的作用下採取行動的，事實上，在那樣的前提下，我們也別無選擇的餘地。但是，要降落時，我認爲還是要準備大型的腦波修正裝置較妥當。使用這種裝置所產生的妨碍腦波，也許可以防禦更多的思想探索！」

聽衆再度異口同聲地贊成這個提議。

肯特冷漠地說道：

「只有這樣嗎？克維那先生。」

「還有一個一般性的提議！萬一小獵犬號被捕獲，我認爲凡是會威脅人類的器材，都必須馬上破壞掉，所以，從現在起，各部長都必須有這種準備！如何？」

在冷冷的沈默中，克維那坐了下來。

※　※　※　※

隨著時間的消逝，一個事實逐漸明朗化，顯然含有敵意的知性生物故意控制著不再採取行動，要不然，就是防禦障壁發生了效用。因爲從那些怪獸出現之後，就再也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在這個島宇宙的遙遠外圍，星球也只是稀稀疏疏的孤立存在而已。然後，第一個恒星逐漸在空間裏增大起來了，那是個在廣大的黑暗中激烈燃燒著的光與熱的球體。雷斯達所率領的天文學部，決定選擇這個太陽的五個行星作爲調查的對象。但是，訪問了這五個星球的結果，也只發覺當中的一個可能有生物存在。但是，那也只是霧、叢林和巨大野獸的世界。太空船以低空飛行的方式，橫越過那個被內海和沼澤植物所覆蓋的大陸後，便離開了那個行星。在那裏，根本沒有任何種類文明的痕跡，更別說是衆人所預想的那種高度文明。

小獵犬號前進了大約三百光年，便發現了一個小太陽，以及沿著像櫻桃般溫暖的太陽環繞的兩個行星。其中一個行星是個可能有生物存在的星球，但是，仍然只是個霧、叢林和爬蟲類動物的世界。太空船飛過和沼澤類似的海洋，並低空掠過蒼翠的陸地之後，便不再探險，而離開了那個世界。

這時候，星星的數目又增加了。在大約一百五十光年的距離間，黑暗被許多如針頭般的星點所綴飾。一個至少擁有二十個行星的淡藍色大太陽，吸引了肯特的眼睛，於是太空船就朝著那個方向前進。最接近那個太陽的七個行星，都是焦熱的地獄，完全沒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隨後，小獵犬號接近了三個較可能有生命居住的行星。但是，也只是以螺旋式飛行通過後，便不再詳細調查，直接飛入寬度的恒星空間去。

在太空船背後，被蒸氣和叢林所覆蓋的三個行星，依舊在蘊育它們的灼熱的太陽周圍，繼續永恒的公轉，隨後，肯特便召集船內的部長和副部長級的人開會。

肯特沒有說什麼開場白，便單刀直入地說：

「我認爲所收集的資料還不夠充分，但是，雷斯達堅持要求召開緊急會議！」他聳聳肩道：「不過，說不定能夠獲得什麼效果！」

肯特停下來。在旁邊觀察著的克維那，看到這個矮個子顯現出一種近乎自我滿足的態度，覺得有點訝異。這個人到底有什麼企圖呢？也許這一次的會議會產生一些對他有利的成果，可是，這種在會議之前，就否定自己角色的態度，却是和往常代理隊長的態度完全不同的。

接著，肯特又以和善的口氣繼續說：

「雷斯達先生，很抱歉，能否請你到這裏來說明呢？」

天文學者很快便上了講台，高瘦的體格和史密斯很相似，淡紫色的眼睛閃閃發亮，雖然面無表情，但是聲音却稍帶感情：

「各位，那三個我們最後看到的可能有生物居住的行星，簡直就像是長得一模一樣的三胞胎；我認爲，那是故意造成的狀態。我不知道在各位當中，是否有對於行星系統構造的最新理論知道得非常詳細的人。倘若沒有的話，也就只能按照我所說的話來接受了。像我們剛才訪問過的那種星系分佈，在力學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那三個可居住行星當中，我敢斷定其中有兩個是從其他的地方移到這裏來的。我認爲，我們應該再回頭去瞧瞧，可能是有人故意創造那樣的原始世界，而我無法想像那到底是爲了什麼！」

雷斯達停下來後，便像是要挑戰似地瞪著肯特。肯特露出笑容，走到前面去。

「其實，當我受到雷斯達的要求，要我發出回頭調查那些叢林行星的命令時，我就被他的熱心打動了，所以決定在這裏進行討論和投票。」

克維那這才明白事情的始末。對於肯特的手段，雖然不至於感歎，却也不得不佩服。肯特並沒有表示出反對的意見，但是，他是否反對天文學者的提議呢？這一點很值得懷疑。而他故意召開自己的意見被否決的會議，企圖表示他是遵奉民主化程序的作法，却頗具煽動性。爲了繼續擁有被支持的聲譽，這的確是很巧妙的手段。

事實上，雷斯達的要求應有加以反對的根據，肯特應該了解這一點。如果他了解，而又故意忽視了太空船可能會遭遇危險的事實，克維那決定爲他做善意的詮釋。耐心地等待幾個科學家詢問雷斯達一些不太重要的問題後，看到答辯告一段落，已沒有其他的人想發言時，克維那才站起來。

「有關這個問題，我想敍述一下我個人贊成肯特先生的觀點的原因！」

肯特冷漠地回答：

「雖然你那麼說，但是，從剛才的討論便可輕易看出大家的意向，所以不必再浪費時間——」

講到這裏，肯特便怔住停下來了；這時候，他才逐漸了解克維那的語意，因而露出了狼狽的神情，好像要向大家求救似地，做出曖昧的動作，但是，似乎沒有人想幫助他。於是，他就把雙手放下去，喃喃歎道：

「克維那先生，請吧！」

克維那以充滿信心的語氣說道：

「正如肯特先生所言，目前要做那樣的探險還嫌太早。因爲，到現在爲此，我們也只訪問了三個行星系統，但是，當初我們是決定在毫無目的的情形下，調查三十個以上的行星系統的。這是依照我們探查對象的大小比例，所計算出來的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數目，如果各位想要知道這個計算的根據，我很樂意請數學部門提出資料。同時，要降落時，我們就被迫要從防禦障壁走到外面去。這麼一來，就得事先有所準備，以面對能夠使用一種叫做超空間的瞬間輸送媒體來輸送兵力的敵人，以便奇襲或擊退敵人。我甚至可以想像在某一個行星上，只能束手無策地抬頭看著幾十億噸的物質，突然從頭頂上落下來的情景。因此，依我看來，我們至少還需要一、二個月的準備時間。在這段準備期中，我們當然可以盡可能訪問更多的行星系統，假如在那些行星系統中，所看到的可居住行星，都毫無例外地——或者大多數也可以——全是原始世界，才能夠將之視爲雷斯達先生主張的有爲論的充分根據！」隔了一會兒，他才說出最後一句話：「肯特先生，這樣是否能表達你的意思呢？」

肯特已完全恢復了冷靜。

「無懈可擊，克維那先生！」然後環顧大家說道：「如果其他的人沒有意見，我想表決一下雷斯達先生的意見！」

天文學家站起來說道：

「我決定把提議撤回！坦白說，我並沒有考慮到臨時降落可能會面臨的困難！」說著便坐了

下來。

肯特猶豫了一會兒才說：

「如果有人支持雷斯達先生的提議請不必客氣……」經過數秒鐘都沒有人發言，肯特才信心十足地說道：「有關如何使遲早將登陸的事實成功的問題，請各部長擬出詳細的具體方案。那麼，解散！」

在離開司令塔的走廊上，克維那感到有人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回頭一看，原來是地質學家馬江。對方開口：

「由於這幾個月來，一直忙著修理工作，所以沒有機會邀請你到我的部裏來。我預想，一旦眞的登陸時，地質學部各種機械必定會使用於與原來目的稍有不同的目的，所以，如果能有情報綜合學家的帮助，我就會比較安心！」

克維那考慮了一會兒之後，方才點頭表示承諾。

「我明天早上去拜訪貴部！因爲，我想在今天把要交給代理隊長的呈報書寫出來。」

馬江機伶地觀察克維那一會兒後，才有點猶豫地問：

「你沒有想到他是否會關心你的報告嗎？」

果然旁人也看出了肯特很不喜歡自己。克維那很愼重地回答：

「不能一概而論吧，也許他可以將之視爲自己的功勞呀！」

馬江點點頭道：

「好吧，祝你順利！」

克維那將正想掉頭而去的對方叫住：

「你認爲肯特被支持爲領導人的理由何在？」

馬江想了一會兒才回答：

「因爲他是一個眞正的凡人！他是個好惡極端明顯、容易衝動而又易怒的人，失敗的時候却裝做沒有那麼一回事！他很想當隊長，因爲太空船歸航回到地球時，大衆傳播所宣傳、讚美的，必定是代表人！我想，任何人都有像肯特那樣的念頭，那個人是——就是——最具人性的人！」

「不過，你現在所說的話，並沒有談及他是否有資格當隊長！」

「坦白說，我並不認爲那是很重要的職位，反正遇到不懂的事都有專家協助！」馬江搖搖頭繼續說：「要表現肯特的魅力實在很難；不過，我知道一般的隊員都批評科學家們是一群沒有血淚、只有理智、却又充滿自卑感的人，所以，他們才會選出情感强烈、同時又是一流科學家的肯特，作爲代表人！」

克維那搖搖頭。

「我不能贊成你所說的隊長職位不是很重要的意見，因爲，有很多人應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利和義務，都得看隊長的爲人如何！」

馬江以嘲弄的神情觀察了克維那一會兒，然後說：

「我想，對於像你這種只主張理論的人而言，說不定會認爲肯特會受大家歡迎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可是，從政治觀點來看，你絕不會勝過肯特那樣的人！」

克維那苦笑道：

「技術人員勢力較弱的原因，可能就是太忠實於科學方法的緣故，因爲好潔成性。也就是說，他即使了解對方的心機和策略，却由於自尊心作崇，不允許自己以同樣的方法報復。」

馬江皺皺眉道：

「你太會說話了！那麼，你有沒有那種情緒上的愧疚呢？」

克維那並沒有回答。

馬江繼續問道：

「如果判斷的結果是應該罷免肯特，你想怎麼樣？」

「目前，我只想到合法的事情而已！」克維那細心地回答。

馬江的神情好像鬆了一口氣，這使得克維那覺得驚訝。然後，這位長輩親熱地握住了他的手，誠懇地說道：

「聽到你說只想到合法的事情，我很高興！從上次聽過你的演講後，我一直擔心著一個問題，那是其他人尚未發覺的事——也就是說，這艘太空船上最具潛伏性危險的人物就是你！因爲，當你不客氣地將所學的綜合學知識，應用於某種目的時——其結果將比任何一種外表的攻擊更可怕！」

這使得克維那吃了一驚，他搖搖頭嘆道：

「你太誇張了，只有一個人的力量實在很脆弱！」

「果然你並沒有否定你具有那種知識！」

克維那與他握手道別。

「你把我估價得那麼高，我覺得很光榮！雖然我明知那只是一種奉承，但是，我還是很高興！」

24

一行人所訪問的第三十一個恒星，不論其形態和大小都很像太陽。三個行星中的一個，是在距離這個恒星約一億三千萬公里的地方公轉。這個行星和以往他們所看到的可居住行星一樣，不例外地依樣是個冒著蒸氣的叢林和原始海的世界。

小獵犬號以如同撞入幻想世界中的怪異金屬球般的形態，緩緩降落於大氣和水蒸氣裏，進入低空的環繞飛行。

在地質學部的實驗室裏，克維那觀察著正在測定下界地質的儀器盤。那是需要集中思考才能使用的複雜機器，多數資料的解釋，都必須是經過高度訓練的頭腦才能聯想出來。操縱者必須不斷的將反射回來的超音波和短波的訊號，加以比較和分析，並以正確的速度妥當的導入電腦才行。這是根據馬江所了解的基本技術，加入克維那依據情報綜合學的原理加以改良而造成的機器，所以，有關這個行星的地殼調查工作幾近令人驚訝般完美，而且，調查結果也逐次做成一覽表了。

為了做專門性的推測，克維那在那裏坐了大約一個小時。事實逐漸呈現出來。在小節部分確

實是千差萬別，可是，只要將各元素的分子構造、排列及分佈狀況等加以考慮，某種地質的相似性便會浮現出來——泥、砂岩、花岡岩、有機物的遺骸——可能是石炭層——以堆積於岩石上的砂石形態存在的硅酸岩、水——

眼前儀器盤上的指針激烈的擺動幾次，便停在一個位置上。從其反應所指，間接表現出那是碳的痕跡以及包含了鉬的大量金屬鐵成份——

是鋼鐵！克維那撲上去拉操縱桿，立刻引起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首先，鈴響了。馬江跑進來，太空船也停止飛行。在克維那旁邊，馬江開始向傳眞裝置上出現的代理隊長肯特講話：

「對，不是普通的鐵原鑛，而是鋼鐵！在我的部門裏，有能夠探知其差距的觀察人！」他並沒有提起克維那，又繼續說到：「儀器是調節到地下三十公尺，這是最大限度；也許叢林下方埋著或隱藏著城市！」

肯特以平板的語氣回答：

「還需要幾天才可以查出來？」

太空船很愼重的與地面保持相當的高度，然後透過預先設計好的電磁障壁空隙，將需要的器材放下去，包括巨大的挖土機、起重機、移動式輸送帶等，以及輔助裝置，全都順利地安裝在地面上。由於一切都事先訓練得很周密，所以從開始放下器材到安裝結束，只花了三十分鐘，小獵犬號便再度升空。

一切挖掘作業都由遙控操縱，技術人員都一面使用觀測銀幕觀察現場的情況，一面操作地上的機械。四天後，這些具有高度活動性的機械已挖出一個深八十公尺，寬一百二十公尺，長二百

四十公尺大的洞穴。出現的景物，他們也只能說它曾經是城市，因爲它被破壞的嚴重程度，幾乎令人無法相信，城市已成廢墟。

所有的建築物好像都被無法負荷的重物所壓扁，街道的基準深達地下八十公尺，在那裏，他們才發現人骨。肯特立刻下令停止挖掘，幾艘救生艇隨卽穿過潮濕的大氣層下降。和馬江同行的克維那，不久就和幾位科學家一起站在破碎的遺骨旁邊。

「被壓扁得很嚴重！」史密斯說：「不過，也許可以復原。」

生物學家那雙熟練的手指，隨卽將破碎的骨頭大致排成人形。

「有四隻腳哩！」史密斯說著，便拿出X光螢光鏡，開始探查其中一隻腳。「死了大約二十五年！」

克維那離開那裏。他想從周圍的廢墟遺蹟中，探索出滅亡種族的大略身體特徵。他想，從人骨裏無法找出有關毀滅這個種族的殘忍兇手的線索，因爲那是被害者的遺骨，而不是傲慢、兇暴的破壞者的遺骸。

馬江正在調查從街道上挖掘出來的土壤，克維那緩緩的靠近他。地質學者說道：

「我想，應該調查深入兩百公尺下方的地層！」

在馬江的指揮下，鑽子小組立刻開始活動。接著的一個小時，當機械在挖掘岩石與粘土時，克維那也忙碌地觀察著不斷送來的新的地質標本，並偶爾爲岩石和土壤的碎片作化學分析。當救生艇要返回母船時，馬江已收集到能夠向肯特提出概況報告的資料。馬江進行報告時，克維那離開了傳眞裝置的受像視野，靜靜的聽他們談話。

「隊長特別要求本部的工作，便是確證此地是否果眞是人造的叢林行星。根據調查結果，表泥下面的各地層，好像都是比表面更具悠久歷史的行星土壤，很可能是從遠方的行星上剝奪了表層的叢林，而覆蓋在這個行星上面的——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但是，現實的證據却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肯特說道：

「城市本身如何呢？是以什麼方式被破壞的？」

「我稍微計算過，大體上是被從上方覆蓋的岩石、砂土、水等物質的龐大重量，造成那種程度的災害的！」

「有沒有找到證據，可以說明那種災害是在多久以前發生的？」

「我們獲得了一些地質學上的資料。在進行調查的幾個地方，新的地表都已經陷落到原來的地層裏，亦卽從上方壓下來的多餘重量，把下方較鬆弱的部分壓陷下去了。探索那種狀況下的下沈斷層，我們所以能收集到可使用電腦來分析的數字，是由於一位很高明的數學家，」——這可能是在指克維那——「所概算出來的結果。初次加上這種重壓的時間，可能還沒有超過一百年。由於地質學本身一般處理的都是幾萬或幾億年的歲月所形成的地質現象，所以，卽使已使用了電腦，我們頂多也只能做到相當於用手計算出來的程度而已。也就是說，除了上述所說的數字外，我們很難再推測出更詳細的結論！」

肯特沈默了一會兒，才說到：

「辛苦你們了，我對於貴部輝煌的成績非常感謝。我想再請教你一件事，在調查期間，有沒

有發現造成這種類似大天災的有關知性生物的任何線索？」

「關於這個問題，我正在和助手們討論中。不過，我個人的意見是——沒有！」

克維那想，馬江這麼愼重的回答，的確是很正確的態度。對地質學者而言，有關這個行星的地質調查，乃是整艘太空船探索敵人的第一步。不過，對克維那而言，却已是自從他聽到那種奇怪的囁嚅後，便開始去探索的推理連鎖的最後一環。

其實，他已經知道了那種超越想像範圍的異質生物的眞面目；對於其目的，也已能大概推測出來。同時，有關彼方對己方的對策，也很愼重的完成了分析。

那種危險是怎麼樣的呢？——對克維那而言，那已不是問題。事實上，事情已經到了必須採用他的解決方案，而沒有任何妥協餘地的階段。不幸的是，船上大多數只懂一、二項分科科學的知識分子，根本無法了解全宇宙生命此時所面臨的空前危機有多可怕；他們不僅不可能、甚至不打算去了解。因此，很可能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本身，便會成爲激烈爭論的目標。

克維那明白，這是有關科學與政治雙方面的問題。站在遲早會發生糾紛的清楚認識下，克維那下定結論——必須要有斷然的決心，很愼重地實行自己的計劃戰術才行——

雖然他目前尚無法判斷，應該使用何種程度的強硬手段，但是，他知道無論要採取何種手段，都必須避免不徹底的方法。如有必要，甚至必須不擇手段地施行他的解決方策。

25

行動準備結束後，克維那開始寫信給肯特。

探險船小獵犬號

行政部

代理隊長閣下

敬啓者

非常冒昧，我有緊急的重要情報要向各部門的部長們報告；情報的內容，是有關這個島宇宙的知性生命體問題。對於其性質，我相信自己已收集了可以着手大規模作戰的資料。

能否請你召開特別會議，讓我提出解決方案？

克維那在最後面簽上「艾里特・克維那敬上」之後，才想到肯特是否會發覺他的信上只寫到解決方案，而絲毫沒有提到輔助資料的事？在等待回信期中，他把身邊的東西都悄悄的從起居間

搬移到情報綜合學部去，這是打算固守城池的自衞計劃中的最後行動。

第二天早上，他就得到了答覆。

敬覆者

昨天下午已將來信要點傳達給肯特先生。肯特先生的意見是，閣下應該按照附送的A—一六之四格式提出報告。他對於你忽略了這種當然的手續，表示驚訝。

又，有關這個問題，已有其他部門送來的資料或推論，我們會將閣下的報告和那些報告一併愼重地檢討。

請愼重塡寫附送的格式，然後儘快再提出來。

肯特的代理人

約翰·弗蘭　敬上

克維那很不高興的看完這封信。不容懷疑的，肯特一定在這位秘書面前，將他說得一文不值。但是，以肯特的立場來說，他肯回信，便表示他已經相當客氣了。顯然積鬱在肯特心中的憤懣和憎恨，尚在被壓抑狀態。如果割田的意見是正確的，當危機來臨時，肯特就會爆炸了。雖然目前的人類文明正值多季，但是，以往由於私人誇大的自我中心主義，致使一個文明崩潰的前例却太多了。

他不想提出具體的情報，不過，他還是決定把秘書送過來的格式塡寫一部分——亦即只是列

舉證據而已——並沒有加以解釋或說明對策。在勸告欄裏，他如此寫到：「對於有眼光的人而言，我的結論已一目了然！」

但是很不巧，克維那所提出的任何一項證據，都是小獵犬號上的許多科學家們已經提出來的，而且，這些資料已被綜合整理起來放在肯特的桌子上了。

克維那親手將這份報告書送過去。雖然他並不期待能立刻得到答覆，但是，他還是留在自己的部室裏等待，連三餐也叫人送到學部裏來。四十個小時——兩天過去了，他終於接到肯特的回信。

敬啓者

拜讀閣下所提出的文件A～十六之四，發覺勸告欄的記載不夠詳細。有關這個問題，已從其他部門收到很多勸告書，敝人打算將各個提議的優點綜合起來訂定一個計劃，因此，請閣下提出更詳盡的勸告案。

能否馬上收到閣下的回函？

看到這封信裏的署名是「葛萊格里·肯特」，克維那知道那是肯特本人的簽名，也就是說，他的作戰已經成功了。終於要開始行動了。

他服用了一種會導致類似流行感冒症狀的藥品，然後在藥效發生以前，又寫了一封信給肯特。這一次的主旨，是說明因爲生病而無法寫勸告案的內容——「由於我的勸告案引用了各科學領

域已知的事實，並採取綜合解釋和推論的形式，所以寫起來可能會長篇大論。目前，爲了促使探險隊的全體人員習慣於延長探險時間五年的構想，我認爲最聰明的方法就是馬上著手宣傳。」

他將這封信投遞出去後，馬上就請艾嘉特醫生到他的辦公室來。結果，事實比他所預料的時間更正確，十分鐘後，艾嘉特醫生便帶著他的診療箱來了。

當艾嘉特醫生把他的診療箱放在地上的瞬間，走廊上便傳來了腳步聲。不久，肯特便帶著兩名高大的化學部員走了進來。

艾嘉特醫生一回頭，看到進來的客人是代理隊長，馬上微笑著說：「嘿！肯特！」他以很清晰的聲音打過招呼後，便開始細心地診查克維那。

「嗯，可能是細菌感染！不論在登陸時採取多麼周全的預防手段，看來還是會被濾過性病毒或病菌侵入！唔，我認爲還是把他移入隔離室比較好！」

「能夠的話，我想留在這裏！」

艾嘉特醫生莫名其妙的皺起眉，聳聳肩道：

「你很特別，應該可以通融吧！」隨後一面整理他的診療器具，一面說道：「那麼我派個人來好了；對於未知的病原菌，我們必須很小心！」

肯特喃喃埋怨著。打從剛才起，克維那就裝出一副困惑的表情，經常瞄瞄肯特的神情。此時更凝視著對方，露出欲言又止的模樣。肯特嚴厲的問：

「是什麼病？醫生。」

「現在還不能確定，要等待檢查的結果！」艾嘉特皺著眉說道：「我已經從他全身各部位採

取了樣品，目前的症狀是頭部發燒及肺部積存了粘液。」接著又搖搖頭道：「現在，儘量不要和他說話好嗎？肯特，我想還是愼重處理比較好！」

但是，肯特卻冷漠的說：

「我們彼此都有危險！克維那說他有珍貴的情報，再說——」然後以更緩慢的語氣說道：「我看他還有力氣說話嘛！」

艾嘉特回頭看看克維那。

「你的情況怎麼樣？」

「只是說話應該沒有問題！」克維那虛弱的回答。他的臉上已經開始發燙，眼睛也產生刺痛，但是他不能放棄，因爲故意裝病的兩個理由之一，就是要肯特來到他的部室裏。

另一個理由，是他不肯參加肯特即將召開的科學家會議。爲預防他人因爲比較性急而向他攻擊，除了留在自己的部室裏外，他沒有其他更適合保護自身的地方了。

醫生看看手錶，說道：

「那就這麼辦吧！」他瞧瞧克維那，又看看肯特，然後說：「我回去派個人來照顧他！在那個人到來之前，你們要結束談話。好嗎？」

「好啊！」肯特好像很高興地回答。

克維那也點點頭。

走到門口，艾嘉特再度停下來。

「二十分鐘後，我會派方達來！」

等醫生走開後，肯特便緩緩的走近床邊，俯視著克維那。那樣站了一會兒之後，才勉強擠出溫和的聲調問：

「我實在無法了解你的想法，爲什麼你沒有更詳細地把情報告訴我呢？」

「肯特先生，你眞的認爲這很意外嗎？」

對方又沈默了下來。克維那清楚地了解，對方正努力壓抑住卽將爆發的脾氣。一會兒之後，肯特才以壓抑的聲音命令道：

「我是這個探險隊的代表人，我要求你馬上提出勸告案！」

克維那緩緩的搖搖頭，忽然感到全身發熱，疲倦起來了。

「我不知道該如何囘答你。肯特先生，你這個人實在太容易被人看透……算了！我很清楚我的信會被怎樣處理，也知道你，」——他瞄一眼肯特旁邊的兩個人——「也知道你會帶著保鏢到這裏來。從這一點看來，顯然我堅持假如不召開部長會議，便不發表勸告案的作法是很正確的！」

他完全沒有擧起手來保護自己的時間。他的反應太慢了，以致於沒有發覺肯特比他想像的更激動。

「你很聰明嘛！嗯？」肯特陰險的說完這句話的瞬間，就擧手摑了克維那一個耳光。「啊！對了，你在生病，大概患了這種怪病的人，偶爾腦筋都會怪怪的，有時連親友也無法辨別地攻擊，所以我不得不用一點暴力來對付你！」

克維那手捂著面頰，以模糊的視線凝視著肯特。由於全身無力，他發覺要悄悄地將解毒藥放

進嘴裏非常困難。但是，他還是裝著用手捂著被肯特打到的地方，偷偷地把藥片吞了下去。然後，還是以虛弱的聲音說：

「好，我就是發瘋了，你又能怎麼樣？」

雖然肯特也對他這樣的反應感到驚訝，但是並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仍然冷漠地問道：

「你到底想幹什麼？」

在囘答之前，克維那突然感到一陣噁心；等待那種感覺消失，終於鎭定下來後，他才囘答：

「我要你開始做這樣的宣傳——就是說，根據你的判斷，你認爲爲了判明那種敵人的眞相，不得不決定延長探險時間五年，希望全體人員諒解——現在只要這麼做就好，等這件事辦好之後，我再告訴你有關你想知道的事情！」

克維那的情緒逐漸好轉，因爲解毒劑已開始生效，高燒也逐漸退了。

他現在所說的話是認眞的，不過，他的計劃也並不是絕對不可更改的。不論肯特或全體人員在什麼階段接受他的提案，只要那一刻到來，他的戰略行動便能夠告一段落。

肯特好像數次想開口說什麼，但是都沒有說出來。最後，他終於發出好像喉嚨阻塞的聲音：

「你是說，現在只要這麼做就夠了？」

在毛氈下面，克維那的手指已準備好隨時可以按下牀邊的電鈴。

肯特堅決的反對：

「這是不可能的；我怎麼能夠和你勾結，做出那種近乎瘋狂的事情呢？再說，卽使是延長一年，大家也不會同意。」

克維那很溫和的說道：

「你會來這裏，就是你並不認為我的暗示是太瘋狂的證明！」

肯特握著拳頭，隨卽又鬆開。

「那實在很難做到。到底，我要如何對部長們說明為什麼這麼做的理由呢？」

克維那凝視著眼前矮小的男人，感到危機逐漸逼近了。

「現在並不需要說明什麼，只要約定以後再告訴他們就行了！」

一名化學部員一面觀察肯特的臉色，一面問道：

「部長，他好像沒有發覺自己的談話對象是隊長嘛！如何？要不要稍微修理一下？」

正想說話的肯特立刻沈默下來，然後舔舔嘴唇，有力點點頭。

「你說得不錯，布里塔。想要好好地跟他談一談，實在是一項錯誤的決定。等一等，讓我先把門關起來，然後慢慢地——」

克維那警告道：

「還是不要關門比較好，否則，船內的警報就會響起來！」

已經一手按在門上的肯特馬上停止動作，回頭露出冷酷的微笑，以僵硬的語調說道：

「好吧，開著門我一樣能把你殺死！我看，你還是快點說出來吧！」

兩名部員迅速地走到克維那前面。克維那說道：

「布里塔，你知道末梢神經帶電的意思嗎？」看到兩人臉上困惑的神情，又冷冷地繼續說：

「你們摸摸我的身體看看，會燙傷喲！手會灼傷，臉孔也將會見不得人——」

兩人顯得有點畏縮。金髮的布里塔以不安的神情看著肯特。這使得肯特生氣的罵道：

「笨蛋，人體內的電流是連一隻蒼蠅也殺不死的呀！」

克維那搖搖頭說道：

「那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肯特先生。不是我的身體會發生電流，而是在你們體內發生！」

肯特拔起超音波槍，故意在克維那面前示威性地調節好。

「你們退開！」他向助手們說：「現在，我要向他發射十分之一秒，這不會讓他昏迷，但是，全身的分子會發生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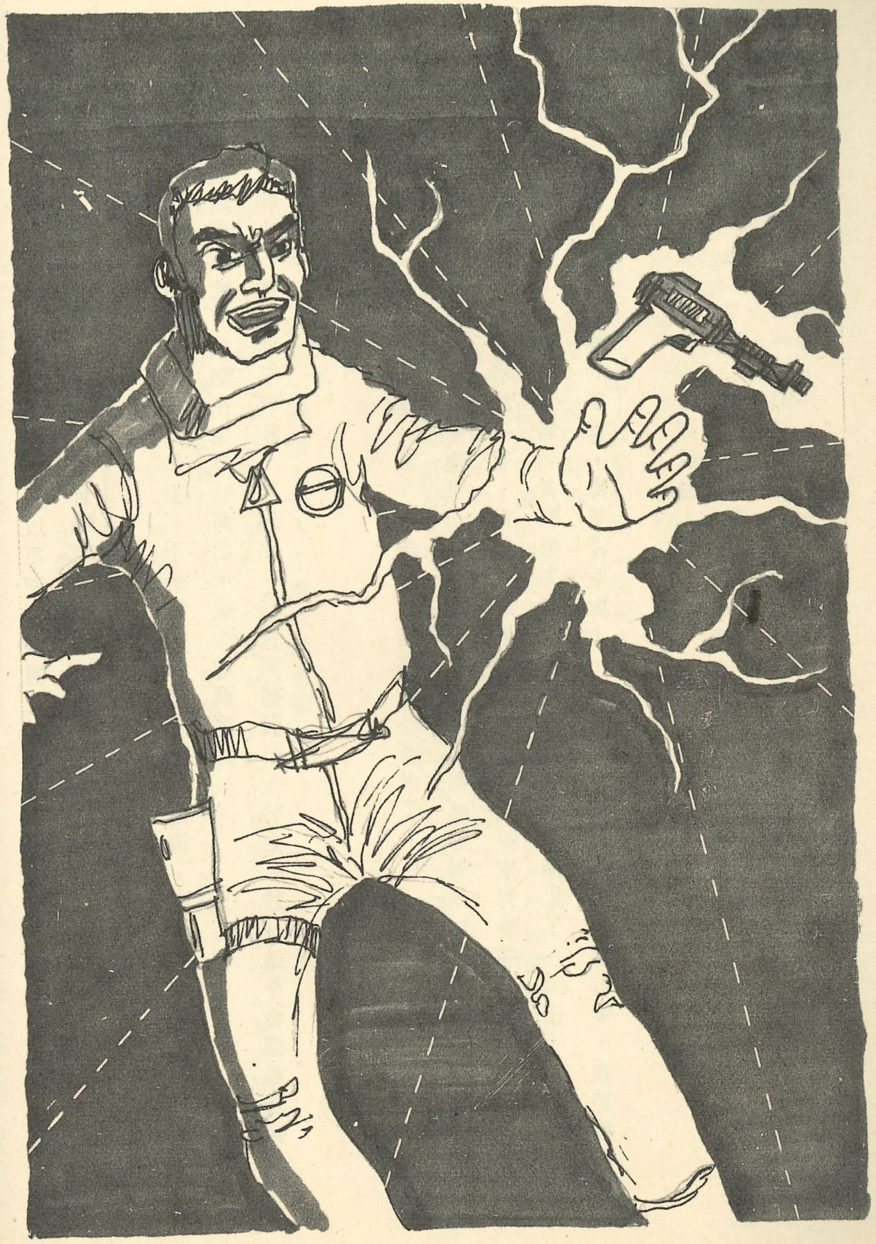
克維那很快地插口道：

「如果是我，我就不會用這一套。肯特，我已經警告過你了！」

對方到底是沒有聽見，或者是連那句話也聽不進去了，克維那尚未加以分辨，閃亮的光束已經使得他的眼睛暈眩。接著咻的一聲，只聽到啪啪的破裂聲，便傳來肯特痛苦的喊叫聲，光亮閃一下便消失了。然後，克維那就看到肯特努力想把手中的槍甩掉；掙扎了一陣子，緊緊粘在肯特手中的超音波槍才發出金屬的聲響，掉落在地板上。隨後，肯特抓住受傷的右手，終於搖搖晃晃的站穩了。

克維那以又生氣又同情的語調說道：

「我不是警告過你了嗎？這裏的牆壁有高壓電位，由於超音波槍會使空氣離子化，所以你就感電了！同時，除了槍口外，離子還會把放射出來的熱能中和。嗯！希望你的燙傷並不很嚴重！」



肯特已經恢復了理智。雖然臉色依舊因爲緊張而蒼白，但是已經平靜多了。

「我不會罷休的。」他以低啞的聲音說：「任何人都知道，假如一個人想貫徹自我，結果會變成怎樣——」然後停頓下來，以傲慢的態度對兩個同伴說：「好，我們走，這裏暫時沒事了！」

他們離去約八分鐘後，方達醫生就來了。於是，克維那便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向對方說明自己的病已經好了。同時，爲了要讓方達所請來的主任醫生艾嘉特了解他的病況，更費了許多時間。其實，克維那已不擔心會被醫生們發現眞相；他知道，對方必定會充滿了疑問，而一再地想要研究出他到底服了什麼藥劑。

兩位醫生離去後，約莫過了一個小時，克維那便聽到信箱發出「咔」的聲音。那是肯特召開會議的通知函；在備註欄裏，還淸楚地寫著這是應艾里特．克維那先生的要求而召開的會議。通知函裏也引用了克維那寫給肯特的第一封信中的片段，但是，並沒有提到其後所發生的事情。在印刷得很整齊的文章後面，對方如此下結論——「基於克維那先生過去的功勞，代理隊長決定給他一次發言的機會。」

通知函的空白處，有肯特親筆所寫的文章如次：

「附註：考慮閣下的病情，本人決定依賴通訊技術部的協助，將貴室的傳眞裝置直接與司令塔的講堂連接，讓你能夠在病牀上參加會議。除了這一點外，會議性質仍屬機密。」

在通知函的規定時刻，克維那將傳眞裝置調節向司令塔。瞬間，整個司令塔的情景，立刻鮮明地出現在銀幕上。顯然對方是使用主管制盤上方的大型傳眞裝置，那麽，此時他的臉部必然變

成三公尺平方大的影像，俯視著聽衆了。克維那在心裏苦笑——這一次，我可是十分堂皇地登場了。

環顧講堂，差不多大部分的部長都到齊了。在受像銀幕下方，肯特正在和李斯船長談話，不過，他們的談話似乎很快便結束了。只見抬頭看看自己的肯特，臉上露出神祕的微笑，然後轉向爲數不多的聽衆。克維那清楚的看到他的左手綁著繃帶。

「各位，我們馬上請克維那先生開始說明！」

肯特再度露出殘虐的微笑，看著銀幕上的克維那道：

「克維那先生，請吧！」

克維那開始說道：

「各位，大約在一星期前，我便獲得了如何向有關這個島宇宙知性生物挑戰的充分資料，也許各位會認爲我是在吹牛，不過，很遺憾的是，我現在能夠向各位說明的，都是我個人根據這些資料的解釋，而無法向各位證明那種生物的實際存在。也許有人會認爲我的推論是正確的，有些人則由於缺乏某種科學領域的知識，以致於無法同意我的結論。其實，我對於到底應如何說明，才能夠使各位了解我的解決方案就是唯一的安全對策——而覺得很傷腦筋。我考慮了很久，首先，我想在第一階段談談我所進行的實驗！」

克維那絲毫沒有提及他爲了獲得這次的發言機會，曾耗費了多少心機，來進行複雜的策略。因爲，即使發生過那麼不愉快的事件，他仍然不想再刺激肯特，引起更深的反感。

「首先，我想請瓦利先生說明一下！也許各位不會覺得意外，因爲導致我發現資料的，就是

自動式C—9的機器。那麼，請向大家說明一下吧！」

通訊技術部長看看肯特，先是聳聳肩，然後點點頭，顯得有點猶豫地開始說話：

「我已記不清楚C—9是在何時開始發動的。嗯，也許在場有人不懂得什麼是C—9的人，我先說明一下好了。C—9是一種小型的防禦障壁，在周圍空間的宇宙塵含有量一增加到可能危及太空船的安全時，就會自動發生作用。當然，在高速航行時，在一定體積空間裏的宇宙塵量，外表上看來必定會比低速航行時增加濃度。我想，我的部員最初發現宇宙塵已增加到足以影響C—9的時候，可能是在那些大蟋蝪出現於司令塔以前的事。情形大略如此！」

說完，瓦利便坐下來，靠躺在椅背上。

克維那說道：

「豐．克羅森先生，貴部對於這個島宇宙內的宇宙塵有何發現？」

身材魁梧的物理學家稍稍端坐後，便開始說話：

「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只是濃度比我們的銀河系稍高。我們採取宇宙塵的方法，是使用電壓很高的離子化板刮取附着物，根據分析，這個島宇宙的宇宙塵大部分是固體，只含有少量的單純元素和微量的多種類化合物——這說不定是在凝縮時產生的——其元素有少數是以氫爲主的游離氣體。問題是，這種狀態下的宇宙塵已與外部空間裏的宇宙塵不一樣。有關按照原形採取宇宙塵的問題，目前尚未有理想的方法，因爲在採取的過程中，往往就會由於種種因素而促使宇宙塵的形態發生變化，所以，我們只能臆測宇宙塵如何在宇宙空間裏活動而已！」物理學家做出束手無策狀的動作後，說道：「現在，我也只能解說到這種程度！」

克維那接著說道：

「本來，這個問題應該由各部長照順序說明下去的，不過，如果無礙，我想代替他們做扼要的說明！其實豐．克羅森先生所說明的問題，在史密斯先生及肯特先生的部門裏，同樣依舊是個瓶頸問題。史密斯先生使用種種方法，使一個金屬牢籠裏的空氣中充滿了宇宙塵，結果，由於並沒有對放在牢籠裏的實驗生物造成不良影響，於是，史密斯先生自己也成了實驗品。史密斯先生，你要補充說明嗎？」

史密斯搖搖頭道：

「假定宇宙塵本身就是那種生物，我並沒有可供證明的證據。最接近原形的採取宇宙塵的方法，就是乘坐救生艇到外面去，然後把所有的門窗開啓，使宇宙塵流進入救生艇才把門關起來。這時候，也許空氣中的化學成分會稍微變化，但是並不太重要！」

克維那說道：

「以上就是有憑有據的資料。其實，我本身也曾乘坐救生艇到外面去，然後打開門窗讓宇宙塵流入船內來實驗。如果宇宙塵就是那種生物，牠們到底依靠什麽東西生存下去的呢？這就是我最關心的。因此，我用抽風機把救生艇內的空氣全部抽出去，然後再加以分析。其後，我又殺死、了兩隻小動物，再度分析空氣。最後我分別將前後的空氣樣品送給了肯特、史密斯和豐．克羅森先生的部門，結果，我發現其間只有極細微的變化；這也許是分析上的誤差，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請豐．克羅森先生談談結果吧！」

豐．克羅森先生眨眨眼睛才站起來。

「那是證據？」他好像覺得很意外，隨即以若有所思的嚴肅神情向大家說道：「我沒有料到那個東西有那麽重要，我記得有一份是貼著『事後』標籤的空氣分子，好像帶電量稍微高一點！」

這就是決定性的瞬間，克維那抬頭看看銀幕上的科學家們的臉孔，期望有人眼中露出了悟的神色。

但是，人們臉上只有一片莫名其妙和茫然的神情。終於，有一個人以譏諷的語氣說道：

「你想讓我們同意對象就是宇宙塵形態的知性生物嗎？可惜，這種虛無性的結論我無法苟同！」

克維那並沒有回答。他對大家的期待是雖然差距很微妙，但卻是思想上更上一層的躍升。可是，他失望了。爲面對卽將發生的事，他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肯特以尖銳的聲調問：「喂喂！怎麽啦！克維那先生？趕快說明吧，我們決定採取什麽態度呀？」

克維那不大情願地開口：

「各位到這個地步尚未發現答案，我覺得實在太遺憾了！照這種情形看來，我可以預想馬上就會發生糾紛。先想想我的立場吧，我已經向各位列舉了包括能夠探索敵人眞面目的證據及說明，我看得出來，我的結論會受到激烈的反對。但是，如果我是正確的——我有這個信心——而各位沒有採取我現在所提出來的方法作戰，不僅是全人類，我認爲包括整個宇宙的知性生物都會有危險。現狀確實如此，也就是說，卽使我現在發表作戰計劃，我仍然不能掌握決定權，尤其是一

旦投票決定之後。但是，根據我所了解的現況，一切已不容許再變更了！」

他為了使這種理念滲透下去，又空出了一段時間，却見好幾個人神情嚴肅的互看著對方。肯特說：

「稍等一等，各位，其實對這個人的固執與傲慢，我同樣也束手無策！」

這是肯特首次在公開的會議上表明敵意。克維那瞄了他一眼，隨即恢復原來的視線說道：

「以現在的狀況，很遺憾我不得不認為這個問題已脫離科學，而演變成行政問題了。所以，恕我冒昧，我認為各位無論如何都得接受我的意見，首先由代理隊長肯特先生和各部部長以身作則，展開有力的啓蒙宣傳，也就是說我們要將太空船小獵犬號停留在宇宙間的時間，追加延長地球日曆應該是五年的時間。可是在表面上，我們所宣傳的却是星際時間的五年。現在，我要開始說明我的對策，但是在這之前，我希望各位對於這件事，能夠擁有即使以一切的聲譽作賭注也決不退縮的決心。依照我的觀點，這個危險的範疇太廣了，所以請勿太吝嗇或感情用事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因為那是很可恥的行為！」

他簡潔地說明那種危險的程度後，也不理會大家的反應，便開始說明對策：

「首先，我們要尋找幾個有鐵資源的行星，發揮小獵犬號的全部生產力，利用放射性鐵原子大量製造空中魚雷。根據預測，要一面橫越這個島宇宙，一面大量發射那種空中魚雷，可能需要大約一年的時間。然後，再將這個宇宙扇區全部改變為敵人無法生存的狀態，我們才可以離開這裏。要給予敵人追擊的機會，當然得選擇敵人被我們逼迫到不得不追擊狀態的時期——也就是認為追擊我們時，說不定有希望找到更好的糧食源的時期——進行，接下來的歲月，就是讓牠們追

擊到絕對無法找到我們銀河系的地方，然後將牠們甩開！」

他停了下來，又很溫和的加上一句：

「我只要說到這裏！從各位臉上的表情看來，顯然有贊成的也有否定的；我有一個預感，大爭論就要開始了！」

全場一片沈默。過了許久，終於有人問道：

「五年嗎？」

克維那迅速回答：「地球年的五年！」

這一點需要強調，他所以故意選擇單位較長的曆算法，目的就在於要換算星際時間時，會產生令人覺得較短的效果。說實在話，星際時間的單位是一小時一百分鐘，一天二十小時，一年有三百六十天。這種計算法將成為一種心理戰術；人們一旦習慣於較長的一種，也就不再關心以前的計算法到底是多少時間了。

相同的道理，人們如果發覺追加時間換算為星際時間，只等於是三年，就會更放心了。

「還有沒有意見？」這是肯特的聲音。

豐．克羅森很不自然的說道：

「坦白說，我不能同意克維那先生的分析。對於他過去的功勞，我也由衷地佩服。像現在這樣逼我們接受他的結論，實在太令人困惑了。如果他有相當的證據，我們總不會吝於去了解，雖然我知道情報綜合學是各科學的高度濃縮，沒有受過那種訓練的人，無法淸楚地了解某些相關現象的複雜理論，但是我實在無法同意！」

克維那冷漠地答道：

「沒有詳細調查過的事情，就這麽簡單地下結論，是否太性急了呢？」

「說得也是！」豐・克羅森尷尬地聳聳肩。

「依我想，」吉勅說道：「即使我們花費了長久的歲月和無盡的努力，結果到底有沒有對計劃發揮效果，說不定也只能得到極爲曖昧的證據！」

克維那猶豫了一下，才決然說道：

「假如我說得不客氣點，該說的話和該做的事我都說盡做盡了，其實，我已經不能再考慮大家的情感了！

不瞞各位，我會知道效果是否已發揮出來。此外，各位如果不嫌麻煩，肯到情報綜合學部來學習若干技術，就能充分了解這一點了！」

史密斯冷冷地說道：

「眞謝謝你的關懷，能夠經常注意到要提高我們的水準！」

「還有其他的意見嗎？」肯特的聲音很尖銳，顯示他已有勝算。

想要開口的人很多，可是都壓抑下去了。肯特繼續說道：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我們來表決一下克維那先生的提案吧，看看大家的想法如何！我想，可能會有一致的反應！」

肯特緩緩走到前面去。雖然克維那沒有看到他的表情，但是仍然可以體會出他的傲慢。

「我們來舉手表決。贊成克維那先生的提案——就是認爲有需要延長五年探險時間的人——

請舉手！」

沒有人舉手。

「能否給我們一點時間充分考慮一下？」有人問。

肯特停止表決，回答道：

「我現在問的是此刻的意見，因爲最重要的是這艘船上的領導級科學家們有何想法！」

說完後，又提高聲音問：

「反對的人舉手！」

除了三個人外，全體的人都舉了手。克維那迅速地瞥了一眼棄權的三個人，那是割田、馬江和豐・克羅森。

隨後，他才發覺站在肯特旁邊的李斯船長也棄權。

克維那連忙呼喚道：

「李斯船長，現在可是發揮你對本船的指揮權的時候了，因爲危機已逼近眼前！」

「克維那先生，」船長緩緩地回答：「如果你所主張的是眼睛看得到的敵人，我可能會支持你。但是，照目前的情形看來，我只能依據專家的意見行動，別無選擇的餘地！」

「現在，這艘船上只有一個專家，」克維那冷漠的斥道：「其餘的都是一知半解的人而已！

」

這句話顯然令在場多數人都感到驚愕。那瞬間，有好幾個人異口同聲地開口說話，但是，很快又變成喃喃自語。最後整個司令塔是一片險惡的沈默。

一會兒之後，李斯船長才客氣的回答：

「克維那先生，很抱歉，我無法接受你那種沒有根據的主張！」

肯特譏諷道：

「各位，這大概就是克維那先生對我們的眞正意見囉！」

這時候的肯特就像是個不關心侮辱，而很高興地逞口舌之快的譏諷家。他完全忽略了身爲代理隊長，就有維持會議場地的嚴肅和禮節的義務。

植物學部長米特不悅地問：

「肯特先生，你爲什麽原諒那種肆無忌憚的言論呢？眞令人難以了解！」

「你說得對！」克維那插口道：「大家站起來維護自己的權力吧，不要再理會全宇宙的危機了，面子最重要！」

馬江第一次發言，語氣顯得很擔憂：

「割田，假如眞有向克維那先生所說的那種知性生物，循環史觀如何解釋呢？」

考古學家訕訕地搖搖頭。

「很少有那可能性！我無法想像會有那種只具有原始生命形態的知性生物！」他環顧整個講堂道：「以我的立場來說，我是擔心循環史觀此刻將會在各位身上證明出來。我不希望各位看到以往建立功勞的人物，現在被大家排斥敗北了，而有幸災樂禍的心理。同時，對於那位朋友突然表現出狂妄的言行，」割田以很吝惜的神情抬頭看了一眼克維那的影像。「克維那先生，我始終認爲你不是會說這種話的人！」

「割田先生，」克維那嚴肅地回答：「如果我不採取這樣的方法，現在列席的各位——其中有很多是我所尊敬的人——對於現在我所說的，同時還想繼續說下去的事情，只怕就沒有機會聽到了！」

「我相信凡是能夠參加這個探險隊的人，即使是犧牲了自己，也願意做應該做的事！」割田說。

「我不相信！我認爲多數人所以反對我的提議，完全是因爲我要求延長五年的時間而引起的。這的確是十分苛刻的要求，但是我可以發誓，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他停頓了一下，隨即冷漠地向衆人說道：

「其實，我早就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很遺憾的是，大家讓我不得不採取行動。以下是我的最後通牒——」

「最後通牒？」也許是因爲太驚訝了，肯特臉色大變。

克維那不理會他。

「如果到明天早上十點鐘，大家還沒有依照我的提議行動，我將接收這艘太空船。屆時，不論船內全體人員贊成與否，都要服從我的命令。當然，我可以預想各位科學家爲了妨碍我實行現在的聲明，必定會動員所有的智慧來抵抗我，但是我要警告各位，抵抗也是徒勞！」

接著所發生的大騷動，一直到克維那切斷了傳眞裝置，仍然繼續著。

26

會議結束約一個小時後，克維那接到了馬江的傳眞聯絡。

「我想現在去打擾你，可以嗎？」地質學家問。

「我等你！」克維那快活地回答。可是馬江還是顯得很不安。

「走廊上是不是也設置了陷阱？」

「嗯，或許吧，我不能說沒有！」克維那坦誠地說：「可是，請你不必擔心！」

「假如我企圖暗殺你，你怎麼辦？」

料到可能會有竊聽者，克維那故意以充滿信心的口吻回答：

「卽使在我的房間裏，有武器也一樣殺不了我！」

馬江猶豫一會兒之後，才說：

「那麼，我現在要去了！」說完，便掛斷傳眞通話機。

可能馬江是從很近的地方與他連絡的，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藏在走廊上的探測器便開始傳達馬江已接近的消息。

終於，當馬江的上半身越過監視銀幕的同時，繼電器的按鈕就按下去了。這是自動防禦機關的一部分，克維那馬上用手控制開關切斷電源。

幾秒鐘後，馬江已出現在門口，他猶豫了一會兒，才搖搖頭走進來。

「我眞是走得胆顫心驚；雖然有你的保證，我還是覺得好像被排成一列的武器瞄準著！只不過，在進來的途中，倒沒有看到什麼！」然後以探測的眼神看著克維那。「難道你只是嚇唬人而已？」

克維那很鎭定地回答：

「嗯，我也有點擔心起來了，我對你誠實的信心似乎該打折扣。難道，你眞的帶了炸彈作爲禮物？」

馬江覺得莫名其妙地抗議：

「別開玩笑，如果我那麼做，這裏的機器早就騷動——」他突然閉口，迅速地脫掉上衣，開始查看自己的身體。他的動作隨卽停了下來，從身上拿出長約五公分，外表像糯米紙那麼薄的灰色東西。他的臉色立刻變得蒼白。

「這是什麼呢？」馬江問。

「是安定性的鉓合金！」

「是放射性物質嗎？」

「不，這樣的狀態並不含放射能；可是，一旦接收到高頻率發生器送出來的光束，就會熔解成放射性氣體，使我們兩人因爲這種放射能的影響而灼傷！」

一克維那，我發誓並不知道自己身上有這樣的東西！」

「你告訴過別人要到這裏來嗎？」

「當然，這個地區已經被禁止通行了！」

「你得到了額外的許可？」

「對，肯特的許可！」

克維那想了一會兒，才問道：

「你想想看，當你和肯特談話的時候，有沒有突然覺得房間裏很悶熱？」

「嗯，有啊！我想起來了，我覺得差一點就窒息！」

「多久時間？」

「一秒鐘左右吧！」

「唔，你可能昏迷了大約十分鐘左右！」

「昏迷？」馬江皺著眉說道：「原來如此，可惡，矮個子把我給麻醉了！」

「我馬上可以知道你聞到的量有多少！」克維那溫和地說：「只需要做血液檢查！」

「那麼你檢查看看吧，也好證明我是無辜的！」

克維那搖搖頭道：

「縱然檢查過，也只能證明你有那樣的經驗，而不能證明那不是你的意志！我還是認爲，神志清醒的人絕不會讓鈽合金在身邊融解的事實，才是最好的證明。根據我的自動平衡裝置指針所顯示出，至少在一分鐘前合金就開始融解了呀！」

馬江臉色發青。

「克維那，那個禿鷹實在可惡透了！不瞞你說，我到剛才還覺得迷惑，因爲我已經和肯特約好，要把和你見面的結果向他報告。當然，我也會告訴你，我打算去向他報告的事實！」

克維那微笑道：

「不要緊，我相信你！我們坐下來吧！」

「這個要怎麼辦？」馬江把小小的金屬炸彈拿在手中。

克維那把它接過來，拿去放在放射能物質專用的小型保管箱裏。囘來之後，自己也坐下來說道：

「快要有反應了。依我看，肯特要將這件事正當化的唯一方法，就趁我們尚未因灼傷而死亡以前，把我們救出去，替我們處理放射能造成的灼傷！」他停頓一下，才下結論道：「無論如何，我們來觀賞那個監視銀幕吧！」

最先通知對方來襲的是，使用電眼的電子探知器。牆上的機器盤微微閃出一道光亮，鈴聲便響了。

不久，在機器盤上的監視銀幕裏，便出現了攻擊隊伍的影像——十幾個穿著太空衣的人，從遠處的走廊角落彎入這邊的走廊。克維那馬上就辨別出那是豐．克羅森和兩名物理學部的助手，四名化學部員——但是，其中有兩人是生化學科的人，瓦利的通訊技術部派了三個人，以及兩名負責管理武器的軍官。最後的三個人是士官，他們分別帶著自動式超音波炮、熱線炮及瓦斯彈發射器。

馬江坐立不安的問：

「這裏有後門嗎？」

克維那點點頭道：

「我有防備！」

「上面和下面呢？」馬江指著天花板和地板。

「上面是倉庫，下面是電影院，兩邊都有安排，請放心好了！」

兩人沈默下來。走廊裏的人停下來時，馬江問道：

「眞令人驚訝，豐・克羅森也在裏面，我以爲他是贊成你的！」

「也許我把所有的人都稱爲門外漢，這一點使他很生氣，所以想要來瞧瞧我的本事！」

攻擊隊伍好像在走廊上商量什麼。於是克維那問：

「對了，我想請教你，那麼你來找我的目的呢？」

馬江雙眼凝視著銀幕回答：

「我是想來告訴你，你並不是孤立無援的；有幾位幹部級的人要我來通知你，他們是贊成你的！」他的注意力似乎已完全被外面的情形吸引了。「這些以後再談吧，現在我們並不悠閒呀！」

「好啊！什麼時候談都無所謂！」

可是馬江並沒有聽他說什麼，只是不安地問：

「你要用什麼方法抗拒他們呢？他們連可以燒掉這些牆壁的用具都帶來了！」

由於沒有得到克維那的回答，因此馬江轉回頭，望著克維那說：

「坦白告訴你，到現在我仍然猶豫不決；我想，你的作法可能是正確的，可是，我覺得你的戰術好像違反了道義！」他似乎忘了自己已不再看著監視銀幕。

克維那回答：

「在這樣的境遇裏，我能夠做到的戰術只有一種而已，那就是反抗肯特當候選人！肯特只不過是代理隊長而已，並不是被選出來的。我想，我能夠安排在一個月內進行選舉！」

「哦，你爲什麼不那麼做？」

「因爲——」克維那好像很恐懼的收縮身體。「我怕那種生物——在遙遠的空中對面的生物——已經餓得快要死了，恐怕遲早會去侵略另一個島宇宙，說不定就是我們的銀河系，所以，已經沒有辦法再等待一個月了！」

「可是，」馬江說道：「你不是提議要把牠們從這個島宇宙趕走嗎？而且，你還說必須花費一整年的時間！」

「你有沒有從肉食動物口中搶走食物的經驗？對方是不是會拼命抓食物，不讓你搶走呢？有時甚至不惜爲食物而戰鬥呢？如果那些生物發覺我們要把牠們趕走，必定會集中注意力，暫時只顧慮到眼前的食物——這就是我的計劃！」

「有道理！」馬江點點頭：「不過，以你現在的作法要參加候選人選舉，只怕連你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當選的或然率必定接近零！」

克維那用力的搖搖頭。

「不，我會當選給你看！也許我這麼說你並不相信，但是，說實在話，耽迷於快樂、興奮或野心的人，都是很容易操縱的。這種戰術並不是我獨創的，在幾世紀前就有人這麼做了。不過，人們對於那種問題的分析，却始終沒有來查明這種方法的根源，卽便到最近生理學與心理學的連貫發展，也只能獲得理論上的結論而已。而情報綜合學的訓練，却能夠使之成爲一種技巧了。」

馬江無言地望著他，一會兒之後才問：

「你認爲將來的人類會怎麼樣呢？你該不會期待所有的人都是情報綜合學者吧？」

「以這艘船來說，我必須那麼做！可是，對全人類而言，或許現在還無法實現。如果把眼光放遠一點，我認爲不會的東西都應該去學，爲什麼不學習呢？爲什麼要使用因迷信、無知而模糊的眼光蓄意的去觀察自己所居住的世界呢？而任何重要的事情，都在別人的影響下加以判斷！想想看，地球上的各個古代文明的滅亡，那一個不是由於人們盲目地反應現狀？或者無知地依賴權威主義？結果又如何呢？」

他歎了一口氣，又繼續說道：

「目前只要先讓人們抱懷疑的態度就行。那些沒有學問，但是，很聰明很懂得懷疑的農民，不可否認的，就是科學家的精神始祖，對一切的了解本來都建立在不斷懷疑的基準上；因此由於專門知識的不足而喊着：『先給我看看吧！』這一點我還能夠接受，但是，只是在口頭上說『我無法苟同！』來掩飾自己的無知的人，我實在無法忍受！」

馬江若有所思地問：

「你們情報綜合學者是否想突破循環史觀所謂的模式——是不是這個意思？」

克維那遲疑了一下。

「坦白說，在認識割田以前，我並不大認識那種理論的正確性，可是從那次以後，我的想法改變了。在他的理論當中，的確也有種種應該修正的地方，尤其種族、自然這種無意義的字眼；但是，依我想，他的整體性模式是和事實符合的。」

馬江的注意力又被銀幕上的攻擊隊伍所吸引。他若有所思地問：

「他們爲什麼猶豫不決、不趕快行動呢？既然都來到這裏了，不是已經計劃好了嗎？」

克維那仍然沒有回答。馬江突然回頭凝視著他問：

「等一等，難道那些人已經碰到了防禦網？」

但是，克維那還是沒有回答。馬江站起來，走到監視銀幕前面去仔細瞧瞧，看到銀幕上已有兩人跪在那裏。

「那兩個人到底在幹什麼？」馬江困惑地問：「在那裏拖拖拉拉地！」

克維那猶豫了一下才說明：

「大概是快要從地板上掉下去了，所以拼命想抓住什麼東西！」

他努力想使自己鎮定下來，但是，聲音還是因爲太興奮而顫慄不已。

沒有人發現他也是初次看到這種情景。當然，他從很早以前就有這方面的知識了，只是現在才實地加以應用。以往，他從來沒有使用這種形態嘗試過。現在，他正在進行的是將很多科學範疇的現象加以修正，使之適合於他的目的和當前的環境條件，再加以應用。

結果很成功——正如他所料。由於他的知識有相當的正確性和廣泛度，所以已經不會有失敗

的可能。

雖然如此，但是親眼看到了實況，他還是覺得興奮萬分。

馬江踱了回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地板眞的會崩塌下去嗎？」

克維那搖搖頭。

「你可能還不了解！地板並沒有變化，而是他們自己會掉落下去。嗯，如果他們再走近一點，一定會墜落到下面去！」克維那突然哈哈哈笑了起來。「我很想看看瓦利聽到他的助手說及這種現象時的表情；其實，這就是他所說的『氣球』的超空間瞬間遠隔移動——只是又加上了一項油田地質學的構想，和兩種農藝化學的技術！」

「你所說的地質學構想是什麼？」馬江話說出口，才若有所悟地說：「這實在太令人驚訝了，你指的是不使用附近油田的採油方法嗎？是要讓附近的原油集中於地面的方法嗎？」他皺著眉：「但是，等一等，那有一種因素——」

「因素不止一打！」克維那嚴肅地繼續說：「我每次強調，這只不過是實驗性質，因爲範圍較小，所以可以用小小的動力做種種的實驗！」

「既然你有這種技巧，爲什麼不使用來抵制怪貓或紅色怪物？」

「我已經說過，這一次的情況是我所造成的。因此，我不眠不休地裝置了這樣的設備。而外敵來襲時，我完全沒有這麼做的機會！不是我吹牛，如果我能夠掌握本船的指揮權，前兩次事件的犧牲者就不會那麼多了！」

「那麼，你爲何不那麼做呢？」

「因爲來不及做，沒有時間！同時，這艘船是在情報綜合學研究財團成立前數年就建造的，所以，我能夠以一個部門的負責人身份，參加這一次的遠征，就已經很幸運了！」

馬江沈吟了一會兒，才問：

「我無法想像你將使用什麼方法，在明天早上接收這艘船！我想，爲了達成那個目的，你總得從這裏走出去吧？」說罷，他看看銀幕，突然很緊張地喊叫：「他們拿出反重力小艇了，可能想從走廊上空浮遊過來！」

克維那並沒有回答，他已經看到銀幕上的一切了。

27

反重力小艇是以與反加速推進相同的原理前進的。根據研究結果發現，物體的慣性一旦被打破，物體內所產生的反應，乃是一種分子某種神秘性質的改變，而不是物質構造的改變。反加速場使電子的軌道產生些微的變化，因而影響了分子，結果才引起了奇妙的變化。

經這樣變化的物質對於因爲加速或減速所引起的一般效應是免疫的。因此，縱然在反加速推進飛行中的太空船，是以每秒五萬公里的速度航行的，仍然可以突地停止飛行。

攻擊克維那學部的隊伍先把武器搬上細長形的小艇，隨卽紛紛爬上船後，引發適當强度的磁場，企圖使用磁力吸引，將小艇誘導到七十公尺前的情報綜合學部門口。

他們前進約二十公尺後，便開始減緩速度，直到完全停止，接著又開始往後退，隨後又停下來。

克維那在機器盤前忙碌地操作了一陣子，隨卽又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坐在神情困惑的馬江旁邊。

「你在幹什麼？」地質學家問。

克維那毫不猶豫地回答：

「你剛才也看到了，他們是把磁力指向前方的鋼鐵牆壁來推進小艇，我只是對他們施用斥力磁場而已。這並不是新的方法，不過，也不是利用熱物理學，而是應用一種和我們維持體溫有密切關係的溫度操縱法來操縱。我看，他們除了使用噴射推進外別無他法！」他忍不住笑出聲來：「或者使用螺旋槳、船槳！」

凝視著監視銀幕的馬江悶聲道：

「我想，他們也不再介意這些了！大概要使用熱線炮了，我去把門關起來。」

「等一等！」

馬江緊張地嚥下口水。

「可是，高熱會襲擊我們，我們會被活活燒死的！」

克維那搖搖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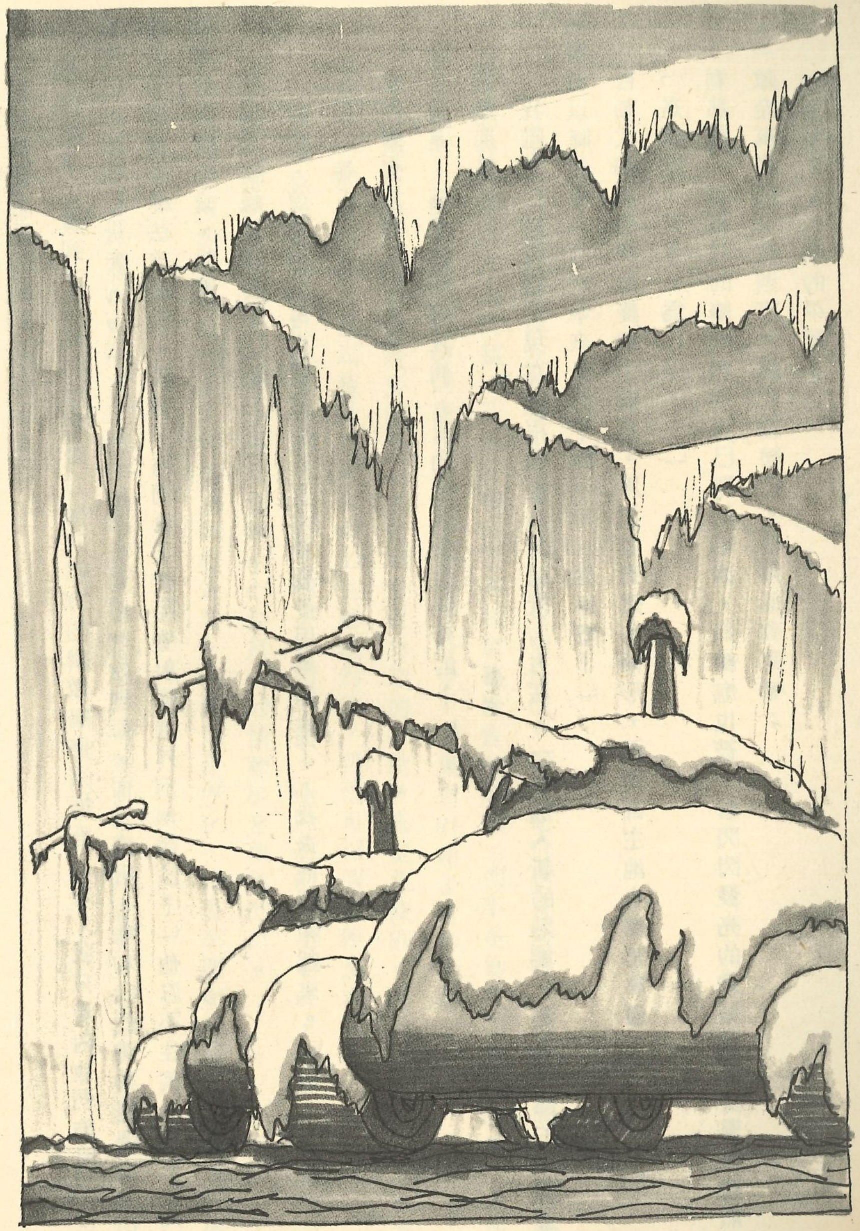
「我剛才已經說過，現在使用的是有關溫度的方法；一旦加入新的熱能，四周全部的金屬環境都會以降低層次的水準來保持平衡！喏，你瞧吧！」

自動式熱線炮突然變成了白色。馬江看到這種情形，不由自主地小聲咒罵道：

「是霜嘛，可是，爲什麼……」

刹那間，銀幕裏的牆壁和地板已開始結冰，熱線炮也被一層閃閃發亮的霜結晶覆蓋著。忽然，一陣冷風從門口吹進來。馬江縮縮背，茫然低聲呢喃：

「溫度……低溫的平衡！」



克維那站起來說：

「可以把他們弄回去了；不能讓他們受傷！」

說著，他走近講習室旁的怪異機器，坐在一片袖珍型的鍵盤前面。那一片鍵盤上的按鍵都很小，而且顏色都不一樣。一列有二十五個鍵，總共有二十五列。

馬江也跟著走過去，凝視著奇異的機器。

「這是什麼？我以前好像沒有見過！」

克維那以熟練的動作按下七個鍵，然後伸手碰了一下主鍵。室內立刻流竄著一片澄澈而又溫和的樂曲聲。妙的是，種種高音在基音消失之後的幾秒鐘內，依舊餘音迴盪著。

克維那抬頭問：

「聽到現在的樂曲，你有什麼聯想嗎？」

馬江猶豫了一下，臉上露出奇妙的表情。

「我的腦海中首先浮現出教堂裏的風琴響起來時的情景。然後聲音一變，我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個政治集會上，可能是候選人想要使現場更熱鬧，所以放出節奏較快的甜美樂曲！」他突然打住了，喘著氣道：「哦，難道這就是你要在選舉上獲勝的方法？」

「這只是其中的一種而已！」

馬江全身僵硬。

「你具有非常驚人的力量！」

「而且，我自己並不受影響！」

「那是因爲你受過心理訓練！可是，你不能向全人類進行心理訓練！」

「嬰兒學習走路、活動雙手和說話等，也都是一種心理訓練，爲什麼不能將那種訓練擴大到催眠術、肉體反應、或飲食效果呢？這已經是在幾百年前就可以做到的！如此一來，人類就可以防禦很多疾病、心痛和有關肉體、精神上的誤解所產生出來的災禍。」

馬江的視線回到鍵盤上面的紡綞形裝置。

「這有什麼作用呢？」

「那是配置電流回路的水晶！你知道電流會使某種結晶扭曲嗎？這種機器能將之組合成特定模式以產生超音波，而超音波又會透過耳朵，直接刺激大腦。像音樂家演奏樂器般，對沒有受過訓練的人而言，我只要操縱這個裝置，便能夠深深刺激一個人，而製造出一種情感氣氛來！」

馬江回到他的位置坐下來時，臉上已沒有絲毫血色。他低聲道：

「眞令人不寒而慄！這是違背道義的，我只能這麼想！」

克維那一直凝視對方。然後，他回頭彎身調節了一下機器，方才按下鍵子，機器立刻響出比剛才更加凄涼又甜美的樂曲。

音樂消失後，樂曲就像是有粘性的旋律，依舊餘音裊繞。

「這一次，你感覺到什麼呢？」

馬江再度猶豫了一會兒，才不安地回答：

「我想到了母親，突然猛烈地懷念起故鄉，非常懷念——」

克維那皺起了眉。

「那太危險。過分强烈的刺激可能會使他們當中有人像胎兒一樣地收縮身體！」他稍稍思考一下，又問：「那麼，這樣呢？」

他迅速地調節了新的模式，並按下鍵子。機器立刻響出如敲鐘般的樂聲，在遙遠的背景中，彷彿還可聽到微微的搖鈴聲。

「我好像變成了嬰兒一樣，現在要睡了，啊，我好睏哦！」

馬江並沒有發覺，他所說的話已經從過去式變成了現在式，並且在無意識當中打了一個大呵欠。

克維那打開機器旁邊那張桌子的抽屜，拿出兩個塑膠頭盔，將其中一個遞給馬江。

「請戴上吧！」

看到克維那也把另一個頭盔戴上去，馬江才不大願意地戴上頭盔，然後以鬱悶的聲音問：

「我似乎並不像馬基維利主義者吧！也許你又要說，這種爲了要達成某種目的，而使用某種莫名其妙的音樂來刺激人們感情的手段，也不是你所創始的呢？」

正在調節指向盤的克維那停了下來，他嚴肅地回答：

「人們對於道義或不道義的判斷，多半都是依靠當時偶然所浮現的聯想，或爲回顧的想法所左右。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倫理體系毫無價值。只是，根據我個人的信條，道義應該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爲前提！我想，社會也應該學習去救濟疾病或無知的人們。」

克維那愈來愈熱中。

「爲愼重起見，我要說，以往我從未使用過這種機器，卽使是催眠術，也只限於肯特沒有得

到我的允許，便私自侵入我的部室時才使用——這一次當然另當別論。假如我有意那麼做，從這一次的旅行開始，我就可以使用一打以上的方法，吸引人們到我的學部來了。爲什麼我沒有那麼做呢？那是因爲情報綜合學研究財團對財團本身，以及它的畢業生所賦予的倫理規定。由於心理訓練，我會徹底地遵守那些原則。當然，我不能說我不會突破那些原則，但是，那必須附帶付出很大的代價！」

「你現在是否突破了那些原則？」

「沒有！」

「那麼，你的原則相當具有通融性囉？」

「確實如此，譬如目前這種情形，只要我確信自己的行爲是正確的，體內就不會產生神經性或感情性的糾葛！」

馬江無言以對。克維那繼續說：

「也許你會認爲我是個獨裁者——因爲我——使用某種實力推翻了民主制度。但是，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因爲在航行中的太空船上，只有使用準民主主義的方式才能順利。同時，這件事的最大特徵，就是我們的探險旅行結束後，我將會被追究責任！」

馬江歎了口氣：

「也許你是對的！」

然後，他稍微瞄了一下監視銀幕，克維那也瞄了一眼。只見穿著太空衣的人們用手推著牆壁想使小艇前進，可是，他們的手都陷入牆壁裏去了，只剩下一點推力，所以小艇前進的速度極緩

慢。馬江又開口問：

「接下來你要怎麼辦？」

「我要讓他們睡覺！」他按下了開關。

鐘聲並沒有比原來更響，但是，走廊上的人們都無力地躺了下去。

克維那站起來說：

「現在的樂聲會每隔十分鐘反覆一次，由於船內到處都有傳眞裝置，音波的回響將會更大。那麼，我們走吧！」

「要去那裏？」

「我想在船上的主電源回路裝設遮斷器！」

克維那從沖像影棚拿出遮斷器，便領先走出了走廊。

到處都可以看到躺著睡覺的人們。馬江起初還發出驚訝的聲音，但是，一會兒之後他就沈默下來了，臉上明顯地露出不安的神情。隔了一陣子，才喃喃說道：

「我不相信人會這麼脆弱！」

克維那搖搖頭道：

「比你所想像的更脆弱！」

兩人走入機關室後，克維那便爬到階梯上的配電盤下方。不到十分鐘，克維那就裝好了回路遮斷器。他默默地走下來，一直沒有說明他在那裏做了什麼事，或者打算做什麼。

「這件事請你保守秘密！」克維那向馬江說：「如果被他們發現了，我就得重新再來裝設一

次！」

「你現在要讓他們醒來？」

「對，我回到學部去就讓他們醒來！不過，在那之前，我想請你帮忙把豐・克羅森等人搬到他們的臥室去，好讓他們自我嫌惡一下！」

「他們會低頭嗎？」

「不會！」

※　※　※　※

事情果然如克維那所預料，因而他不得不在第二天早上十點鐘，按下某一個按鈕，使主電源的電流通過昨天所裝設的回路遮斷器。

船內明亮的照明立刻開始微微閃動著，形成與里姆人的催眠模式類似的情報綜合學催眠法。霎時，船內全體人員都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深深的催眠狀態。一開始，克維那就演奏情緒誘發裝置，播放以「當人類陷入危險時，必須要有勇氣和犧牲精神去面對」爲主題的音樂。同時使大家感覺到時間的經過比以往快二至三倍，製造出相當複雜的情緒模式出來。

完成這件事後，克維那就使用傳眞裝置清晰地下達召集全體人員到機關室的命令。一一指示完畢後，他便教導全體人員聽到誘發語時馬上要反應，但是並沒有告訴他們誘發語是什麼。最後，他又讓他們事後全無記憶。

接著，他就從全體人員的記憶中，除去這種催眠經驗。

然後走下機關室，拆掉回路遮斷器。

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就使全體的人員覺醒，然後呼喚肯特說道：

「我要撤回最後通牒！我決心投降，因爲我突然覺得反對船內全體人員的意志，根本無法做任何事情。我現在要出去，能否請你再召開一次會議，當然，我打算再度提出有關對這個島宇宙知性生物全面抗戰的主張！」

其實，這件事的結果並不令克維那覺得意外。船內的全體部長經過充分考慮後，竟一致如反掌般承認危機已經迫近。

這一次，他們忽視了一切有關船內乘員安樂與否的問題，斷然向代理隊長肯特提出了殲滅敵人的決議！

克維那並沒有嘗試干擾私人的一般性人格，因而看到肯特不大願意地同意這項動議，不禁露出了苦笑。

人類對異星生物的最大戰爭，就要開始了。

28

阿納比斯是一隻生存於這個島宇宙中龐大而肥胖的無定形態生物。牠經常會輕輕地振動肉體，以自動調節作用收縮身體，藉以避開沸騰著的兩千億個恒星（具有破壞性的熱和放射能）。但是，對於無數的行星，牠却急促而貪婪地伸出有力的觸手，像患了熱病般由於永無止境的飢渴而喘息，拚命去攝取牠的生命泉源——生物即將死亡時所發散的千兆個蠕動的點（生命力）。

但這還是不能滿足牠。逐漸逼近的可怕飢餓預感滲透了牠的全身；訴苦食物不足的訊息，也不斷地從無數的稀薄細胞中傳來。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每一個細胞都被迫忍耐著食物的逐漸缺乏。

漸漸地，牠有了某種認識——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了。由於初期過分無限制地成長，現在才會有致命性的失敗。當時，阿納比斯以爲未來是無限界的，宇宙空間是無限大的，足夠容納牠巨大的身軀。在這種清醒的意識下，這隻下等動物便耽迷於繼續成長的狂喜中。

牠的出生的確是下等的。牠最初只不過是一團混沌，只不過是從一塊被濃霧所覆蓋的沼澤蘊育出來的氣體——無味無色無臭的氣體。但不知什麼緣故，突然便與生命的活力結合，而產生了

生命。

起初，牠只是眼睛看不見的霧，在蘊育自己的沼澤上面翺翔，時而盤旋，時而下降。由於經常不斷地追擊生物，更增添了牠的敏捷和欲望，努力想要到某種生物——任何生物都可以——被殺害的現場去。

因此，他種生物的死亡，都變成了阿納比斯的生命泉源。

阿納比斯並不知道，牠生存的過程，乃是自然界生命化學中最精巧的一種。牠只關心快樂和興奮，一點也不關切知識。例如兩隻昆蟲嗡嗡嗡地叫著，正在做存亡的生死鬥時，阿納比斯能夠很高興地感覺到，便輕輕地用自己的身體將牠們包起來等待。這時候，牠身體的每一個原子，都在喜悅的顫動中等待著。然後，戰敗的生命力便一面給予刺激，一面飛散入阿納比斯奧妙的軀體中。

很長一段期間，阿納比斯的生活只是拚命地尋找食物而已。牠的世界只限於產生牠的灰色朦朧世界——狹窄的沼澤。在那裏，阿納比斯覺得很滿足，牠無憂無慮地過著恬淡的田園式生活。

在强烈陽光照耀的環境下，阿納比斯的身體一點一點地成長，也逐漸需要更多的食物。因此，只是去尋找一些即將死亡的昆蟲已不敷所需了。

逐漸地，阿納比斯學會了狡智，不過，那也只是適合於潮濕沼澤的特殊知識。譬如哪一種昆蟲是捕食物，哪一種昆蟲是餌食，牠們什麼時候才狩獵，不會飛的小怪物在什麼地方等待餌——會飛的昆蟲到哪裏覓食等。知道昆蟲們有一定的覓食習慣後，阿納比斯便學會了將蒸氣般的身體變成微風，把無知的犧牲者吹向死亡的地獄去的技巧。

這麼一來，食物的供給立刻變得很豐富，甚至過剩了。同時，阿納比斯也迅速成長。然後，牠又開始挨餓。這種現象的必然結果，使牠認識除了沼澤以外的地方也有生物。某一天，阿納比斯來到了一個牠從未到過的地方，在那裏，牠遇到了兩隻全身都長著鱗的巨大野獸，正血流滿身地死鬥著。終於，鬥敗的怪獸的生命力，開始循環於阿納比斯體內。那種持續性的刺激，以及含量非常龐大的熱能，使得阿納比斯領受到有生以來最甜美的陶醉感。因此，就在「勝利的野獸」吃著「掙扎的失敗者」之數小時中，阿納比斯的身體便成長了幾萬倍的幾萬倍。

隨後的一個晝夜，這個叢林行星便被阿納比斯包圍起來了。阿納比斯覆蓋了一切大洋和大陸，終於成長到永恒的雲層之上了。後來，當阿納比斯擁有更高度的智能後，牠才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原來，牠的成長需要從周圍的大氣中吸收某種氣體，而所以如此，必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本來就有這種氣體，其二是太陽紫外線輻射的自然作用。在大氣層內水蒸氣很多的沼澤裏，由於紫外線量極微少，結果爲了配合這種情況，阿納比斯成長得很慢，頂多也只能成長到一個行星大小的規模而已。

但是，自從牠的頭突出於雲層之外以後，紫外線的照射量也隨著增加了很多，因此，牠開始激烈地成長。而這種成長在是永恒的歲月中，却是永不衰退的事實。第二天，牠已經成長到鄰近的行星了。如此繼續下去，牠終於達到了這個島宇宙的外沿。然後，牠繼續向對面輝煌的星雲之光成長。但是，這一次阿納比斯失敗了，兩個星雲之間的龐大距離，强烈地拒絕了牠那稀薄的探索之觸手。

隨著食物的吸取，阿納比斯同時也吸收了不少智慧。在初期，牠還相信那些思想是自身的，

但是，阿納比斯很快便發覺，自己在生物死亡的現場裏所吸收的神經電熱能，往往會將勝利者及失敗者雙方的思想全部吸收，而且經過一段時間後這些餌的思想便成了阿納比斯的思想水準，其中包括無數肉食動物的狡智，以及被獵物的逃亡手段。然後，在每一個行星裏，牠漸漸地能夠和完全不同階級的智能保持接觸——能夠思考的生物、文明及科學。

其後，阿納比斯學會了更多的事情。其中包括了把自己身體的構成分子集中於一點，在空中鑽一個洞穿過去，而出現於另一個世界的方法。同時，牠也學會了利用這種方法來移動物質。那似乎是必然的結果，阿納比斯開始把這個島宇宙的行星叢林化，因爲，原始世界能比其他任何一種環境供給更多的生命力。於是，牠把其他的叢林行星的外表皮剝開，透過超空間轉移到另一個行星；甚至，牠也把凍結的行星推移到太陽附近。但是，這樣做還是不夠。

漸漸地，牠感覺到充滿力量的時刻總是稍縱卽逝，而且，牠每一次攝取食物都會成長。智能豐饒的阿納比斯終於洞悉，一切已經無法如往常一般保持平衡了，牠心裏的恐懼日益高漲，並預感到滅亡之期已逼近眼前。

然而，太空船的接近，給阿納比斯帶來了新的希望，牠想像著只要盡力將身體延伸到一個方向去，說不定能夠追踪到那艘太空船所飛來的故鄉。然後，牠又可以開始重新爲生存而競爭，從一個島宇宙飛躍到另一個島宇宙去，繼續不斷向無垠的黑暗深處探索，那裏有無盡的叢林行星，以及無窮盡的宇宙和希望……

※　※　※　※

對人們而言，黑暗並不是問題。小獵犬號終於降落在一片鋸齒狀的金屬平原上。所有的舷窗都射出了燈光，接著，巨大的探照燈也加入照明，明晰地照出一整片都是鐵的行星上，很快地被一整排機器挖出一個很大的洞穴。人們先利用鐵原鑛製造一部「製造機器」，然後這部機器平均每一分鐘都完成一個放射性鐵原子製的空中魚雷，並且馬上發射到宇宙空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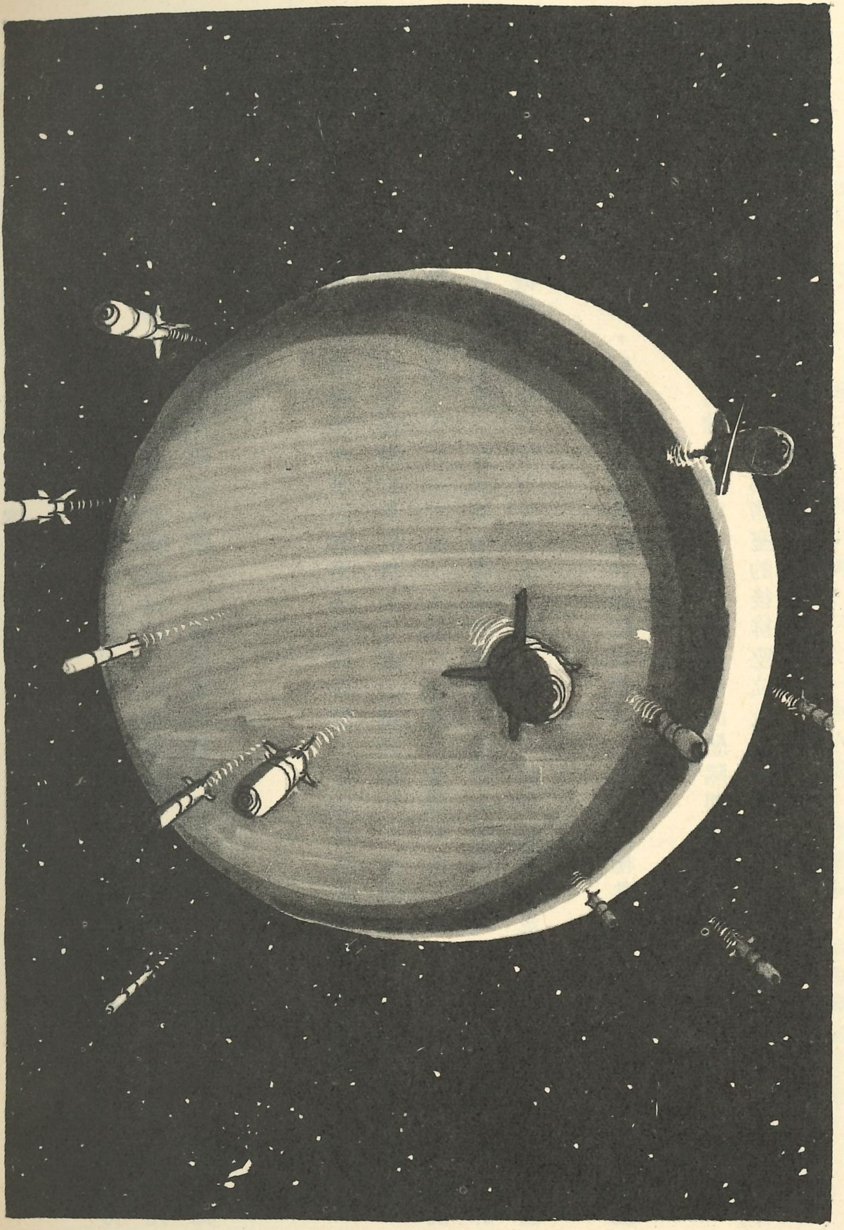
第二天黎明，他們便開始大量生產「製造機器」，隨後，追加製造的自動採鑛器便將原料送入各個新的機器中。不久，幾百部、甚至幾千部的製造機器便開始製造深色的狹長型魚雷。空中魚雷的數量迅速地增加，並依次飛向周圍的黑暗中，對四面八方撒播放射性物質。在未來的三萬年之間，這些魚雷將繼續不斷地放射破壞性的原子，並停留在這個島宇宙的引力場內，但是，却絕對不會降落於恒星或行星上。

第三天，當柔柔的紅色太陽開始照耀地平線時，機關長培隆斯便使用傳眞裝置，向船內的全體人員如此報告：

「目前的生產量已高達每秒鐘九千個，而且，以後的工作已經可以讓機器自己去做。爲避免有意外的妨碍，我們已經在這個行星的周圍設置了部分防禦障壁。其後，如果我們能夠再發現一百個左右相同的鐵世界，我們巨大的敵人就一定會飢餓得搖搖欲墜。好，開始往下一個行星出發！」

經過幾個月之後，大家所期待的時刻終於來到了。小獵犬號的目的地已決定爲NGC—五〇三四七星雲，天文學家雷斯達冷靜地向大家說明如此選擇的理由：

「這個星雲在距離約九億光年遠的地方。我們預計卽使那隻氣體生物追擊過來，牠那巨大的



身體也不一定能夠到達那麼遙遠的黑暗處。

雷斯達坐下來，克維那接著站起來。

「各位可能已充分了解，我們並不是眞的打算到那個遙遠的島宇宙去！因爲要到達那個地方，至少需要幾個或幾十個世紀的時間。我們的目的，只是要誘導這個有害的生物，到可能會餓死牠的地方去。要證明敵人有沒有再繼續追擊，只要聽聽那種囁嚅是否還存在就可知道了。囁嚅聲終止時，也就是敵人死亡的時刻！」

結果的確如此。

時間飛快地流逝。走進情報綜合學部講習室的克維那，立刻便察覺講習班的人數又增加了，不僅所有的位置都坐滿了，還從隔壁的房間搬來了幾張輔助椅子。他開始進行這個晚上的課程。

「情報綜合學所面對的是全面性的問題。人類往往將生命與物質、知識與存在等予以分門別類，但是，又時常說出表示有關大自然整個體系的語言。然而，這是個時時刻刻都在變化的宇宙，是個擁有很多零散機能而又合力進行的宇宙。今天晚上，我們要談的是有關情報綜合學的各種技術……」

克維那突然停了下來，因爲他發現最後排的聽衆席裏，有一張極熟悉而又特殊的臉孔。他猶豫了一會兒，又繼續說道：

「……其次，是如何克服這種現實和人類行爲之間的懸隔問題……」

克維那開始說明技術問題時，在講習室的後排座位上，葛萊格里·肯特也開始筆記第一頁有關情報綜合學的知識。

宇宙探險船小獵犬號，載運著這種人類文明的一個片斷，更加快了速度繼續前進。

在沒有終點、也沒有起點的無垠黑夜中前進。

後記

譯者

自從范佛特這位作家在文壇嶄露頭角以來，至今已過了四十幾年。然而，與其說他的作品在其祖國——美國備受歡迎，毋寧說他在日本、法國等地受到了更高的評價。在同一個時期的作家當中，和海萊恩、亞西摩夫兩人的作品相比較，范佛特的作品的確在科學考證的正確性、以及緻密的推理上差了一截，但是他的作品裏有前兩者所沒有的情感。也就是說，他在本質上是一位「抒情」的作家，但是，一旦加上了規模龐大而又出乎人意料的類似科學構想的奔流，便產生了不可思議的不平衡之魅力（布萊恩·奧地斯稱之爲「抒情性的興奮」）。這種作風後來被哈尼斯、貝斯達、狄貝尼等作家以更洗練的形態繼承下來，便形成了所謂寬銀幕的新奇作品。據說，英國最近的著名作家霍布·蕭，就是在少年時代看范佛特的作品，受了很深的感動，因而才有今日的成就。

「星空奇遇」是一九五〇年發表的小說，後來便成爲范佛特的代表作之一。對於這位作家以往所酷愛描寫的未來的中世紀帝國可能不太喜愛的讀者，對於這部作品中充滿夢和渴望的無垠宇宙，必定會無條件地喜愛。其實，小獵犬號乃是仿效「達爾文航海日記」裏的著名海軍測量船小

獵犬號（這艘船能夠載一千人）構思的。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在小說中加入了像西遊記裏的妖怪們在三藏法師一行人面前出現的情節；他對於襲擊探險船的怪物們的描寫非常精采，甚至貫穿全篇都徹底以怪物的魅力來吸引讀者，堪稱一時絕倫之作。其中，尤以夸爾和伊克士托兩種怪物，給予人的印象最難以忘懷。其實這也難怪，本書中的故事，作者都曾經以中篇小說的形式，發表於「驚奇雜誌」。不但突破了以往的寫作陳規，以怪物的觀點來描述故事，並成功地描繪出兇惡怪物和卽將滅亡的種族的哀愁，獲得了絕多數人的稱讚，成爲范佛特寫作生涯中最華麗的裝飾。除了剛剛提到的兩則外，其餘兩則故事也曾發表於「驚奇雜誌」，謹以故事順序排列如次：

「黑色破壞者」（Black Destroyer）1939

「神經戰」（War of Nerves）1950

「緋色不和諧音」（Discord in Scarlet）1939

「M—33.星雲」（M 33 in Andromeda）1943

這一本長篇小說就是將這四則中、短篇小說，按照前後順序所補充編寫而成，產生了以艾里特·克維那爲主角，以及叫做情報綜合學的類似於「未來學」的新科學出來。（在「黑色的破壞者」一書中，出來解決問題的是日本籍的考古學家割田。）正因爲有這種情報綜合學作爲種種科學交流的導管，同時也就產生了將各則故事連接起來的作用。

後來，范佛特便逐次地將這種中、短篇小說長篇化，而這一部作品便是他最新的嘗試，同時，也是他最成功的嘗試。

世界科幻名著

SFB01

星空奇遇

作　　者　范佛特(A. E. Van Vogt)

封面／插圖　蒙　傑

審閱（中文版）　張之傑　石育民

翻　　譯　林懷卿

編　　輯　梁祥美　馬文善

企　　劃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企劃部

顧　　問　石資民　吳宗錦　邱志賢
　　　　　周東川　陳移強（依姓氏筆劃順序）

發 行 人　潘朝閣

出 版 者　星際出版社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號

電　　話　5811146(五線)

郵　　撥　174133(環華帳號，全省統一)

承　　印　雙星彩色印刷公司

定　　價　140元

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台業第二二三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